

法 郎 士
紅 百 合

金 滿 成 譯

孫 達 德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一九四二重陽購於古都西單

恒發書局

10.24





3 2167 6911 1

MG
Z565.45
57

譯者弁言

雖然我們的能力薄弱，雖然我們譯的難免誤漏，我們終於把這本書譯了。爲甚麼呢？因爲我們讀了這本書以後，有一種勢力壓迫了我們，使我們敢於不揣冒昧提筆直書。這勢力是甚麼？就是法郎士的天才。

法郎士用他的天才，在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寫了這本紅百合，使我們一般對於愛情與及人生的意義不能深刻了悟的人，讀了這書以後，有一種明澈的覺醒。現在我將我讀後所尋得的——而同時是法郎士想告訴我們的——幾個概念，一一寫在下面；亦可見我們要翻譯是書的宗旨之一斑了

(一) 我們一翻開法郎士作的享樂園 (Jardin d'Epicure) 看了他開場一篇宇宙觀，我們就知道他是個持懷疑論者了。他對於生命呢？自然照樣的懷疑。他覺得生命是不可知的東西，所以這書中的主人翁——德海司馬耳丹夫人——向她情人說：

“我們連這個短的生命有甚麼用處還不知道……”

不知道又怎樣呢？還是圖現世的享樂罷。

至於靈魂的不朽，我們求來作甚麼？所以德海司完成她的句子說：

“我們偏需要一個永遠不了的生命！”

這話是感歎句，意思自然明白。現在我們急於要問的，是如何享現世的快樂。法郎士的回答是：求滿足自己的官感。所以塞尼喲倫公主問王士（王士便是法郎士的隱名，這一層容後再說）說：

“若要成爲人道的，非得要是肉慾的麼？”

王士不遲疑地答道：

“是的公主，同情之在心中，如同那溫柔之在皮膚上面一樣。”

在聖神的戀愛中，肉的享樂不但是同別的地方一樣的偉大，甚至於是唯一的偉大。所以馬耳丹夫人的情人德沙特向馬耳丹說：

“你對於我只算是一種肉感的愛情，不過我也不抱恨；因爲這或者是唯一的真實。”

她回答他說：

“這同時也是唯一的偉大，唯一的強力。”

(二) 生命既是一個不可知的東西，所以我們的生活現狀，那無非是一付幻形而已。這一層，

法郎士不但在這本書中特別描寫得多，即在其他的著作裏，類似的思想，也隨時可以見到。不過應當注意的，便是這裏法郎士的思想以爲男子比女子更有系統的想像，換句話說，一種幻形，在男子的神經中則較在女子的神經中尤爲活躍鮮明。所以德沙特說：

‘我們是幸福是痛苦，只由於一個意象；我們生或死，也僅由於一個意象。’

作者描寫德沙特也說他“對於事物的感覺，還不及對於事物的符號的感覺更甚。”

(三) 男子既然較女子更易於爲印象所窘迫而至於痛苦，因此男子的嫉妒性較女子尤強。“因爲在女子的血中和肉中，都沒有這種佔有性的偉大的熱狂，這一種男子特有的遺傳的本能……嫉妒對於女子，只不過自尊上一點傷害。在男子方面，這是一種窘困。”

(四) 嫉妒之所以難堪，亦不過是那幻形時來襲擊我們罷了。我們看見或者想像着我所愛的女子被另一男子抱着或者吻着的印象，實在是難以消滅的。然而假如這女子的欺詐能力强，能使得你不得看見不得想像着還不滅的印

象，你豈不是也同樣的快樂麼？所以說欺騙人是可以的，只要能安慰人。德沙特已經疑心他的愛人有情人了還向她說：

“假如你欺騙了我，我也不怨恨你，而且我還要感激你。欺騙以安慰人的痛苦，試問還有比這更公正更人道的事麼？天啦！假如一切女子們連這點撒謊的同情都不給我們了，我們將變成甚麼？撒謊罷，我的親愛的，爲慈悲而撒謊罷。……撒謊罷，你不要怕。只要你在美的，愛情的幻形上再加一層幻形罷了。”

此外如心理的分析，人物的描寫……都望讀者仔細去領略他的妙處，這裏恕我不多贅述了。至於未能‘信，達’的地方，望讀者加以嚴厲的指正，以便再版時的更改。

現在還有些話要說便是這本紅百合；出版日期雖在一八九四年，但其中的背景，據我個人的觀察，却是大革命——一八七〇——後不久的事。書中的王士，經我若干考證以後，我肯定便是那時還僅三十多歲的法郎士。這一層讀者如不放過，很可以看出法郎士的生活情態和思想來。

聞說紅百合寫成之後，書局還不願與他印行，但是

現在！不但在法國翻印至三百餘版了，即各國翻譯的本子，也一天一天地在那裏重印了。可想而知成功的著作，被人看懂，時間上也有關係阿！

十五年四月。金滿成寫于北京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Kim Man-jeong' in a stylized, cursive script.

附 翻 譯 例 言

- 一 本書雖取直譯方法但文字仍力求通達凡吾國人不說或說出而吾國人仍不了解之語句皆避去不用
- 一 本書極求忠實於作者故無論原文之長短或有無意義皆不敢刪去支語片字力矯近來翻譯界胆大之弊
- 一 外國世襲職名如太子伯爵公主等吾等以爲我國無適當字眼若欲加以世襲二字冠其頂上則又未免累贅故概仍其舊幸讀者勿誤認爲法國共和國家猶有此官銜也
- 一 法國極美的詞語如無區別態度 (Indifferem, ment) 鎮靜的一眼 (un regard calme) 如家人般 (Fami liere ment) 等吾人俱認爲於國語歐化方面有重大幫助故決然引用
- 一 本書作者原有考古之癖尤特別喜論及古時圖畫及雕刻之細事吾人認爲此在本書中不甚重要故許多地方本應有註釋乃能使吾國人詳知其義者皆一概省略以使讀者之注意力能專注於此書之主要精神上

紅 百 合



她看了一看聚在壁爐前的椅子，在黑影裏放亮的茶棹，和那些插在中國花瓶裏大束的白花。她把手伸入白繡球花裏去舞弄那銀球。忽然，她用一種鄭重的留意從遠處注視衣鏡中的自己。她身子灣着，臉兒貼着肩頭，眼睛隨着黑緞皮袍裏面的長軀的波動，皮袍外面罩着一件輕鬆的外衣，鑲着好些閃爍不定的明珠。後來她走近衣鏡，奇異地看她今天的面孔。鏡中影子看了她自己鎮靜的一眼，似乎以為這可愛的婦人——她所細看而並不使她不喜歡的婦人——是沒有奇樂沒有深憂的

生活着的。

寬大的客廳的牆上，那些壁毯上的畫像都模糊得如同黑影一般，在他們古式的遊戲中，在他們垂死的狀態裏，顯出慘白的面容。那些圓柱上彫的泥像，和陳列在玻璃櫃裏面的老薩克斯產的瓷器，塞沃耳出的畫品，都是一樣在那裏講已往的故事。一個鑲着珍貴古銅的小座子上擺着一個皇公主半身的大理石像，扮着台雅那女神的樣子齊整的面龐，闊大的心胸，脫去裝飾的衣服；至于天花板上的圖畫却是一個夜神，裝扮得就如一個侯爵夫人，被一些愛神環伴着在那裏散花一樣。一切都沉寂着，就只聽見火的爆烈聲和衣服上珠子細微的響動。

她從衣鏡前轉過身來，走到窗前，掀起一角窗簾。隔着窗兒看去，只見壩上黑樹的那邊，黯淡的日光的下面，塞納河拖着她那些黃色條紋的布疋。天光水色的煩惱，反映在她淡灰色的眼中。輪船過來了，“燕子”從阿耳碼一個橋洞下面躡出，載着一船客人，向格爾衣和比郎古耳開去。她的目光送着船走直到那船在濁浪中流去，後來，放放下窗簾並且坐在花叢下面她平常坐慣那一邊的安樂椅上，伸手拿起放在棹上的那一本書。草色布面的書皮上亮着金字的題目：黃金髮的伊塞(Yseult

La Blonde) (特里斯當和伊塞中世紀傳說戀愛故事。) 喟望伯兒著。這是一個英國女士。作的一本法文詩集，在倫敦印行的。她偶然翻開來念。

當其似歌似禱的鐘鈴，
她向情天說：“我致敬你，瑪利，”
這時節，聖女正賞鑒那墓園的蘋果，
忽然微噤了，因見來了致書的郵使，
他獻給她一朵紅百合花，
這花，人一聞見便情願被牠的香薰死。

一個溫和的晚上，園中的聖女
只覺得靈魂兒升到她的唇際，
并好像看見她的生命清泉也似的流，
從她潔白懷中，流出絲絲透明的液體。

她略不經心的念着，一面等候她的賓客，她并不怎樣去想那詩，却去想那詩的作者，這位密司伯兒可以說是她生平最喜歡的朋友，她們算很久不見面了，她（密司伯兒）每次在她們偶然相會的時候便抱着她並喚她“乖乖”一面猛烈地用小嘴吻她面頰而且呢喃說着話；

她上得難看然而動人，幾乎有些可笑，可是却十分有趣。她在非若耳住着，過一種美學家和哲學家的生活，但是英國人却極稱贊她，說她是他們最可愛的女詩人。她也同衛爾龍李和瑪利魯賓孫一樣，醉心多司咯倫人的生活和藝術；她在還沒有完成那前一部份使作想像彩畫的布爾那答勒感動的特里斯當詩集子以前，便用意大利思想作蒲羅望斯詩和法國詩了。她送了她的黃金髮的伊塞詩集給“乖乖”并有一封信請她到非若耳她家裏住一個月。她信上說：“來罷，你將看見世界上最美的東西，而且你可以使她們更美。”

本來“乖乖”說了不去，仍然在巴黎住着。但是要見密司伯兒和意大利的念頭，終於使她不能不注意了。她一面翻着書，偶然在這句詩上停住了！

“愛情和慧心原是一件東西。”

她用一種極其溫柔的徵諷猜想密司伯兒是不是已經在戀愛和怎樣的人能做密司伯兒的愛人。這女詩人有一個愛人在非若耳喚做亞伯帝乃立太子。他生得很美，可是為取悅一個在愛的願望裏放上宗教的神祕的女美學家似乎又嫌粗而且俗了。

“日安，德海司！我累極了。”

這是塞尼喲倫公主，她週身緊裹着皮衣，那皮就如

生在她棕色而且野蠻的身上似的，越顯得活潑了。她迅速地坐下而且用一種極粗暴然而懇切的聲調說着，這裏面又有人聲又有鳥聲：

“今早，我同拉利未將軍步行穿過全森林，我在保丹小路上遇見他，我一直引他走到阿耳讓德橋邊，在那裏，他一定要在那兒向看守林子的買一個能用手槍作遊戲的玲瓏雀送我。我太累了。”

“但是你爲什麼拉他上阿耳讓德橋去？”

“因爲他的腳指上有毛病。”

德海司微笑着聳了一聳肩：

“你隨便亂開玩笑，你這人太輕佻了。”

“親愛的，你要我在鄭重的場合省下我的好心和惡意嗎？”

她喝多克酒。以大聲呼氣。開路的拉利未將軍用沉重的脚步走進來，吻了兩個婦人的手以後便坐在她們中間，神氣顯得呆笨而且自滿，目光高視着，兩鬢的一切的縐紋都含着笑。

“馬耳丹伯乃牟先生過得好？總是忙嗎？”

女主人德海司說他大概在衆議院並且要在那兒做一段講演。

塞尼嚼倫公主正在吃着蛋製的奶餅，問馬耳丹太

太爲什麼昨天不去埋揚太太家裏。那兒還演了一本喜劇。

“一個斯干地那維的劇本。演好沒有？”

“是的，我不知道，我那時在小綠客廳裏與爾良大公的像下面，勒梅尼先生來找我，他替我做了一件令人不忘的好事。他替我解了喀啐之圍。”

拉將軍對於年鑑是很熟習的，在他那大腦袋裏列着一切有用的仕宦錄，覺得這個名字耳熟。

“喀啐，是不是曾經參與過放逐皇族時代的內閣的？”他問。

“就是他，我格外使他歡喜，他向我談他內心的需求，而且用一種可怕的親愛看我，並且時時，他歎賞與爾良大公的像，我向他說：“喀啐先生，你弄錯了。我嫂嫂才是與爾良的人呢。我呢，絕不是的。這時候勒梅尼先生來引我到食堂去了。他向我做了好些頌揚……對於我的頭髮（這裏原文是“馬”字，按多數的馬與多數的頭髮，僅差一字母：Cheveaux Cheveux 或係手民之誤，改譯如此。——譯者，）他又向我說再好沒有是冬天的樹林，他同我談了些狼和小狼的故事，這倒使我覺得新鮮阿。”

拉將軍是不愛青年人們的，他說前天曾在崗林裏

遇見勒梅尼在墳地上跑馬。

他宣布那老騎士們所遵守的是好教訓，說現在世人猿猴似的騎馬是不對的。

“再說舞劍也是一樣，從前……”他又說。

塞尼唱倫公主立刻止住他：

“將軍，你看馬耳丹太太是何等美喲。她總是嫵媚的，但是這時候她更嫵媚得無比了，因為她在發愁，再沒有比發愁更適宜于她的了。自從我們來到這裏，我們擾得她夠了。你再看看她；頭部弱支着，目光模糊，口舌乾澀，簡直是一個弱者！”

她跳起身來，亂吻了德海司一回，便跑了，只留下驚詫的拉將軍，

馬耳丹伯乃牛太太再三請他不要聽信這個瘋女子的話。

他才又坐下問話：

“太太，你的詩人們呢？”

他最難寬恕馬耳丹太太有接近不與他同行的文人的嗜好。

“是的，你的詩人們呢？那個圍着紅圍巾來會你的舒來特先生怎樣了？”

“我的詩人們，他們忘却我捨棄我了。不應當在任

何人身上計算。無論人們，物們，什麼都是不可靠的。生命本是一個連續的負心。只有一個可憐的密司伯兒她不忘記我，她在福羅郎斯寫信給我并且把她作的書送給我。”

“密司伯兒是不是那黃髮鬘曲的青年女子神氣就如家犬似的那一位？”

他在腦裏計算一回，而且認定她現在有三十歲了，一個老太太尊重的樣子。帶着她的白髮的冠和一個短小精悍目光細微的人；一個隨着一個的進來；這是馬墨太太和保羅王士先生，隨後；露出挺直的對於雅好很有勢力的人物達尼撒羅蒙先生，他帶着方的眼鏡片，拉將軍便走出去了。

人們談到這一個禮拜新出的小說。馬墨太太曾經數次和這位作者一同餐會過，這是一個極其可愛的青年。不過王士覺得書是使人愁悶的。

“啊！”馬耳丹太太歎着氣說“一切的書都是使人愁悶的。但是人們比書尤其使人愁悶。他們最難服侍的。”

馬墨太太介紹她的丈夫曾經是很有文學嗜好的人，他一直到末日都還保守着對於自然主義厭惡的態度。

她是一個考據學會會員的寡婦，她就以這著名的

寡婦資格在上等社會裏走動，她是溫和而且莊重的，在她穿着黑色的長袍襯着美麗的白髮的時候。

馬耳丹太太向撒羅蒙先生說要請他評判這一羣孩子的畫。

“這是聖格魯的作品。你說你喜歡這畫麼？王士先生請你也說出你的意見，假如你不至輕視這一些細事的話。

撒羅蒙先生用一種可厭的矜矜從鏡片裏看了看保羅王士。

王士舉目看了看客廳的週圍說：

“太太，你有許多美麗的東西，這個還不算什麼，最妙的就是你有這些美麗的東西而且你又配得上他們”。

她表示對於這類話的愉快。她原以為王士是她朋友中十分有才智的。她在他還沒有因他的書而著名以前，就對於他有相當的尊敬了。他那不康健的身體，孤僻的性情，勤苦的奮勉都是和社會不妥協的。這個憂憤的人是決不取悅于人的。可是只有她對他表同情。她最喜歡他那深刻的諷刺，無禮的自重，在孤獨中養成的才能；而且她用理智贊美他是一個優美的文學家，描寫藝術風流美麗的散文作者。

客廳裏漸漸地高朋滿座了。現在會場的椅子上有

沃來孫太太，這就是人所傳說她那驚人的故事的，她曾在污濁環境的二十年後，仍保着她孩童的眼光和童真的面頰；莫爾來老太太，她用尖利的聲調喊出有思想的話，她的態度活潑，狂亂做出種種奇特的樣子，就如圍繞着水帶的一個女子一樣；勒孟太太——國學會員的夫人；喀啞太太——前國務總理的夫人；三個別的太太；——并有，站在壁爐前面的愛熱干先生，——政治評論報社的總編輯，國會議員——他摸着他的白鬚并且把牠弄成圓圈，只見莫爾來太太向他嚷着說：

“你的對於貨幣的討論那篇文章，就如一顆珍珠，一件寶貝一樣，尤其是末節，這是一篇純粹醉心的作品。

許多俱樂部的青年，立在客廳裏極其激烈的用一種發不清Y和G的口音互相爭辯着。

“他作了什麼？他能在皇家的田獵裏取得利益？”

“他沒有得什麼，他的女人全得了。”

他們原有他們的哲理。其中一個不信任人們的允諾。

“還有許多人，他們簡直同我合不來；心靈總是在手和嘴上。“你入會嗎？我允給你一個白球……”假如說牠是白的，自然是一個玉石球！一個雪球！人拿出來了

嘩的一聲響！原來是一顆齒！我想到人生，總覺得牠是一件污濁的東西。”

“那麼你就不要去想牠”第三個人說。

撒羅蒙這時候正和他們在一處，便用他那清脆的聲調低低在他們耳邊，講說暗室中的祕密。而且每一次對於勒孟太太，愛熱耳太太和塞尼喲倫公主作奇特的暗示的時候，他無意的加上：

“這是人人都知道的。”

後來，賓客們漸漸散去。只剩下馬墨太太和王士了。

王士走近馬耳丹伯爵夫人並問：

“你什麼時候願意我給你介紹德沙特呢？”

這是他第二次問他了。她不願意見新的面孔，她便極其支吾的回答他：

“你那位彫刻家嗎？隨便你什麼時候罷。我已經在習武場看見過他的極好的刻章了；但是他的作品極少。這是一個愛美的作家，是不是？”

“他是一個雅人。他用不着工作去維持生活，他用一所愛的從容去從事彫刻。但是你不要誤會，太太，他有智識并有感情；假如他不是過孤獨生活，他一定會是一個宗師了。我從他幼年就認識他。人總以為他是一個

多愁多怨的人，其實他是一個多情而怯懦的人，要達到他藝術最高點，他現在欠缺的將來還是欠缺的，就是頭腦的單純。他憂慮着擾亂着而且弄壞了他的最美的印象。據我的意思，與其說他是生來爲彫刻，還不如說是爲詩歌或是哲學。他的知識極廣博，你將來定會吃驚他思想的豐富。”

仁慈的馬墨太太贊成王士的話。

她常用這種似乎同情的態度去使人歡喜。她多聽話而少發言。她極其和藹的一面持着遲疑的態度使她的和藹更有價值。也許是她的確對於馬耳丹太太有一種嗜好，也許是她在無論她所去的那家都表示她那偏愛的審慎的態度，她極其高興的老祖母也似的坐在那完全路易十六式的壁爐角上，這爐也同這慈祥老太太的美恰恰適合。她身旁祇沒有帶着她的小狗。

“多彼過得怎樣？”馬耳丹太太問。“王士先生你認識多彼嗎？牠有絲也似的長毛和一個可愛的小鼻子，黑的。”

馬墨太太細玩給多彼的頌詞的時候，只見一個紅黃面色蜷着頭髮的老人，近視的眼帶着金絲眼鏡，幾乎瞎子似的，襪子穿到腿上，一路走來踢着傢具，向空的椅子行禮，撞着鏡子送着他那勾鼻到怒眼看着他的馬

墨太太面前。

這是考據學會會員司克慕耳先生。他微笑着，做出滑稽而嬌媚的樣子，他引用風雅的詩歌，和馬耳丹伯爵夫人交談，一種遺傳的聲調寬宏而且響亮。就如他的祖先猶太人用以催促他們欠債人——奧薩斯，保羅尼，克里美的鄉人們一樣的聲音。他笨重地拉長他的語句；這位國學會會員大語言學家除了法文以外，了解一切的語言。馬耳丹太太也喜歡這種笨重而且不成形的獻媚，就如同舊貨商人擺的雜貨攤一樣，有時也可以掉下來一些憔悴的花朵。司克慕耳是一個詩歌和婦女的愛美者，而且他是有思想的。

馬墨太太只裝作不認識他，並且不向他還禮便出去了。

司克慕耳先生說完了他那風雅詩歌以後，便露出愁慘而可憐的狀態。他長歎了一聲。他對於自己生了一種尖刻的怨恨；他始終也沒有得多少獎金，也沒有得着多少休職後的供給費，也沒有居住公費的住所，他司克慕耳太太和他們的五個女孩。他非常悲痛，似乎有些耶在謝和惹勒米的靈魂附在身上一樣。（Ezechiei Jeremic均初世紀預言家。）

不幸中，他用帶着金絲眼鏡的眼睛向棹面看去，發

現了喟望伯兒的詩集。

“哈！黃金髮的伊塞。”他大聲嚷着說：“你念這本書，太太你知道喟望伯兒小姐竊取了我的一段碑文，她把牠變換了做成詩！你可以在這本書的一百零九頁找看：

——“別哭了，你，我愛的；
過去者不可復追。

——“讓我流出傷痛的淚罷，
一個影子也會哭一個影子的。”

“太太你聽！“一個影子會哭一個影子。”好！這句話完全是抄襲我先發表過的一篇祭文的原文。去年，有一天我在你家裏晚餐，我正坐在伯兒小姐的旁邊，我向她念這一句，她非常的歡喜。第一天我應了他的要求，把這祭文全篇繙成法文送了她。所以我覺得她這一首詩淺薄而不自然用着這個題目：在光明路上！”……光明路，就是我！”

并且他生着滑稽的怒氣重說：

“就是我，太太，那光明的路。”

論到這篇碑文來，他反對女詩人沒有提及他，他想在詩本的篇首，詩歌裏面，韻脚下看見他的名字。他願時時在各處看見他的名字。他在裝在口袋中報紙去尋。

但是他不記恨。他并不怨恨密司伯兒。他對於這個極有天才而且今日在英國最享盛名的詩人持着相當的感情。

他走了以後，馬耳丹伯爵夫人極誠懇地問王士先生知不知道爲什麼平日最慈和的好馬墨夫人今天却極有氣而且緘默的看着司克慕耳先生。他驚詫她會不知道。

“我始終一點不明白。”

“可是約瑟司慕克耳和魯意馬墨的爭辯在國學會相持的最久，結果是很有名的。這爭辯直到馬墨的死才算終結。可是他這位不肯結怨的同事還一直追蹤到拉塞士地方。”

“當葬可憐馬墨的那天，天正落着溶化的雪；我們濕而且凍一直到了骨節在風霧迷漫泥濘滿途的墓旁，司克慕耳在他的傘下念了一篇充滿歡喜的殘酷，和戰勝的憐憫的演說，隨後他又在葬車中把這篇演說詞登在報上。一個蠢才朋友拿給好馬墨太太看了，她當下氣暈過去。太太難道你絕沒有聽人談過這個關於學術的而且猛烈的爭辯嗎？”

“愛頹司克語言就是這爭辯的原因。馬墨做這種語言惟一的研究。他的外號便喚做愛頹司克人馬墨。其實

無論他和任何人都^不認識這失傳一直到絕無蹤跡的語言的隻字。向克慕耳不住的司馬墨說：親愛的仁兄，你知道你并不了解愛頹司克語言；但就因此你成了一個大名的學者和思想家。”馬墨受了這種殘酷的頌詞的^激刺以後，決意要表明他知道一點愛頹司克語言。他問他那些考據學會同事們宣讀了一篇關於古多司喀倫的土語裏列的語尾變化表的論文。”

馬耳丹太太問所謂語尾變化是什麼。

“啊！太太，假如我給你一個詳細解答，我們都會昏亂了。你只知道需要的就是在這篇論文裏，可憐的馬墨引證的是拉丁原文并且完全引證錯了。偏巧，司克慕耳是一個極高深的拉丁語學者。在毛木桑（Mommson）（十九世紀德國語言學家）以後，可稱世界唯一的考古學者。

“他，司克慕耳，指責他的青年的同事，（馬墨那時還沒有十五歲）愛頹司克語念的過于好了，可是拉丁語念的不大好，從此以後，馬墨便沒有安甯的日子了。無論在什麼會場上，他總是被人嘲弄，雖然他是溫和的人也發怒了。司克慕耳是不記仇恨的。這倒是他天生的美德他並不怨恨他所虐待的人們。一天，他同勒南和多白耳一塊兒上國學院樓梯，他遇見馬墨并向他握手。馬墨

拒絕了他并說：“我不認識你”。“你把我當作一個拉丁碑銘嗎？”司克慕耳答辯他說。也就是有些因為這句話致可憐的馬墨死亡而入土的。現在你懂得他的寡婦堅貞地保守着他的迴憶用可怕的眼光仇恨她的敵人的原因了罷。”

“我呢，請他們一同餐會彼此完全反對的人！”

“太太，這倒不是不道德的，不過，就是殘酷了些。”

“親愛的先生，我也許要冒犯你；但是假如對於這兩一定要選擇的時候，我甯肯做一件不道德的事不願做一件殘酷的事。”

一個瘦而長的青年紫膛色的面孔，新剃的鬍子，走進來用一種倉卒的溫和的態度向人行禮。

馬耳丹太太說：“王士先生，我想你認識勒梅尼先生罷。”

，的確，他們曾在馬耳丹太太家裏相會過而且也在勒梅尼的軍器室見過，就是前天還在埋揚太太家裏相遇過的。

“埋揚太太，真是一個使人厭倦的人家。”王士說。

“可是人家在那兒接待國學會會員們。我並不是過于誇張他們的身價，但是，總之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地

方。”

馬耳丹夫人微笑說：

“勒梅尼先生，我們知道你在埋揚太太家裏應酬女人比應酬國學會員的時候更多。你曾引塞呢喲倫公主到食堂裏并且同她談狼的故事。”

“什麼，談狼的故事？”

“談狼，談論母狼和小狼，并談冬天陰慘的樹林。我們覺得同這樣一個美人談狼是未免有些粗野罷。”

王士起身說：

“太太，既然，你已允許我了，我就向你引見我的朋友德沙特。他非常想結識你，而且我希望他不要使你不歡。他的思想裏有動作有生命。他是富有理想的人。”

馬耳丹太太止住他說：

“啊！我不要求許多，具有天真的人們，他們流露他們的本來的面目，倒很少使我厭煩，而且有時會使我歡喜。”

保羅王士出去了，勒梅尼聽見對面的屋中人聲漸漸消失和各處關門的聲音；後來，他走到她跟前說：

“明天三點鐘到我們家裏好不好？”

“你還愛我嗎？”她反問。

他催她在沒有外人的時候答覆他；她帶着些玩笑

的態度分辯說天氣晚了她不會再有客來了。現在只有她的丈夫或許回來。

他再三要求，於是，她不等人作太甚的請求，便說：

“你願意嗎？聽着：我明天一天都很自由。你明天三點鐘在司朋抵尼等我罷。我們隨後去散步。”

他用目光向她致謝。後來他回到她前面壁爐右邊坐位以後便向她要人替他介紹的德沙特是什麼人。

我並沒有要人替我介紹，不過人要把他介紹與我罷了。這是一個彫刻家。”

他不滿意她有了接見生人的需要。

“一個彫刻家？他們總是有些粗俗的，那些彫刻家們。”

“啊！這個人彫刻的極少！假如你不贊成我接待他，我就不接見他。”

“我不贊成人們分去了你給我的時間，”

“朋友，你不應當不滿意我是過于時髦的。其實我昨天連埋揚太太家裏都沒有去。”

“你很有理，少到那地方去；這不是你去的人家。”

他便解釋他的理由。凡是去那裏的一切婦人都有一段人所知道人所談說的奇遇故事，加之埋揚援助這些幽會。他接着舉出幾個例子。

可是，她呢，兩手伸在圈椅的臂上正在適意的休息中頭斜一邊，注視爐火消滅。她的思想完全從她的身上飛逸了。無論她的略含愁的面容和疲倦的身體都絕沒有一點有思想的表示，在這靈魂的安息裏。比較往常尤引人需求的。她有時持着深沉的靜默的態度，使她那肉體的情趣加上藝術創造的物品的嬌媚。

他問她想什麼。她從炭和灰的愁慘的幻術中一半甦醒說：

“你願不願意明天我們去那奇怪的地方，在那兒我們看看窮人們生活。我愛那些窮苦的舊街。”

他允許滿足她的嗜好，一方面露出他覺得是不合理的。她所拉他做這些遊行有時使他厭煩，並且他斷定是危險的，他們會被人看見。

“既然到現在我們都沒遭人議論我們……”

她搖了搖頭。

“你以為從來人沒有議論我們嗎？要知道人知道或不知道，人都總是議論的。一切都不讓人知道，但是一切都被人說了。”

她又墮入深思裏面。他以為她不高興了，她為一種她不說出的理由生氣。他注視那掩映火光的美目。但是她使他安心說：

“我絕不知道人們是不是議論我，不過這個於我又有什麼。”

他別了她。去政友會晚餐，在那裏他的高蒙路過巴黎等着會他在。她用一種平靜的同情眼光隨着他。後來，她便開始回憶她過去的生活了。

她重復看她兒時的生活。她在那裏度過憂愁長夏的別墅，那些齊整的樹林，那潤澤而且出暗的園子，那睡着綠水的池子，那些放在栗樹下面的大理石神像和她曾在上面坐着哭泣而且想死過的長凳。到如今她仍然不明瞭這幼年失望的原因，有時她那想像的猛省和她那肉體的神祕的工作，使她墮入怨望而兼恐懼的擾亂裏。兒時，生命使她生了慾望和恐怖。現在呢她知道活着值不得那樣憂慮和希望了。活着只不過是一件極其平常的事。她應當這樣忍耐着。爲什麼她從前沒有料到？她想：

我看見我的娘。她是一個極其簡單而且不大幸福的女人。我夢想一個和她完全不同的命運。爲什麼？我在我的環境裏覺得生命乏味，並且我吸取將來如同吸取那充滿鹽質和香味的香氣。爲什麼？我想的什麼？

并且等的什麼？我還沒有飽嘗那一切的憂愁嗎？

她坐在富人家裏，一個新發財產的光彩門庭。她是孟德許的女兒，孟德許原先是一個巴黎銀行的小伙計，後來設立了兩個商業公司他便做了經理，他在困難的時候進行着終於得了富有材力的來源。他那生性不撓的力量一種狡而且直的奇特的混合手段，漸漸由於權力和政府作了交易。她是在這個若安衛（Joinville）一個很有年紀的宅子裏長大的，這是她父親買來修理齊整地佈置并且經營了六年之後；有了花園和池水和子爵谷一樣壯麗的宅第。孟德許在這裏面設法發展他的生命。他本能而且有力的不信上帝，他顯享那肉體一切的利益和這地球產生的所有可期望的物品。他把陳列所和若安衛的客廳裏，堆滿了名人的畫和珍貴的大理石像。他在五十年裏，得了幾個戲場的最美的婦人和幾個他舉為華美的世界美人。他用他那體質的健壯和思想的細緻去享受社會所有的一切。

但是，那可憐孟德許太太，節儉而且勤慎的在若安衛辛苦着，持着弱小而窮苦的態度，當看着那金柱欄着的廳裏十二尊偉大的像，那些像高頂着勒布爾（Le Brun）畫的被瑞比德（Jupiter）燒燬了地當（Tiliows）諸神的天花板。就在這裏一張鉄床上，——一張鋪好的

靈床上，她一天晚上因窮愁而死了，她在世上除了她的丈夫和她那慕白日街 (Mouberge) 的紅錦的小客廳外，絕沒有愛人。

她和她的女兒感情絕不契合，覺得她女兒過於衝動，過於同她離的遠，過於思想自由，過於心高胆大，並且猜想這德海司——那樣溫柔而良好的德海司——血液比孟德許還強，這種靈和肉的熱烈使她非常苦痛，並且她對於這一層寬恕丈夫還比寬恕女兒的多。

但是他，孟德許呢，他極了解他的女兒而且愛她。像那食生肉的獸們也有行他們適意的快樂的時候。雖然他在外面生活的時候多，他總抽空差不多每日和他女兒一同早餐，並且有時引她去散步。他原有古玩和裝飾品的學識。他第一次因修飾他幼女的妝品遇見了失敗原因是由於孟德許太太憂愁而且鮮明的嗜好。他教育啓發他的海德司。他粗俗而且優美的使她娛樂而歸依着他在她旁邊，他的征服的本能和慾望影響了她。他是時時願意有所獲的，他也獲取了他的女兒。他在她母懷奪過來。她讚賞他，她敬愛他。

在她的幻想裏，他從過去中看見了他，如同得着她兒時惟一的快樂。她現在還相信世上沒有一個和她父親一樣可愛的人。

在她一入生命的門，她立刻失望在別處不能得着一種這樣自然的豐富，一種這樣活潑而且能思的力量
的滿足。這種失望在選擇夫婿的時候還隨着她的而且，也許將來在一個祕密和極自由的選擇裏還會發生的。

的確，她對於她的丈夫完全沒有去選擇。她不知道：她任憑她這時已經繃了的父親。因為對於女兒的精細的照管生了困難和憂慮，他在這勞而碌的生活裏，便想按着他的習慣速而且好的替他女兒擇婿。他注重門第外觀便選定炫耀八十年的皇族馬耳丹伯爵，用他家庭世襲的光榮，他一家曾在七月政府和自由政府出了好幾個總長。他沒有想到她在婚姻裏能不能得着愛情。

他自負以為她從此得着他替她謀的那奢華願望的滿足，那存在和實現的快樂，那普通和有利的豪華，那世俗的尊貴，那物質的奢侈，這些對於他就是人生最高價值，他沒有為一個忠實的婦人在這世上謀幸福，極清晰的觀念，他只是相信他的女兒終於是一個忠實的婦人。這就是他靈魂沒有思量的一點，這是他最初的確信。

她一面想着這種不合理而又自然的信仰，牠與孟德許對於婦女的經驗和觀念相合得如此的壞，以至於她含着一種出閥的諷刺微笑了。她尤其贊美他的父親

的是聰明而不露出自己猥瑣的聰明。

在这一切情形之下，他並沒有怎樣錯了她的婚姻，他判定婚姻是爲閑散人們設的。她的丈夫原比別人更好。她也漸漸原諒他。她在這隱約的燈光下面，在過去中看見了從前的印象，那平庸的生活，都刪去不看。她又重尋到一種令人憂傷的幾條特殊的線索，幾個不合理的影象，一種模糊而且惹厭的印象。這種時期過的最少而且從此以後就沒有留下別的什麼。六年過去了，她也不大記得怎樣取得她的自由；征服這個冷酷的，病態的，自私而且禮貌的丈夫，這個枯燥的，因着多事和政治而黃瘦了的，勤懇的貪得無才的男子是如此迅速而且容易的。他只爲虛榮而愛女人們，而且他不愛他自己的女人。他們於是公開的，完全的隔絕了。從此以後，彼此成了外人，但他們都默默樂意他們相互的解放，她對於他還可保持着友誼，假如她沒有察出他的狡猾，陰險而且過於精細，當他爲經營他那誇張勝於貪利的事業需要金錢去簽他的名字的時候，因此，所以她每日和他同餐共話的人，無論居住旅行，對她不發生什麼影響也於她沒有意義。

她身子聚成一堆，手托着腮頰，坐在滅了的火前，如同一個問卜的好奇的女人一樣。當她迴想到寂寞的

這幾年，她便看見那德雷侯爵的面孔，她看見了他的面孔，她看得這樣清楚而且正確不由得使她吃驚了。德雷侯爵是她父親引來向她稱頌不已的，他那內心的勝利和世俗的光榮的三十年歷史使她覺得偉大而且美麗。他的奇遇最多。他曾經誘惑了三代婦女的愛。在他愛過的每人的心裏都留下一種不可滅的迴憶。他那雄壯的情態那樸素的華美和那使人歡喜的習慣，極其出乎尋常的延長他的青春。^廿他格外垂青年青的馬耳丹伯爵夫人。這個賞識的敬禮使她歡喜了。這時候她還很高興的想着。他有一種談話的美妙的節調。她覺得他有趣：她對他流露出來這種感情。從此以後，在他豪爽胸襟裏，他決定只要據有這個他生平最尊重的少婦以後，他便完畢了他的幸福的生命，並且她明顯地對他是有嗜好。他開始向她做出最聰明的放肆舉動。但是她極輕巧地便逃脫了他了。

兩年以後，她向羅伯勒梅尼讓步了，他(勒梅尼)是強烈地需要她，對於她用他一切青年的熱誠，一切靈魂的率直。她自己說：“我委身於他，因為他愛我。”這是實情。其實也是因她的曖昧而且有力的直覺，使她不得不如此，她也就順從了她自身隱藏着的力量。但是這個絕不是她所具有的；她所具有的和她的意識所具有的，

就是相信同情，願要一種真實的情感。她立刻向他讓步，自從一經看出他愛她，直到苦痛發生。她很快的用一種直率委身於他。他以爲她是輕易委身於人的。他錯了，她對於這不可挽救的事覺得有些煩惱，并覺得猛然做了一件瞞人事的羞愧。凡是人在她面前評論有了情人的婦女，都在她發燒的耳邊作怪。但是她在嗜好足的滿足裏却自負而且精細的，她留心隱藏她所送的禮物的價值而且留心不說一句能引她朋友於情感外的話。她不疑慮這內心憂愁。這種情形才經過了幾天，便到了那完全平靜的地步。過了三年，她讚美這一種天真而且自然的行爲了。沒有向任何人做錯了事，她心裏毫沒有失悔。她是高興的。這一次結合是她生命最好的事。她戀愛了。她被愛了，一定的，她並沒有感到別的夢想的陶醉。但是人可以永遠證明嗎？她現在是一個良好而且忠厚的未婚男子的朋友，他是爲許多婦人所注目，在衆人中最拔萃的，他平常是傲慢而且不易相與的，可是他現在向她表示一種真正的情感。她給他的快樂和對於他美的歡喜使她和這位朋友連合在一塊。他給她的生活，雖然不是常久甜蜜的，但是極其好受有時是快心的。

凡是在沉默中她所未會猜想的雖然經了那不分明的憂鬱和無緣放的愁苦的告訴，她的內心，她的特性，

她的真實的本願，他都暗示了她。她一面認識了他，并認識了自己。這是一種幸福的驚詫。他們的同情也不在思想裏也不在靈魂裏。她對於他有一種單純而且正當的嗜好很不容易消滅。而且她在這時候還高興明天在司朋抵尼小房子裏可以相會，這兒是他們三年來相會的地方。她強烈地搖一搖頭，粗略地聳一聳肩，這些舉動，是人們對於這樣美妙一個女子所想不到有的；然後獨自在這已熄的火旁自語道：“是了！我有愛的需要啊！我！”



他們從司朋底尼街樓下小房裏出來的時候，太陽已經落了。羅伯勒梅尼向一個遊街馬車打了一聲招呼並且，用疑慮的目光看了人和牲口一眼，便同德海司進到車裏。兩人對面坐下，向模糊的黑影中走去，由虛幻的城市，忽來一段亮光把黑影隔斷了，他們靈魂中只有那些甜蜜而且含情的印象如同這將要化成汽水的亮光一樣。一切，凡在他們身外的，他們都覺得昏亂而且隔絕，他們的靈魂中感覺到一種甜蜜的空洞。車子走近了新橋(Pont Neuf) 停在奧友斯丹(Owgnstiu) 岸上。

他們下了車。一種乾燥的冷氣益發使這正月的陰沉天氣嚴酷了。德海司歡喜地在面網裏呼吸着這風，這風從隔河吹來，帶着在硬土堆上掃來的一種和鹽一樣潔白而酷烈的飛砂。她高興在這些不認識的東西裏面走着。她愛看這石頭的景緻，這石上面蓋着一層空間的深沉而無力的光線；她愛重步而且迅速地沿着這長壩走着，這兒只見那些樹張開牠們的枝幹的黑網向那被城市的煙薰黃了的天邊伸去；她愛倚在欄干上凝視那塞納河分出的狹小的支流流着悲壯的水；她愛領略這無岸河水的苦味，這裏既無楊樹又無樺樹。這時候天的高處，已經有先出的星兒閃爍了。

“有人說風會把這些星兒吹熄的。”她說。

他也注意到星兒閃得利害。他不以為這是落雨的先兆，如同那些鄉人們想的一樣。他相反的觀察星的閃亮十次就有九次是報告晴天的。

他們走到小橋 (Poit Pont) 前面，在他們右邊看見了一個鐵匠店，被煙氣的燈照着。她走過去用目光搜索那攤上的零星和鐵器。她的尋求的本能，格外起勁，牠轉過街角而且一直追尋到一間斜的木門旁邊，那裏面，樓板的濕椽下面，掛着黯淡的簾子。污穢的玻璃窗裏，一支蠟燭照着那些鍋，瓷瓶，一支笛子和一頂新婦

的花冠。

他不明白她所感受到的興趣：

“你賞鑒這些下流社會。這裏面什麼東西能夠引起你的趣味？”

“一切都能引起我的興趣。我想着那花冠還放在這兒玻璃球下的那位新婦呢。喜筵放在馬約 (Maillot) 門。有一個衛兵在喜車裏面還有衛兵在禮拜六人們所見的那些差不多全付的嫁粧隊裏。朋友，這一切可笑而又可憐的窮苦生物們，他們在過去中，也有他們生命的偉大處；這不使你感動嗎？”

她在那破爛的花杯的堆裏，發現了一把小刀；那象牙的靶上刻的是一個普通而且身長的女人帶着滿特弄式的帽子。她用幾個銅子買了。這刀子最使她喜歡的就是因為她有同類的一把父子，勒梅尼承認對於玩物一點不懂。但是他的孀母拉魯瓦是極其內行的。加揚的古玩商人就只議論她。她把她的住宅整理而且布置的極有款式。這住宅就是約翰勒梅尼——在一千七百七十九年魯昂議會的議員——田間的舊宅子。這所宅子的存在比他還要在先，契約上寫着一千六百九十年的年號。簽的酒坊的名字。如今在一間樓下房中。白櫥裏面，鐵櫃之下還放着約翰勒梅尼的藏書。他說他的孀母拉

魯瓦原想把那些書整理出來。後來在裏面發現了些不莊重的，作品刻着那樣自由的像。她便把牠們燒了。

“這樣看來她是糊塗人，你的孀母？”德海司說。

那拉魯瓦太太的歷史早就使她不耐了。她的朋友（勒梅尼）省城裏有一個母親姊妹們，伯母孀母們，一個大家庭，爲她所不認識而使她不高興的。他每每和着贊美的口氣向她談起。她便因而發氣。她不耐他在這一家長久的寄居，並且，在她想像中他從那裏會帶回來一種蔽塞的氣味，狹小的觀念，有傷于她的情感的。于是，在他一方面，他十分吃驚，而感到痛苦。

他住口了，視線向着一個酒店，只見那玻璃窗隔着鐵欄杆發亮，他忽然想起在那兒尋醉的詩人舒來特來了。他也含着些怒意問她也還看見這位舒來特沒有，他是常穿着沒有袖子的大衣連耳圍着一條紅圍巾來會她的。

她不滿意他同拉利未將軍一樣的談話。她並不向他說自從秋天就沒有看見過舒來特，也不說他用一種匆忙，任意，不講社交的男子的放肆態度來輕視她。

“他具有智識，有特性，有一種與衆不同的性質。他使我喜歡。”她說。

因爲他責備她有一種奇怪的嗜好，她便劇烈地回

答：

“我不是有一種嗜好，我有各種的嗜好。我想你不
至什麼都責備我罷。”

他並不責備她。他只怕她弄出錯來，因為接待一個
五十歲的流氓，這人是在尊貴的家裏都沒有坐位的。

她裏着說：

“舒來特在尊貴的家裏沒有坐位？然則你不知他每
年都要去王德（Vendee）在利郁侯爵夫人家裏住一個
月…是的，就在利郁侯爵夫人家裏，那位「天主教徒，」
年老的「保皇黨」，正為她自號的。但是，既然你注意到
舒來特，聽我告訴你他最後的奇遇。這是寶羅王士這樣
向我說的。我如今在這條街上看見好些窗戶上擺着短
袖女衣和花瓶，益發明白這個故事。

“去年冬天，一個落雨的晚上，舒來特在一條街上的
酒館裏——那街名我忘記了，但是窮苦的似乎正同
這條街一樣，——遇見了一個不幸的女孩子，為酒館的
伙計所厭棄的，可是他因為謙卑而愛她了。她的名字叫
瑪麗雅。這還不是她的名字，這是她去租房的時候看見
這名字釘在樓梯高頭的門上。舒來特被這種窮苦和卑
污完全感動了。他喚她做妹妹，而且吻她的手。從此以
後，他就沒有離開她了。他叫她梳好頭髮圍上圍巾引她

到臆丁路那闊綽的學者看雜誌的咖啡館裏去。他向她說些極其甜蜜的話，他哭了；她也哭了。他們喝酒；而且，他們喝完酒以後，他們又互相敲打。他愛她。他喚她廉潔的，他的十字架和他的降福者。她原是赤脚的；他給她一捆厚的羊絨和好些織絨的針爲的使她自己織襪子，而且他親自用大釘替這不幸的女子做鞋。他教她念極易了解的詩，他一面從她所過的那完全單純和特殊困苦的羞辱中救出她來，他却恐怕損壞了她的內心的美。”

勒梅尼聳了一聳肩。

“真的這位舒來特他是瘋了，而且王士先生給你講些美麗的故事！我並不是莊嚴的人，的籠，但是有些不道德的事使我厭惡。”

他們隨便走着，她現在忽深思起來：

“是的，那道德，我知道，那義務……但是那義務，就是魔鬼所發明的，我實對你說，我每日四分之三的時候都不知道牠在那裏，那義務。這就如同在若安衛的密司刺榻一樣，我們夜間在各器具之下找牠；等到找着以後我們要睡了。”

他的意見，以爲她所說的是有真理，而且尤甚于她自己所相信的。他一個人的時候也想到過這一點。

“就是這一點，使我有時失悔脫離了軍隊，我預先知道你要向我說的話了。人操這種職業會變粗俗的。真的，但是人若可以準確知道他當做的事，這個在生命裏就已經富餘了。我覺得我叔父——拉布里市將軍——的生存是一種極其美麗的生存，十分的榮譽，而且也算快樂的。但是在各地都充滿了軍隊，可以說也不分軍官也不分兵士。這就好似禮拜日的車站上，夫子們用車子推着那昏亂的旅客。我的拉布里市叔父對於他部下的一切軍官和兵士個個人都認識。他如今飯廳裏還有他們的名字列在大表上。他時時念着消遣。現在你怎樣會使一個軍官認識他的兵們。”

她不聽他的話了。她注視伽郎德（Galande）街角一個油煎山藥的女商人，她坐在玻璃櫃的後面，面孔在黑影裏被炭火照得發亮，一面把撇沫的勺子浸在響的油鍋裏，一面從裏面拿出金色的月餅來，她把這餅裝在一個黃紙角裏，只見在那兒草屑似的發着亮光，當下只見一個紅黃髮的女孩，小心的樣子，通紅的手裏拿着兩個銅子給她。

那女孩拿着紙角走了以後，妬羨的德海司覺得她自己餓了，於是她一定要嘗嘗這油煎的山藥。

他起初反對。

“我們不知這是用什麼東西做的。”

結果還是要他去向女商人買了兩個銅子的一個紙角並且要他注意到裏面要放一些兒鹽。

當其她的面網掀在鼻子上，吃着這金月餅的時候，他拉她到空曠的小路上，遠離了那路燈。他們這樣走向壩上，而且看見教堂房屋的黑堆，直伸在河流上面。月亮掛在教堂裏齒形的頂上，把屋頂的斜面弄成銀色了。她說：

“聖母堂！你看，牠笨重的如同象，而且細小的如同蟲子。月亮爬在牠身上，用一種猴子的狡猾看着牠。牠決不相像那若安衛鄉野的月亮。在若安衛我有我的路，一條平路上面照着月亮。牠不是每夜有的；但是牠忠實地來到那裏，顯出圓滿，紅色，親切的樣子。這是鄉野的芳鄰，郊外的貴婦。我極其莊重地走到她前面，滿含着禮貌和友誼；但是這巴黎的月亮，我們就不願多賞玩了，牠不是一個良好的伴侶。牠所看見的，始終都是接觸屋頂。”

他微笑了溫和的一笑：

“啊！你的那條小路，你在那裏獨自散步而且你說愛牠因為上面有不很高，不很遠的天，我看見了，好像我也在那裏一樣。”

就是在昔安衛的住宅裏，孟德許請他去打獵，他第一次會見了她，他立刻愛上她，需要她了，就在那裏，一天晚上，在小樹林的旁邊，他向她說了愛她，而且她聽了，沉默無言，嘴兒顫動，眼光模糊着。

她在秋夜獨自散步的小路上的迴憶，感動了他，擾亂了他，使他重看見當初的樂趣和可怕的希望的迷亂時期，他從她袖裏找着她的手，並且在皮袖裏緊握這瘦小的拳頭。

一個女孩在鋪着松枝的柳籃裏放着紫蘭花，認出這一對愛人並且把花獻給他們。他拿了她兩個銅子的一個花球，並且送給德海司。

她向着教堂走來，她幻想着：

“這是一個大獸；一個亞波加利斯（Apocalypse）產的動物。”

橋的那邊，一個微髭纒額的賣花婦人，這一個賣花的，被年紀和灰塵弄得顛頹了，她拿着一籃含羞草和尼士（Nice）產的玫瑰追着他們。德海司這時候手裏正拿着紫蘭花，想把牠放在大衣裏，她和悅地回答獻花的老婆：

“謝謝，我已經有了。”

“你還正當青年，我們能夠看出的！”老婆用一種流

紙的聲調嘆着去了。

德海司差不多立刻就懂了，而且不由的在唇邊和眼角露出微笑，他們經過了教堂空場的黑影裏那些列在門前帶冠持杖的石像前面。

“我們進去罷”她說。

他原不想進去，他對於同她走進教堂去感受着不便和恐怖。他便說教堂關門了。他以為這樣，但願這樣。她推開轉門，便溜進大教堂裏成行的柱樹直接着陰慘的空間。裏面，神父的座前，排着些蜡燭，那風琴最後的歎聲適才停頓了。她在這岑寂中不由微噤了，於是說：

“這教堂的愁慘氣象，這夜，使我感動了；我因此覺出那‘虛無’的偉大。”

他回答說：

“所以我們應當有些信仰。假如沒有上帝，假如我們的靈魂不是不死的，這就太愁慘了。”

她在這懸着弓形的黑影的布下面，寂靜了一會，後來說：

“可憐的朋友，我們連這個短的生命有甚麼用處還不知道，我們偏需要一個永不終了的生命！”

在他們回去的車上，他歡悅地說他過了一個快樂的日子。他擁抱着她，喜歡她和他自己。但是她不是這

種溫柔所能吸收的。這種情形在他們中時常會發生。他們共同過的最後的些時候對於她是不好的，因為先覺着他分別的時候，每每不說當說的話。平常，他離開的時候是很乾脆的，如同那些事物對於他沒有延長性一樣。每次他們的分離，她總有含着破裂的情感。她因而預先就苦痛着而變來容易發怒了。

在皇后河 (Cours la reine) 的樹下，他握着她的手，輕輕地連吻着她。

“德海司我們這樣相愛是頂難得的了，是不是？”

“難得麼，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你愛我。”

“你呢？”

“我也愛你。”

“那麼你永遠愛我嗎？”

“怎樣知道呢？”

於是她看見她朋友的面孔漸漸慘淡了：

“你要一個婦人宣誓終身愛你那時就安靜了嗎？”

他終於憂慮了，露出不幸的態度。她是好的，十分
的安慰他：

“朋友，你極要知道，我不是輕浮的人。我不是易於
習染的人如同塞尼喲僞公主一樣。”

他們差不多走到皇后河的盡頭，便在樹下告別了。

他乘着車子向皇王街 (Rue Royale) 去。他要到政友會晚餐並且到劇院去。他沒有虛擲的時間。

德海司步行回家。她看那拖咖堆羅 (Trocadero) 的山拋着火苗就如鑽石的項圈一樣，她想着小橋的賣花的老婆子。這句仍在黑風裏的話；“你還正當青年，我們能夠看出的！”也來在她的記憶裏。這話並不是放肆和嘲弄，但是使她疑慮和憂愁。

“你還正當青年，我們能夠看出的！”是的，她是青年的，他被人愛了，但她還是愁悶的。

三

桌子中間，花籃滿裝着--叢花在牠金色銅像的圓圈裏，那裏有些鷹在星和蝶的中間，張開翅翼立在犀角做成的重柄下。兩旁，有翼的勳章挺着被燭光照耀的翅翼。這種帝國式的裝飾品是在一千八百十二年拿破崙賜給馬耳丹德來斯那伯爵的。——現在的馬耳丹伯來牟伯爵的祖父。馬耳丹德來斯那，是一千八百零九年制憲會的議員，第二年就被任爲財政委員會的會員，這種有恆而且祕密的工作最適宜他那勤而且慎的精神。雖然宗旨和傾向都是主張自由的他仍然以他那專心和他

那不知煩擾的正當的誠實取得了皇帝的歡喜。兩年來，他都在這種寵渥之下。一千八百十三年他加入多數減政會，這會是審計政府出納的，當時萊雷先生給了帝國政府一個遲緩的教訓，同時又批評強權和災禍。一千八百十四年的正月，他同他的同事到度勒里（Tuilerie）去。皇帝給了他們一種驚人的待遇。他加入他們隊裏，他是強烈而且憂鬱的，在他那現在的權勢和最近的失敗的恐懼中，他用盛氣和輕視凌侮他們。

他在他們的驚懼的團體裏往來走着，當下，忽然他出其不意的抓住馬耳丹伯爵的肩頭，一面嚷着：“一張寶座，就是四塊木頭蓋上絨嗎？不是！一張寶座就是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我！你們曾想把我拋在泥裏。當此二十萬哥沙科人侵入我們的邊境，是彈劾我的時候嗎？你的萊雷先生為一個惡人。『穢衣須在家裏洗』”。當下他的怒氣又起，便用手一高一下的絞着德萊斯那議員的絲領。“民衆認識我，他們不認識你。我是從國家選出堂堂的代表；你們是各地方派的無名的議員。”他先告訴他們其龍丹人（Girondins）的遭遇他的拍打的聲音伴着他噪音而響亮。馬耳丹伯爵因為生死的關係終於驚顫而且囁嚅了。他一面黧額着便屈伏在他拉姆（Lamouignon）的住宅裏。到帝國政府倒了以後，他纔敢直呼布爾

崩(Bourbons)兩次謀舉事終於無效以後，那七月政府和第二帝國總終於給他永被壓迫的胸前掛了十字和勳章。他曾被任爲最高的職務，經過了三王一帝的優待，但他的肩上每天總感覺着高爾士人(Corse)的手。(即前王拿破崙第一——譯者)他死在拿破崙第三時代議員的任上，留下一個兒子承繼他那世襲的「戰慄」的事業。

這個兒子娶的是個伯乃牟小姐，她是布爾日(Bourgos)院長的女兒，就和她，於是一家之內在這溫和的君主政府裏產生了三個閣員的政治的光榮。那些伯來牟氏人們，——魯意十五時代的官員，——啓發了馬耳丹氏人們的革命黨激烈派的宗旨。馬耳丹第二伯爵加入了一切的團體。一直到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忽然死了。沙爾勒馬耳丹伯來牟是他的兒子不費大事的就得了他下議院的位。他娶了德海司孟德許以後，那陪嫁的妝奩便維持了他的政治生活的費用。他在四五個重要而豪富的中產階級中令人審慎地注目了，這些中產階級原是被那民治政府和民主政府所嘲笑的，他們被共和黨好意的收容了，這黨爲名義上的貴族和平庸的思想者所稱賞而保障的。

飯廳裏的門上，這裏那裏在黑影之中，互相掩映着

(Oudry) 烏揣畫的狗的斑毛，在配着寶星和金蝶的飾品前面，兩個勳章放光的中間，馬耳丹伯乃牟伯爵在座上用這種有些憂鬱的熱情。這種愁慘的禮貌，宴會賓客，——他剛纔還在總統府 (Clysee) 用這種禮貌代表獨立而且深思的法蘭西招待北方的議會。他時時向右邊喀啞太太——前掌印員夫人，左邊，塞尼喟倫公主說些無味的話。她（塞尼喟倫公主）滿身帶着鑽石擾攘得有些厭倦了。他的對面，花籃的那邊，坐着馬耳丹伯爵夫人，用扇子的風煽着她那削而且白的肩頭。她的兩邊坐的拉利未將軍和司克慕耳先生——考據學會的會員。桌子長擺着的兩邊，坐着那藍眼睛並且顏色染了一般的壯健的孟德許先生，一個年幼的表妹，兩隻長臂難於安放的白來牟德聖龍太太，居尾格畫家，達尼撒羅蒙先生，寶羅王士，喀啞議員，伯乃牟德聖龍先生，一個不認識的上議員，和德沙特，他是第一次在這家餐會。席間的談話，起初清脆而且細微，漸漸的膨脹，弄成嘈雜聲了。裏面喀啞的聲調忽高起來說：

“一切虛偽的觀念，都是危險的。人以為幻想的人們不會作惡這是錯了；他們作的惡更多。好些表面上極無害的烏托邦其實常作出有害的行為。牠們使人覺着真實的乏味”

“這也可以說因為真實不是美的”王士說。

前守印員自認他是一個善於改過的人。他曾經請帝國政府除去常備軍，這還不必說；就是在一千八百八十年教徒和國家的分裂實現了，他仍宣佈他忠於他的章程，終於做一個民治政府的僕人。他說他的格言就是「秩序和進步」他的確以為他對了。

孟德許用他那嚴厲的爽直心答辯：

“得了！喀啐先生，真實些罷。你應當承認沒有一種改革是要做的；至多可以改換郵票的顏色而已。各種事物無論好壞都是牠們應當存在的”“是的”他加上說。“各種事物都是牠們應當存在的。從一千八百七十年以來，國家的實業和經濟的狀況，經過了四五次革命以至為經濟學者所不及料，並且還為他們所不了解。社會和自然一樣，變化在裏面施行着的。”

“說到政府，現在牠總是抱着短淺而且切實的目的。竭力的連絡，不怎樣顧忌將來。社會主義的人們絕不能使他昏亂。他不疑慮日球和資本有毀滅的一日，他便快樂了。他的意見，應當隨遇而安。只有蠢人才去抵抗潮流，而只有瘋子才去鼓吹潮流。”

但是馬耳丹伯爵，生來是多慮的，他有愁慘的先覺。他說些充滿了不祥的話。

他的可怕的話穿過了花籃感動了哥克慕耳先生，他開始歎息和預言。他說教民都是無能之輩，他們自己完全脫不了野蠻民族的地位；若沒有猶太人和亞拉伯人，歐洲現在還與十字軍時代一樣：沉在無知，窮苦，殘忍的裏面。

他說：

“中世紀只關閉在欺騙學生思想的歷史小冊子裏的。其實野蠻人終久是野蠻人。以色列 (Tsraïl) 的教堂是教育國民的。這因為以色列在中世紀給歐洲帶來亞洲的智識。社會主義使你們吃驚。這是一個不好的教徒。如同那君主政府一樣的。說到無政府？你們不認識那亞耳比人 (Albigeois) 和沃道人 (Voudois) 的老癩婆子嗎？猶太人教育而且開化了歐洲，能夠獨自在今日把歐洲從浸沒在不好的新教裏救出來。但是他們不盡他們義務。他們只做教徒中的教徒。於是上帝懲罰了他們。允許了人們驅逐而且剝削他們。反猶太黨 (Antisemitisme) 在各處非常的進步。在俄羅斯，那些同教人們被人們驅逐如同驅逐野獸一樣。在法蘭西，那些內務和軍事的職務，不許猶太人來做。他們在貴族中已經不能活動了。我的姪子年幼的伊沙克高布郎也只好拋棄了外交的位置，在他經過了榮耀的試驗以後，我的好幾

個同事的婦人們，當司克慕耳太太去會她們的時候，她故意把反猶太主義的書報放在她的眼前。你們想得到教育總長會拒絕了我請的騎士勳章嗎？你看這種忘恩！你看這種荒謬！你們要知道反猶太主義就是歐洲文化的死亡。”

這位矮小的人具有一種經歷世界的藝術的天性。他可笑而且可怕的他誠實驚愕了全座。只有馬耳丹太太喜歡他，向他致賀說：

“至少，你是替你的同教的人們辯護，司克慕耳先生，你不同我相識的一個極美的猶太婦人一樣，她在一種報上看見了她在猶太社會當選了，便向各處凌侮過她的地方喊罵。”

“我確相信你不知道猶太的道德是比別的道德何等美麗而且高尚。你知道那三環 (Trois Anneaux) 上的隱語嗎？

這個問題被問答的擾攘聲蓋住了，當時正在錯雜談那外國的政治，畫品陳列，風流的豔史，和國家學會的演說。人們談到新小說和將來的劇本。這是一本喜劇。拿破崙也是裏面配角。

談話中專注到拿破崙。人們幾次把他放在劇本裏而且重新在塵舊的書裏去研究他。他成了新奇的裝飾，

合時的角色。他已經不是世俗的英確，而是一半天神降臨了國土，如同那諾耳丸(Nouins)和貝郎惹，(Beranger)沙爾萊，(Charjet)和拉飛，(Rafret)合作他的傳說的時代一樣，他是種奇怪的人物，在表演中做出有趣的樣子，面容的化裝能使藝術家滿意，舉動能使癡人驚醒。

喀啐的政治上的機遇，是爲仇恨帝國政府而得來的。他誠實地判斷這種國民嗜好的回轉只不過是一種不合理的感興。他對於這個看出沒有一點危險而且也絕不感受驚恐。在他身上，恐怖來得驟然而且凶猛，不過這時，他是極安靜的：因爲他也不主張禁止戰劇，也不主張扣留書籍，也不主張逮捕作者，也不主張壓迫任何事體。他是平靜而且莊嚴的，他對於拿破崙的觀察只不過是戴侖(Taine)書中的傭兵長，他能在沃爾奈(Uooney)的肚子上踢一脚罷了。

各人都要評定出真的拿破崙。馬耳丹伯爵正對着帝國的獎品和勳章，他適當的議論拿破崙是創造家和政治家，並且說他是個國家議院的議長，最高者。在那裏，他的話很能發揮而光大一件光明的事的。

喀啐便肯定的說拿破崙在那非常莊嚴的議會裏，藉口要吸一袋烟，向議員們要那刻着人物，鑲着鑽石的

盒來用，這烟盒後來就不見了。結果，人們只向議院裏拿木賊草的盒子了。這故事是他親耳從小穆尼處聽來的。

孟德許敬愛拿破崙的有條理的精神。

“他愛那極成功的事業。這是人所少有的一種嗜好。”他說。

畫家居尼格他有他畫家的意見阻礙着不能發表。他對於在聖特埃萊畫的悲哀的面譜，看不出美而且壯的面孔的個性，只有寶章和半身像是習用的。我們可以確定現在這種面譜的銅像，都從樓頂擲下來擺在古董商人裏，雜在鷹章和金木做成的獅身女像的中間。在他的意思，以為既然拿破崙的真面孔不是拿破崙的，那拿破崙的靈魂也很可以不是拿破崙的。他的靈魂可以說是一個常人的靈魂；人這樣說，而且他也這樣相信。並且，居尼格他自負曾經替當代人畫過像，知道那些偉人和人們所理想的絕不相同。

撒羅蒙先生請大家觀察居尼格所談的面譜，這個大皇帝的不生動面容的像並且被昂多瑪奇博士傳播了全歐，曾經第一次造成銅像，而且在一千八百三十三年署名魯易腓里卜 (Louis Philippe) 的預約刊行了的像；於是他就感到詫異和不信任了。人們懷疑這位意大

利人多言而好名的喜劇的樂師，是有意戲弄世人的，加勒（Gall）博士的學生們，當這種學說還盛行的時候，以為這面譜是不正確的。他們在這上面看不出點天才的表現。據他們先生的學理去觀察額部那種構造是毫不令人注意的。

“的確是這樣，拿破崙所令人注意的只有在沃爾奈肚子上踢了一腳和偷了鑲鑽石的烟盒。這是喀啞先生適才告訴我們的。”塞尼喲倫公主說。

“可是人還沒有確信這踢了一腳”馬耳丹太太說。

“既然大家都在那長的歷史上知道了！拿破崙沒有做什麼事：即便他沒有踢了沃爾奈一腳，可是他的頭腦是蠢笨的。”

拉利未將軍覺得該輪到他發言了。他這樣說了一句：

“拿破崙，他那次一千八百十三年^的戰爭是被人反對的。”

拉將軍有意去取悅喀啞，他沒有別的意見；但是，他費了些力纔假定了一種成形的總判斷：

“拿破崙曾犯了好些罪過；在他的地位是不應當犯的。”

當下他極面紅的住口了。

馬耳丹太太問：

“你呢，王士先生，你對於拿破崙有什麼感想？”

“太太，我是對於‘帶劍的皇帝’很少嗜好的；而且那些戰勝者我都極覺得他們是危險的瘋子。雖然如此，這位皇帝的像使我滿意也如使民衆滿意一樣。我發現了他的個性和生命力。沒有一種詩歌，一本奇事小說能敵他的那本記事冊的，然而那冊子却是一種可笑的狀態寫成的。我所想像的拿破崙，既然你很願意知道，就是爲光榮而生的，他總表現出一個戰歌中英雄的光明的直爽來。一個英雄應當是人道的。拿破崙便是人道的。”

“啊！啊！”衆人這樣嚷。

但是王士接着說：

“他是強暴而輕浮的；所以他是非常人道的。我要和衆人一樣說。他是想用一種特殊的能力取得一切人的常情所敬重和願望的，他自己也有他所給民衆的迷夢。這就是他的優點和弱點，這就是他的美。他信仰光榮。他對於生命和宇宙的解釋與他的一個精兵對於生命和宇宙的解釋一樣。他永遠持着兒童的熱烈喜歡舞刀擊鼓的遊戲，和這種天真去養成良好的軍人。他忠實地敬重能力。他是人中之人，人體中的體。他沒有一種

不合行爲的思想，而且他一切的行爲都是偉大而且普通的。就是這種通俗的偉大能造成英雄。拿破崙便是一個完全的英雄，他的頭腦沒有超過了他的手——這種小而且美弄碎世界的手。他沒有一刻工夫疑慮那不能達到的事。”

“那麼，依你說，他不是智識界的天才。我表示贊成。”喀啞說。

“很的確，爲鮮明地有改進軍政上的戲法，他的天才是夠有的。但是他沒有理想的天才。這種天才，又是另一個問題，如同畢風(Buffon)所說的，我們有他的文字和語言的冊子。他的文體有活潑性和想像力。在這些思想中沒有一種哲學上的好奇心，沒有一種不可認識的疑慮，沒有一種概括命運的神祕。在聖特埃萊他議論上帝和靈魂的時候，似乎一個十四歲良好的小學生。他的靈魂入世以來，總在世界範圍以內，並且圍繞着一切。這靈魂絕沒有失迷在虛無裏。他是詩人，但他只認識行爲的詩。他在地球上限制他那生命的強大的夢想。在他那可怖而且動人的幼稚裏，他相信一個人是可以偉大的。這種兒童思想和着時間和災禍再也沒有離開他。他的青年時期，頂好說他那高尚青春時期，同他本身一樣的過着，因爲他生平的時日決沒有所偏重去做

成一種意識的老成。這就是實行家奇異的狀態。他們都完全在她們活着的時間上，而且他們天才是聚在一點的。他們不住的翻新而且絕不拖延。他們生存的時間絕不用一種嚴重而無端的調和的線子來連在一起。他們不延長生命；他們延長那行爲的連續。他們也缺少內心的生活，這弱點是拿破崙特別犯的，他永遠不在他自己心裏活着。因此，這種個性的輕浮使他極易地擔負了他那罪惡和過錯的沉重。他那永久新穎的靈魂每早生出來。它具有超乎一切的娛樂的技能。他第一天看見太陽出來照在他那聖特埃萊的陰沉的巖上，他便從床上跳起一面唱着歡悅的短歌。這就是一種比命運更高尚靈魂的安甯態度，這尤其是一種想急於發表出來的精神的輕躁；他是在外面生活着的。”

喀啤他絕不喜歡這種思想和語言的婉轉，想快些得出結論來：

“總而言之，這人的身上有怪物附着”他說。

王士辯駁他說：

“怪物並不存在。變成了怪物的人們纔是令人可怕的。拿破崙是被一切國民所愛的。這是他的能力把人們的愛情招致到他腳下。他的兵士們的快樂，就是爲他効死。”

馬耳丹伯爵夫人想讓德沙特也表示他的意見。但是他用一種恐怖防着不肯發表。

你們認識那三環的隱語，——“一個葡萄牙教徒的感興嗎？”司克慕耳說。

喀啞正在一面致賀王士的高明的特殊思想，一方面却失悔把思想獲得這樣於道德法律有害。

“有一個原則；就是人們應當由人類的行為來判斷人類。”他說。

塞尼喲倫公主忽然問：

“婦人們呢？也由她們的行為判斷嗎？可是你怎樣能得知她們做的事？”

話聲中摻雜了一種銀鐘的響亮。一種熱的空氣被蒸氣加重了，浴着客廳。加重的玫瑰花片片的落在檯布上。他們的思想在腦裏益發熱烈了。

拉利未將軍夢想着。

“我什麼時候覺得耳膜太喧噪了，我便去都爾城生活了，我在那兒種花。”他向他鄰座女子說。

於是他自誇是一個好園丁。人曾把他的名字放在一朵玫瑰花上，他很因為這個自負。

司克慕耳又問有沒有人知道那三環的隱語。

但是公主都戲弄喀啞議員說：

“喀啞先生，你不知道人可以持着極端不同的理由做出同樣的事來吧。”

孟德許說這話不錯。

“很的確，公主，就如你所說的行爲不能證明什麼。這種思想在董讓 (Don Fuan) 生平的一個故事裏面是動人的，他(董讓)這段故事連莫里哀 (Moliere) 和華札爾 (Moxart) 都不知道。可是在一本英國故事裏，纔啓示了我們，這個知識是我一個倫敦朋友傑姆斯羅威給我的。人從那書上看出這位大魔術家和三個婦人虛度了他的歲月。第一個是一個紳士的婦人：她愛她的丈夫；第二個是一個女教徒：她不肯犧牲她的誓願。第三個曾經過了長時期的放蕩生活，容貌衰了，才在小家裏做僕婦。在她生平所做所見的以後，愛情也不能向她說什麼了。這三個婦人做的一樣的行爲，爲的是極其不同的理由。一個行爲不能證明什麼。非要行爲的總匯，牠們的重量，牠們數目才能關係一個人的價值。”

馬耳丹太太說：

“我們某些種行爲帶着我們的態度，我們的面孔；這是我們的女兒。有些別的絕不和我們相似。”

她立起身來而且挽着拉將軍臂膀。

公主一面挽着喀啞的臂膀向客廳去，一面說：

“德海司，她說的對……有些別的絕不和我們相像，我們在睡着的時候，有的一些小黑女人”

壁毯上畫的女仙，在牠們陳舊的空氣裏無益的微笑，對於這些不再看牠們的賓客。

馬耳丹太太和她年幼的表妹乃伯德年聖龍太太一同招待賓客的咖啡。她向王士致賀他在席間談的話。

“你用一種思想的自由談論拿破崙，這是我所聽的談話中極少有的。我曾注意孩子們，當他們極乖覺的時候，只要一負氣就如拿破崙在沃特路（Waterloo）晚上的神氣。你使我感覺到這種相似的極深的理。”

後來，她轉身向德沙特說：

“你呢，你愛拿破崙嗎？”

“太太，我不愛革命。那拿破崙是穿上靴子的革命。”

“德沙特先生，爲什麼你沒有在席上發表這話？但是我知道了你不願意使人在大地方知道你的思想。”

馬耳丹伯乃年伯爵引着賓客到吸烟室去了。王士獨自同這些太太們留在這裏。塞尼喲倫公主問他曾否做完了他的小說並且這書的主旨是什麼。這是一種研究，他在裏面竭力要達到一種逼真的論理結論演成的真理。這些逼真的理論互相參考一種明顯的道理來。

“因此，小說在牠那笨重兒戲裏具有一種道德的力量，這是爲歷史所永遠沒有的。”他說。

她願知道這是不是一本對於婦女的書。他說不是。

“王士先生，你沒有爲婦女寫是不當的，因爲一個高尚的男子，爲婦女工作的，全在這一點。”

因爲他願意知道她向他說這話的原因；她又說：

“就是我看見一切的聰明婦人們配了些蠢才的男子。”

“這些蠢才使她們煩惱了。”

“很的確！但是高尚的男子們便會使她們煩惱。他們有更多的方法爲達到這一個目的……但是請你告訴我你那小說的主旨。”

“於你有關係嗎？”

“我對於什麼也沒關係。”

“好罷！你聽：這是一種民間風俗的研究，一個少年賓樸工人的故事，他美的如同一個女孩一樣，保持着一個處女的靈魂，——一個堅負的靈魂。他是一個金器彫刻匠並且很會工作。晚上，在他所愛的母親跟前，他用功。他讀書。在他那單純而且赤裸的思想裏，那些觀念存着，與圓球裝在牆裏一樣。他沒有需求。他沒有邪牽扯我們生命的情慾和惡習。他是孤獨而且純潔的。天賦

他強健的德行，這使他生了驕傲心了。他在那些粗野的窮苦人中生活。他看見了他們的痛苦。他具着那非人道的忠誠；他具着那冷靜的慈善心的人謂的利他主義；他不是人道的，因為他不是肉慾的。”

“啊！若要成爲人道的，非得要是肉慾的嗎？”

“自然的，公主，同情之在心中如同那溫柔之在皮膚上面一樣。他對於懷疑沒有充分的聰明。他是有信仰的。他信仰他讀過的書。他讀書是知道爲建設宇宙的幸福，只要破壞社會就夠了。他那爲主義殺身的渴望吞噬了他。一天早上，他親了他母親以後，便出去了；他在路旁窺伺他的區域裏的社會黨議員，他看見那人來了，便撲在他身上而且用一把彫金的刀子穿入他的肚子裏，一面嚷着：“無政府萬歲”人們拘留了他，管束着他，替他攝了影，審問了他，判決他的罪，定了他的死刑，便把他殺了。這就是我的小說。”

“這書不怎樣有趣。但這不是你的錯處；你所說的無政府黨人們也是怯懦而且和平的和別的法蘭西人一樣。那俄羅斯人們，他們加入這黨的時候，最是膽大而且任意。”

馬耳丹太太問王士是否認得這位極溫和的先生，他絕不說話，他的目光在他的週圍迷路犬似的流視。這

是他丈夫請來的。她對於他也不知姓名也不知道別的什麼。

王士只能說出他是一個上議員。他有一天偶然遇見他在魯克森堡的陳列所裏，這陳列所是附屬在圖書館裏的。

“我去那裏參觀那圓頂，那裏有德拉夸(Delaroix)在藍冬青木上畫的古代英雄和聖賢。他總持着這寒酸而且可憐的態度；他烤着火。他覺得衣服濕了。他和他的老同事們談着話，而且一面搓着手說：“我的意思能證明民主政府是一切政府中最好的政府的，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牠可以在一禮拜內鎗決了六萬反動派沒有失了民心。經過這樣壓迫以後。一切別的政體都歸於不可能的了。”

“但是，這是一個極可惡的人。不過我一面看着他那樣怯懦而且那樣愚蠢的樣子，又引起了我的同情罷了。”馬耳丹太太說。

喀啞太太，把皮領柔軟地放在胸前，在她那操作靈魂的安甯中睡着，她夢見她那魯瓦(Loire)山坡上的園子，不時有好像音樂會來致敬的地方。”

司克慕耳先生和拉利未將軍從烟室中出來，眼內還含着他們交換得來的放肆休息的愉快。拉將軍在塞

尼喲倫公主和馬耳丹太太的中間坐下。

“今天早上我在森林中遇見瓦爾布男爵夫人，她騎着一匹駿馬。她向我說：‘將軍，人怎樣可以永遠得着駿馬？’我向她回答：‘太太，爲要得着一些駿馬，總要或是極有錢或是極狡猾。’”

他是那樣自喜這句答辯以至一面半合着眼連念了兩次。

王士走近馬耳丹伯爵夫人跟前說：

我知道了這位議員的名字了：他喚做羅瓦野，他是一個政團的副首領，並作了一本法律書，題名爲十二月二日之罪人。

拉將軍追接着說：

“那天氣極冷。我藏在帽架上面。勒梅尼來了。我有些不高興。他嘲笑我躲在家裏面不出去；我很看得出來。他想像因爲我是將軍，我應當喜歡風，霰，和化的雪。這是不合理的！他向我說壞天氣對於他不是不快意的，並且他下禮拜要和朋友們去打狐狸。”

停了一會將軍又說：

“我向他祝了歡喜，但是我不羨慕他。打狐狸是不大快意的。”

“但是，這是有益的”孟德許說。

將軍聳一聳肩說：

“狐狸就只對於春天的家禽商人是危險的，當牠要養家的時候，”

孟德許辯駁他說：

“狐狸最喜歡家禽飼養場的養兔林。牠是一個精細的家禽商人，牠妨害鄉人的時候，比妨害獵人的時候還少。我知道些這個。”

海德司出神了，沒有聽見公主向她談話。她這樣想：

“他都沒有告訴我他要走！”

“你想什麼呢親愛的？”

“我想一件毫無興趣的事。”

四

陰暗的，寂靜的小屋裏，空氣被窗簾，門簾，圍屏，熊皮和東方的壁毯蔽塞住了。在布幃牆上那些寶劍映着歡旺的火光，在那射板和用過三冬的褪色的繡金裙子中發亮。紅木的妝台上，放着一隻銀杯，這是在一個武術會裏得的獎品。一張圓桌的彩色瓷面上，一個水晶花筒鑲着金色銅質的牽牛花，裏面插着幾枝白丁香。這裏那裏時有些光在熱的黑暗中活躍着。德海司和勒梅尼眼睛都習慣了幽暗的，他們在家庭陳設的物品中從容地動作着。他燃着了一枝火柴，當她正背火站着，

她約莫可以照見的鏡前整理頭髮的時候。但是在也不願燃燈也不願燃蠟。她在一個波岩牟（Boheme）產的小玻璃杯裏拿出幾根壓髮針來，這杯子在桌上她手能夠着的地方放着已有三年了。他看着她乘着亮光用手工理那褐色金水似的頭髮。只見她被黑影映得嚴酷而且焦黃的面孔，露出一種差不多憂慮的神祕的表情。她不說話。

他向她說：

“我的最親愛的，你現在不難過了嗎？”

因為他催她回答，催她說話，她於是說：

“朋友，你要我向你說什麼？我只能重向你說我來的時候說過的話。我覺得奇怪的就是你的計劃會被拉利末將軍報告我。”

他很知道她還在怨他，知道她在他跟前表示無情，表示反對；知道她沒有在平常最使他愉快的自棄態度了。但是他故意表出他相信這不過是一件將完的怒意。

‘我愛，我已經向你解釋過了。我曾向你說過而且現在重向你說：當我遇見拉利末的時候，我才接了高蒙的信，請我去他林裏打狐，我立即回了他的信。我計算着今天告訴你。我後悔先告訴了拉將軍，但是這也沒有

關係。”

她的膀子在頸上做成弓形，向他看了鎮靜的，——使他不曉得的一眼，

“那麼你就要起程了麼？”

“下禮拜二或是禮拜三。我要離別你十幾天。”

她帶上她那飾着白花的無沿獺皮帽子。

“這是一件不可延遲的事嗎？”

“啊！不能遲了，一月以後，狐皮就不值什麼了，況且高蒙請了他的些好朋友，這裏面缺了我不對的。”

她用一根長針插正了正帽子，皺着眉說：

“這次打獵是極有趣的嗎？”

“是的，有趣極了，因為狐狸的狡詐是應當使牠們失敗的。獸類的聰明是的確可贊美的。我曾在夜間看見過狐狸驅逐兔子。牠們和獵犬演了一次真正的獵戲。我實告訴你引一個狐狸出巢是不容易的。這類的遊獵是有趣味極了。高蒙有一個好的地窟，這倒不在我心上，但是大概爲人所重的。有一個田戶來向他說他曾在一個幻術家處得了擒狐的祕訣，我想得到有這樣的了麼？我所用的並不是這種兵器，可是我許下送你半打美麗的皮。”

“你要我拿來做什麼用？”

“人都用牠做美麗的壁毯。”

“啊……你要去打八天獵嗎？”

“不一定。那兒離塞莽喲勒很近，我要去我孀母德拉魯瓦那裏住兩天。她等着我呢。去年，這個時候，她那裏有一次很美的聚會。她跟前有兩個女兒和三個姪女都同着她們的丈夫；她們五個都是美麗，歡喜，柔媚而且無可指責的。下月初，我完全可以遇見她們，她們都因為我孀母的生日聚在一塊，於是我要在塞莽喲勒住上兩天。”

“但是，朋友，你可以在那裏隨心多住些天，我很抱歉你因為我的原故縮短了那樣快意的勾留。”

“但是你呢，德海司！”

“朋友，我是可以隨遇而安的。”

火下去了。黑影在他們中加厚了。她用一種模糊的聲調說話如同在那候車寶裸的情態一樣。

“這的確絕不是很謹慎的，要留下一個孤獨的婦人。”

他走近她跟前，在黑暗中尋她的眼光。他握着她的手。

“你愛我嗎？”

“啊！我向你實說我沒有愛一個別人……但是……”

“你要說什麼？”

“沒有什麼。我想……我們已經別離了一夏天，而冬天你又要在你家裏和你朋友家裏過去一半；假如人們能夠這樣少見面，不如完全不見面。”

他燃起蠟燭，他的面孔露出堅定而且爽直的態度來。他用一種信託心看着她，這種信託心很少出於一切情人的普通的自負，而是出於他身上一種正當的需求。他完全信她這樣子是由於充分教育的成見和單純的智慧所致。

“德海司，我愛你而且你也愛我，我是知道的。爲什麼你要使我煩惱？你有時那些淡漠，無情是難堪的。”

她猛然搖了一搖她的小頭。

“你要怎樣？我是堅強而任性的。這是因爲血統是如此。我受了我父親的遺傳性。你認識若安衛；你曾看見了住宅，那勒班（Lebrun）式的天花板，在滿西（Mainey）造的福格（Fouquet）所畫的壁毯，你曾看見了勒啦特佈置的花園；牧場，獵場，——你說在法蘭西沒有再比這個美的了；——但是你沒有看見我父親的辦公室：一張白木桌子和一個黑木寫字板。就從這上面出來了一切，朋友。在這張桌子的上面，這個寫字板的前面，我父親會計了四十年，起先在一間小屋子裏，一

一巴斯地空場上，後來移在莫白日街的房子裏，我就是在那兒生的。那時我們還不大富足呢。我看了那紅錦的小客廳，我父親就同着這紅錦操作，這個是我母親所最愛的、我是一個暴發或說獲勝的孩子，這是一樣的事。我們是自私的人，我們。我父親會要收攬金錢，獲有他用去的錢，這就是說一切。我呢，我要收攬和保持…什麼？我不知道…我所有的幸福…或是我所無的。我有我貪得的形式，我貪得的是迷夢和幻象。啊！我很知道這一切不能償委身於人的痛苦。但是我的勞苦是有價值的，因為我的勞苦，就是我，就是我的生命。我是堅於享受我所愛的，享受我以為愛的。我不願意損失。我是如同我父親一樣：我需索人所該我的，而且…”

她放低聲調：

“而且，我是有意義的我。你看！我愛的。我使你煩惱。你要怎樣呢？…你當初不該愛我。”

這些語言的激烈——他所習慣了的——敗了他的興趣。但是他不是恐怖這個。她所做的一切，他雖然都感覺得到，但她所說的他却不注意。他不留心言語，尤其是女人所說的。他也不大說話，他千思百慮總想不到語言就是行爲。

雖然他愛她，或進而說因為他用力量和信託愛她，

但他以為應當抵禦這些他所認為不合適的幻想。這種思想使他存戰勝的心，當他不冒犯她的時候；而且，天真地他永久是這樣的。

“德海司，你要知道我願對於你為一個十分可意的人。你不要和我任性。”

“可是為什麼我不和你任性？我是這樣任人來愛……或是愛人，這不是由於理性，很的確，也不是由於義務。這就是由……於任性。”

他驚詫而且憂愁的看着她。

——任性這兩個字觸怒了你嗎朋友？換了話說，這是由於愛情罷。而且真的這是出於好心因為我覺着你愛我。但是愛情應當是一種快樂，假如我沒有得着你所喚做我的任性，和這我的願望，我的生命，也是我的愛情的滿足，我也再不恨了。我甯肯孤獨的活着。你吃驚！我的任性！生命裏還有別的意義嗎？你的打狐狸，不是一種任性嗎？”

他極誠懇地回答：

“德海司，我沒有允許你說過我向你宣誓我決定很喜歡的犧牲這種小快樂麼？”

她覺得他說的是真話。她極準確的知道他會因為細小的事體堅持他的成約的。他不住的被她的語言牽

連着，對於他那些浮華的交際，也加上良心的詳細考察了。她料想再加以固執可以留住他不走，但是，這已太遲了：她已經不願獲勝了。她從此只去尋失敗的快樂。她當真做出持着這種她以為很幼稚的理由：

“哈！你許了的！”

她不忠實地讓步了。

他起初驚異了一會，不久他便在心裏自慶曾經和她說明了理由。他滿意她不固執。他抱住她的身子並且在頸項和眼皮上吻了忠實的幾吻，如同一種報酬一樣。他向她表示祝福她在巴黎的日子。

“我愛，在我出發以前，我們還可以相見三四次，或再多的次數，假如你願意。我在我們家裏等你隨便願來幾次便來幾次。明天你願來嗎？”

她自己滿意的是無論明天或另一天都不能再來，她極其溫柔地說出阻礙的緣故。表面看起來，這些是很小的幾個賓客要來，一件衣服要試，一處慈善會的出售貨品，那些陳設，壁毯，這她想去看看也許去買的。這些困難情形過細考查起來，就變得大了：賓客不能久候；這不僅是一處出售貨品所，是三處應當去的；這些陳列所是要緊的；壁毯要運到美洲去了。結果在他出發以前她來看他是不可能的。

因爲他平常拘於理智個性之中，他絕沒有看出德海司所舉的一點不自然。他因爲這種浮華必要的謊語爲難了，他不反抗，沉默而且不幸的止住了。

她用那放在他頭上的左臂，掀開簾子，右手放在門的鑰匙上；在那東方絨衣服的珠圍玉繞中，回頭向着她要別離的朋友，她向他有些譏刺而且幾乎悲慘的說：

“再會，羅伯！你好好的娛樂。我的拜訪，我的奔走，你的小旅行，都沒有什麼。的確命運都由於這些沒有什麼造成的。再會！”

她出去了。他原想和她一同出去，但是當她還沒有絕對需要他同伴的時候，他不肯和她在街上顯露出來。

德海司在外邊，忽然感覺到孤獨，孤獨的在世上，沒有快樂，也沒有痛苦。她步行回家，如同往常一樣。夜來了，空氣是冰冷的，明亮而且寂靜的。但是在那配着光亮的黑影中她所走的路有一種城市的溫氣色圍着她，那樣溫柔的對於城市中人，使他們一直感覺到冬天的寒冷。她在兩行破陋，矮小的屋子中間走着，這些都是奧得依(Auteuil)還是鄉村時代的遺跡；這裏那裏被那些高大房子隔斷了，討厭的露出那些等人的情態的石頭。這些小商人的店鋪，這些單調的窗子，本來對於

她沒有什麼。可是她感覺着她在這些物件的友誼的神祕裏面，她覺得這些石頭，宅門，光亮，那上面的玻璃窗後的物件都是對於她垂青的。她是孤獨的，她情願是孤獨的了。

她在這兩行人家中間走的脚步這種習慣，她差不多是例有的。她曾經走過多次的脚步，今天却似乎對他現出不再來了。爲什麼？今天的日子帶着些什麼？才不過是一種口角並不是一種破裂。可是這一天有一種無力的，奇怪的，不滅的滋味，一種總丟不開的說不出來的滋味。經過了些什麼？沒有什麼。但這種‘沒有什麼’抹去了一切。她起了一種曖昧的確信以爲再不到這屋子裏來了，這間屋子不久還關着在她生命裏最祕密最貴重的東西。這是一種鄭重的結合。她和着那必需快樂的激烈而委身於人的。她是爲愛情而生的，而且是很理智的，她在形體的放任中沒有失掉反省的本能，這種安甯的要求在她心裏是極其強烈的。她原沒有選擇：人們本來少有選擇的。她也不是偶然和驕然的被人愛了。她會做了她願做的，也如別人在這類的事中會做了願做的一樣。她沒有什麼失悔。他作來對於她的，也是他所應當作的：這是一種正理，一個世界上很難得的，有過他所願的一切婦女們的人這樣作。雖然如此，她覺得這

是完了，而且十分自然的完了。她用一種乾燥的憂鬱想着：“我生命裏的三年，一個忠實的男子愛了我，而且他也是我所愛的，因為我也愛他。我委身於他是應當的。我不是一個墮落的女子。”但是她再不能覺出她委身於人的時候的靈魂和肉體的動作的情感。她想起那些細小而且完全無謂的情景：那些紙花和屋裏的畫；這是一間旅館的房子。她想起他所說的那些有點可哭而且幾乎動人的話。但是她似乎覺得這個奇遇是屬於一個別的婦人，一個她所不大愛的沒有關係的婦人，一個她所毫不了解的婦人。

方才的事，這些她在她身上的親密，一切都遠離了她。床，水晶筒裏的丁香花，帶着她在裏面放針的波岩牟產的小玻璃杯，她一切都看見了，如同隔着一個窗子，人在街上經過的時候一樣。她是沒有痛苦而且也沒有憂愁的人。她沒有什麼可以寬恕，唉！這一星期的出行，這不是一種負心，這不是一種反對他的錯處，這個是‘沒有什麼’，但這就是一切，這就是終了，她知道的。她情願破裂的。她情願這樣，正如一塊石頭要落的時候，情願落下是一樣。這是對於她自身和她本性的一切隱勢力的一種同意。她自己說：“我沒有理由，減少對於她的愛。我難道不愛他了嗎？我曾愛過他嗎？”她不知道

而且她也不求知道。

在三年之內，她每禮拜委身兩次和四次，有的月份裏，他們每日相會。這也是‘沒有什麼’嗎？但是生命就不是大事。而且人放在裏面的，也就是很小的。

結果，她沒有什麼可以怨恨自己的。但是，完了最好。一切的反省引她到了那裏。這不是一種決心；好些決心人還可以更換。這是最激烈的：這是一種精神和心靈的狀態。

她走到一個中心被池子佔了的空場，空場的一邊有一座鄉野式的教堂在向着空間的一個弓形洞裏露出鐘來，她想起他一天晚上獻給她的兩個銅子的紫蘭花球。在小橋聖母堂前，他們那天的相愛，或者比平常更忘形些，更任意些。想到這個迴憶，她的心軟了。她再追尋，但是她找不着什麼。小花球孤獨的存着，可憐的小花球存在她的迴憶裏。

當她走着尋思，那些行人，被她衣著的純靜騙了，跟着她走。有一個向她提議：請她去晚餐和戲場觀劇。她在內心裏，倒覺得這還有趣味。她絕沒有被擾亂了：這不是一種荒亂。她想：那些別的婦人怎樣做了？可是我呢，自慶沒有把生命潦草過去。爲的牠的價值，那生命。

當他看着那宗教博物館的近代希臘燈樓，撲來了那因為地下工作的飛土。在一個狹的地道內，黑土坡和磚石堆的當中，扔着一架用一塊狹小而且易折的木板做成的小橋。她走上這橋的時候，她向橋那頭看見，她的前面，站着一個男子等着她。他認得她而且向她行禮。這人是德沙特。她一面走向他的前面，看出他慶幸這次相遇；她用一微笑謝他。他向她要求同意和她同走幾步。於是他們一同走進充滿了新鮮空氣的廣場中。這地方，那高房退讓了，不見了，露出一塊露天的地方來。

他向她說他從遠處在她那曲線和動作的韻節上認出是她，認出這韻節很是她的。

“那些美麗的動作，就是眼中的音樂。”他加上說。

她回答說她最愛步行，說這就是她的快樂和她的健康。

他也喜歡在這多人的城中和美麗的鄉下去徒步遠行。大路的神祕誘惑了他。他愛旅行：雖然現在的旅行變得普通而且容易，牠們還對他保着強烈的引誘。他曾經看了那些黃金的白晝，和透明的夜間，那希臘，埃及，和波斯佛耳海峽。但是，就只有意大利他是常去的如同去他那靈魂的故鄉一樣。

他說：

“我下星期就要上那兒去。我要重看一看那空岸上黑松裏，睡着的蠟外城，(Ravenne) 太太，你去過蠟外城嗎？這是一個迷魂的墓；那兒現出發光的幻影。死神的魔力就在那裏。聖威大耳(Saint Vital)和二聖亞波利奈的雕鏤綠刻(Saint Apollinairo)同他們的野蠻的天使和他們的受過圓光的皇后們令人想起東方奇怪的妙處。咖拉布拉西利亞(Galla Placilia)的墳上現在還遺留着牠那銀刃在那忽明忽暗的墓窟裏，這是令人恐怖的。當其人在虫蝕的裂縫處看去，似乎還可以看見德岳多司(Theodose)的女兒坐在金椅上，端正的在她那鑲着寶石，繡着舊約聖經故事的長袍裏面；她那嚴酷的美貌被香燭薰得堅強而且黑暗了；她那雙不動彈的烏木手放在膝上。她在十三個世紀之內保守着這喪葬的威儀，一直到一個孩子從墳門處拿進一個蠟台來，才把她身子和祭衣全燒了。”

馬耳丹太太問這個在她驕傲裏那樣固執的死者，生前所做的事。

“兩次被囚，她兩次，恢復了帝位”德沙特說。

馬耳丹太太說：

“她一定是美麗的。你使我過於清楚地看見她在墳裏：她使我怕了。德沙特先生，你去不去威尼士 (Veni

se)? 你是不是被那長船，停在宮前的船，和那聖馬可 (Saint Marc) 廣場的鴿子弄得疲倦了。我向你承認在去過威尼斯數次以後，我還是愛那地方。”

他說她有理。他也愛威尼斯。每次他去到那裏，他便由彫刻家變成畫家從事研究起來。他所要在那兒畫的就是空間。

“並且”他說。“在福羅郎斯也是這樣，天空是遠的，十分的高，十分的深。在威尼斯牠是在各處；牠同地和水親近，牠用愛情把錫的圓頂和大理石的正面包圍着，而且在帶着虹彩的空間拋出牠的珠子和水晶來。威尼斯的美就是那裏的天和那裏的婦人，那威尼斯的女人們，何等美麗的創造品啊！這些娉婷而且柔軟的形體，使人覺出豐滿在那黑色圍巾之下。這些婦人身上，只要留下一支骨節，就可以看出她們的美妙的構造。禮拜日的教堂裏，她們組織成一個歡笑，活躍的團體，一堆有些尖的臀部，美麗的脖項，開花似的微笑，燃燒着的眼光。這所有的一切，同一種小動物的柔軟跟着一個頭和威得呂人 (Vedelius) 一樣的主教過去，這位主教領子飄在祭披上面，手裏捧着祭爵，前面有兩個歌童。”

他用一種不等的脚步走着，這是隨着他時而快時而慢的意念而來的。她比較走的更有規律，差不多要超

過他了。於是在一旁看着她，從她發現了他所愛的柔軟而且堅定的步法。他注意她那任意的頭時不時使那插在帽上的花顫動。

他沒有想到，他感受了這次和一個幾乎不相識的婦人作了一種近乎親近的相會的妙處。

他們到了一條寬街栽着四行楓樹的地方，他們沿着那石欄杆閒走，杆上懸着柳樹的幔帳幸福地從上往下，把岸上的軍用建築物的醜掩飾住了。外面掩映着一條大河，帶着含有乳汁的空氣，這空氣是無霧的日子停留在水上的。天空是明亮的。城中的燈火雜着星光。在南邊燦爛着三個奧利融(Baudrien O'orion)金星。

“去年，我在威尼斯每天早上，從家裏出來，在我那河繫着三個梯子的門前，看見一個值得贊美的女子，生着嬌小的頭，圓而且強的膝，活動的臀部。她在那裏。在那日光和下等人的裏面，潔淨的如同水壺，醉人的如同花朵。她微笑着。何等美的口！最豐富的寶物在最美麗的陽光中。我直到曉得這微笑是對於站在我後面頭頂着籃子呆笨個孩子的，我才醒悟了。”

走到短街角上，這街下去便是河岸，在兩行園子的中間，馬耳丹夫人放慢了脚步。

“的確，那威尼斯的婦女是美麗的。”她說。

“太太，她們差不多全是美麗的。不過我說的是平民的女兒們，賣烟的女孩們。小鎮工人們。至於其餘的婦女也同別地方一樣。”

“其餘的婦女，你要說的是時髦的婦女麼？難道你不愛她們嗎？”

“時髦的婦女？啊！也有好些嬌媚的。至於說到愛，這完全是另一件事。”

“你以為這樣嗎？”

她同他握了手，很快的轉過街角去了。

五

這天晚上她單獨和她丈夫一同晚餐。狹小的桌上也沒有放着金鷹的籃子，也沒有放着帶翅的勳章。火燭架也不照那門上烏揣畫的狗了。當他談着日間的事的時候，她深入在一個憂鬱的夢想裏去了。她似乎覺得穿過一層雲霧，並覺得她將要遠離了一切。這是一種安甯而且近乎甜密的苦痛。她模糊地隔着雲霧看見司耳底尼的小房子被黑衣天使遷到西馬朋亞山的一個高峯去了。至於他，在一種世界末日的戰動裏，極其簡單的而且帶着手套隱沒了。她用手摸摸頭看她是否沒有瘡疾。

忽然，桌上一種飯後食物的銀器響亮聲，驚醒了她。她聽見他丈夫說：

‘親愛的朋友，加沃今天在下議院裏講了一段關於養老經費問題的良好演講說。最異常的，無論在那一點，他的意見都沒有瑕疵，而且恰中現在的要害。啊！他非常的勝利了。’

她止不住微笑了，

“但是，吾友，加沃，他是一個可憐的鬼，他永遠只想從貪慾中引退和不負責的。加沃的意見。他只有舍己從人。難道政界裏人們的確對他認真嗎？最要知道他永遠沒有做過對於一個婦人的迷夢，對於他自己的女人也沒有做過。但是要做這些夢，用不着大事，我實向你說。”

而且她猛然加上說：

“你知道密司伯兒請我到非若耳在她家裏住一個月。我已經允許了她，我要去。”

他不高興更甚於詫異的問她和誰一同去。

她立刻找着了並說：

“同馬墨太太。”

“他沒有什麼可以答辯的。馬墨太太是一種十分有榮譽的，做人同伴的太太，而且是指引意大利的專家，

因為他的丈夫馬墨愛頰司克人曾在那裏墳地中做過考古事業的。因此他單問她：

你已經預先告訴了她了嗎？而且你想什麼時候走？
“下星期走。”

他有那不必當下非難的聰明，他斷定反對只能益發使這不定的任性堅固，而且怕給這個瘋念一個形體。他遁辭說：

“實在，只有旅行是一個快意的娛樂。我曾想我們春天可以去參觀高加索（Le Caucase）土耳其斯坦（Le Turkestan）唐司加士比（La Transcaucasie）這是一個有趣而且不大認識的地方。那亞郎訶夫將軍將要在他的建築的鐵路線上替我做那馬車，火車的準備。這是我一個朋友；他很使他喜歡。他將要供給我們一隊歌薩克的衛兵。這也是一種旅行的方式。不減航路的樂趣。”

他本想用虛榮來戰勝她，他沒有想到她不是愛浮華的人，而且不會如他一樣會因為自負心而轉移的。她不經心地回答說這也許是一個美麗的旅行。他於是誇耀高加索的山，那些舊城，市場，服裝，軍隊。他加上說：

“我們可以引幾個朋友，一同去塞尼喲倫公主，拉利喲將軍，王士或勒梅尼也可以。”

她用一種稍微的乾笑回答說我們很有時間去選擇請的人。

他做出關心，和氣的樣子。

“你不怎樣吃飯，你會生胃病的。”

他還不相信這個倉卒的出行，可是，他很以為慮。他們彼此本有各人的自由，但是他絕不願孤獨。他只有伴着他的女人和他的房屋纔覺到自己的存在。並且，他曾定了在議會期間，設三四次政治的大餐會。他看見他的意見伸張了。這正是和着榮耀決定，說出的時候。他神祕的樣子說：

“這樣的情勢要發現的，那時我們將需要我們一切朋友的協助。德海司，你沒有留心這大勢嗎？”

“沒有，朋友。”

“我生氣了。你有判斷力，你是一個闊大精神的人。假如你留心了，國家大事，你一定會被那把國家引入和平意見的潮流感動的。國家是被那些誇張弄疲倦了。在政治的改造中，在宗教的教義中，名譽不好的人，牠便要捨棄他們。將來不定那一天應當和別的人們重組織一個加西米白烈(Casimir Perier)的內閣，那時候……”

他住口了：她的確聽得太少而且不清楚。

她憂愁而且苦悶的想着。她似乎覺得這個美婦在

那裏，在關着的房中，活潑的黑影下面，在熊皮的絨毛裏浸着赤腳，有一個朋友當她在鏡前梳頭時候連吻着她的頸項。這絕不是她，這也不是一個她很認識和她願意認識的婦人，但是，這是她一個與她無關係的女人。一根針在她的髮上插不住了，——這是波岩牟玻璃杯內的一跟針——落在她的頸中她不由的微顫了。

馬耳丹先生說：

“可是我們應當請我們政界朋友餐會三四次。我們讓舊改進派和我們團體的人們同席。最好的是也可以看見幾個美麗的婦人。我們很可以請馬勒太太；你看兩年人們沒有談到她了，你以為怎樣？”

“但是，我友，既然我下星期要走了…”

他驚詫了。

他們兩個無言而且愁慘的走到那寶羅王士等着的客廳裏。他晚上，常來，親熱的樣子。

她和他握手。

“我很高興的和你會面。我要向你告別，小小的離別。巴黎是冷而且暗的。這種天氣使我疲倦使我發愁。我要在福羅郎斯密司伯兒家裏住六個星期。”

馬耳丹先生舉目看着天。

王士問她是否已經去過幾次意大利。

“三次了。但是我沒有看見什麼。這一次，我要去看，要置身，浸入在那些物件裏面。到了福羅郎斯。我要在多司喀倫那翁白里(I'Combric)去散步。而且，最後，我還要到威尼士去。”

“你一定遊得好。威尼士，是一個禮拜日的休息場，在那創造而且神妙的意大利的禮拜日裏。”

“你的朋友德沙特和我極美麗地談了威尼士，談了威尼士的空間，牠是散着珠子的。”

“是的，威尼士的天是彩明的。福羅郎斯的天是虛靈的。一個老著作家曾說：‘福羅郎斯的天，輕柔而且微細的，牠可以養成人們美的概念。’我在多司喀倫過了些美妙的日子。我很願意重新去過一過。”

“你來那兒找我罷。”

他歎氣說：

“那些日報，雜誌每日的工課！”

馬耳丹先生說應當屈服在這些理由之下，並說人是非常幸福的讀着王士先生的作品以消遣自己不作工的時光。

“啊！我的作品……！在一本人所願說些話的書裏，人不會說什麼。自我表現，這是不可能的！……噯！是的，我知道用我的筆來談，完全和別人一樣。但是，談呀，寫

呀，何等的可憐！這是一種苦楚，當其人們想起來，那些音，字句造成的記號。在這種惡劣同時又是庸俗而且奇怪的埃及象形文字之下，那觀念變成什麼，那美的觀念？那讀者用我寫的篇頁做什麼？一種錯誤的意義，矛盾的意義，無意義的結果。讀和聽，就是繙譯。有美的譯品，或許；但終沒有忠實的譯品。他們贊美我的書，和我有什麼關係，既然他們所讚美全是他們內在的？每一個讀者拿他們的眼來代我們的眼光。我們供給材料以磨練他們的想像罷了。最可怕的就是供給這種練習的材料。這是一種可恥的職業。”

“你是說笑呢。”馬耳丹先生說。

德海司說：

“我以為不是。他早就知道這些靈魂對別的靈魂是不能深入的，他痛苦了。他想的時候，寫的時候，總覺得是孤獨的。雖然如此，人在世界上終是孤獨的，這便是他要說的話。他有理由，人每日自己解釋，人終於不能自己了解。”

“還有那些舉止。”王士說。

“王士先生，你總是以為這又是一種的埃及象形文字嗎？你能告訴我些舒來特的消息？我好久不見他了。”

王士回答說舒來特極其忙的去修政聖弗郎所瓦 (Saint Froicis) 的修道院去了。

“太太，他對於做這種工作的念頭，起來的很是奇妙，有一天他去看瑪麗雅到她住的市立大醫院後面。一條常是濕的街道，盡是東倒西歪的房子的地方去。你知道瑪麗雅是謹守宗教，而且是為宗教致命的——她懺悔為替人民贖罪。他用手抽那衛兩世紀的人塗污了的門鈴。也許是那女教徒在她熟識的酒店裏去了，也許是在屋子裏忙着，她終不來開門。舒來特拉了好久門鈴，並且那樣用力的拉着以至於門鈴和繩子一齊落在他手中了。他對於尋思象徵和深入隱晦的事是靈巧的，他立刻曉得這繩子若沒有聖靈的力量是不會掉的。他這樣默想着。那繩子是包了一層黑而硬的油垢的。他把這繩子看了一看，弄牠來作成了一根喫帶。他知道他是被選來把聖佛郎所瓦的修院重引回原始清淨裏去的。他捨去婦人的柔美，詩歌的妙處，名譽的光榮而去研究宗教徒的生活和學說去了。不過這時候，他還在一個書賈處賣了一本名叫做誘惑的著作。做說這書裏概括，描寫的是各種愛情。他自負他能用一種美麗的筆調寫出他自己的罪過。不過這本書不但不與他的神祕的事業相矛盾而且他經過了這樣一本著作糾正以後，倒變

作一個極其忠厚而可作模範的人了。因為他所應得的酬金，——他自己也說：“多數的金錢，是在別種比這更純潔的作品而得不到的金錢——恰足以供給他上阿昔司朝山的費用。”

高興的馬耳丹太太問在這故事中真實的內容。王士回答說不必去求知道。

他一半承認他是一個詩人的理想小說家，而且人不應當在文字和字面上的意義去符合他所敘的奇遇。

他肯定說至少舒來特發表了“誘惑”這本書而且想參觀聖弗郎所瓦的小屋和墳墓。

馬耳丹太太嚷着說：

“那麼，我引他去意大利，王士先生，請你找着他並且引他來我這裏。我下星期走，”

馬耳丹先生抱歉說他不能久留了。他要完結一件明天就要交卸的報告書。

馬耳丹太太說無論任何人都不如舒來特能使她高興。王士也以爲他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人：

“他和我們所念過的異常生活的宗教家沒有什麼分別。他也同他們一樣的忠誠用一種情感的優美的雍容，和一種恐怖的靈魂的激烈。假如他爲他許多行爲而苦悶的，這是因爲太弱了，不能持久，或可以說觀察太

淺近了。也有惡劣的宗教家如同那惡劣的天神一樣，舒來特是一個惡劣的教徒，完全是這樣！但是他的詩却是真正的聖靈的詩，而且比所有作聖靈詩的人，在十七世紀那些修院主教和戲曲劇詩人，做的都美麗。”

她止住他說：

“當我想到這裏，我便要向你稱頌你的朋友德沙特。這是一個可愛的人。”

她加上說：

“或者說他對於自己有些過於反省了。”

王士重向她說他原說德沙特會使她高興的。

“我從心裏知道他，這是我一個兒時的朋友。”

“你認識他的家庭嗎？”

“我認識。他是斐理白德沙特的獨生子。”

“那位工程師麼？”

“拿破崙第三時代的工程師，他在都萊那Touraine和奧爾良京城修過多少王宮和教堂。他有雅好和智識。他原是孤獨而且十分溫和的，他不謹慎攻擊了當時很有威權的威約萊公爵。他指責那威約萊大公的，就是說他要依着他們原始的圖樣恢復那些建築物，依照着，那些曾經合乎原始，或是曾經可以合乎原始的圖樣。斐理白德沙特相反的願意人敬重各時代對於教堂，道院，

宮殿所逐漸增加的一切。埋滅了違時的錯誤，而把建築物引回牠的原來的位罝，他覺得這是一種科學的野蠻，這個和那無知的野蠻是一樣可怕的。他這樣說，他不住的這樣說：‘磨滅了從我們祖宗手裏和心裏印在石上的歷來的印象，這是一種罪惡。新的石頭刻成舊的式樣都是假冒的證據。’他要把古式的工作限於去堅持或穩固牆垣。人說他錯了。他結果害了自身。在他的敵人得勝以後，便夭亡了。但他却與他的孤婦和孤兒遺下一個夠用的財產。傑克德沙特是被鍾愛他的母親撫養大的。我不相信母親的溫柔會有這樣激烈的。傑克是一個可愛的青年；但他是一個慣壞了的孩子。”

“他可是持着那樣不關心的那樣容易生活的，那樣遠隔一切的態度！”

“你不要信任這個。這是一種自己煩惱而且使人煩惱的想像。”

“他愛婦人們嗎？”

“你爲什麼問我這個？”

“啊！我說的不是那結婚問題。”

“是的。他愛婦人們。我曾向你說過這是一個自私的人。惟有自私的人們會真實地愛婦人們。他母親死了以後，他曾和一個著名的女伶唐克得結交了好久。”

馬耳丹太太還略略地記得唐克得的樣子。她並不怎樣美，但是生得極其週正，具着一種勾人的能力，在她演愛情劇裏。

王士又說：

“她就是這樣。他們幾乎完全共同生活着在奧德依街茉莉花市的一所住宅裏。我常去看他們。我看他迷在他的夢裏，忘却雕刻那布下晒着的石膏像了。他單獨在的時候，還隨着他的印象，連人說話也絕對不聽了。她呢，從事研究她的劇情，面色被脂粉燃燒着，眼睛含着柔媚，聰明和伶俐使她格外美麗了。她向我訴苦說他是分心的，不愉快的，難於對付的。她很愛他而且不欺瞞他，除了爲的和人配劇的時候。而且，這完全是暫時的事。除此以外，她也不想瞞他的事了。這是一個莊重的婦人。但是，她一次同若瑟司蒲爾銳配劇，希望他把她介紹入法蘭西喜劇院裏，被德沙特看見了。他當下發怒便和她破裂。現在她和她那些舞台監督們比較更親近的生活着，傑克也更快意的去旅行。”

“他對於這事悔恨嗎？”

“你要人怎樣知道這一個人？——他是在那疑慮而不定，自私而多情，避免委過於人，勇於自己改過的思想裏面過着的，而且他在凡在世上遇見的美裏，更寬宏

地愛他自己。”

“你的小說怎樣了，王士先生？”

“太太，我正在做最後一節。我的彫刻工人已經被殺了。他到死還守着這種沒有願望的貞女的冷靜態度。他的嘴唇永久沒有感受過人生的熱烈滋味。報紙和衆人適合地贊成剛才履行的法律裁判。但是在一個樓頂上，又有一個廉潔，苦悶的工人，而且是化學家，自誓非要去糾正法律錯處的罪人不可。”

他起告辭。

她又向他重提。

“王士先生，你知道這是真話。請你把舒來特引到我這裏來一趟。”

當她上樓回房的時候，她的丈夫站在梯頭等着她。穿着一件紫絨的寢衣，一頂制帽圍着他白且凹的面孔。他持着嚴重的態度。他的身後，辦公室門的開處，在燈下擺着一堆訟案和文件用藍皮包着，和那些四摺形式的預算案。在她沒有回到屋子以前，他向她招呼表示要和他談話。

“親愛的朋友，我不想你會有一種固執的心理使你做出最大的錯誤來。你沒有原因，也沒有藉口的，厭惡你的家。你要遊行歐洲，同着誰？同着一個流氓，一個醉

漢——那舒來特。”

她回答說她旅行同着馬墨太太，並說這事只有極其合適沒有別的什麼。

“但是，你在衆人前報告了你的出行，你還不知道馬墨太太是否能和你同伴。

“啊！那良善的馬墨太太不久就會收檢她的箱子了。只有她的狗留在巴黎。她將來留給你，你替她照管一下。”

“你的父親呢，你向他報告了你的計畫嗎？”

這是當他的權力不能施行之後，求助於孟德許的權力一種好方法。他知道他的女人最怕使她父親不高興，或是被他指責了。他再三說：

“你的父親是充滿了意義和智識的。我極其慶幸的有幾次預備向你盡的忠告和他的意見相同。他也和我一樣的覺着埋揚太太的家是不適宜一個像你一樣的婦人的。那兒的人羣極其複雜，而且房主人庇護那些私會的人們。你有一個大錯，我應當向你說：就是沒有十分顧忌到衆人的輿論。假如你的父親對於你這樣……輕薄的行爲不覺得奇特，我就太錯了。而且，親愛的朋友，你的出行是同議會的遷移同樣重大的，容我喚回你罷，許多環境造成我的意見。我的名望在這個現狀上實在是

無所謂的。但是假如得了你的同意，在餐會的時候聽我的話，我要煩你招待一羣我屬下的政客。正當這樣緊要的時候，不是你放棄了你那女主人責任的時候。你自己應該曉得。”

她向她回答：

“你使我厭倦了。”

于是她轉身子，走進屋子去了。

這天晚上，她上了床，在未睡着以前，翻開一本書，如同平常一樣。這是一本小說。他不留心的翻着篇頁，當時她看見這幾行：

愛情和信仰心一樣；最發生得較遲的。人們（女人）在二十歲以前絕不會戀愛也沒有信仰，除非是具有一種特別的環境，和一種天賦的聖性。在命運支配下的人們她們也長久的抵抗這個比大馬斯（Damas）路上響的雷聲還要怕人的。愛的熱情，一個女子總是非要到那孤獨生活都不能使她的時候了才肯向愛慾讓步。就是實在說那情慾是一塊空曠的沙漠一片燒過的荒地。情慾就是無信仰的修行，和宗教的修行是一樣粗野的。

所以我們所見的大情人和苦修女是一樣稀少的。那些了解人生和宇宙的人們知道婦女們是不

情願在她們脆弱的胸前穿上真愛情的苦衣的。他們知道一個長時期的犧牲是最不普通的。當她愛的時候，一個時髦的女子就犧牲不時髦了。自由，精神的安甯，一種啊由靈魂的可愛的玩物，粧飾，娛樂，歡喜她損失了這裏面的一切。

猥狎之事是可以的，她與一切高尚生活的需求並不衝突。愛情則不然她是情慾中最少虛榮心的，最違反社會，最野蠻，最不道德的。同時，衆人對於牠的裁判，比那取媚婦人和風俗的輕浮，還要嚴重。總而言之，他們有理。一個巴黎的情婦，忠實於她的本性，而且喪失了她的操守，她可以委身於一切的人，如同一件藝術的作品。一樣就是件作品，牠的奇妙是男子的技藝永久生產不出來的。這是一種幼妙的人工，牠可以同一切機械藝術，和一切高等藝術，爭衡，這是一件普遍的作品，這是最普遍的。牠的工作就是表現。

德海司合上書本並且尋思這是都小說家的夢想——他們是不了解人生的。她很知道，她知道在真實裏沒有情慾的加麥山(Cornel)也沒有愛情的苦衣，也沒有美麗而且可怕的天稟，會使天命抵抗無效；她知道愛情不過是一種短時期小小的陶醉，從那裏人出來

時稍微有些苦悶：可是她畢竟知道得不完全，她畢竟不知還有一種愛情是我們可以很快樂地沉沒在裏面去的啊！……她熄滅了燈。她的青春的夢，從過去的深底裏重向她來了。

(六)

天落着雨。馬耳丹太太隔着馬車上流水的玻璃窗子模糊地看着，那些雨傘的堆集好像是黑色的龜近在天河下面一樣。她夢想着。她的思想陶醉而且不分明就如被雨淹沒了的街道和場所的景况。

她也知道爲什麼起了要去密司伯兒家住一個月的念頭。她的確從來不大知道。這就如一條小泉原先覆在草苗下面，現在做成一條深而且急的大河了。她記得星期二晚上用晚餐的時候，她曾忽然說她要走，但是她想不起願望的起因。這不是要施行於勒梅尼的慾望如

同他會施行於她的一樣。一定的，當他去打狐狸的時候她去加西那(Cascine)散步是很優美的。這個使她似乎覺着是一件針鋒相對的事，勒梅尼永久是很高興的可以遇見她，這一次遇不見了。她仔細決定了給他一個相當的反感。但是她原先絕沒有想到這裏。她從來絕不去想這個而且的確她不是有意使他難過，和起一個不小的報復的惡劇而走的。她對於他持着一種不大尖刻比較模糊而且強硬的思想。尤其是她不願意很早就看見他。他們的交情還沒有破裂，可是他在她心上已經變成一個外人了。她似乎看看他也如別人一樣，比較一部分別人好些，因為他那極好的狀態，外表，可敬的性情，都並不使她不滿，但是不能夠佔有她。忽然，他從她生命中出來了。她不情願想起他曾經在她生命裏佔了多少位置。委身於他的觀念使她難堪，使她似乎覺得不合適。他們在司朋底尼小房子裏共同發現的‘先見’使她很難立刻隔絕了他。她甯肯相信這是一件緊要的出於意外的事，阻隔了他們的結合：比方說，世界的末日。這是科學會會員拉克郎先生前天在莫萊那太太家裏向她說的，他說一顆從天堂的毀滅裏墮下來的^{彗星}，也許一天遇見了地球，將要用那發尖的星尾把地球包圍，用牠那氣息燃燒着，把動植物的呼吸裏加上無名的毒質，而且

在狂笑或憂懼中把人們弄死。下月，這種災難或是這一類的別的災難就會發生的。所以她要走的緣故並不是不可解釋的。但是無論是她在走的願望中參上一種模糊的快樂，無論是她要去尋覓的樂趣，她預先就感到了，她絕不知道這種理由。馬車停在拉賽茲小街的角上。

在一所高樓下面，長廊的過去，早上曬着太陽的五個窗子的後面，有一所極其潔淨的小宅子，馬墨太太從她丈夫死了以後就住在這裏。

馬耳丹伯爵夫人這一天來看她。她在這莊嚴而且明亮的客廳裏遇見了拉克郎先生，睡在一張圈椅上，面對着這位好馬墨太太，——她是溫和而鎮靜帶着她的白髮帽兒。

這位浮華的老學者對她是忠實的。就是他曾在馬墨喪事的第二天把司克慕耳含着毒質的演說拿給這不幸的寡婦看的，那時候他，看她被憤怒和痛苦氣暈過去了，便想想着安慰她。她昏倒在他的懷中。馬墨太太知道他缺少斷力。這是她最好的朋友，他們常在豪富的宴會上共同晚餐。

馬耳丹細緻而且堅定的在花袍上露胸披着貂皮外套，她用那情眼的嫵媚光彩驚醒了這位易受婦人情感老實人。（拉克郎）他前天在莫萊那太太家裏曾向她說

世界的末日會怎樣降臨。他問她假如夜間看見了這幅被火吞滅或被冷浸死的地球白的如同月球一樣的圖畫，會不會害怕。當他用一種矯飾的慫恿態度向她說話的時候，她注視那對窗而立放着廳內一切模型的黑木書架。這上面沒有甚麼書了，但是下面一層擺着一付骨架和兵器，人們一定吃驚在這位好太太家裏會看見愛額司克的戰衣連着綠銅的頭盔和那甲上破碎的胸前的碎片。這甲散亂的雜在那些糖盒，鑲金瓷瓶，漆的神像，木板細塊，利琪（Righi）和呂塞那（Lucerne）紀念品中間。馬墨太太在孀寡的困難中曾經賣了丈夫所遺下的書；那所有古物學者所採摘的可貴物，她只保存着這愛額司克的甲。這並不是沒有人想買這東西，馬墨的老同事曾替找了安置的地方了。王士曾受了博物館的委託要買去放在那魯沃爾館裏。但是這位寡婦不肯同牠分離。她似乎覺得要沒有這綠銅鑲着金葉的盔她就會失却她原來的名分以致不成魯意馬墨考據學會會員的寡婦了。

“太太，放心罷；一個彗星不會這樣快便撞着地球的。這種相遇是極端少有的或然之事。”

馬耳丹太太回答說她絕沒有看出這地球同人類立時消滅的弊害。

老拉克郎因一種深刻的誠懇叫喊起來。他竭力向她分說這個大難還須時日。

她看着他那乾枯的腦蓋上只剩下幾根染着黑色的頭髮。眼皮破布似的拖在那含笑的眼上；兩張長皮掛在他那黃色面孔上，人們可以猜想到他衣服裏的乾瘦的身體。

她想着：“他愛生命！”

馬墨太太也不願世界的末日這樣的臨近。

馬耳丹太太說：—

“拉克郎先生，你是不是住在一所那窗子上掛着藤蘿向着植物園的小宅子裏？我似乎覺得在這園裏生活着是一種快樂因而使我想到兒時念的羅亞的方舟和舊約聖經上的人間的樂園。”

他說他並不喜歡。房子太小佈置得不好，老鼠爲害。

她了解人無論住在什麼地方都不舒服的，而且遍處都有鼠患，或是實在的或是象徵的，那些小生物的羣衆使我們受害。但是她愛那植物園；她總是想去那裏但是終於沒有去。那兒還有一個博物院她也沒有去過的，但她却很好奇的要去參觀的。

他微笑而且慶幸的向着他，誇揚這個博物院。這是

他的房子。他將要引她去看化石，人在那兒保存着最美的化石。

她絕不知道一塊化石是什麼。但是她想起人曾說過在博物院裏可以看見原始人們刻的鹿骨，象牙徽章上刻着久已絕種的獸。她問這個是否的確。拉克郎不笑了。他用一種不高興的隨便態度說這事要問他一個同事纔知道。

“哈！這不是你所陳列的。”馬耳丹太太說。

她知道學者們都不是好奇的，而且這是不謹慎的，假如你問到不是他們所陳列的物品。拉克郎的確治了好些隕石的科學產物。這個曾經引他去參考隕星。但是，他是有操守的，二十年中他除了餐會從沒有在城中忙別的事。

他走了以後，馬耳丹太太向馬墨太太說出所要求她的事。

“我下星期上非若耳密司伯兒家去，請你伴着我
去。”

慈和的馬墨太太，安靜的額在好奇的眼上，緘默了一會，起初還委婉地推辭，但經馬耳太太再三的請求，以後也就同意了。

七

馬賽的快車停在碼頭上，只見挑夫跑着，運車流着，在那烟氣和嘈雜裏面，在那從玻璃窗映下來的灰色光亮下面。在開着的車門前面，旅客們穿着長衣來回走着。在煤烟塵土遮滿了的長廊盡頭處，現出一彎長虹如同一個望遠鏡中望見的天一樣。走不盡的行人，和手一般地大。馬耳丹伯爵夫人和馬墨太太已經上了她們的車房了，坐在行李架下面，好些報紙擱在她們身旁的坐墊上；舒來特沒有來，馬耳丹太太也不等他了。可是他原約下在車站上相會的。他料理他出行的事務，並且收

他那本誘惑的版稅。王士一天晚上同他到了那德比利(Debilly)碼頭的客店裏。他表現出溫和,禮貌的態度充滿了聰明的歡悅和天真的快樂。她從此對於這次旅行預期下一種樂趣,因為她能伴着一個極有天才,那樣奇特,具着一種入畫的醜態,一種有趣的瘋狂,一個墮落的老孩子,充滿了真誠的毛病和天真的人。車門關上了;她不等他了。同時她對於這個衝動而且流浪的人也沒有怎樣計算到。正當機輪初作嘎嘎聲音的時候,馬墨太太隔着車門看去,鎮靜地說:

“我看這就是舒來特先生了。”

他沿岸走來,跛着一條腿,帽子往後帶着露出突出的腦蓋,鬍鬚荒蕪着,而且拿着一個雙層的口袋。他差不多是驚人的,並且他雖然五十歲了,還帶着青年的精神,他那藍色的眼睛是何等的清而亮,黃而且凹的面孔是何等帶着自由的膽氣,這個頹廢的老人是何等的現出詩人和藝術家的永不磨滅的青春氣概。德海司一面看着他便失悔相與了一個這樣奇怪的同伴。他一面走着,向每一個車房裏看上粗野的一眼,這目光漸漸變得來難看而且失望了。但是,當他到了兩個太太坐的一個車房,他認出馬耳丹太太,他那樣美麗的微笑,而且他用一種那樣親切的聲調向她問好以至於使她一點

不記得在岸上那種流氓的野蠻神氣了。除了他提的壞了半邊靶兒的極舊的毯子箱而外。

他用一種仔細的留心把那箱子放到行李架上雜在那些合式的行李中間，這些行李都裹着灰布的，他的箱子在上面便成了顯而且黑的一點。他當下看見她身上帶着黃花，花心是血色的。

他極其自然的，穿着朝山的修士的黃衣向馬耳丹太太祝福。

他又說：

“太太們，請你們原諒我，我怕已經是來遲了。我曾去聖塞沃蘭教堂做了六點鐘時候的彌撒，我的牧師在聖母禮堂裏，高可參天的美麗柱子下面吹着笛子，那裏像我們，我們是可憐的罪人。”

“那麼，你今天是敬道的了。”馬耳丹太太向他說。

當下，她問他是否帶走了他所創造的徽章。

他顯出嚴重而且傷感的態度。

“太太，我很怕王士先生對於這事向你說了許多不合理的謊話。我聽說他要在客廳去散布說我的徽章帶子是拉門鈴的繩子，是什麼鈴的繩子呢！我最痛心入一時被把他自己那樣不幸的臆造攫取住了。太太，我的徽

章是一種象徵的。徽章牠是用一種簡單的線代表的；人把牠放在衣下，當一個窮人觸了牠，便記號那窮苦是神聖的，牠可以救濟世界。牠的裏面只有好處；自從我收了那本誘惑的代價以後，且便覺着自己不正當而我苦惱了。最好的是該知道我在行李裏面放了幾個含神性的繩子。”

隨後，一面用手指示那污血色的可怕毯子說：

“我還在裏面放了那不好的主教送我的一個祭餅幾本埋斯特(Maistre)先生的作品，幾件襯衣和別的零碎東西。”

馬耳丹太太抬眼看見，有些驚詫。但是，安靜的馬墨太太還是保持着她平常的安靜。

當火車過城外醜惡的地方，走在這憂愁地圍着城市的黑幕裏面，舒來特從他衣袋裏掏出一個舊皮包來在裏面尋找東西。藏在他下面的抄本露了出來。舒來特是一個不願使人看出的收集紙條的人。他確信他沒有失去過他在咖啡館記下詩意的紙條，也沒有失去那十二封恭維他的信件，——那污穢⁴⁷，黑點，每摺都斷了的信，他時常帶在身邊，預備夜間在路燈下面念給他路遇的朋友們聽的。他發現了沒有失却什麼以後，便從包裹拿出一封摺在開口信封裏的信。他用一種神祕的

厚顏態度在手裏搖動了好久，後來他才送給馬耳丹太太看。這是德利郁侯爵夫人給他問一個法國皇家的王妃寫的介紹信，這是德商寶伯爵一個很近的親戚，她是一個年老的寡婦隱居福羅郎斯城外。他想做的事得了結果以後，他便說他也許一定可以看見這位王妃；並說這是賢良的人而且是敬神的。

他又說：

“這是一個的確偉大的貴婦，而且她不在衣服和帽子上表現她的華麗。她穿着六個禮拜的襤衣，並且有時天數還多。她左右的貴族都看見了她那雙白襪，極其污穢的踏上腳踵上。西班牙太皇后的美德又因她而復見了。啊，這雙污穢襪子，這是何等真實的光榮啊！”

他拿回信重放在皮包裹。後來，便拿起一把角質靶兒的刀子，在手杖頭上用刀尖刻着一個剛才草創的模型。但是他自己給了好些頌詞：

“我對於乞巧和流氓一切的藝術都是靈巧的。我會用釘開鎖，並且可以用不好的刀刻木頭。”

手杖上一個人的頭部發現了，這是一個哭喪着臉的瘦婦人。

舒萊特想藉此發揮人類的苦楚，這苦楚不但簡單而且動人，與從前的人們所能在參雜着同情和殘酷的

世界裏感覺出來的一樣，但是醜陋而且掩飾的情態，爲自由思想的中產階級和國家主義的軍人在法國革命以後發生的。他的意見，現代的政體只有虛僞和野蠻。軍國主義使他恐懼了。

“那營房就是近代的醜惡的發明，牠只能重回到十七世紀。在先，只有軍隊的好團體老兵們在那兒作葉子戲或者講埋爾呂姪那（Merlusine）的故事。路易第十四就是‘約會’和波那巴爾特氏（Bonaparte）的先驅者。但是自從有了爲衆人作公僕的奇特的建設，那非惡漸到了十分的程度了。爲人們添了一重殺的債務，這是君主和民主的恥辱，罪人中的罪人。當那所謂野蠻民族的時代，城市和皇族把保護的責任交付給他們的傭兵去做一種明而且智的人們的戰爭；在一場大戰裏有時只有五六個死者。而且那騎士們去上戰場，至少心裏有受強迫；他們自相殺戮是爲的樂趣。一定他們只有這樣才舒服。在聖路易的時代，沒有一個人有驅遣一個有知識和技能的人去戰場的觀念。而且也不在田野去強迫農人加入軍隊。現在，人們設下一種義務，使可憐的鄉人去當兵。人們把他從那在夜間的沉寂中，屋上冒烟的房子裏拉出來充軍，從那牧牛的芳草地上，從田野裏，從父母的樹下拉出來；人們在一個醜惡營房的院

裏教他有規則地殺人；人們恫嚇他，辱罵他，把他下在獄裏；人們告訴他這就是光榮。假如他絕不願用這種方法去求光榮，便把他鎗斃了。他屈服了。因為怕的緣故，並且因為他是家畜中最溫柔，最喜悅，最馴良的獸的緣故。在法國，我們都是軍人，而且我們都是同胞呀！驕傲的另一種理由就是同胞！這個的存在就是使維持窮人們而且保守富人們的權力和閒散罷了。他們應當在法律的平等之下工作，這法律對於富人也如對於窮人一樣的禁止在橋下睡覺，禁止在街上行乞和偷竊麵包。這就是革命的一種善舉。就如這次革命是由於好些瘋子和蠢材們利用時機去取國產而成功的，而且革命的結果共總只不過是弄富了些狡猾的鄉人和放重利債的中產階級，牠（革命）在這平等名義之下，提高了財產的權威。牠把法蘭西交付於金錢的人們，這些人從一百年起就開始吞噬法蘭西了。現在他們都作了主人翁和紳士了。外觀的政府是些可憐，蠢蟲，貧苦而且遭難的窮鬼們組織成的，而且是財政家的抵押品。一百年來，這個中了毒的國家裏，誰要愛憐窮人們就為被認做社會的叛逆。而且人要說自己是可憐的就是一個危險的人。人們同時立了懲治憤懣和憐憫的法律。不過，我在這裏所說的話是不能公開發表的。”

舒來特興奮了，舞弄着他的刀子，當下只見在怕冷的太陽光下，那些棕色土的田野，冬天樹上落下的紫蘭花球，和銀色河岸上的白楊幔帳一一過去了。

他很感動地看着他那手杖上刻的模型。

他向那模型說：

“看啦可憐的人類，你是瘦弱而且流涕的，恥辱和苦楚把你弄得愚蠢了；這就是你的主人兵和金錢。使你們如此的。”

好馬墨太太她因為有一個炮兵營長的姪子是一個可愛的青年現在正在任上，當時很難堪舒來特攻擊軍隊的激烈。馬耳丹太太只覺得是一種有趣的幻想。舒來特的意見不使她吃驚：她一點也不恐怕；但是她覺得有些不合理，她絕不相信從前比現在還好。

“舒來特先生，我以為人們無論什麼時候都永久是與現在的人們一樣自私，強暴，慳吝而且沒有同情心的。我以為法律和風俗永久是對於不幸的人們虐待而且殘酷的。”

車走到羅石 (La Roche) 和地融城 (Dijon) 的中間，他們到飯車去早餐，只留下舒來特一人在那裏，同着他那烟斗，本篇會的杯子，和那受了刺擊的靈魂。

馬墨太太在車房裏用一種安靜的溫柔態度談她那死去的丈夫。他是因愛而和她結婚的；他曾爲她做了好些值得贊美的詩，這是她祕藏着而且不給任何人看的。他是極其活潑而且極其歡悅的。人不曾想到他後來會因工作弄得疲倦，因病弄得弱了，他曾直到死時還在用功。他害着心房脹大病不能睡覺，於是便同他架上的書在圈椅上過夜。在他死的兩點鐘前，他仍是勉強看書。他是多情而且和好的。在他感着痛苦之中，他還是保守着他一切的溫柔。

馬耳丹太太向她說：

“你會過了許久的幸福時代，你保守着你的迴憶也是世上一部分幸福。”

但是那好馬墨太太嘆着氣，一朵愁雲從她平靜的額上過去了。

她說：

“是的，魯意是一個最好的人最好的丈夫。可是，他使我不幸了。他只有一種毛病，但是我也就很難原諒了。他是忌妒的。像他，那樣和好，那樣溫柔，那樣寬仁；可是這種可厭的情慾致使他弄成了不公正的強暴的，蠻橫的去了。我真向你實說我的行爲不是可疑的。我不愛粧飾，但是，我當時是年青的，鮮豔的，我生得還算美

麗。這個已就夠了。他阻攔我單獨出去，禁止我他不在家的時候接待賓客。當我們共同去跳舞會，我對於他要^在車上同我演的一劇預先就怕了。”

並且好馬墨太太一面歎着氣又說：

“的確我愛跳舞。但是那時也只得拋棄了。他過於因此痛苦。

馬耳丹太太流露出她的驚詫。她總是猜想馬墨是一個怯懦而且攻苦的老先生，比着他那肥，白，那樣溫柔的女人是有些可笑的，而且她猜想他那骨格帶着銅金造成的愛頹司克的頭盔。但是這位極好的寡婦信託地向她說，魯意到五十五歲，當她已經五十三歲的時候，還是像當初一樣忌妬。

於是，德海司暗想那勒梅尼從沒有用他的忌妬心使她煩惱過。這是否是他方面機敏和嗜好，好的證據，是否是信任的記號，或是愛她還沒有到使她痛苦的程度？她不知道而且也無心要設法知道。這原應當在她那不願開的靈魂抽屜裏去追尋的。

她無意中喃喃說着：

“我們願意被愛，但是人愛我們的時候，人總是要使我們煩惱或是厭煩的。”

日間這樣談着想着過去了。舒來特沒有來。黑夜漸

漸用牠的慘淡的灰把多腓勒的桑樹蓋上了，馬墨太太在一種安靜的假寐裏睡去了。她枕着臂膀如同枕在一堆枕頭上一樣。德海司看着她想：

“的確她是幸福的，既然她喜歡回憶。”

夜的苦悶進到她的心裏。當那月光從橄欖園地上升起時，德海司看見這平原和山陵的美妙的路線過去而且流着藍色的陰影她在這完全說着平安和忘懷而且絕沒有說到他的遠景中，失悔不見那塞納河，凱旋門，和她那大街的境界，森林的小路，在那兒至少那些樹石都是認識她的。

忽然，舒來特用一種陰險的突兀撲進車子來。手持他的拐杖，面部，頭部完全裹着紅絨和獸皮，他幾乎使她怕了。這是他成心的。他那強烈的姿勢，和不馴的面孔總是做作出來的。他不住的忙着這些兒戲且奇怪的行動，他喜歡露出驚人的樣子。很快的，他自己恐懼了，他高興把他自己所遇的恐怖暗示與人。適才，他拿烟斗吸着，一個人，在車廊裏面，正在看那加馬爾哥山（Camargue）上密雲裏的月光跑着，一種無緣無故的恐怖——一種小孩的恐怖擾亂了他想像而且輕躁的靈魂。他來到馬耳丹伯爵夫人面前定神。

他向她說：

“亞爾勒 (Arles) 你認認亞爾勒嗎?這是一個純潔的美神!我曾在聖托非牟(Jaint Trophime) 修院看見好些鴿子休息在神像的肩頭上,而且我看見好些小灰壁虎在雅利司剛 (Aliscamps) 的墓上曬着太陽。那些墓如今都在上教堂的小路的兩邊列着。這些墓都是水缸的形體,夜間就做不幸的人們的床,一天晚上,我同寶羅阿萊散步遇見一個和好的老婆在一個古代結婚日死的貞女墓裏躺在乾草上面,我們向她祝晚安。她回答說‘上帝聽見了你們!但是一個苦命的人願意這缸開在北風的那一邊。假如裂縫是在別的地方,我可以如同約翰那皇后似的睡了’。”

德海司沒有回答什麼。她睡着了。於是舒來特恐怖着死神 在夜間的寒冷裏驚顫着。

密司伯兒親自駕着她那英國式的車子，離了福羅郎斯車站，經過了山谷的斜坡，把馬耳丹伯來牟伯爵夫人和馬墨太太引到她那非若耳住宅裏，這房子是紅色的而且週圍繞着欄干對面便是那不可比擬的城市。她的女僕人隨着行李。舒來特經了密司伯兒的安排，住在非若耳大教堂的鄰近一個教堂服務人的寡婦家裏，她們只等他來午餐。這位女詩人生得難看而又可愛，剪短頭髮，穿着短裝，在她那男孩似的胸前穿着男子的襯衣，扭着她那很小的臀部差不多很有風趣，她向她的

法國女友們顯揚她那最合她嗜好中活潑的雅韻的住宅。那些先那教堂 (Siennois) 的聖母像，白的身軀，長的手指，安靜地統御在一些天使，主教，和諸神的當中，坐在三角形的金色美麗的建築物裏。小座子上立着一個馬德來那像，(Mabelaine) 披着頭髮，瘦而且老的狀態使人吃驚，似乎一個比斯多亞 (Pistoia) 路上的乞婆，被雪和太陽侵壞了，這是本着一種驚人而且動人的忠實用陶土做效多那德羅 (Domatello) 一個無名前輩的作品。密司伯兒的櫥櫃：都是鐘和鈴。那些頂大的鐘聳起牠們銅的圓頂懸在屋角上；別的鐘互相鄰接着在牆腳下列成一條鐵練。最小的鐘順擺成彎形的裝飾品。只見火爐上，箱籠上，櫃子上都是鐘。玻璃櫃裏滿列着銀的和鍍銀的鈴子。大銅鐘鏤着福羅郎斯的百合花的；十六世紀的鈴子鏤着一個寬裙的貴婦；祈禱的鈴子，飾着淚痕和骨質；透光體的鈴子，滿鏤着象徵獸和葉形，這是聖路易時代教堂裏用的；十七世紀的撞鈴，有一個偶像爲的把柄；呂地 (Rulli) 谷牛角的寬而且亮的鈴子；印度鈴子，用鹿角輕輕地敲的；圓筒形的中國鈴子；牠們是在各時代各地方由這位小密司伯兒用魔術呼叫來的。

地向馬耳丹太太說：

“你看我說話的兵器。我相信這些密司伯兒都喜歡在這裏，假如一天她們合唱起來了我也不過於驚異的。但是不當一概而論地讚美這些鈴子。應當把最純潔最熱烈的頌詞留給這一個。”

於是她用手敲着一個黑暗而且光亮的鐘發出一種尖銳的聲音。她又說：

“這個鐘是第五世紀一個神聖的村女。這是聖保林德諾爾——他是第一個使我們頭上的天歌唱的——的聰明的女兒。這是一種少有的金屬人喚做岡巴尼（Compagnie）點銅錫造成的。不久我要使你們在他旁邊看見一個十分可愛的福羅郎斯的鐘，那可說是一切鐘鈴之皇后。這鐘就要來了。但是，乖乖，我用這些玩物使你厭煩了，並且我也使馬墨太太厭煩了。這是有罪！”

她引她們到給她們預備的房裏去。

一點鐘以後，馬耳丹太太休息好了，很清爽的，脫去了長袍和外套，走下樓來只見密司伯兒正在那兒等着她。潮濕的空氣被那還是無力却和蕩的日光調和了吹着春天惱人的溫氣。德海司曲肱憑在欄干上，眼睛在光線中浴着。她的脚前，扁柏樹伸着牠的黑枝橄欖樹在坡上捲着。山谷的凹處，福羅郎斯伸着牠那些圓頂——那些塔和紅的民家屋頂，——隔着這谷，那阿爾啦

河隱現出波動的影子。除此以外，羣山着翠着。

她尋覓着去認波波里 (Boboli) 的園子，那兒是她第一次旅行的時候曾經遊過的她不甚喜歡的加西那園子，比地 (Pilti) 故宮，花的聖瑪利園。後來，天色可愛的無邊引她神往了。她目送着那流雲的形體。

經過了長久的沉默，喟望的伯兒把手伸向天邊去。

“乖乖，我不能說，我不會說，但是，你看罷，乖乖，你再看罷。你所見的是世上唯一的境地。無論任何地方那自然都不能像這樣的靈妙，華麗而且精細。造福羅郎斯山的上帝是一個藝術家。啊！他是玉工，寶石彫工，彫刻家而且是畫家；這是一個福羅郎斯人。世界上除此以外更無別物了，乖乖！其餘的都是不大細緻的手不成功的工作造成的。你怎樣能說這聖米托亞尼 (San Mini ati) 的紫蘭山——那樣堅實而且那樣純潔的堆砌，是白山 (MontBlanc) 的作者的品呢？這是不能夠的。乖乖，這個風景具有古代寶石和珍貴畫品的美。牠是成功而且謹嚴的藝術作品。你看還有一件東西是我不會說，是我不會了解的，牠是一件真實的東西。這個地方，住着，我覺着——乖乖，你一定也要和我一樣的覺着，——是半生半死的在一個極其高尚，極其憂愁，極其甜密的境界裏。你看罷，你多多地看罷；你將要發現出園

繞福羅郎斯的山的憂鬱，而且你將要看見一種甘美的憂愁從墳地上升起來。”

太陽斜到天邊去了。那些峯尖當密雲在天上燃燒的時候，一個隨着一個的滅了。

馬墨太太打了一個噴嚏。

密司伯兒叫這兩位法國的女朋友穿上外衣，她告訴她們這晚來的天氣是涼爽而且厭人的。

她忽然說：

“乖乖，你認識傑克德沙特先生嗎？好，他寫信告訴我他下星期就來福羅郎斯了。我很歡喜傑克德沙特先生和你在我們城裏相遇。他將來可以伴着我們上教堂和博物館去；他一定是一個良好的嚮導。他認識美麗的物品，因為他愛這些物品；他具有一種彫刻的過人的才能。他的模型和勳章在英國更比在法國還要為人贊美些。啊！乖乖，我是何等的歡喜傑克德沙特先生和你在福羅郎斯相遇！”

九

第二天，他們出了聖瑪利亞新教堂便穿過森林場，這是做效古戰場的式樣的森林；所以有兩個大理石的界石，馬墨太太向馬耳丹伯爵夫人說：

“我看這就是舒來特先生。”

只見舒來特坐在一家鞋店裏，手拿着他的烟斗，擊着有音節的手勢，似乎在那兒背詩。福羅郎斯鞋匠一面送着鉋子，含着一種微笑聽着。這是一個禿頂小身材的人，他可以代表福拉茫得的 (Flamande) 圖畫中的家庭的樣子。桌上雜着木塊，釘頭，皮條，失去一隻爪子

的雀子，他用火柴替牠安上了，歡喜地在老人的頭上，
肩上跳着。

馬耳丹太太被這個情景引得高興了，在門限上喚
那極其溫和地念着歌兒的舒來特，她問他爲什麼不
和她同去參觀西班牙教堂。

他起身回答：

“太太，你忙着看無用的幻像，可是我呢，我在生命
和真理裏面住着。”

他緊握了鞋匠的手便隨着兩個太太出來。但是他
留她們在門限上待了一會向她們說：

“我去聖瑪利亞新教堂的時候，我看見這個老頭子
彎腰做他的工作，兩膝夾着那式樣如壓榨器一樣，縫着
他的大鞋。我覺得他是直率而且良好的。我向他用意大利
話說：‘老先生，願意同我喝一杯香地酒嗎？’他很願意。
他便去尋一個小瓶幾個酒杯，我在他家裏等着。”

隨後舒來特指着那放在爐上的兩個杯子和一個酒
瓶說：

“他回來以後，我們一同喝着；我向他說些隱晦而
且好的話，我用聲調的溫柔使他歡悅了。我以後還要到
這鞋店裏來；我同他學做鞋和那沒有願望的生活着。這
樣辦了以後，我就沒有愁苦了；因爲就是願望和閒散纔

使我們愁苦的。”

馬耳丹太太微笑了。

“舒來特先生，我不願望什麼，可是我並不歡喜。我也應當去做鞋嗎？”

舒來特莊嚴地回答：

“你現在還不是時候。”

不覺走到阿利撒里的園子了，馬墨太太倒身坐在一張塞上。她曾在聖瑪利亞新教堂看了其爾郎大若（Ghirlandajo）的平靜的壁畫，奏樂的椅子，西瑪比（Cimabue）的女神像，遊廊的畫圖。她曾留心細看了，因為這是對她丈夫的紀念；他曾說他最愛意大利藝術。她疲倦了。舒來特坐在她身旁並向她說：

“太太，你能向我說是不是真的那教皇曾在沃爾茲（Worth）家裏做過袍子嗎？”

馬墨太太不相信這個。可是舒來特曾在咖啡館裏聽說過。馬耳丹太太驚詫這個宗教家兼社會主義者的舒來特這樣不客氣的議論民主國的朋友的教皇；但是他不甚喜歡雷融十三（Leon X III）他說：

“皇族們的知識都是短少的；教堂的敬禮是由於意大利民主國而起的，這正如雷融第十三所相信所願意相信的一樣；但是教堂將來終於不能像這位忠誠的馬

震畏爾 (Machiouel) 所想的一樣被救了。革命將使教皇失去了他遺產的餘剩和不公平的利息。這就是牠的敬禮。剝削而且可憐的教皇，倒變得有力了。他將要動搖世界。我們又將要看伯祿 (Pierre) 林 (Lin) 格雷 (Clet)，伯克李蒙 (Clement) 那些下等階級，無知愚民，原始教徒，他們改換地球的面目了。假如明天，在不可能之中，伯祿的坐位上坐了一位真實的主教，——一個真正的教徒，我將要去找他並向他說：‘不要當那埋在金墓裏已經入殮的活人，留下你的侍者，你的高貴的侍衛和主教，離開你的道院和有權力的神像，用教氏的資格到我跟前來乞討麵包罷。穿上破爛的衣服窮苦的，有病的，要死的樣子去沿着街走一面表現出你心中耶穌的像。你說：“我乞討麵包爲的是給富人的責罰。”你走進城去並且用一種高尚的愚蠢沿門的嚷叫“你們應當是卑賤的，應當是溫柔的，應當是窮苦的。”你到黑暗的城市裏，陋室裏，營房裏去申明仁慈與安甯。人們輕視你，人們用石打你。警察把你下在獄裏。你對於卑賤人們也如對於有權的人一樣；對於窮苦人們，也如對於富有的人們，一樣爲人嘲笑的材料，一種憂愁和憐憫的東西。你的神父驅逐你，並且羣起攻擊你是一個舊教皇的反叛。衆人都說你是瘋了。而且應當讓他們說的話

的確，你應當是一個瘋子；瘋子們曾救了世界。人們給你帶上荊棘的冠，讓你持着蘆葦的杖；他們要吐痰在你的面上，這就是你表現耶穌和真王的記號；這就是你建設宗教的社會主義——這是地上的天國——惟一應用的方法。”

舒來特說了這些話以後，便燃着一枝包在一個草筒裏的長而易折的意大利煙。他噴了幾口濃厚的煙氣，後來他又平靜地說：

“並且這是實用的。人們，除了我的對於各種地位的極其明瞭的眼光外，甚麼都可以拒絕我。哈！馬墨太太，你從不知道世界上的大作品總都是瘋子們完成了的！馬耳丹太太，你信不信假如判罪法庭的聖弗郎所瓦是有理智的，他就一定要倒在地上仁慈的水和愛情的香料以使人民清醒了？”

馬耳丹太太回答：

“我不知道。但是理智的人們似乎總使我覺得厭煩。舒來特先生，我可以向你這樣說。”

他們坐着上山的電車回非若耳去了。天落了雨。馬墨太太睡下了。舒來特先生悲痛着。一切的痛苦都同時來向他攻擊；空間的濕水給他膝上苦痛並且他不能屈腿。他的行李前天在非若耳丟了再也不能找到，這是一

件不可補救的事；一個巴黎的雜誌發表他的詩有了好些印刷的錯誤；格式和聖水瓶一樣寬如阿福羅地（Aphrodite）產的海螺一樣大。

他誹謗人們和物件都對於他殘忍而且虐待。他不由得發了孩子氣無理性而且討厭起來了。被舒來特和雨引得愁悶的馬耳丹太太覺得這山總上不完了。當她回到鐘鈴住宅進了客廳以後，密司伯兒正在用一種近乎阿耳德（Aldes）的斜體字，蘸着金色的墨水，在羊皮紙上謄寫她夜間做的詩。當她看見她的朋友進來的時候，她揚起她那破有光彩的眼睛照亮而且燃燒着的難看的小頭來說：

“乖乖，我給你介紹亞伯帝乃歷太子。”

太子正把他那付幼年天神的美——更有一部黑而且多的鬚鬚的美貌——正對着火爐。於是還禮說：

“太太，假如一個人原來沒有愛法國的情感，你可以使他發生這種情感啊！”

“伯爵夫人和舒來特請密司伯兒給他們念她謄寫的詩。她道歉說外國人將要使她在弗郎所瓦威龍以後所最嗜好的法國詩人聽她的不確定的音調；後來，她便用那鳥鳴的美聲調念着：

亂石的脚下有一道斜流的清泉，
神女似的歌着笑着，
搖動她鮮豔的臂膀向阿爾啦飛逐，
兩個美麗的孩子曾在這裏互換了指環，
愛的幸福流在他們的胸前，
如同瀑布般流在山間。
她的名字叫若瑪，她的情人呢，
傳說的人們誰也不曾明言。

那一天，這兩個天真的孩子，
嘴對着嘴兒，相抱着睡在那野花叢裏。
黃昏時，疲倦的工人來在菩提樹下休息；
吃驚的走回了城中去，
勞碌的人們中，
誰也不曾把他們在意。
他們常常哭泣，覺得自己太幸福了，
知道活着對於他們是不好的。

他們在草原上快樂的心碎了，
那兒有曲折的葡萄和綠色的榆樹，
在空間把那悲鳴的枝幹彎屈着，

還有一棵血色花朵的植物，
伸出白鐵矛頭似的葉兒，
牧童們喚牠作‘無言樹’。

若瑪知道這樹的妙理：
人若咬了他的葉子，
就會得到神靈的昏睡，
永久的休息，無窮的夢境。

一天她在茂樹下歡笑着，
拿了一片葉兒放在她愛友的唇邊。
當他在歡樂中入了長期的睡眠，
她自己將這鍾愛的葉子咬了，
便暈倒在她情人的身前。

晚來鴿子們在他們上面歎息；
再沒有甚麼來擾這對安睡的愛人了。

“這詩做的極美麗，就如輕輕地罩着杜萊 (Toule)
的雲霧的意大利一樣！”舒來特說。

馬耳丹太太重說：

“是的，這詩做的極美麗。但是，可愛的唱望，爲什麼你那兩個天真的孩子願意死呢？”

“啊！乖乖，也因為他們自己覺着十分幸福而且他們什麼也不願望了。這就是無希望，乖乖，無希望。你怎麼不了解這個？”

“你以爲假如我們活着，就是我們還有希望嗎？”

“啊！是的，乖乖，我們在所謂‘明天’的等待的活着，明天，諸女神國裏之王，將要任他那散花的黑和藍的外衣中，與我們帶些星點和珠淚來啊！啊！（Bright King To-Morrow!）光明之王，明天！”

五

大家都穿上餐會的衣服。客廳裏密司伯兒畫了些怪物像，這是摹倣雷融那兒的作品。她創設牠們爲的是要知道牠們以後的言論，的確牠們會說話用一種奇怪的音節表現少有的思想。她聽着他們。她是常用這種態度作成她的詩的。

亞伯帝乃歷太子在琴上譜着西西利的曲子：‘啊，羅拉！’他的手指輕輕地按着奏板。

舒來特比平常更粗野了，要了些針線自己去修補他的衣服。他歎息失去了他三十年裝在他衣袋裏的小

冊子，這個上面的迴憶的甜密和他所接收的忠告的效力是可貴的。他想這是在比地（Pitti）的豪華陳列所裏丟的，他因而責備梅底西（Medicis）氏和意大利一切的畫家。

他用一種難看的眼光看着密司伯兒：

“我，我是一面掃着衣服做詩的。我喜歡我親手的工作。我唱我的歌兒一面打掃我的屋子；所以我歌兒能入到人們的心裏，這就如同農人們和工人們的老歌兒一樣，這些比我的還美，但是沒有我的自然。我有這種不願他服侍我的得意處。教堂司事的寡婦要替我修補破衣。我沒有允許她。最不好的是我們自己可以用一種高尚的自由去作的工作偏要使別人來做。”

太子疎忽地弄着他疎忽的音樂。德海司從八天以來伴着馬墨太太奔走各教堂各博物館，她有些厭倦的想着她的同伴曾向她談到在舊畫家的圖畫中不住的發現了認識她的相像的人。今早，在黎佳地（Ricardi）故宮裏布諾座過左里（Benozzo, Gozzoli）的不多的壁畫上面，她認出喀啤先生，拉克郎先生，司克慕耳先生，塞尼唱倫公主隨着侍者，勒朗先生騎在馬上。勒朗先生是她自己惟恐在各處遇見他的。她因而她想起她的國學會員朋友們和交際場的人們的聚會來。這聚會是很

容易便使她討厭的。她用一種溫柔的聲調提到各學院的公衆議會，索爾博（Sorbonne）的議院，聰明而且華貴的學者們聚會的夜餐。至於婦人們呢，她以為完全是可愛而且無可指責的。她曾在各個家裏晚餐過。德海司想：“她過於謹慎了，這位好馬墨太太。她使我厭了。”當下她計劃把馬墨太太留在非若耳一個人去參觀各教堂。她心裏用了勒梅尼向她說過的一句話，她自己說着：

“我要撇開馬墨太太了。”

一個瘦小的老人走進客廳來。他那燃黑的鬍子和白的鬚使他現出一個老年軍人的樣子。但是他從眼鏡裏透出一種習慣於科學和肉慾的眼睛的溫柔。這是福羅郎斯人，密司伯兒和太子的朋友，亞利其教授，他從前曾為婦人們所敬愛並且如今在多司喀倫和耶米里（Emilie）他的農學是有名的。

他立刻使馬耳丹伯爵夫人歡喜了，她雖然對於意大利的鄉村生活沒有願意過的念頭，她還是留心問教授所用的方法和所得的效果。

他用一種審慎的毅力宣布了。他說：

“地球如同女人一樣：牠願人對於牠不要怯懦也不要粗野。”

愛沃瑪利亞的鐘聲在一切的鐘樓裏響了，這鐘聲在天上作了一種宗教音樂的偉大樂器。

密司伯兒說：

“乖乖，你注意到福羅郎斯晚上的空氣被鐘聲震得響亮而且完全銀化了嗎？”

“這很奇怪，我們大有等人的神氣。”舒來特說。

喟望伯兒回答說實在是等德沙特先生。他是有些晚了；她怕他是誤了火車。

舒來特走近馬墨太太並且極其嚴重的說：

“馬墨太太，你能夠看着一個門，——這個畫木的簡單的門，如你的，（我設想）或者我的門或是這一個，或是別的一個，不會對於隨時能來的賓客的思想生出驚駭和恐怖嗎？馬墨太太，我們住宅的門是臨住無限的。你會想到這裏嗎？我們準知道這露着人類的外表，帶着認識的面孔，穿着普通的衣服來到我們家裏的男子或女子的真名嗎？”

要是他，關在他的房裏，他不能望着門而不生恐懼使他豎起頭髮來的。

但是馬墨太太看見她客廳的門開着並不害怕。她知道來到她家裏的一切的人的名字：一些可愛的人們。

舒來特苦惱的看着她而且搖着頭說：

“馬墨太太，馬墨太太，你所能叫出他們世上的名字的人們都還另有一個名字是你所不知的，而且這個才是他們的真名。”

馬耳丹太太問舒來特是否以為不幸一定要穿過門限纔能到人的家裏來麼。她說：

“牠是機靈而且銳敏的。牠會從窗子上來，牠會穿牆而過。他不時常發現出來；他可是時常在那裏，那些門是無辜的對於這些不好的賓客的降臨。”

舒來特嚴厲地告訴馬耳丹太太萬不要給不幸的降臨起下壞名。他說：

“不幸是我們最大的主人和最好的朋友。就是牠教導我們生命的意義。太太們，當你們痛苦的時候你們就知道了你所當知的了；你們就會相信你們所當信的了；你們就要做你們所當做的事了；你們就要為你們應當為的人了。於是你得了行歡喜所追逐的快樂。快樂是怯懦的，牠絕不願意在慶日裏面來的。”

亞伯帝乃歷太子說密司伯兒和她兩個法國女友沒有需要因做完人而至於不幸，並說由於痛苦的大成就說是一種野蠻的殘酷，與意大利的美麗的天是不相容的。後來，在談話中的乾燥裏，他審慎地去尋通用的西西利歌調的語句，恐怕，同樣的輕輕放過了土瓦道

(*Trovatore*)的調子一樣。

喟望伯兒低聲問她所畫的怪物像；因為牠們的不合理而且譏諷的回答，她悔恨了她說：

“這時候我只願意聽壁毯上的圖畫說慘淡的，過去的，珍貴的，和牠們自身一樣的故事。”

只見美麗的太子這時候因用鏗鏘的聲浪唱着。他的聲音孔雀尾似的散布，發揚着而且後來在“哈！哈！哈！”的尾聲上歇了。

好馬黑太太，眼光射在玻璃門上，她說：

“我看這是德沙特先生來了。”

密司伯兒用呢喃的鳥語接待他。

‘德沙特先生，我們很不耐的要見你了。舒來特先生談論到門的壞處，……是的，附屬於房子的門，他也說不幸是一個懇摯的古君子。你會失却這一切美麗的談話。你太使人久候了，德沙特先生；爲什麼？’

他道歉說：他只在旅館裏耽誤了一點時候，修飾了一陣。他也沒有去看他的好而且親的朋友銅鑰聖馬可 (*san Marco*) 像，牠是那樣動人的在聖米塞勒 (*san Michele*) 金色教堂牆上的神龕裏面。他向女詩人致了頌詞並且用一種僅有的歡喜向馬耳丹太太致敬：

“在我離開巴黎以前，我到德比里碼頭上看你，在

那兒人告訴我你在非若耳，密司伯兒家裏等候春天呢。
於是我希望在這我最愛不過的地方遇見你。”

她問他是否已經先去了威尼士，是否已經在鸞外城(Ravenna)看見了圓頂的皇后和發亮的諸神。

沒有，他沒有在任何地方勾留。

她沒有說什麼了。

她的眼光向牆角上凝視那聖保林的鐘。

他向她說：

‘你看那小管子式的鐘嗎？’

喟望伯兒扔開她的紙和筆。

“德沙特先生，你不久要看見一件非常使你感動的妙品。我到手了一個鐘鈴之後。我是在李迷尼城一個破的機器坊現在開成店鋪的裏面遇見的，我原是那兒去尋油浸的舊木頭，這些舊木都變得那樣硬那樣幽昏而且那樣發光！我把這鐘買來並且親自修理。牠的胸前有一個基督在十字架上，兩邊有聖母和聖約翰，寫着一千四百年的時期，拿着馬拉德斯達的兵器……德沙特先生，你還沒有聽說夠。你再多聽我說。當一千四百年羅郎左基伯體(Lorenzo Ghiberti)逃避戰爭和瘟疫，避難到李迷尼城，鮑羅馬拉德斯達的家裏。(Paolo Malatesta)就是他確定地仿造了我的鐘的圖形。你下

星期將要在這裏看見一件基伯體的作品。”

傭人來報告她餐席預備齊了。

她道歉說請他們吃的是意大利式的晚餐，她的廚子是非若耳一個詩人。

餐席上，他們在圍着玉米草的酒瓶前面，議論他們所愛的這降福的十五世紀。亞伯帝乃歷太子稱贊這時代的藝術家們的普遍性，他們所給他們藝術上的熱烈的愛情，他們的偉大的天才。他用一種親切的聲音誇張地說。

德沙特先生讚美他們，但用的是另外一種方法。他說：

“要是適當地稱贊這些人，他們是從基約多（Giotto）到馬沙削（Masaccio）都是那樣熱心的工作的，我願意這贊詞正當而且準確。應當先發揚他們在工場在商店裏過工人生活的時候。人一面看見他們工作才嘗出他們的直率和天才。他們是無知而且粗野的。他們所讀的所見的東西極少。圍繞了福羅郎斯的羣山給他們的眼睛和靈魂劃了界限。他們只認識他們的城；聖經和一些古代的精細的，因愛而柔媚的彫刻物的餘剩。”

亞利其教授說：

“你說的好。他們只思慮引用最好的手腕。他們的

精神都用於預備塗料和調勻顏色。一個人只要能想像着綑一塊畫布到畫板上，爲的是使畫不要和木頭一齊裂了，便算做一個奇妙的人。每一個畫師都有他的方法和祕訣，這是他們祕不示人的。”

德沙特又說：

“幸福的時代，那時人沒有把現在我們那樣急切尋求的奇特放在心上。徒弟勉強做的和師傅一樣。他除了設法和師傅相似以外沒有別的慾望，他們不願意與衆不同，但實際上却與衆不同了。他們工作不是爲的光榮，只是爲的生活。”

舒來特說：

“他們有理。最好不過是爲生活而工作。”

德沙特接着說：

“傳名不朽的願望不能繞亂他們。他們不去認識從前，也不思維將來；他們的夢想不在生活以外。他們修養好了一個堅強的意志。他們是單純的，他們不會大錯。他們能夠看出我們的聰明所看不出的真理。”

當時舒來特開始向馬墨太太說他日間到法國皇家王妃家做的拜會，這是德利都侯爵夫人曾替他寫了一封介紹信給她的。他得意着使人察覺他——一個流氓兼着浪人——曾被這位皇妃接待了，她家裏是無論密

司伯兒無論馬耳丹伯爵夫人都沒有去過；只有亞伯帝乃歷太子終可以自負曾有一天在教堂裏遇見過她的。

“她專務於微細的誠信的修養。”太子說：

舒來特說：

“她的清高和單純是值得贊美的。她家裏，她身旁貴族和貴婦的環侍着，她使他們守着最殘酷的禮節，爲的是使她的尊大成了一種苦業。她每天早去洗教堂的地面。這是一個鄉村的教堂，當主教和司事作葉子戲的時候雞子常來混擾着。”

於是舒來特坐在餐桌上，用飯巾效仿踏着洗石的王妃。後來，他抬頭嚴重地說：

“在客廳待了相當時間以後，她曾容許了我吻她的手。”

當下他住口了。

不耐的馬耳丹太太問：

“結果，這位清高而且單純的值得贊美的王妃，她向你說了什麼？”

“她向我說：‘你會去看了福羅郎斯嗎？人向我報告說不久以前那裏開了好些極美的商店。這些商店夜間是發亮的。’她又向我說：‘我們這裏有一個好藥師。奧大利的藥師們都敵不過他。他給我治腿，現在已有六個星

期了，一張膏藥還沒有落去。這些都是馬利德海司肯向我宣布的話。啊單純的偉大！啊宗教家的德行啊！啊聖路易的女兒！啊你的聲調的奇妙的迴響，極其神聖的匈亞利的耶李札布皇后！”(Elisabeth de Hongrie.)

馬耳丹太太笑了。她以為舒來特在開玩笑呢。但是他為否認而含怒了。當下密司伯兒說她朋友不對。她說這是法國人的僻性總以為人在開玩笑。

後來他們又重談到對於藝術的意見，在這地方的藝術是吸着空氣的。

馬耳丹太太說：

“對於我，我不大明白去贊美季多 (Gillo) 和他的學派。能感動我的就是這十五世紀藝術的肉感，人所謂基督教的。我只在弗拉昂日利國 (Fra Angelico) 很美麗的畫像裏看見誠信和純潔來。其餘的，神女和天使的像都是肉慾的，親密的而且有時甚至於是一種不正當的天真的。那些波斯的幼年王子美如同婦人一樣的，那聖塞巴斯見 (saint sebastien) 青春大煥發看如同受了基督教痛苦的巴許士 (Bacchus) 一樣，難道他們還有宗教氣嗎？”

德沙特回答她說他也是同樣的想，並說她和他都是有理的，既然薩沃那羅勒教徒 (savonarole) 也和他

們意見相同，並說他在藝術品若尋不出一點誠信來，情願都燒燬了。他說：

“人已經在福羅郎斯那半回教律化的壯麗的忙弗耳 (Manfred) 時代看見所謂耶比鳩 (Epicure) 學派的人們了，他們尋出根據來攻擊上帝的存在。那美的濟多加瓦剛底 (Guido Cavalcanti) 輕視那些相信靈魂不死的愚人。人傳說這一句：‘人的死和獸的死是完全相似的。’將來一旦一種古美從墓裏出來，基督教的天便現出愁慘了。去教堂和修院工作的畫師們也不是具有信心的，也不是真潔的了。那白呂甘 (Porugin) 就是不信上帝的而且他也不自諱的。”

密司伯兒說：

“是的，說他頭腦笨拙，天堂的真理不能穿入他的厚腦蓋。他是貪很而且慳吝的，完全深入到物質的利益裏面。他只想着買房子的事。”

亞利其教授替比也托瓦呂西德貝洛斯 (Pietro Vanucci de Perouse) 辯護。他說：

“這是一個廉直的人。那福羅郎斯的惹彼亞第 (Gesuati) 修道院長很不該狐疑他。這個宗教家實驗藝術把青石研碎做成紺青。紺青於是價值金也似的貴了；那院長自然也有祕密，敬愛他的紺青比紅寶石和

藍玉還要珍貴。他要求比也托瓦呂西裝飾他的兩廊，他期望奇妙不大注重畫師的手工而去注重懸在頂部的紺青的美。每當畫師在長廊工作耶穌故事的時候，院長便站在他一邊，並且獻給他那永不取用的一個小袋裏面珍貴的粉子。比也托在這位聖人眼前引用了，並且在向牆上塗料以前把醃滿顏色的毛筆浸在滿了水的杯裏。他如此用了很多的粉子。於是好的神父一面看着粉袋小了而且完了，便嘆着說：‘耶穌！這石灰是如何吞噬了，我的紺青阿！’當那壁畫完以後，當白呂甘接收了宗敎家相當的代價以後，他向神父的手裏放了一個藍粉袋：‘神父，這回是你的，這是我用筆醃了放到杯底的紺青，我每天往杯底放。我現在還你，你該知道你信託的是好人罷。’

德海司說：

“啊白呂甘是一個慳吝而且廉直的人。這並沒有什麼稀奇，並不一定自私的人便都是少廉恥的。多忠厚的慳吝人也是非常之多的。”

密司伯兒說：

“乖乖，自然！慳吝人們不願有一點債務，可是浪費人們對於欠債最能忍受。他們不十分想他們所有的錢，他們尤其不想所該人的錢。我沒有說比也托瓦呂西德

貝洛斯是一個沒有廉直的人。我只說他的頭腦笨拙，他買房子，買許多的而已。我很喜歡聽道了他把紺青還給惹彼亞第院長的故事。”

舒來特說：

“既然你那比也托是富有的，他就應當還給神父紺青。富人們大抵是自持廉直的；窮人們就不然。”

當下上菜的人獻給他一個銀盤，上面斜放着一把裝滿香水的壺。這是一把彫刻的壺和一個雙底的杯，密司伯兒依着古代的習慣在飯後給他的賓客用的。

但是舒來特並不伸手去接，藉口說他不做比拉特 Pilate 的手式，但是其實，因為他不願意洗手。

於是他在密司伯兒挽着亞利其教授的膀臂出了餐桌以後，便站起身來。

在客廳裏，一面上着咖啡，密司伯兒說：

“舒來特先生，你爲什麼用平等的野蠻苦悶來責備我們？爲什麼？大弗尼(Daphnis)的笛子也吹不好了假如牠做成七個平等的孔。你願意廢除了主人和僕人，貴族和傭人的美的禮節。啊！你是一個野蠻民族的人，舒來特先生。你對於窮人們有同情心可是你對於你所放逐的神明的美沒有同情心。你驅逐牠舒來特先生你把牠裸而且哭的棄絕了。你應當相信：當窮人們都是完全

無力，渺小，無知的時候，牠就不存在世上了。啊！解散了社會裏境遇不同的人——卑賤人們和壯麗人們——所組成的智巧的團體，這是窮人的仇敵也如是富人的一樣，這就是人類的公敵。”

舒來特一面往咖啡裏放糖回答說：

“人類的公敵！這是殘酷的羅馬人這樣去稱呼教他們愛情的基督教徒的。”

德沙特這時候坐在馬耳丹太太身邊，向她對於藝術和美的嗜好，圓轉，引導，激勵她的贊美，有時用一種親密的倘突去駁她，願意使她看見他所見過的一切，使她愛他所愛過的一切。

他十分願意她當春初的時候到園子裏去。他先在闌干上觀察過她了，已經看見她頸項和頭髮上的光彩，勝利的影子入了他眼睛裏被掩映的珠子。他以爲福羅郎斯的地和天只是爲這一個少婦作妝飾品的。

他稱贊她的衣服穿的簡單恰如其分。稱贊她每一動作出來的曲線的美他說他愛這些生動活潑，柔軟，聰明而且自由爲人所罕見令人所不忘的妝飾。

她十分被諂諛了，她從來沒有聽見過這種最使她快意的頌詞。她知道她的衣服穿的很好，具有一種有膽而且有識的嗜好。但是除了她父親以外沒有一個人對

於這件事上作一個識者的祝賀。她以為男子們只能覺察到一種妝飾的實際，並不懂得精巧的細致。有些人們雖然具有化裝的智識，但他們每用一種女人腔和偏僻的嗜好來破壞她。她隱忍着以為只有些婦人尊重她的服裝而這些婦人對於這服裝又是抱着惡意和妬羨的渺小思想的。德沙特藝術家又兼男性的贊美使她驚訝並且歡喜了。她滿意地接收了他給她的頌詞，並沒有想到這些頌詞是過於親切，並且幾乎有些越分的。

“德沙特先生，這樣看來，你是很注目妝飾的了。”

不是，他不甚注目這些的。人們真少於看見服裝好的婦人，即便現在的婦人穿的好而且比從來都好也是如此！他不願意去看衣服襁褓的人們走路。但是看見從他前面過去一個婦人若是有韻節而又有曲線的美的話他便贊美她了。

他用稍微放高一些的聲浪接着說：

“我不能想到有一個婦人每天留心妝飾不去研究她所供給藝術家的大教訓。她只須用極少的時間去穿衣戴帽也不算是失敗的留心罷。我們應當像她似的去妝飾生命不去思想將來。為後人去繪畫，彫刻，書寫只是一種自驕的愚蠢。”

亞伯帝乃歷問：

“德沙特先生，你說密司伯兒要穿一件銀花的浴衣怎麼樣？”

舒來特說：

“我，我那樣少於思想人間的將來，以至於我只把我美麗的詩寫在香烟的紙片上面。這些紙都是容易銷滅的，只餘下我的詩句一種無形體的存在。”

他表現的是一種不經心的態度。其實他沒有丟了他一行字。德沙特是最忠實的。他沒有不朽的慾望。密司伯兒責備他這個說：

“德沙特先生，爲的使生命是偉大而且圓滿的，應當在上面加上過去和將來我們的詩歌和藝術的作品應當有死後的榮譽，應當在後生輩的思想中佔一點位置；這樣我們算是分取了過去，現在和將來。你不願意不朽。德沙特先生，小心上帝聽見了你。”

他回答說：

“再活些時爲我已經滿足了。”

當下他起身告辭，許下明天早晨早些來引導馬耳丹太太去邦加西(Brancacci)教堂。

一點鐘以後，德海司回在那有美的嗜好的屋子裏；屋裏的牆上鋪着錦繡，上面畫的橘樹滿是大金葉好似一棵仙樹似的。她的頭睡在枕上美麗的赤勝折在頭邊，

在燈下沉思並且看見她的新生活的影像亂湧在她面前：唱望伯兒和她的鐘鈴啦，輕巧的如同黑影一般的美的畫像啦，那些貴婦啦，那些孤立而且無情的騎士啦，在這純潔的幕裏有些憂愁的一面注視着來者；這是很有趣的事，而且更親切的在牠們的昏暈裏；晚間，在非若耳別墅裏的，亞伯帝乃歷太子啦，亞利其教授啦，舒來特啦，那些熱狂的談話啦，理想的奇怪遊戲啦，和德沙特那青春的眼睛在有些疲倦的面孔上流動着，那深灰的面色和微細的鬍鬚帶着非洲人的態度，這些景象，一齊都來到她的眼前了。

她夢想他原有一種可愛的想像力，一種比較所有向她施展過的都更豐富的靈魂，並有一種使她不能抵抗的情趣。她極早就認出他那使人歡喜的特長了。她現在發現出他的意志了。這種觀念她覺得是甘美的；她合住眼似乎要把牠留住。後來，忽然，她驚戰了。

她感覺到猛烈的一擊打到她的心裏，打到她形體的神祕裏，這是一種使人痛苦的碰擊。她儼然意外地看見她的朋友肩負着鎗，在樹林裏。他用一種堅定而且規律的步法，走入深林裏面去了。她不能看見他的面孔，這個擾亂了她了。她已經不怨他了。她也不恨他了。現在她所不滿意的就是她自己。勒梅尼在她身前直走過

去並不回頭，離遠了，更離遠了，一直到憂愁的林子裏，只餘下一個黑點。她猛烈而且任性的，而且殘酷的裁判自己不當沒有告辭也沒有一封的信便離開了他。這是她的朋友——惟一的朋友。她從來沒有一個別的這樣朋友。她想：“我不願意他因為我的緣故不幸。”

漸漸的，她安定了。他自然愛她。但是尙幸他不是很容易受感動的，也不是善於憂慮和煩惱的。他自己說：“他打獵。他是高興的。他見着他所讚美的德拉魯瓦孀母了……她安定了，又想起福羅郎斯的妙處。他自己以為當她去參觀祭禮的時候，一個昂多尼約寶萊約羅的小小的力神像引起她的好奇心了。但是，其實，她只是歡喜那一天德沙特在談話的偶然中向她誇耀了圖畫的力量，風景的美，和那使人先覺到瓦西（Vinci）藝術的一種晦明的美景。現在，她又不記得了這個小小力神了，她便感受了一種熱烈的急切想去看他。想到這個願望上她減了燈睡去了。

早晨，她夢見在一個荒涼的教堂裏遇見了勒梅尼滿身裹着皮氈以至使她不認識他了。他等着她，但是一羣神父和信徒驀然而來隔離了他們。她知道他後來怎樣了。她沒有看見他的面孔，這個使她恐懼了。當她醒來的時候，在她夜間沒有關上的窗子上，聽見一種單調

而且憂愁的細小的叫聲，當下她在含着乳汁的黎明裏
看見飛過去一個燕子。於是，她無緣無故的哭了。

六

她很早便用一種精細而且隱密的小心很高興地穿好了衣服。她的妝室是出於喟望伯兒審美的妙想而設的；裏面有粗漆的陶器，大銅盆和磁石的方板，這些似乎是廚房的用品，但是仙家廚房的用品。這妝室樸素而且奇妙的恰到好處，使馬耳丹太太生了一種快意驚喜以爲到了馬盧皮的故事裏。(Peau d'ane) 當她的女僕替她帶帽的時候，她聽見德沙特和舒來特同在她的窗下談話。她重新作了寶林替他妝扮過的一切，露出她美麗頸項的曲線來。她在衣鏡裏端相了最後一次才下樓

往園裏去了。

園子裏栽着水松如同一片幸福的墓地一樣。德沙特看着福羅郎斯口念但丁（Dante）的詩句：“當我們的靈魂超脫了肉體的時候……”

舒來特坐在他的身旁假山欄干上，兩腿懸着，鼻尖藏在他的鬍鬚裏，在他的流氓的手杖上彫刻那可憐像的模型。

當時德沙特重念出讚美詩的韻尾來，“在我們的靈魂超脫了肉體，而又少思想的牽掛的時候，牠幾乎是神妙的在幻像裏了……”

她沿着黃楊的夾道走上前來了，打着她的小傘，身穿玉米色的長袍。那冬天微細的日光用一種淡金色罩住他。

德沙特在他說的日安裏加上歡喜。

她向他說：

“你背的詩句我不懂得。我的意大利文先生最愛梅達斯達斯（Metastase）並且就只愛他一人。靈魂神妙的在幻像裏到底是什麼時候？”

“太太，就是黎明的時候。這也可說是信仰和愛情的黎明的時候。”

舒來特不很相信作者一定要指早晨的幻夢，因為

這種夢給醒時留下那樣活潑，那樣難過的印象；這些印象都不是超乎形體的。但是德沙特引證這些詩句只是指的今早他在紫山上看見的金色黎明的悅人心目。他很久就被一個酣睡中有形體的影像弄得心神不安了，他以為這些影像不關係那最佔有我們的東西，乃是相反的，關係我們日間所遺留下的意象。

於是德海司想起早晨的夢，沒入在深林裏的獵者來了。

德沙特說：

“是的，我們夜間所看見的，就是我們日間所疎忽的不幸的餘剩。幻夢常是我們輕視了的事物的反映。或是被捨棄的物體的斥責。所以在夢中常常表現的是意外，有時又是憂愁呢。”

她沉思了一會說：

“這也許是的確的。”

後來，她急忙地問舒來特是否成功了在他手杖上刻的可憐。像的模型。這個可憐像已刻成一個比也大(Pieta)的樣子了。舒來特以為是一個天使。他並且作了一首四句的詩為的旋螺式的寫在下面一種教授而且道德的四句詩。他只願把上帝的十誡的文體變成法文詩句。這四句是一首簡單而且好的詩。他同意把牠念出

長：

我在十字架前哭泣，
我獨自愛慕，信仰，而且流涕；
在這身生的樹下，
阿，樹阿！你應庇蔭着大地。

德海司就如她來的那天一樣，曲肱憑在陽台的欄干上向遠處光明的海裏去尋那瓦龍布羅斯（Vallombrose）山峯；這些峯幾乎和天一樣的流動了。傑克德沙特看着她。他以爲這是第一次看見她，他在這面孔上發現了多少嬌嫩，這面孔是生命和靈魂的工作曾經放了好些深刻的情態而又不曾變冷她幼年而且新鮮情趣。她所愛的那光明對於他真是仁慈的。的確，她是美麗的浴着這福羅郎斯的輕日，這日光是親近美的形體並且供給高尚思想材料的。一種細膩的紅色很圓的上了她的雙頰。她的雙脛含着一種微藍的陶醉笑着；當她說話的時候她那牙齒的光亮含着一種熱烈的溫柔。他用一種目光去擁抱她那柔軟的上身，豐滿的臀部，和那週身突出的曲線。她甩左手打着她的小傘，右手空着去弄那紫蘭花。德沙特對於美麗的手原有一種嗜好，愛情，和瘋狂的。所以這手在他眼裏現出一種同面容，性格，靈

魂一樣感動人的狀態。她的手使他心醉了。他在這手上發現出肉慾和虛靈。他似乎以為牠們都是為肉慾裸體的。他更愛那修而且圓的手指，玫瑰色的指甲，有些肥潤而且柔軟的手掌；這上面穿行着華麗的曲線如同亞拉伯的鐵道一樣，而且從指根處露出和諧的小峯。他用一種快心的留意去觀這手一直到她用傘柄遮住了纔止。於是，他退在她後面一點，還是看她。那上身和一條細長而潔白的線的臂膀，豐富的臀部，細緻的關節，都附在這兩耳生動的美麗形體裏面的，她的全身都使他滿意了。

“德沙特先生，那裏，那個黑點就是波波里的園子，是不是？我前三年真見過這些園子的。牠們都沒有甚麼花。只是，有好些愁慘的大樹，我愛牠們。”

他幾乎驚詫她所談的，她所思想的了。這種聲調的清麗使他吃驚，彷彿是他不曾聽見一樣。

他偶然回答她的話，並且勉强的笑為的掩飾他願望的粗暴而又確切的隱衷。他是錯亂而且呆笨的了。她似乎沒有理會到這個。她表示歡喜。這種含糊而且支離的深切的聲調使她不知覺間感到柔媚了。她也和他一樣說些淺顯的話：

“這個景象是極美麗的。天氣很溫和。”

十二

早晨，德海司枕在繡着鐘形樹枝的枕頭上，細想昨天的遊玩，她想到那些何等美妙的圍繞着天神的天使，那無數的如彫似畫的十分美麗十分歡喜在市上天真地唱着贊美上帝恩寵和美麗的歡喜歌兒的孩子。在邦加西的著名的教堂裏，慘淡而且照耀的同一種神聖的黎明的壁畫前面，他曾用一種那樣活潑那樣光彩的語言同她談畫師中的青年畫師馬沙修，(Massaccio) 使她如同親見一般，她見着他的口半開半闔着，他那黯而且藍的眼睛出神，含情，沉醉的神情。她愛這比日間更膩

媚的早晨的奇妙。她以為德沙特就是這些華麗形體的靈魂高尚物品的精神。就由於他，在他身上她才了解了藝術和生命，她執於關心世界的景緻與他是同樣的。

怎樣使她對他發生這種同情呢？她也沒有一種準確的記憶了。在先王士要給她介紹他的時候，她並沒有一點認識他的願望，沒有一點他會使她歡喜的預感。她想起她在演武廳裏和杜良呂哀家裏所注意的簽他的名字的華麗的銅像，細蠟來了，但是她想像不到他自己會是這樣使人快意的，也想不到他會比在她親切的早餐席上所引以自娛的多少藝術家和愛美的藝術家都引動人。她一見了他，便喜歡他了；她生了引誘他和常見他的平靜的觀念。他在她家裏晚餐的那天晚上，她覺出她對於他生了一種使她自負的極其高尚的嗜好。但是，不久以後，他有些激動她了；他過於被自己，被他內在的世界包圍了，未免不留心她，這使她不能忍耐了。她有心去擾亂他。就在這急切而且更是惱人，自覺孤獨的情形之下，她一天晚上，在宗教博物館的門口遇見了他，並且他同她談了蠟外城和坐在墳中金椅上的女皇。她在夜間的黑影裏覺得他嚴重而且媚媚，聲調熱烈，眼光溫柔，只是太離遠了，太隔絕了，太不清楚了。她因此感受了一種不舒適，而且至於在沿着假山的

黃楊夾道上的那時候，她已經不知道是有慾望每天見他或是永不見他了。

自從她在韋羅郎斯遇見了他以後，她惟一地喜歡就是覺得和他接近，聽他的言論，他供給了她一種值得讚美的，五光十色的，新的，完全新的生活。他啓發了她思想上精細的歡喜和甘美的憂愁，他喚醒了她睡在他心裏的戾慾。現在她很決定了保守着他了。但是怎樣？她預先看到困難了；她那敏悟的心靈和她的性質完全把這些困難供獻給她了。最初她勉強的欺瞞自己；她自說他也許是夢想的，熱狂的，出神的迷在他的藝術裏面了，他原沒有婦人的熱烈嗜好；他終於不過是溫和的罷了，他未必肯向人要求甚麼。但是不一會她搖着那美麗的頭部——那浸在她頭髮的黑水河裏的頭部——她不願自信這種觀念。假如德沙特不是一個有情人呢，他就沒有對她一切的膩媚了。她不敢再想將來了。她是在現在的期間活着呢；她幸靄的，憂慮的她合着了。

她還是這樣夢想着，只見黑影裏射進來光明的箭，寶林給她拿來一封信和早茶來了。在一個寫着皇王街政友會號數的信封上，她認出是勒梅尼的迅速而且簡單的字體。他原期望接着這封信，但又吃驚這封應當來的信果然了，這就如她幼小的時候無誤的吊鐘在鋼琴

課堂上響的情景一樣。

勒梅尼在他的信上給了她些有理的責備。爲什麼不說什麼，不留下一聲再會就走了？自從他回了巴黎，他每天早上等候她那封不來的信。他去年是何等幸福一星期中有兩三次在他醒的時候得着些那樣可人那樣委婉的信使他悔恨不能去付印的。他疑慮的到她家裏跑了一次。

“當我聽說你走了以後我曾昏亂了。你的丈夫接待了我。他向我說你聽了他的忠告去福羅郎斯密司伯兒跟前過冬去了。自從某一時期他就覺出你慘白而且瘦弱了。他想空氣的更換會於你有好處。你原不願意走的；但是，因爲你漸漸的苦痛了，他始終讓你決定了。

“我沒有看出你瘦了，我。相反的我似乎覺得你的健康沒有什麼令人不放心。況且福羅郎斯也不是一種冬季的好住處。我一點不了解你走的理由，我因而很煩惱了。請你立刻安我的心罷，我求你……”

“你還以爲從你丈夫方面得着你的消息並且接收了他的友誼爲我是快意的麼！他也因你出行憂愁並且他恨政治生活的事務把他這時候留在巴黎。我在政友會裏聽說他有運氣做閣員了。這個使我驚詫，因爲向來還沒有在交際家裏選擇過閣員的。”

後面他向她敘些田獵的故事。他曾爲他帶回三張狐皮，裏面有一張極好的；這是一張猛獸的皮他曾在牠的穴邊拉着牠的尾巴，被牠回轉身來咬傷了他的手的，他說“經過了這些情形這隻獸便屈服在他的法律之下了。”

他在巴黎有好些麻煩事。他的堂弟來加入政友會。他恐怕他落了選。候選的榜已揭示了。在這些情形之下，他又不肯忠告他引退；因爲這負了一種很大的責任。另一方面，一失敗的確是難堪的。他結尾求她告訴她的消息並且求她早些回來。

她看完這信以後，輕輕的把她撕了投在火裏；在無情的妄想裏含着乾燥的憂愁看着她燒化了。

自然，他原是有理，他說的是他應當說的話；他怨恨的是他所當怨恨的。怎樣去回答他呢？接續着同他作那無謂的口角使他生氣嗎？現在須要同他作氣呵！他們口角的原因她那樣不經心以至於還要反省才能想起。啊！不，她已經沒有使他爲難的慾望了。相反的，她對於他感覺到何等的溫和啊！她一面看見他在一種呆笨的安靜裏用信託心來愛她，她因而發愁而且恐怖了。他呢，他並沒有更換。他還是同從前一樣的男子。她已經不是原來一樣的婦人了。他們現在被好些無形而且

有力的東西隔離了，這些就如使人生使人死的空氣的影響一樣。當女僕進來給她穿衣的時候，她還沒有開始覆信。

她疑慮着想：“他對於我有信託心。他是安靜的。這正是使她難堪的。她憤恨這些簡單的人們，他們也不懷疑自己，也不懷疑別人。

她下樓到了鐘鈴客廳裏，只見密司伯兒正在寫字並向她說：

“乖乖，你願意知道我一面等你寫的東西嗎？這是‘沒有’又是‘全有’。就是詩句。啊！乖乖，詩歌的確是我們天然流露的靈魂。”

德海司擁抱着密司伯兒，並且，把頭放在她朋友的肩上說：

“我可以看看嗎。”

“啊！乖乖，看罷。這是模仿你們地方民歌體裁的詩。”

於是德海司念：

她拋下一個白石，
在深深的湖心；
石在平靜的水面上，

起了一個小圓形。

於是拋石的女子，
有了痛苦和羞澀；
她把心的重物，
放在了不忠實的湖裏。

“喟望，這是一種象徵罷？請你給我解釋一下。”

“啊！乖乖，爲什麼要解釋，爲什麼？一種乖的影像可以有幾個意義。你所察覺出的就是爲你的真詩意義，但是也有一個很明顯的意義，我愛：就是不應當輕易解脫了人放在他心上的東西。”

馬套在車子上了。她們因爲曾經約定了去莫羅別墅參觀亞伯帝乃歷的陳列所。太子等看她們並且德沙特也應當到故宮裏去找她們。在路上，當車子走在高路的寬石條上的時候，喟望伯兒用那歌唱的字句表示她那精細而且珍貴的愉快。她下到紅白房子，和配着神像和泉源屋頂花園的中間，她指給她朋友那藏在綠松中的別墅，這兒是德加美龍（Decameron）的貴婦和騎士們來避瘟疫的，這瘟疫盛行於福羅郎斯的。他們在那裏談講風流，滑稽或是悲劇的故事以自取樂。後來她贊

或她昨天的好計劃。

“乖乖，你和德沙特先生一同上加米那（Garminé）城去了，你把馬墨太太留在非若耳，她是一位有趣的老太太——一位和平而且禮貌的老太太。她知道許多居住巴黎各種人們的故事。並且她講這些故事的時候，她也如我的廚子龐巴羅尼把雞蛋放在盤上那樣做：他不放鹽，但是他把鹽放在旁邊。馬墨太太的語言是很甜蜜的。鹽是在旁邊，在她的眼裏。我愛，這就是龐巴羅尼的菜：各人都合他的口味。啊！我很愛馬墨太太。昨天，你走了以後，我看見她孤獨而且憂愁在客廳的角上。她是想她的丈夫呢，這是一種淒涼的思想。我向她說：‘你願意我也想你的丈夫嗎？我很情願的同你去想他。人向我說他是一個學者，並且是巴黎皇家學會的會員。馬墨太太，同我談談他罷。’她向我回答說他專務在愛頹司克的研究上，並說他把全生命交付了牠。啊！乖乖，我立刻重視了這位為愛頹司克而生的馬墨先生的紀念。並且我因而生了一種好的念頭。我向馬墨太太說：‘我們非若耳蒲多利歐（Pretorio）故宮裏，有一個簡單的愛頹司克小博物館。同我一齊參觀去！你願意嗎？’她向我回答說這是她在意大利中所最願望去認識的。當下我們兩個便到蒲多利歐故宮去了；我們看見了一

雙牝獅和許多奇形怪狀胖的瘦的小銅人。愛頹司克是一種極其愉快的民族。他們造了好些銅錫的奇怪像。這些怪像有的臍着他們的肚子，有的露出他們一切的裸骨，馬墨太太用一種痛苦的贊美看着牠們。她賞鑒這些如同……我尋的一個極美的法文字……如同馬墨先生的紀念物和成績品一樣。”

馬耳丹太太笑了。但是她心中有所牽掛。她覺得天色可厭，街道醜惡，行人俗氣。

“啊！乖乖，太子一定很歡喜的在他的宮裏接待你了。”

“我不肯信。”

“爲什麼，乖乖，爲什麼？”

“因爲他似乎不甚喜歡我一樣。”

啣望伯兒決定說太子相反的是一個馬耳丹伯爵夫人的贊美者。

馬停在亞伯帝乃歷的宮前。陰暗的正面作一種鄉村的裝飾好些銅環印在上面，這些環子，從前，當節慶的日子是放樹脂火把用的。這些環子在福羅郎斯是傑明最著名的家宅。這故宮就有這種自大不羣的狀態；但裏面却是空洞，閒散，討厭的樣子。太子急忙迎住她們，並且引導她們穿過那些空洞的廳房，一直到陳列所

裏。他道歉說所陳列的畫品一定不足引人觀瞻。這陳列所是于留亞伯帝乃歷主教在基德（Guide）畫家和加拉矢（Carraché）三畫家的嗜好盛行的時代而設的，現在這嗜好衰歇了。他的祖父喜歡搜集布羅尼學派的作品。他讓馬耳丹太太看幾幅密司伯兒喜歡的畫；這裏面雜着一幅茫特尼亞（Mantenia）的畫。

馬耳丹伯爵夫人一眼就看出這是一個假冒的陳列所，——一個收買冒牌著名的地方，一些送給財政家的畫品，就如她的父親常常收到的贈品是一樣的。沒有藝術家的嗜好的。

一個僕人拿來一張名片。

太子大聲念出傑克德沙特的名字。當下，他轉身背着兩個女客。我的面孔上現出一種人只在羅馬皇帝的石像上看見的不高興的表情。德沙特已來在展覽廳的梯頭上了。

太子迎到他前面含着一種乾笑。

密司伯兒向他說：

“我昨天獨斷的邀了德沙特先生到亞伯帝乃歷宮來。我知道會使你快樂的。他願意看看你的陳列所。”

的確德沙特願意和馬耳丹太太。一同在這裏。現在，四個人從基德和奧巴勒畫品中走去了。

密司伯兒對於這些老人和那些外衣用一種不動的擾亂飄揚着的童貞神女上面，向太子呢喃着些美麗的話。德沙特慘白的，失望的走近德海司並向她低聲說：

“這個陳列所是收買全世界的畫的商人，寄放他們店裏的廢畫的地方。這位太子出賣的是那些猶太人所不能賣的東西。”

他引導她在一個鋪着綠絨的畫架上陳列的邊上鏤着米塞天使（Michel Ange）的名字一個神聖的家庭的前面向她說：

“我曾在倫敦，巴勒和巴黎的商人家看見過這個神聖家庭。因為他們還不知道牠只值二十五個路易，所以傳到亞伯帝乃歷第末還向人要五千佛郎的價。”

太子看見他們低語，並且很可以猜出他們所說的話我便懇切的走近來說：

“這張畫差不多到處都有這樣一種答辯。我並不肯定說這是特殊的。但是牠永遠在家裏保存着，並且舊產簿上都標題了米塞天使的名字。這就是我所能說的一切。”

於是太子轉身到密司伯兒跟前去了，她正在尋覓原始人畫圖呢。

德沙特人不舒適。他自從昨天起就想着德海司。他

會整夜在她的影像中思想而且工作。他見到她是美妙的，但是另有一種美妙而且比他在失眠中所不能夢到還要令人神往的美妙；見到她是不大溶解而且飄浮的，具有一種最劇烈，最強盛，最尖刻的肉感，也有一種最神祕最不可測的靈魂。她是憂愁的；她在他面前顯出冷淡而且分心的樣子。他自己覺得他對於她沒有什麼並以爲他變得討人厭而且可笑了。他自己愁慘而且激動了。他苦痛地在她耳邊喃喃地說：

“我曾經反省了。我本不願來的。我爲什麼來了。”

她立刻了解他所要說的話了，她了解他現在所恐怕的了，她了解他是不能忍耐的，怯懦而且拙笨的了，她原喜歡他這樣，她滿意她所給他的擾亂和願望。

她的心跳動了。但是她裝做懂得他是失悔被不好的畫品弄得乏味了，便回答他說實在這個陳列所沒有一點趣味。他在已經怕使她不樂的恐懼中心定了。他相信她的確是無情而且分心的，所以並沒有明瞭他的聲氣和辭語的意義。

他又說：

“沒有，一點趣味沒有。”

太子留兩個女客早餐請她們的朋友也同她們留在這裏。德沙特道了歉。他便在他單同馬耳丹太太一塊兒

時候出了在櫃子上擺着些糖盒的大空廳。他有意暫時逃避了她，他現在沒有再見她的念頭。他提醒她明天應當去參觀巴爾日羅（Bargello）教堂去。

“你很願意允許過我來伴着你的。”

她問他是否發現了她今天討厭。啊！沒有，他並沒有覺出她是討厭的，但是他以為察出她是有些憂愁的。他加上一句說：

“唉？你的憂愁你的歡喜我是沒有權去知道的。”

她向他流視了，迅速的，幾乎是酷烈的一眼。她說：

“你沒有想到我要引你作知己，是不是？”

隨後她驟然地離開他了。

十三

晚餐以後，充滿了鐘和鈴的客廳裏，大燈罩只留下一種黯淡的光線照着長手暹羅女神像的燈下，好馬墨太太在火爐前面烤着火，一個白貓在她的膝上。夜氣清鮮了。馬耳丹太太眼睛裏還含着那紫蘭花尖和那在路上伸着奇怪的臂膀的古橡樹，她因幸福的疲倦微笑了。她曾和密司伯兒德沙特和馬墨太太同到愛瑪城沙陀斯修院 (Chartreuse O' Ema) 去了。她如今在她幻象的美妙陶醉中，忘卻了大前天的憂慮，那封麻煩的信，遠道的斥責；她除了彫刻和繪畫的長廊，和院子草地上的

井，紅屋頂的村子，和那夾着柔媚言語的路，使她發現春光以外更不想世界上有別的東西了。德沙特才給密司伯兒做造了一個小貝亞蒂斯（Beatrice）的蜡的模型。喟望修飾她畫的那些天使。亞伯帝乃歷柔軟地倚在她的身上，只見他的臀部肥大的圓潤，他一面用手弄着鬍鬚，並且向他週圍放出侍臣的目光。

他回答喟望伯兒對於結婚和戀愛一種意見說：

“應當婦女自己去選擇。要選擇到一個被婦女們愛的男子，她是不得安靜的。但要選擇到一個不為婦女們所愛的男子，她是沒有幸福的。”

密司伯兒問：

“乖乖，你怎樣替你一個爲你所重視的女友去選擇呢。”

“喟望，我祝福我的女友是幸福的，我也祝福我的女友是安靜的。她情願如此，因爲她恨的是背叛，卑污的懷疑，與及苟賤的不信任。

“但是，乖乖，既然太子曾說過一個婦人不能同時幸福而且平靜，你說你的朋友選擇的罷，說罷，乖乖。”

“人不去選擇，喟望，人們是不能選擇的。不要強迫我說出對於結婚的意見罷。”

這時候，舒來特來了，表現出一種陳列在古城門前

的乞丐的華美態度。他才在一個非若耳的酒店裏和鄰人們玩了葉子戲來。

密司伯兒說：

“舒來特先生來了。他一定要教導我們對於結婚正當的思想。我頃向於聽從他如同聽那神的意旨一樣。他看不見我們所看見的，他看見我們所看不見的。舒來特先生，你對於結婚是什麼思想？”

他坐下並且向空舉起一個蘇克拉底的指頭：

“小姐，你談的是男女用宗教儀式的結合嗎？在這意義上，結婚是一種神聖。由此產生出一種褻瀆神聖的行爲。至於依法律的結婚那不過是一種儀式而已。我們社會裏人對於這個所引爲重要的只是一種很會使舊制度下的婦女發笑的兒戲罷了。我們也同許多別人一樣有這種成見，對於中產階級些的奮起，對於稅和法官的更換；就叫作革命，這是產生那些‘無意識’的母親。自從前一世紀起，牠每天從三色裙下出些新鮮笨謎。人民的結婚實在說只是一種登錄也如同許多別的事務一樣國家用以調查人們的等級；因爲，在一個法治的國家裏，每人都應當有他的執照。這一切的執照都要經過上帝兒子的目光纔有價值。大抵這種在一個大冊子裏的登錄，還不如引導一個婦人去尋一個情人道德。背叛了

在市政廳長前面宣的誓語，誰會單獨這樣想呢？爲犧牲那私通的歡樂，應當是一個誠信的人纔辦得到。”

“但是，舒來特先生，我們也曾在教堂中結婚的呀，”德海司說。

後來她用一種誠實的聲氣說：

“我不了解一個男子或一個女子在知其所爲的年紀結了婚還會做這種瘋狂的事。”

太子不信任的看着她。她原是精細的人，但是他完全不能想到人可以用一種大公無私的態度作無目的的談話與及表示一些普通的觀念，他想像馬耳丹伯來牟伯爵夫人發現了他的計劃要來破壞他。於是，因爲他已經想着自衛和報復的原故，便向她看了柔媚的一眼，並用一種溫柔的媚女人的手段向她說：

“太太，你表現出法國女子美麗而且聰明不就範圍的自負來了。法國女子們愛自由，並且無論何人沒有再比你相當的了。我呢，我也曾在法蘭西住了些時。我曾經認識而且贊美了巴黎的華麗社會，——那些客廳，慶日，談話，遊戲。但是在我們的山上，在我們的橄欖樹下，我們又變成鄉野的人了。我們重來習慣這田野的風俗。結婚是我們的豐滿而且新鮮的山村詩。”

唱望伯兒賞鑒德沙特放在桌上的模型。

‘啊！我相信貝亞蒂斯就是這樣。德沙特先生你知道有些壞人們說貝亞蒂斯不曾有在過嗎？’

舒來特宣告他就是這種壞人中間的一個。他不相信貝亞蒂斯比那些別的貴婦——老年愛情詩人們藉着她們發輝滑稽纖巧的蘇克拉底觀念的貴婦——還要真實。

他不耐那些他不曾得到的錯誤的頌詞，他忌妬但丁，如同忌妬宇宙一切一樣，加之極其精細的文人，他以得了板縫便開始攻擊了。他說：

“我疑心天使的弱妹除了在大詩人的乾燥想像中是從來沒有活過的。她還似乎是一個純粹的寓意，再進步說是算學的習題和星象學的題目。但丁在我們中間是一個布羅尼學校良好的博士，他的頭腦裏有許多月光，但丁在他的方巾下面相信多數的道德。這位熱烈的幾何學家在數目字上做夢。他的貝亞蒂斯是一朵數學的花，這就是一切！”

只見他燃着烟斗。

喟望伯兒嚷着說：

‘啊！舒來特先生，你不要這樣說。你使我難過了，並且假如我們的朋友若巴爾聽見你這話，他一定要很憤怒的反對你。亞伯帝乃歷爲的懲罰你將要給你讀那

貝亞蒂斯在裏面講解月亮的黑點的讚美詩。你讀神曲 (Divine Comodie) 岳斯比由 (Eusebio) 罷。就是你看見在桌上的那本白書。你翻開這本書讀罷。

當他們在燈下讀詩的時候，德沙特在馬耳丹伯爵夫人身旁一張安樂椅上，低聲不勝興奮的談論但丁如同詩人中之最能彫刻者一樣。他向德海司重提起大前天他們在聖瑪利亞教堂看見的畫，在塞爾威 (Servi) 的門上，壁畫幾乎磨去了，人還勉強看得出這位詩人帶着繞着桂枝的帽子，與及福羅郎斯和北斗七星。就是這個已經足夠激發藝術家了。但是她一點沒有注意，她一點沒有被牠感動。隨後她也同意說：但丁，過於幽暗了不很能引她注目。德沙特習慣於她所深入在一切藝術和詩歌的觀念裏的境界，感受着驚詫而且有些不快了。他大聲向她說：

“有好些偉大而且有力的東西是你感覺不到的。”

密司伯兒抬頭問乖乖所感覺不到的這些東西是什麼；當她知道了就是但丁的天才的時候她便裝出一種假怒嚷着說：

“啊！你不崇拜，值得一切的煩詞的父親主人，上帝的河嗎？我不愛你了，乖乖。我討厭你了。”

於是，她因為要給舒來特和馬耳丹伯爵夫人一種

責備，她重提起福羅郎斯居民的誠信他把尊敬耶穌基督的祭台前面燒起的蠟燭，移在但丁半身像前面去了。

太子重念起從前間斷的詩句：

“她的心裏接收了我們永久的珠子……”

德沙特決定要使德海司贊美他爲她所不認識的東西。的確，他很容易地爲她犧牲了但丁和一切的詩人和宇宙的餘物。但是她在他身旁安靜而且願望的用她含笑美的妖媚在不知覺間激發起他了。他決定強迫她聽從他的思想，他的藝術慾，一直到他的幻想和他的僻性。他低聲用緊迫和口角的緊逼她。她向他說：

“老天！你是何等的強暴喲！”

於是，他湊近她的耳邊，並且，用一種他竭力遏止的熱烈聲調說：

“你應當連我的靈魂一同取去。我不情願得了你失去你的靈魂。”

這句話給了德海司一種恐懼和歡喜的驚戰。

十四

第二天她睡醒的時候，她自己說該看勒梅尼的信了。天落着雨。她無力地聽着雨點落在假山上。喟望伯兒是經心而且細緻的人，曾令人在桌上放了一個藝術的紙盒：倣效彌撒經本的紙，和別的紙，——一種淡紫的配着一種銀灰色的；應當像毛筆一樣用的好些輕而且白的合金質 (Celluloid) 的筆頭；一種落在紙上便變成藍色和金色的彩色墨水。德海司無心領略這些雅緻和珍貴，不容易湊合這封她要牠簡單而且不大明顯的信。她一面看見在第一行上稱呼勒梅尼“朋友”的這個

名詞，落在銀紙上面，她的唇際不由微微地笑了。開頭的話很使她爲難。其餘的她都很快的寫出，她談了許多喟望伯兒和亞伯帝乃歷太子，談了一點舒來特。說她在福羅郎斯經過的時候看見了德沙特。她誇揚了博物館的幾張圖畫，但是並沒有興趣不過爲的占些篇幅而已。她原知道勒梅尼是一點也不注意畫品的，知道他單單贊美在古比勒商店買的軍士畫家德大義 (Detaillé) 的一個小騎兵。她看見這個小騎兵，是有一天他驕傲地在他臥室的鏡旁家庭照像下面指示給她的。所有的一切，遠遠地使她似乎覺得無價值，討厭而且憂愁。她用親密的話，用不是做作的溫柔結尾他的信。因爲，的確，她從來沒有感到對於他的朋友有這樣平靜而且仁慈的。寫了四篇，她說的話還是不多並且更不使人懂得。她只報告她在福羅郎斯還勾留一個月，這兒的空氣使她舒適。她後來寫給她的父親，她的丈夫和塞尼喟倫公主。她手拿着信下了樓梯。走進對面屋子裏，她把三封投在專爲接收付郵信件的銀盤裏。她因爲不信任馬墨太太搜求的眼睛，便把給勒梅尼的信裝在手袋裏，計算偶然去散一散步的時候，便把牠放在郵箱裏去。

不多時，德沙特來約他三個女友同上城裏去。因爲他在對面屋裏候了一會，他看見了盤裏的信。

總不肯信用字句去推測靈魂的他，却被這信的形體感動了，就如被一種可以同時有牠的華麗的圖畫感動了一樣。德海司的字使他愛看因而使他想起她。如同是一種新鮮的遺物，而且他也細玩信上參池的郵票，——那突出而且簡單的週圍。他用一種肉慾的贊美去細看那些住址，並不去念牠們。

這天早上他們去參觀聖瑪利亞新教堂，這裏是馬耳丹伯爵夫人已經和馬墨太太一同去過的。但是密司伯兒說她們失敗了因為沒有在歌唱的畫壁上看見邦西(Benci)畫的美麗的其那沃拉(Ginevra)喟望說：‘應當在早晨的光線裏參觀這早晨的圖畫。’當女詩人和德海司談話的時候，德沙特挨着馬墨太太耐心聽着國家學會會員在美麗的婦人家裏餐會的小故事；並且他甚至於留心到這位太太自從前幾天起的急忙着買一個面網的小事。她在福羅郎斯沒有遇見合意的，於是她失悔錯過渡船街。(Rue de Bae)

他們出了教堂，經過從前舒來特曾經引做主人的鞋店門口。那老實人正在縫鄉村式的鞋。藿香在他身旁起着綠泡。那木足的鳥兒叫着。

馬耳丹太太問那老人是不是健旺，是不是工作足以生活，是不是高興。他對於這一切的問題，都用意大

利的可愛的“是”字，和在他豁齒的口裏輕輕說出的“正是”回答。她讓他說他的麻雀的故事，那可憐的小鳥是曾經有一天把爪子浸在沸騰的松香裏。

“我給小朋友用火柴做了一隻木腿；站在我的肩上如同從前一樣。”

密司伯兒說：

“這是一位好的老人，他教給舒來特先生的智識。從前在雅典（Athene）有一個鞋匠名喚做昔蒙，他曾寫過哲學的書並且他是蘇克拉底（Socrate）的朋友。我始終覺得舒來特先生相像蘇克拉底。”

德海司請這個鞋匠說他的姓名和他的歷史。他喚做司拉非諾司多比尼，司底亞（Stia）的人。他老了。他的一生裏有許多困難。

他把眼鏡移在額上，在他的紅眼皮下露出極其溫柔並且幾乎無光的藍眼睛來說：

“我從前有一個婦人，幾個孩子，我現在沒有了。我從前知道過的東西現在知道了。”

密司伯兒和馬墨太太去搜尋面網去了。

德海司想：

“他在世界上只有他的工具，一把釘子，一個裝着皮子的木桶，和一個松香罐，於是他就幸福了。”

她向他說：

“這棵花很香，牠不久就要開花了。”

他回答：

“假如這棵小花開了，牠也就要死了。”

德海司離開他的時候留在桌子上一塊錢。

德沙特在她的身旁。他向她莊重地，幾乎是嚴厲地說：

“你知道嗎？……”

她看着他並且等看。

他說完了：

“……我愛你。”

沉默中，她接續用她眼皮尤然顫動的明眼目光在他身上看了一會。後來她用頭作符號說知道。並且，不讓他有留她的機會，便去同密司伯兒和馬墨太太又連在一塊兒了，他們是在街頭等着她的。

十五

德海司離開了德沙特，便同她的女友與及馬墨太太去一位極老的福羅郎斯太太家裏早餐，她是從前韋多昂馬呂哀當他在沙瓦城做大公的時候曾經戀愛過的。她從三十年來沒有出過一次阿爾啦河上的宮門，她在裏面粧飾着，帶着紫蘭花的假髮，在寬大白廳房裏撫琴。她接待福羅郎斯的女交際場中的人們，所以密司伯兒常去看她。餐席上，這位八十七歲的幽居的太太向馬耳丹伯爵夫人問那巴黎的華麗社會，這是她隨時在報紙上談話中輕易就會聽見的，現在積久更變得可貴了。

孤寂的她，總守着敬禮和興趣的崇拜。

她們出了宮殿以後，因為躲避江上吹來的狂風和尖酸的飛砂起見，密司伯兒引着她的女友走那黑石房屋的狹小的舊路，這些房子都是鄉野式地半開在天邊只見那兒空氣的清涼裏面有一座小山和三棵密樹笑着。她們前進着，並且喟望指點給她朋友那些吊着紅布的破屋，一種大理石的甃飾品，一個聖母像，一朵百合花，一個甲特李那女神像(Catherine)在一個介壳的神龕裏。她們沿着這舊都的小街走，一直到聖米塞勒金色教堂，在這裏德沙特約定來會她們。德海司現在她生了一種興趣而且詳細的留心想起他來了。馬墨太太想着尋一個面網；別人告訴她在高爾梭(Corso)街可以有買着一個的希望。這件事使她想起拉克郎先生一件分心的故事來，他有一天在國家學會講座上從衣袋裏掏出金線面網來揩額，他把牠當作他的手巾了。聽衆很是驚奇並且低聲切語起來。這個面網是他的姪女傑那米苟前天和他一同去音樂會的時候託給他的。於是馬墨太太解說他怎樣在他大衣袋裏發現了面網，他拿在身旁想着還給他的姪女，並且怎樣出於無心他把牠放開在會場上搖幌使人發笑。

提起拉克郎的名字，德海司便想起這位學者所報

告的火星來。她自己用一種譏諷的憂愁說現在是這星來結局世界的時候了，如此還可以解決她的問題。但是她在老教堂貴重的牆上面，看見天空被海風吹得乾淨了，亮着一種慘淡而且酷烈的藍色。密司伯兒在彫刻的神龕裏好些粧飾教堂正面的銅像中，指着一個向他說：

“乖乖，你看，這位聖喬治 (Saint Georges) 是何等的年幼而且自豪喲。聖喬治是從前一個好些幼女所夢想的騎士。並且你要知道茹列特 (Tuliette) 看見羅梅岳的時候便嚷着：‘的確，這是一個美麗的聖喬治！’”

但是乖乖却覺得他有一種正經，討厭而且呆笨的態度。這時候，她忽然想起那封信還留在她的手袋裏。

“我看這就是德沙特先生”好馬墨太太說。

他在教堂裏奧加尼亞 (Orcagna) 神龕前面找她們。他早就想到那多拉德羅 (Donatello) 的聖喬治像對於密司伯兒生的不可抵抗的情趣。他也贊美這個有名的像；但是他總對於樸素而且爽直的聖馬可像保守一種特別的友誼，這像是他們可以在這神龕的左邊推着一堆靠在羊毛工人舊房屋邊的弓形支柱過去的街上看見的。

走近他所指的神像前面，德海司發現了一個郵箱

在對着神像的窄街牆上掛着。這時候德沙特坐在可以適當看見他的聖馬可像的地方，用一種豐富的友誼談他：

“我一到福羅郎斯，我第一拜會的就是他。我只有一次沒有一到就來。他一定可以原恕我的：這是一個優良的人。他絕沒有爲人羣所尊重並且一點不引以注意。要是我，我倒喜歡在他的社會裏，他是活的。我知道在曾經給了他一個靈魂以後，多拉德羅曾向他嚷：‘馬可，你爲什麼不說話呢？’”

馬墨太太讓他們贊美聖馬可像。他覺得臉上受了砂子打擊，於是拉着密司伯兒到加札約里(Calzaioli)街尋那面網去了。

她們兩個走遠了，留下乖乖和德沙特去作贊詞。她們約定在女帽店裏相會。

彫刻家德沙特接着說：

“我愛他，我愛這個聖馬可像，因爲我在這兒感覺着多拉德羅的手和靈魂比在聖喬治的還好，他一生是一個好而窮的工人。我今天尤其愛他，因爲他在他那可敬而且動人的誠實裏使我想起聖瑪利亞新教堂的，你今天早上曾那樣可愛地同他談過話的老鞋匠。”

他說：

“哈！我已經忘却他的名字了。我們同舒來特先生喚他做剛丹馬才思（Quentin Matsys），因為他相像這個畫家所畫的老人。”

當他們轉過教堂角來，去看那對着紅瓦屋簷下面掛着羊皮幌子的羊毛工人，舊房子的正面的時候，她站在信箱前面了。這信箱那樣積塵而且生鏽似乎郵差從來沒有和牠接近過。她在聖馬可的天真的目光下面，把她的信投進去了。

德沙特看見了，立時覺得胸前受了一下猛擊一樣。他勉強着談笑，但是那投過信的帶着手套的手總在他的眼前。他想起今早曾經看見德海司的信放在對面的銀盤裏。她爲什麼沒有把這封信也和那些放在一塊？這緣故是不難猜想的。

他站在那兒無言，深思，視而不見了。他勉強着安心：也許這是一封無意義的信她是想避免馬墨太太的誤會的好奇心而如此的。

“德沙特先生，是到高爾梭街帽店裏會齊我們朋友的時候了。”

也許她寫信給和馬墨太太不和的司克慕耳太太罷。可是立刻他又看出他這些假設的愚蠢來。

這是明顯的。她有一個情人。她給他寫信。也許她

向他說：“我今天看見德沙特，這個可憐的孩子想和我發生戀愛了。”但是她無論寫這個或是別的話，她是有一個情人的。這是他不曾想到的。他知道她是屬於別人的了，驀然，他感覺到一種全個肉體全個靈魂的苦痛。這隻手——這隻投信的小手留在他的眼裏，成了一種激烈的火傷了。

她不知道他爲什麼立刻變得啞而且愁慘了。因爲她看見他向信箱上射了牽掛的一眼她纔猜透了。她覺得他奇怪吃沒有權利的醋；但是她並不因此生氣。

他們到了高爾梭街，遠遠地看見密司伯兒和馬墨太太從一家女帽店裏出來。

德沙特向德海司用一種迫切而且懇求的聲調說：

“我有話向你說。我明天應當單獨的見你；請你晚上六點鐘上南喀囉，亞宵里街去。”

她甚麼也沒有回答。

十六

當她穿着黃色外衣來到南喀囉亞宵里時候天已大約是六點半鐘了。德沙特含着謙卑而且煥發使她感動的目光來接持她。落日把阿爾啦寬河照成紫色了。她們無言相對了一會。當她們沿着故宮單調的直路快走到舊橋(Pont Vieux)的時候，她先向他發言了。

“你看，我來了。我以為我是應當來的。事到這一步，我並不以為與我無關。我極知道：我從前做了當做的事使你和我造成你現在的狀況。我的態度使你生了從來不曾有過的思想。”

他似乎不了解。她又說：

“我是自私的，我是不謹慎的。你會使我歡喜，我曾對於你的心靈發生了嗜好，我不能戒絕你了。我曾做了可以引誘你留住你的事。我曾對你是膩媚的，我不是冷淡的膩媚，也不是不忠實的膩媚，但是我是膩媚的。”

他搖頭，否認他已經對於這話了解了。

“是的，我曾是膩媚的。可是這並不是我的習慣。但是我對於你却是這樣的。我不說你是勉強乘機而進，而且你也有這樣做的權利，也不說你是出諸空想。我沒有注意到你是愚蠢的。你沒有看出什麼這也是可能的高尚的男子們也有時失却了精細。但是我知道我持的不是我應持的態度。並且我求你寬恕這個。所以因此我來了。我們止住在好朋友上面罷，既然現在還是這個時候。”

他用一種愁悶的溫柔向她說他愛她。這種愛情的起初時期是容易而且甘美的。那時他只願意看她，還再看她。但是不久她纏亂了他，使他不能自主，使他心碎了。一天在非若耳的陽台上痛苦轟然而且強烈的發生了。現在他已經沒有再忍痛再緘默的勇氣了。他向着她嘆。他不是抱着一定的計劃來的。他之所以要說出他的

慾求呢，是由於一種力和一種需要使他要她的面前說她。既然她對於他已經是惟一的存在世上的生物。他的生命已經不屬於他自身而屬於她了。他希望她了解他愛她，不是由於一種無力而且模糊的溫柔，而是出於乾燥而且殘酷的熱烈。唉！他原是有一種正當而且準確的想像力的。他知道了，他不住的看見他所願望的，於是他痛苦了。

後來他似乎以為彼此連合起來，他們可以得到不負生命價值的快樂。他們的生存將是一種美麗而隱密的藝術品。他們可以共同去思想，了解，感覺。這將成了一個情緒和理想的奇妙宇宙。

“我們用生命開一個美妙的花園。”

她裝做誤會了這種夢想的天真似的，於是說：

“你很知道我對於你的心靈的嫉媚感動了。我自己養成一種見你面聽你言語的需要。這個我也曾過於向你流露過。在我的友誼上計算罷，你也不必自尋煩惱了。”

她伸手給他。他不握她的手並且驀然地回答：

“我不願要你的友誼。我不願要這個，我應當完全佔有你或是從此不再見你。你是很知道的。爲什麼你用嘲弄的言語向我握手？無論你願意或不願意，你已經

由你身上給了我一種失望的慾望，一種要命的嗜好。你變作我的病痛，我的痛苦，我的困難了。你要求我做你的快心的朋友，你現在終是嫉媚而且殘忍的呢。假如你不能愛我，由我個人走罷；我將忘了你，怨恨你，不知所從。因為我對於你生了怨恨和憤怒的內心。啊！我憤你，我愛你。”

她相信他所說的，她恐怕他去了，又怕沒有他活着的憂愁和煩惱。她說：

“我在生命中遇見了你。我不能把你失了，我不願把你丟失了。”

他怯懦而且強烈的喃喃說話了；他的話都塞在咽喉裏。落照下了遠山，太陽最後的迴光把聖米尼亞多的東山映得慘淡了。她還是說：

“假如你認識我的生命，假如你曾看見牠在去遇見你以前是如何的空虛，你就知道你所關係於我的了，並且你也不想拋棄我了。”

但是她那言語的安靜聲浪和石路上步履的整齊動作激怒他了。他向她喊叫他所忍受的苦痛，他對於她的燃燒的願望，確定了的觀念的困苦，他怎樣在各處，在任何時，夜間，白日，總是看見她，呼喚她，向她張開臂膀。他現在認識她了，她是神妙的病症。

“你那思想的熱情，他說：你那華美的勇氣，你那聰明的自負，我吸收這些如同吸收你的肉體的香味，是一樣的。你說話的時候，我似乎覺得你的靈魂在你的脣邊跳躍，我恨死不能我的嘴脣放在上面。你的靈魂對於我就是你的肉體的香味。我先保守着原始人們的本能，你把牠們喚醒了。並且我覺得我是用一種粗野的爽直來愛你的。”

她溫柔地看着他並且不回答什麼。這時候，他們在陰沉的夜色裏遠遠地看見水邊際流動着光亮和悲哀的調子。後來如同幻影似的被風吹散現出一些黑衣修士來。苦像在他們前面流動着。這些人是慈悲堂的修士們，他們帶着風帽拿着火把，唱着贊美歌擁着死人到墓地去了。按着意大利的風俗，殯葬是在夜間用快步走的。只見好些教士，棺材，幡引之類在空洞的壩上跳着。傑克和德海司靠牆站着讓這悲慘的喇叭，神父，歌童，蒙着面孔的人們，和那也同他們一齊跳着討人厭的死人，——在這肉感的地方的人是不敬禮他的過去。

黑色的雪團過去了。哭泣的婦人們跟着這被一些穿大鐵鞋的怪人擡着走的棺木後面。

德海司歎着說：

“我們在這世上煩惱有什麼用？”

他似乎沒有聽見他的話並用一種緩和聲調又說：

“在我未曾認識你以前，我並不是不幸的。我愛生命，我因而被好奇心和夢想牽掛住了。我細玩那些形體和那些形體的靈魂，那些親近人和諂媚人的外形。我有賞鑒和夢想的歡喜。我享受一切並且不牽掛什麼。我的豐富而且輕躁的願望永不疲倦的占去了我。我和一切發生關係可是我不願要什麼。人只由於欲求而痛苦的。我現在知道了。我原沒有一點愁慘的欲求。我不知道我是幸福了。啊！這事很小，這只是對於生活的當然。現在，我不是這樣了。我的愉快，我在生命和藝術的影像中所取得利益，從我手中造出一種夢想圖像的活潑遊戲，你使我都失掉了，並且你連失悔都沒有給我留下。我已經不願要我的自由，我那過去的平靜了。我似乎覺得在你以前我不會活着。現在我覺得活着了，我不能遠了你也不能近了你活着。我現在比那些我們在愛瑪路上所看見的乞丐更可憐了。他們還有空氣可以吸收，我呢；我只有你可以吸收，可是你又是我沒有的。我歡喜遇見了你惟有這個可以在我的生存裏計算。方才，我覺得是恨你，我錯了。我敬愛你，你所給我的痛苦，我都要為牠祝福。我愛從你來的一切阿。”

他們走近站在聖尼古拉橋上的黑松林。河水的那

邊，模糊的田地陳現出被夜景張大的憂愁。她看見他平靜而且充滿了一種溫柔的頹廢，以爲他那完全在想像中的愛情作言語飛散了，以爲他的願望化做妄想流去了。她原不期望這樣急速的一種忍讓。她幾乎失望以爲逃脫了她所怕的危險。

她伸手給他，這一次比前次更胆大了。

“好罷，我們做朋友罷。天晚了，我們回去罷，並且請你一直引我到我所留在皇王廣場的馬車上。我永遠像從前那樣對待你，——一個良好的女友。你是不憤怒我的。”

但是他把她拉在田野的這邊，在一個河岸月光的岑寂裏。

他說：

“不，我在不曾向你說完我要向你說的話以前是不放你走的。但是我已經不知道該說的話了，我找不出話來說。我愛你，我願要你。我要知道你是屬於我的。我向你宣誓我永不再在懷疑這個的恐懼中過一夜。”

他抱住她，把她緊抱在懷裏；而且，面孔對着面孔，隔着面網的模糊偷視她的眼光。

“你應當愛我。我願意這樣，而且這也是你所願意的。你說你是屬於我的罷。這樣說罷。”

他輕輕地脫離他的手，用一種無力的聲音回答：

“我不能夠，我不能夠，你很看出我是竭誠地待你。我方才向你說過你是不憤怒我的。但是我不能做你所願意的事。”

隨後，她想起等着她的人，她又重說：

“我不能夠。”

他靠在她身上，憂心地疑問那一對顫動星光似的而且自行傾斜的眼睛。

“爲什麼？我覺得是這樣，我看見是這樣了。你愛我。爲什麼你不願委身于我來損害我呢？”

他把她放在胸前，要把他的嘴和他靈魂放在這網着的唇上。這一次她用一種敏捷的意志逃脫了。

“我不能夠。不必這樣要求我了。我不能夠屬於你。”

他的嘴顫動了一下，臉的全部拘攣了。他向她嚷：

“你有一個情人並且你愛他。爲什麼你戲弄我？”

“我向你宣誓我不曾有意戲弄你；假如我在世界上愛了一個人，這人一定就是你。”

但是他不聽她的話。

“放開我！放開我！”

于是他向黑暗野地裏跑去了。阿爾啦河，現在懸在

河岸上，在兩峯航路的沃土上結合着，只見那半邊遮住的月亮在上面弄碎了牠不定的光彩。他在水和泥蕩中，用一種急迫的，盲目的，可怕的度走去了。◎

她怕的嚷了一聲。她呼喚他。但是他並不同頭並且也不回答。他用一種怕人的鎮靜態度跑着。她在他後面追。她被石子擦傷了腳，泥水拖重了裙子，才追上他，急忙地把他拉在身旁：

“你要去做什麼？”

他看着她，他在她的眼裏看出了她的恐怕，於是說：

“什麼也不要怕。我不顧的前去。我實向你說我不是去尋死。啊！安靜罷。我失望了，但是我是很平靜的。我脫離了你。我請你寬恕我。但是我不能了，不，我不能再見你了。放開我罷，我求你放開我。請了！”

她錯亂而且無力的回答：

“來罷！我們去做我們能做的事。”

他慙慙地站住並不說話。

她重說：

“好罷，來罷！”

她挽着他的臂膀。這手的激烈的溫柔又使他興奮了。他向她說：

“你很願意嗎？”

“我不願意失掉了你。”

“你允許了我?...”

“很應當如此。”

於是，她在憂慮和艱苦裏，微笑着，一方面想着他用他的瘋狂成功的這樣快。

他向她說：

“明天罷！”

她用一種自衛的本能急忙地說：

“啊！不，不要明天！”

“你不愛我了；你失悔曾經允許了我了。”

“不是，我不失悔，但是....”

他懇求她，固求她。她看了他一會，低看頭，猶疑着，這才極低的說：

“禮拜六罷。”

十七

午餐以後，密司伯兒在客廳裏畫圖畫。她描摹的是帶鬚的愛頹司克人的側面。這是替馬墨太太畫來做一個坐褥的。亞伯帝乃歷含着一種精細的女性感去選擇羊絨。天色晚了，舒來特依着習慣在廚房裏和廚子玩過葉子戲以後，進客廳來歡喜的如同充滿了一個天神的精神一樣。他去馬耳丹太太身旁的安樂椅上坐下，並且溫柔地看着她；一種帶沫的肉慾在他的碧眼冒出來。他同她說話時只管用詩情和畫意的煩詞來包圍她。這就彷彿是他在她身旁出口成章的愛情歌稿了。他在這些崎嶇而且奇怪的短話裏面說她所發生的嫉妬。

她暗想：

“他也是這樣！”

於是她戲弄他取樂。她問他是否曾在福羅郎斯下等區域裏遇見一個他所最喜歡的人。因為人們知道他的嗜好。誰也知道他的修道院的徽章帶子是那一家門裏得來的。他否認也是無益。他的朋友們曾在聖米塞勒大街遇見他同着披髮的姑娘們在一塊。他對於這些不幸人們的嗜好，是寄託在他的最美的詩裏的。

“啊！舒來特先生，我敢十分決斷你這些愛友，她們是不好的’

他含着莊嚴的態度回答道：

“太太，你一定把王士先生替我撒的謗苗收去了。你一把一把地撒與我，我不要了。這不是當緊，使你們知道我是清潔而且我有一個純潔的靈魂。但是你不要含着輕薄判斷這些你所謂不幸的人們，她們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既然她們是不幸的，被人賤視而且淪落的女子就是神器工人手中的馴雅的陶器：這就是贖罪的犧牲品和獻禮的祭台。娼妓們是比正經婦人們還要接近上帝的；因為已經失去尊嚴並且脫落了驕傲心了。她們不自誇那古代婦人引以為榮的虛無。她們有謙卑心，——這是天上各種美德的基礎。她們只要稍微有些懺悔就

足以先去超升了，因為她們沒有狡猾，沒有歡喜的罪惡就給她們帶來贖罪和寬恕了。她們的過犯從痛苦得來的——兼着和痛苦相連的報酬。她們奴隸在粗暴愛情之下，被一切肉慾弄得萎靡了；她們藉此更近於那些在天國中侍御的人們。她們也如我們一樣是有罪的人，但是那羞恥並在罪惡上就如一塊膏脂，痛苦提煉罪惡如同一塊熱炭。所以上帝第一眼就看見她們呈現在他的面前。天父右邊的寶座是為她們而設的。天國裏那些皇后和女皇都幸福的坐在檻外游女們腳下。因為你不要以為天堂的宮室是和人間的局式一樣建造的。差的太遠。太太。”

可是，他後來讓步說引入成聖的路有好幾條。人也可以走入愛情這一條。他說：

“人們的愛情是卑下的，但是牠有痛苦的斜坡。這也就可以引見上帝了。”

太子立起身來。他吻着密司伯兒的手並向她說：

“禮拜六見。”

“好罷，後天見，禮拜六見”喟望也說。

德海司驚戰了。禮拜六！他們安靜地說禮拜六如同說一個平常附近的日子一樣。直到現在她並不情願想到禮拜六這樣快這樣自然地就來了。

在半點鐘以前人就離散了。德海司輕躁而且疲倦的在床上沉思，當時他聽見有人敲着屋門。門半開了只見在屋門和大檸檬樹當中露出喟望的頭來。

“我不討你的厭嗎，乖乖？你沒有睡嗎？”

沒有，乖乖並沒有睡意。她斜倚在他的肱上。喟望在床上坐下，她是那樣輕巧以致床沒有聲響。

“乖乖，我知道你是很有理智的。啊！我很相信。你是有理智的如同沙德來（Sadler）是琴師一樣。當他願意的時他弄的有些錯。你也一樣，當你不十分具有理智的時候，就是你想給你自己一種精於音樂的愉快。啊！乖乖，你很有理智和判斷。於是我來求你一個教訓。

德海司驚訝而且有些憂慮了，不肯承認自己有理智。她用一種誠實來作辯護。但是喟望不肯聽信她。

“我愛，我曾看了許多弗郎所瓦拉白萊的著作。（Francois Rabelais）我所初學法文就讀的是拉白萊和威龍（Villan）的著作。他們都是法文的好老師。但是，乖乖，你認不認識邦大古埃（Pontagrue）呢？啊！邦大古埃是光明的黎明中，在清道夫們未過去以前的一個美麗而且高尚充滿了宮室的城市。啊！不是，乖乖，清道夫們沒有把糞掃走，僕女們也沒有洗淨大理石的

教堂週圍。我看見法國的貴婦們不讀邦大古埃。你不認識牠嗎？不嗎？啊！這也不要緊。在邦大古埃裏面，巴呂拉日（Panurage）問他是否應當結婚，於是他為大家所笑了，我愛。好罷，我呢，我也同他完全一樣可笑，既然我向你說同樣的問題。”

德海司用一種並不隱藏的不快回答：

“啊！親愛的，對於這事，你不要問我。我已經向你表示過意見了。”

“但是，乖乖，你只會說過男人們結婚是錯誤。我不能夠拿來做我的方針。”

馬耳丹伯爵夫人看着密司伯兒男孩氣的頭奇怪地表示出愛情的貞潔。

她擁密司伯兒說：

“親愛的，在世上沒有夠得上你的優美而且雅緻的男子啊。”

後來她用一種情愛的嚴重的表情說：

“你也不是一個孩子了：假如有人愛你並且此人是你所愛的，你就做你以為應當做的事罷，只不要把愛情裏面混上利益和財產比較這些是一點不應當和着情感發現的。這就是一個朋友的教訓。”

密司伯兒猶疑着想了一會。後來她紅了臉而且站

起身來。她是被人冒犯了。

禮拜六，四點鐘的時候，德海司因為允了前約，便來在英國墳地的門前。她看見德沙特在鐵欄杆前面。他是莊重而且迷亂的；他費力似的說話。她高興他不表示出他的歡喜。他引她沿着好些花園的荒牆一直到了一條她不認識的窄街。她讀看門條上的字：阿腓里。從這裏走五十步以後，他在一條黑暗的路徑前面站住：

“就是這裏。”他說。

她含着無限的憂愁看着他：

“你要我進去嗎？”

她看見他的堅決便不說什麼跟在他後面走進小路的濕潤的黑影裏。他穿過草滿石縫的院子。裏面有一座三個窗子的小樓安着幾根大柱，並且裝飾着羊羣和女仙的樓口。他在苔台的階上，用一把鑰匙去開鎖，只見發出轆聲不能轉動。他喃喃的說：

“牠上鏽了，”

她沒有尋思沒有用心的回答：

“在這個地方一切鎖匙都會鏽的”

他們走上蒙着希臘梯毯的，那樣平穩的樓梯使他似乎忘了腳步聲響了。他推開一個門讓德海司進到屋裏。她什麼都看不見直走到向着墳地開着的窗子跟前。牆的上面露出松樹的尖兒，這些松樹在這地上並不是悲哀的，這地方喪儀裏參着歡喜並不使牠迷亂，遍處都有生氣的溫柔一直到死人的草地上苟有含着。他握住她的手把她引到一張圈椅跟前。她還是站着並且細看他所爲使她不至過於失迷亦不至出了意外而設備的屋子。幾塊老印度婆穿的布幅喜劇的情態在牆上表現出往日歡樂的值得贊美的慘狀。他曾在一個牆上掛了一張模糊的鉛畫，這是他們同在古董店遇見的；這張畫，她還因爲牠那消滅的情態，稱爲龍沙巴（Rosalba）的黑影的。一張太婆椅子，幾張白椅；小圓桌上有幾個

繪畫的小碗和好些威尼斯的盃子。每一個牆角上都有彩色的紙屏上面畫着醜女，怪人和羊棚，大公和末世紀君主時代的福羅郎斯布羅尼，和威尼斯的貴人。她注意到他曾經心的把床藏在一個十分修飾的屏風後面。裏面一架衣鏡，幾張床毯就沒有別的了。他在那一個城市都不敢過久了，那本地的靈巧的古董商人們會跟在他後面的。

他關上窗子並且生起爐子。她在椅子上去下了，可是當她伸直的時候，只見他跪在她的前面，拉住她的兩手吻着，並且含着一種恐懼而且自負的奇妙長時間的細看她。後來他伏下身去把他的嘴唇放在她的鞋尖上。

“你做什麼？”

“我吻你的走來的腳。”

他起來了，輕輕地把她拉在身旁，並且，尋覓她的嘴唇，他在她的嘴上長吻了一下。她在那裏毫不動彈，頭部仰着，眼睛閉着。她的帽子落下去了，她的頭髮散亂了。

她毫不防禦的把全身交付他了。

兩點鐘以後，當斜陽已經把長影送到石地上的時候，德海司願意一個人走向城裏去，站在聖瑪利亞新教堂的兩塊碑的前面，她不知怎樣來到這裏了。她看見空

場的角上，那老鞋匠用一種不停的手式抽着繩子，他的麻雀在他肩頭上，他含着笑。

她走進小店，坐在凳上。她在這裏用法國話說：

“剛丹馬才思，朋友，我曾做了什麼事？並且我以後是怎樣呢？”

他含着一种喜笑的好意，不大明瞭也不疑慮的鎮靜地看着她，什麼也不能使他吃驚。她搖着頭說：

“我的好剛丹，我所做的，因為他受了苦並且我愛他。我不後悔什麼。”

他依着他的習慣用意大利響亮的‘是’字回答。

“正是！正是！”

“剛丹，是不是我沒做錯？但是，老天，現在什麼事體要發生了？”

她要走了。他打招呼讓她等一會兒。他小心的摘了一枝菴香，獻給她！”

“聞香罷，貴人！”

十九

這是第二天。

舒來特把他的拐杖，煙斗和紙作的古式口袋很細心地放在客廳中的棹子上面以後，轉向窗下念書的馬耳丹夫人行了一個禮。他要到阿西司去。（Assise 意大利之中部一個小城名——譯者）他穿了一件羊皮的大袖外套，他好像拉帝喲德（Nativite）畫上的老牧畜人是一樣的。

“請了，太太，我要離開非若耳，你，德沙特，太美的王子亞伯帝乃歷和這位可愛的女妖密司伯兒了。我要

去遊歷阿西司山，這山，照詩人說，不應當稱爲阿西司，應稱之爲東方山；因爲愛情的太陽就是從那裏起來的。我要去跪在幸福的教堂前面，這教堂的深處，聖福郎所瓦赤裸裸的躺在一個石槽裏面，以石塊爲枕，在這世界上，他留下了各種快樂和善行的感應，他連一片裹屍布都不願意帶去。”

“請了，舒來特先生，請你給我帶一個聖女克乃耳（Sainte Claire）的紀念徽章回來。我很愛聖女克乃耳。”

“太太，你很有道理。她是一個充滿了動力和智謹的女子，聖福郎所瓦病了幾乎要瞎眼了，來到聖達米（Saint Damien）同他的女友過一些日子的時候，她親手在花園中與他建築了一所木房。他感受着快樂了。一種痛苦的疲乏和他眼皮的焦熱使他不能睡覺。成羣的大老鼠在夜裏攻打他。於是他作成了一首充滿了樂趣的聖歌來祝福光明的太陽哥哥和清潔而有益的水妹妹。我的最美的詩——就是未開的花園那一首——也沒有那樣鋒利的情趣和自然的華麗。不過這樣到是很公正的，因爲聖福郎所瓦的靈魂是比較我的靈魂更美麗的。雖然我比起我所認識的我的同代之人的詩來是算更好一點，但是我也值不得甚麼。當其福郎所瓦發現

了他的太陽歌以後，他是非常高興的。他想：我的弟兄們同我，我們將要往城中去，我們將要拿着我們的琴在集市的日期去站在公共的場地上。善人們都來接近我們，我們就要向他們說：‘我們是替上帝遊唱的人。我們就要唱一首古歌給你們聽了。假如你們喜歡，你們當得要給我們一種報酬。’他們承認了給我們的報酬。當其我們唱完了的時候，我們要他們實行他們的允許。我們要這樣向他們說：‘你們還要欠我們一個報酬。我們所要求於你們的這個報酬，就是要你們互相親愛。’的確的，他們爲要踐約，爲要^⑤不加錯於上帝的可憐底遊唱者，他們將要免除妨害他人之事。”

馬耳丹夫人以爲聖福郎所瓦是聖徒中最可愛的一個了。

舒來特於是又說：

“他的作品還當着他在生的時候就被人毀了。但是他還是幸福的死了，因爲同着人類的快樂是在他身上的。他的確是上帝的溫和的歌唱者。現在頂適宜是再有一個可憐的詩人重新再作他未完的工作而把真正的宗教和真正的快樂教導於人類。假設一旦我可以伴着驕傲來解剖理性，太太，這個可憐的詩人就是我。因爲在這世界上，一切精神上的美，都是從上帝那裏來的而且有

些相像瘋狂的這一種不適宜的智慧作成的。”

“舒來特先生，我並不使你灰心。但是我很憂慮到在你的新社會裏面，你所支配於女子們的命運。你將要把她們都關閉在修道院中了。”

舒來特回答說：

“我承認她們在我的改革的計劃中很有妨害。我們用來愛她們的這一種熱狂是酸辛而且惡劣的。她們所給與的歡喜不是平和的而且不能引到快樂的路上去的。在我一生，我為她們犯過了兩三次可鄙的罪惡，這是為人不知的。太太，我疑心我總有一次會請你到新建的天神之聖馬利教堂去吃晚餐呢？”

後來他拿着他的煙斗，紙作口袋和人頭杖又說：

“愛情的過錯是將被恕宥的。或者說，我們只要愛的時候就不會做出惡事來。但是肉體的愛是由於也與愛情一樣多量的憎惡，自私和忿怒組織成的。有一天晚上，在一張長櫈上，因為已經認為你美以後，我就受了一羣強暴的思想的打擊。我在旅舍裏聽見密司伯兒的廚夫隨口很華麗地便說出來的一千二百句詠春詩以後，我從那裏回來；我沉醉在至樂中去了，這是看見了你以後纔使我失掉了這一種至樂。在咒咀夏娃（Eve）的行爲中，應是包含了一種很深刻的真理。（按夏娃一

字，在這裏是用以表率一切女子——譯者)因爲在你的旁邊，我變成發愁的而又惡劣的去了。我在唇邊上有了甜蜜的語言了。我在我的內心裏我自己覺得我是你的仇敵了，我恨你了。我看見你微笑的時候，我很有殺你的慾望呢。”

“真的麼？”

“阿！太太，這是一種極自然的情操，你想來引起過這樣的情操已經不少的次數了。不過平庸的人便不會意識到罷了；至於我的強烈的想像便不停止地把我自己表演給我自己看。我看見我的靈魂，有時是光明的，很多時又是醜惡的。假如這天晚上，你是當面看着了我的靈魂，你一定要恐怕怖得叫起來了。”

德海司笑了。

“舒來特先生，莫忘了我的聖女克乃耳的紀念徽章。”

他把小皮箱放在地下，把手舉起，豎着食指頭似乎指點和教導人的樣子說：

“你沒有甚麼可以怕我的。但是你所愛的‘他’與愛你的‘他’將會使你痛苦的。請了。太太。”

他重復拿着他的行李，出去了。她看見他的高長而粗野的形體消失在園中朱籐花後去了。

下午，她到桑馬果 (San Marco) 去，這裏德沙特等着她在。她欲望而又恐怕這般樣快她就重見着他。她很覺得有一些不快，而又被一種莫明其妙的情操用了最深切的溫和把牠平息下去了。她由於愛情把自己犧牲於人的第一次所感受着的惶恐，即是說不可補救的惡劣的印象，她現在看不見了。她現在是處於更慢性的，更神祕的，更強力的勢力之下了。這一次，一種甜蜜的疑想把她收受的親熱偎抱的印象淹沒了，而洗滌了那一種焦痕。她陷於混沌不安的狀態中去了，然而她並不會感受到羞愧和懊悔。她的行動根據於她的志願的時候，還不及根據於她認為更好的一種力的時候多，她自己不計較自己的利害關係。她對於一切都不計較，甚麼也不會合算過。的確，在她還未自由以前，她便把自己許與人，這是她錯了；但是她也並不會有甚麼急求的。或者她對於他僅僅是一種強烈而忠誠的私好而已。她不知道。這種超過了，好或歹地，平庸線上的活躍而且浮動的想像，她是不曾經驗過的。假如他突然離開了她，她也不責備他，也不怨恨他；——至少她是這樣相信。——她將要在她自己身上保持着人們在這世界上能得到的最稀少最寶貴的痕跡和回憶。他或者不能作一種真實的戀愛。他相信他愛她罷了。他已經愛了她一

點鐘。她處於一種爲她的誠實和驕矜所不悅而且足以妨害她智慧的明晰的‘虛假地位’之困難中，她也不敢有更多的慾望。當其馬車把她載到了桑馬果的時候，她相信他不會向她說到前夜她對他作過的事了，她以爲發生過愛情的房間的回憶，——在那裏可以看見朝天豎起的松樹之黑尖的，——對於彼此無非僅留下一個夢中之夢罷了。

他在車門之前，伸手給她行禮。還在他未說話以前，她在他的目光中，已經看出他愛她了，看出她還要求她；而且她，同時還注意到她也是這樣的需求他。

他說：

“你，你……你！我從正午的時候就在這裏了，我等着你；明知道你還不能來，但是我只能在有看見你的可能的地方生活。你呀！說罷，我真希望看見你，我真希望聽見你說話啊。”

“然則你還在愛我麼？”

“就是現在我纔愛你。當其你僅僅是一個負擔着我的需求的影子的時候，我相信愛你。現在，你是我放靈魂的肉體了。真的麼，說罷，你真的屬於我了麼？我得到了這世界上最大的，唯一的財產，我作了甚麼呢？這地球上滿載的人，他們都相信是活着的嚟！其實只有我纔

是活着了！說罷，我作了甚麼來取得了你？”

“啊！要說應當作的事，都是我作了。我是誠實地向你說罷。假如我們走到了這步地方。這是我的錯處。你看出來了沒有，婦女們常常不認錯，但是錯處常常是她們的。所以雖然到了這樣，我也一點不說責備的話。”

一羣輕狂而又喧囂的乞丐和領路的人，從禮拜堂的大門出來，用一種麻煩的舉動而又加上輕薄的意大利人永不失掉的和善，把他們圍繞着。他們的雅緻使這些人猜得出來他們是情人，而他們又知道情人是浪費的。德沙特給了他們一些銀錢，他們於是都復回到他們的幸福的懶惰中去了。

一個官府的守衛人接待着這兩位參觀者。馬耳丹夫人嘆息不能找着一個教士。在聖馬利亞地方，在修道院的圓門底下，聖多米里克派教徒（Dominicans）的白長袍是多麼美麗呀！

他們去參觀了那些小房間，在這些小房間的白粉牆上是充熱里果（Fra Angelico）得了他兄弟伯倫得多的幫助，替他的宗教徒伴侶繪過真誠的圖畫的。

德沙特說：

“你記得麼？那日冬天晚上，我在一個橋上遇見你，這橋是搭在基墨博物館（Guimet）前面一道壕溝上面

的；我同你一直走到兩旁夾着小花園可以通到德必里河岸 (Debilly) 去的那一條街。在我們未分手以前，我們在欄杆邊上停了一會，在這欄杆上有一株黃楊木。你就看了這一株被冬天使之枯乾了的黃楊木。你走了以後，我還看視了牠好久。”

他們這時候走到了桑馬果修道院中的祈禱者 Savonarole 住過的小房間。領路的人於是把這位爲教而捐軀的遺留物和肖像指給他們看。

德海司說：

“這一天你能夠看出我那一點好來？那時候天已經不亮了。”

“我看見你走。形體的語言便是動作。你每動一步便把你的輕捷而動人的美的祕密告訴我了。啊！我一注意到你的時候，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留心隱藏着的想像。我不敢向你說話。我看見你，我就怕了。我在一切都可以屬於我的這樣一個好的前面，我都是恐怕的。你在我面前的時候，我敬愛你一方面都是在戰慄着的。離開你的時候，我却又有一切慾求上不恭敬的地方了。”

“我也相信這個。但是你記得王士把你介紹給我，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情形麼？你是坐在屏風旁邊的，你看那裏掛的水彩畫。你對我說：‘Siccardi 畫的這位女太

太像 Andie Chenier 的母親。’我回答你說：‘這是我丈夫的祖母。Andie chenier 的母親是甚麼樣子？’你說：‘我們看見過她的像：勒網（Levant）地方一個墮落的女子。’”

他不承認他曾經這般不禮貌地說過話。

“但是，的確的！我比你記得更清楚。”

他們走到了修道院的白靜室中去。他們參觀了聖徒充熱里果用最美妙的圖畫裝飾出來的屋子。那裏蒼白色的天空上，一個天使接收到神父的永存的花冠；在這個天使之前，他把德海司抱在懷中，在她唇邊上，他與她親了一個嘴；兩個從遊廊上去請賜教於 Badeker 的英國女子，幾乎看見了他們的親嘴。

“我們剛纔忘了聖充多南（Antonin）的房間了。”

“德海司在我的幸福之中，從你那裏來的而又離開了我的一切；我現在都感受着痛苦了。我痛苦的是你不曾由我而生活過。不曾單獨爲我而生活過。我想把整個的你佔據着，而且在過去也把整個的你佔據着過。”

她稍爲動了一動肩說：

“阿！過去呀！”

“過去麼，這是人類中唯一的真實。現實的一切都是過去的。”

她舉起雙眼向着他。她眼中的瞳人正與那太陽中又夾雜雨的可愛的天空一樣。

“不過，我可以向你說：我只有同你的時候，我纔覺得我是活着的。”

回到了非若耳的時候，她收了勒梅尼一封又短而又恐嚇人的信。信中大致說他不了解她這樣長期的別離而且不通聲息。假如她不立刻回答他她的歸期，他將要來找她。

她讀完後，也沒有甚麼驚動；不過她看見所有一切預料要發生的事，居然發生了；她看見她所恐怕的一切，居然對於她一點也沒有減少的來了；她有些窘迫罷了。她現在還可以平息他，安穩他。她只須向他說她是愛他的，她不久便要回巴黎，他應當犧牲了在這裏來找她這種瘋狂的意念，而且福羅郎斯這地方，他們是最容易被人看見的。但是，應當要寫“我愛你”三字。應當要用一種溫柔的言語使他安睡下去。她就沒有這一種勇氣了。她還是讓他窺出實在的情形罷。她用一種含蓄的詞語來自己招認她自己。她晦暗地說到捲入生命之潮去了的靈魂，她說到一些我們是在事物的活動之洋上面的。她用一種含情感的憂愁請求他在靈魂的一小部分中爲她保守着一種美妙的回憶。

她把信拿到非若耳街上的郵局去交了。好些小孩子在黃昏底下踢石子遊戲。她看那山之高處的美麗的森林，在這森林的凹處載上華麗的福羅郎斯城，就給一個寶石的樣子一樣。夜的平靜使她戰慄了。她把信放在信箱中。只是那時候，她對於她曾經作了，和她所作過的事或然要產生的結果，她有一種很清楚的幻覺。

三六

在塞列里的街市上，被春氣美化了的太陽，在那裏
散牠的黃玫瑰色的光彩；正午的鐘響，使得那來在市場
上賣穀粒與及麵餅的一羣粗野的高人分散了。在一羣
石像之前，郎吉（Lanzi）脚下，那些叫賣冰淇淋的商
人，在鋪着紅布的棹上，豎起了一些小宮殿，宮殿的下
面都有這樣的幾個字：Bibiteghiacciate。這般容易
的快樂從天上降在地下來了。德海司和傑克方從波波
里花園作了晨起的散步轉來，他們在這著名的宅第前
面經過。德海司用一個女人考察另一個女人的那一種

有利害關係的好奇性來看視波羅尼 (Yean de Bologne) 雕刻的撒比倫王妃 (Sabine) 但德沙特只是注視德海司。他向她說：

“這事真可謂神異了。你看強烈的日光牠喜歡你，牠浮蕩在你的美上，牠親偎你的細膩的面龐。”

她說：

“是的，燭光每每把我的面貌顯得更粗硬了，這一點我是注意到的。真不幸，我不是一個夜間的女人：其實婦人們有機會於自己露面而使人喜歡，頂好還是晚上。在晚上，塞尼喲倫公主，有一種金色而無光的面貌；一到陽光下，她就黃得與檸檬一樣了。但是應當要承認她對這些事是不注意的。她並不是一個好裝飾的女子。”

“你是的麼？”

“阿！是的。從前我好裝飾以爲我自己，現在我爲你裝飾了。”

她又看了撒比倫王妃一陣，這位長大而勇敢的王妃用手臂和腰部。竭力想逃脫羅馬人的束縛的樣子。

“一個女人，爲美的原故，然則須當有這一種枯萎的形體和那般樣長的四肢麼？”

他很留意使她安心，不過她向來對於這些事也不

甚多慮的。不久她又去看親叫賣冰淇淋的商人的小窩殿去了；這宮殿的銅在紅棉布的棹單上放光。她忽然起了吃一杯冰淇淋的慾望，於是，她也站在那裏，因為她剛纔看見城中的工人那樣站過。他於是說：

“等一會兒。”

他開始向郎吉的左邊街上，不見了。

過了一會，他轉來了；他給了她一把包金的匙子；那上面的金都有些脫了，柄的結尾處是一朵福羅郎斯的百合花，花蒂是紅色琺瑯質的。

“這是給你吃冰用的。賣冰的人是不給匙子的，你吃的時候須得伸舌頭；那纔好看呢。不過你沒有這個習慣。”

她認識這一把匙子，在郎吉的側邊一個古董商的玻璃櫃中陳列的，她在前天注意過的一個小寶貝。

他們是幸福的。他們把滿足而且單純的快樂放在沒有意義的輕巧的語言中去了。當其那位福羅郎斯人用一種遺傳的滑稽樣子，向他們述意大利的舊小說家的新談話的時候，他們都笑了。她對於這一種歡欣的古貌完備的遊戲，得着了樂趣。但是她老不懂這些語言，她於是問傑克道：

“他說些甚麼？”

“你願意知道麼？”

她願意知道。

“好罷！他說假如他床上的虱子生來都與你一樣，他就幸福了。”

她吃了冰後，他催促她去看阿桑米捨 (Or San Michele) 阿桑米捨隔此地是多麼近呀！他們斜穿過市場，他們立即看見了這個古寶石。他們走去，他們看了聖喬治，和怪馬可的銅像。德沙特看見鱗形牆上的信箱，她痛苦地恰恰想到往那裏擲過信帶上手套的小手。這一個吞吃了德海司的祕密的銅口，他覺得牠是可厭的。他不能就此轉眼。他所有高興都飛去了。但是她却十分喜歡福音的粗率的像，她說：

“的確的，他有一種誠實的樣子；假如他說話，從他的口中出來的，一定只是些真實的語言。”

他挖苦地駁她道：

“這到不是一個女人的口。”

她懂得他的思想，於是用一種溫柔的聲音說道：

“我的朋友，你爲甚麼這樣說呢？我，我實在是誠實的。”

“你把甚麼叫作誠實？你知道一個女子必需要撒謊。”

她遲疑了一會說：

„一個女子只要不說無用的謊語的時候，就算誠實了。”

德海司穿着黑灰色的衣，一溜煙就走到盛開着的朱簾花下去了。楊梅刺林用牠銀色的花球布滿了石欄杆的斜邊。在小山坡上，桂花射出了牠們的香焰。福羅郎斯的森林完全佈滿了花了。

哨望伯兒穿着白衣服往香園中去。他說：

“乖乖，你看見了罷。福羅郎斯真是一個花城，所以牠用紅百合來作牠的表象，並不是一件過於的事。乖乖今天是紀念日。”

“阿！今天是紀念日麼？”

“乖乖，你不知道今天是五月一號麼？你今天早上醒來不是在一個美妙的仙境中麼？阿！親愛的你不紀念花會麼？愛花的你，今天還不快樂麼？我知道，我的愛，你是愛花的，你對於牠們是親熱的。你曾經向我說過，牠們能夠感覺到快樂和痛苦，牠們也能與我們一樣的忍受一切的不幸。”

“唉！我說過牠們與我們一樣受痛苦的話麼？”

“阿！你是說過的。今天是她們的節日。你應隨先人的遺風，依照着古畫家所供獻的儀禮，紀念這一個節期。”

德海司雖然聽她說了，但不曾聽懂了她的話。因為她正在把剛纔收到的信往手套中竊呢；這一封信上貼的是意大利郵票；內容只有兩行：

“今夜我寓南喀囉，亞宵里大英旅館。明日早上我在十八號房中等你。”

“阿！親愛的，在福羅郎斯，每年五月一號，人們開會紀念這春日的到來；你不知道這是一種習俗麼？那麼，你就完全不了解波蒂塞里（Botticelli）畫來獻與花節的那一張圖畫：至樂而含夢想的歡喜的‘春’。從前，到了這五月一日，全城都快樂了。年輕的女子，穿上赴會的衣服，戴上山楂花冠，成一長羣從過所（Corso）往

花蓬下去；在桂樹蔭下，草地上，她們便組織成了歌舞隊。我們也要與她們一樣作。我們也要在這花園中跳舞。”

“呀！我們將在這花園中跳舞麼？”

“是的，乖乖，並且我還可以教你十五世紀時中部意大利的跳舞；這跳舞的步法是在倫敦圖書館的主任莫利孫先生的抄稿中發現的。我的愛，你快轉來罷；我們將戴上花帽跳舞呀。”

“是的，親愛的，我們將同着跳舞。”

說完，她推開鐵欄杆門上了小路；這路被雨沖得來成了山溪一樣，路上的石子又被那玫瑰花林完全遮着了。她遇見的第一乘車，她便坐上去。車夫的帽上和他的鞭子的柄上，都有的是小藍花。

“南喀囉，亞宵里大英旅社。”

南喀囉，亞宵里……在甚麼地方，她是知道的。那天晚上，她曾經到那裏去過。她重新又看見了河中流動波紋上太陽撕碎了的金光。那天是在夜裏，寂靜中水的嗚咽曾經繞動過她的，語言，注目；朋友的第一次接吻，不可改過的愛情的開始。阿！是的，她想到南喀囉，亞宵里和舊橋邊的河岸來了……大英旅社……她知道：這是在河岸上的一座門面。既然他（指勒梅尼——譯者）

應當到這裏來，他就到這裏來了，這也很幸福的。他或者也會住在德沙特住的地方，馬南街喲勒旅館。……不過他們也不是門對門的，也不是在同一過道裏……這到底還是幸福的。南喀囉，亞宵里呀！……他們看見被一羣教士抬着如跑似的經過去的這一個死人，他現在總有地方得着安靜了，在一個有花的小坡園裏……

“十八號房。”

這是旅舍中一間無裝飾的房間，意大利式的，裏面還有一個火爐；一付蠟棋很精細陳列在桌上，格外還有一張鐵路表；沒有一本書，沒有一張報。他就在那裏。她看見他露骨的臉上，有一種大痛苦，有熱病的樣子。她已經感受到一種嚴重而窘困的印象了。他等着她的一句話，一點舉動；但是她成爲外人了，甚麼也不敢。他拿一個椅子給牠。她分開她，仍是站着。

“德海司，有一些事我不知道的，你說罷。”

靜默了一會，她用一種使人感受困苦的無精打采的態度回答他說：

“我的上帝啦，我在巴黎的時候，爲甚麼你要走

呢？”

他相信，他願意，從這種聲音的苦悶中察出一種含情感的責備。他的面容變了顏色，他熱烈地回答說：

“呵！正如我所預料！這一次遊獵，在底子裏，你相信我對牠發愁還少了麼？但是你，你的信，二十七號的信，（他得利有日期）牠使我墮入一種可怖的憂慮狀態中去了。在這時候定有一些事件發生。請你都說給我聽。”

“朋友，我相信你再不愛我了。”

“但是，現在你知道錯了麼？”

“現在……”

她仍是把手垂下，交叉着。

隨後；用一種假裝的平靜說道：

“我的上帝啊！朋友，我們的相遇是不知道的。人就從來不會知道甚麼。你是青年，你比我還要年幼；既然我們的年紀都大致相同，你一定也有你將來的計劃。”

他驕傲地在對面看着她。她沒有先前那樣安定了，繼續說：

“你的親戚，他們，你的母親，你的姑母，你的軍官叔父，他們替你對於此事有很多的計劃，這是自然的。我將要變成一種障礙物。頂好是你一生不見我的面。我

們彼此互相保留着一個美好的紀念罷。”

她把她戴着手套的手伸向他。他交叉着手腕說：

“那麼，你不需要我了麼？你相信你可以使我比任何人都幸福後，然後把我放在旁邊；你相信我們可以這樣完事嗎！真的，你以為你同我就此完結了！……你要來向我說的是甚麼？一種結合，這就解散了。相逢又相別……阿！不！你並不是我可以離開你的人，你。”

“是的，你交給我的或者比別的人在同一情形之下普通所交給的要多些。我對於你說，實比一種娛樂還要甚些。但是假如我不是你所相信的那樣一個女子，假如我欺騙了你，假如我是輕薄者……你知道：有人說過……好啦！假如我同你作過的不是我應當作的……”

她遲疑一陣，不用一種與她的語意相反的清切而且莊嚴的聲調說：

“當其我委身於你的時候，假設我是受了一種誘惑，一種好奇性的趨使，假設我並不是生來為有慎重的感情的……”

他打斷她說：

“你在說謊。”

“是的，我在說謊。不過我不善說謊罷了。我願意毀壞我們的過去，我錯了。這是你所知道的。但是……”

“但是？……”

“阿！這個麼！我往常常向你說過：我是不可靠的，有人說，有一種女子對於自己是可以負責的。我告訴過你說我就不是這一類的女子，我不能對我自己負責。”

他把他的頭左邊放一下，右邊放一下；正如人們激怒了的獸而尚遲疑於掘洞一樣。他說：

“你說的甚麼意思？我不懂。我一點也不懂。請你明白點說罷……明白點，聽見了麼？在我們中間，總有一點甚麼似的。我不知道是甚麼。我願意知道，到底有甚麼？”

“朋友，我向你說罷。有的麼，就是我自己不是一個可靠的女子，請你不要計較我。不！你不應當計較我。我甚麼也沒有允許過……而且，假設我允許過，語言又是甚麼？”

“你再不愛我了。阿！你不愛我，我現在很看出來了。但是，這是你自己倒霉！我呢，我還是愛你。從前你就不應當委身於我。現在請你不要希望把你自己取回去。我愛你，我要守着你……現在，你以為你可以很平靜地脫離關係麼？稍聽我說一點罷。你使我愛你，使我戀繫於你，使我離開你不能生活的一切工作，你都作了理想得到的快樂，我們兩人同時認識了。你不能否

認你有你的一份。阿！我並不是以武力取得你的。那時候你自己也很願意。六個禮拜之前，你還沒有較高的要求。你那時還全屬於我，我也全屬於你。有一種時候，我們大家都不知道你是我或者我是你。現在，你願意一下我就不知道你，不認你；你願意你對於我變成一個外人，一個世界上隨便遇着的女子。阿！你有這樣好的決心阿，你！看啦，我在作夢麼？你的親嘴，你在我頸上的吹息，你的叫聲，然則這都不是真的麼？你說，這都是我自己創造出來的麼？阿！無可疑的，你愛過我。你的愛情，我現在還覺到牠在我的身上。唉！我並不曾變。我現在也與我從前一樣。你也沒有可以責備我的地方。我並不曾同別的女子往來以欺騙了你。這並不是我為取得一個好名譽，實則是我不敢。一個人只要認識了你以後，他對於最美的女子，也覺乏味了。我從來沒有欺騙你的思想。我對於你常常是持多情男子的態度。為甚麼你想從此不愛我了呢？說罷，回答我。說罷，說你現在還是愛我。說罷，既然這是真的。來啣，來啣！德海司你將會立刻覺得你現在愛我，正如你從前愛我是一樣的，正如你們從前在那裏曾過幸福的日子的小巢中一樣。來啣！”

說完，他，熱忱的，伸着渴求的手腕投在她身上去。

她。兩眼中充滿了驚恐，用一種冰凍的厭惡人的情態把他推開。

他了解了，他停止住而後說：

“你有一個情人了呀！”

她慢慢地把頭低下，後復抬起來，莊重而且不說話。

於是他拍她的胸，又拍她的肩和她的面。旋即因羞而退了。他把眼向下默默不出一聲。他把手指放在脣邊。自己嚼他自己的指甲；他纔注意到他的手是被衣服上的別針撕破而出血了。他於是坐在一個椅上拿出手絹來揩他的血；他似乎成了一個無感情而又沒有思想的人了。

她，背靠在門上，頭伸直的，蒼白色的面容，浮泛的目光，把她撕破了的面綢解下來；用一種顯露的細心重復戴上她的帽子。圍繞着他的摺縐的布發出來的細聲，不久以前對於他還是一種至樂，現在他因之而戰慄了；他看她，他變成狂怒的去了。”

“他是誰？我願意知道。”

她不動。她的白色的面容上還帶了他打過她的手拳的痕跡。她用一種溫和的堅強態度回答他說：

“我所能向你說的我已經向你說了。再別問我了，

問也是無益的。”

他用一種她不會會見過的殘酷的眼光看她。

“阿！不必向我說他的名姓了。這個，我並不難於發現的。”

她不說話了，她因這一個發愁，她爲另一個（指德沙特——譯者）憂慮。充滿了的悲傷和驚恐；但是她的靈魂既寄托在另一個地方去了，因此他也沒有失悔，沒有苦楚，沒有深痛。

他對於在她身上所經過一切，有一種神祕感情。他看見她這樣溫柔，這樣爽利；他發現她不是他佔據着她的時候有過的美，是爲別人的美，他動怒了；在他的怒氣之中，他很有慾望把她殺了。後來他對她說：

“去罷，各自去罷！”

說完，因爲這種不是出於他自然的怨恨的過於用力，使他窘困了；他把頭放在手中，開始大哭起來。

這樣的痛苦使她感動了，使她有安慰他，和他作一次甜蜜的別離的願望。她希望她或者能夠由她而安慰他。友誼的而且忠誠可靠的她來坐在他的旁邊說：

“朋友，責備我罷。我是可責備的而且也是最可憐的。假如你願意，假如一個人可以輕視一個被命運所趨使的不幸的女子，我請你輕視我。總之，你願意怎樣判

斷我就怎樣判斷我。但是在你的忿怒之中，請你給我保持着一些兒友誼；一個酸而甜的回憶，正如一個秋季的時候一樣，也有太陽也有風。這就是我所應受的。穿過你的生存中一個可愛的，脆弱的過客，你對於她，不要太忍心了。我請你向我作別，與向一個不知將往何處去而發愁的旅行的女子作別一樣。有許多憂愁常常會走開的！你剛纔發怒對我。啊！我是不責備你的！我只有忍受着。請你對於我，稍留一點同情。誰知道呢？將來是永不會知道的。在我的前面一切都是無定而且黑暗的。我希望我能說我是善良而且誠實對於你過，你是不會忘了這一點的。時間一久了，你就會懂得，你就會原諒了。從今日起，請你稍為給我一點同情罷。”

他不聽她的；不過這種又清澈又響亮的聲音流蕩着的柔媚，使他平息了。他跳起來地說：

“你不愛他。你愛的是我。那麼？……”

她遲疑一陣，極滑地說：

“說她的所愛或者她所不愛的，這對於一個女子——至少對於我——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為我不知道別的女子如何作。但是生命是不仁慈的。我們是被人拋棄，被人趨逐，被人玩弄……”

他很安靜的，看着她。他發生了一種思想，他立定

了一個主意。這是很簡單的。只要她肯立即回歸於他，他原諒一切，他忘去一切。

“德海司，你可以不愛他了麼？從前你愛他算是一種錯誤，一刻時候的遺忘，算是由你的弱點，你的意外歡喜，或者由你的憂忿作出來的一件蠢而可厭的事。你向我宣誓說你再不去看他了也罷。”

他拉着她手說：

“向我宣誓罷。”

她面容陰沉下去了，牙關咬定不說話；他屈折她的手腕。她叫道：

“你把我弄痛了！”

但是，他仍然堅持着他的計畫。他把她拉到棹旁去；在這棹上，臘棋側邊有一瓶墨水，有好些信紙；信紙上藍色的圖形繪的是旅舍的門面及其無數的窗孔。

“你依照着我所說的寫罷。我要拿着這信。”

因為她反對，他於是使她跪下了。但是她仍是驕傲而且安靜的，說：

“我不能，我也不願意。”

“爲甚麼？”

“因爲……你願意知道麼？……因爲我愛他。”

他很粗魯的把她手放了。假如他手下有手鎗在，或

者他已經把她殺了。但是，幾乎立刻，他的怒氣被憂愁浸潤了。現在，失望後，是他自己很願意死了。

“你所說的是實在的麼？這是一件可能的事麼？是真的麼？”

“我知道麼，我？我能說麼？我還了解甚麼嗎？現在我還有思想，還有情感，還有任何一些明悟麼？難道……”

略用一點力，她又加上說：

“在這時候，我除了被我的憂愁和你的失望征服而外，難道我還能屬於另外一物麼？”

“你愛他！你愛他呀！他有甚麼，他是怎樣，能取得你愛他呢？”

他陷於驚奇的深淵中，他被意外怔呆了。但是她所說的，畢竟使他們分開了。他不敢用橫暴的態度對待她，不敢用對待惡劣不馴的物件，——但屬於他的物件——一樣的來攫取她，打她，作弄她了。他只有重復地說：

“你愛他！你愛他呀！但是他向你說過些甚麼，作過些甚麼，取得你愛他？我認識你，我不曾有一次向你說過你的思想與我有一點衝突。我相信他甚至於不是一個通達世務之人。你相信他愛你麼？你信這個麼？好嗎！你錯了：他不愛你的。他以此自詔罷了。只要一遇着機

會，他便要捨棄你了。當其他滿足了他的慾望以後，他便要趨遣你離開他了。你將要滾入淫蕩中去。直到明年，別人一說到你便會說：“她同一切人都在交往。”我替你的父親我也要反對此事，他是我的朋友，他必定會知道你的行爲，因爲想瞞他是不行的。

她聽着有一些屈服了，但是她仍是安慰了，因爲她想到他是寬宏的，她也能忍受了。

在他的誠樸之中，他誠實地輕視她。這樣的輕視使他舒困了。他大聲叫道：

“事情是怎樣作成了的？你很可以說給我聽。”

她用那樣可憐的狀態聳他的肩，以至於他都不敢再用同樣的聲繼續說了。他變成恨人的樣子了。

“你還想我幫助你隱藏你的惡德麼？你還想我再回轉你家去麼？你還想我繼續同你丈夫往來麼？你還想我拿着燭台麼？”

“我想你將作一個多情男子應當作的事。我甚麼也不要求你。我願意保守着一個好朋友的紀念對於你。我相信你或者是良善而且寬宥對於我的。這又是不可能的。我看見人們從來沒有好好地絕交過。將來，將來你必定會更公正的判別我的。請了！”

他看視着她。他的面上現在所表示出的痛苦比忿

怒更多了。她從來沒有看見過他這樣青藍色而乾燥的雙眼，和稀少的頭髮下枯槁的顴角。他似乎是在一點鐘之內變老了一樣。

“我更願意告訴你：要我將來再見你是不可能的。你是這樣一個女子：人們得着了以後再失去了你，便絕不能在這世界上再見你的。我已經向你說了。你實在不似別的女子。在你身上有一種毒質，你把這種毒質給了我；我在我的身上，我的血管裏，在一切地方，都覺着牠在。爲甚麼我認識了你呢？”

她用一種良善的態度看視他說：

“請了罷！請你向你自己說我值不得這樣強烈的悔恨。”

當其他看見她的手放在門的鑰匙上的時候，當其他覺得這一來行將失去了她，再不會佔據着她了的時候，他叫了一聲往前一躍。現在他一切都忘了。他所剩下的就是一個大不幸中，一個無可補救悲慘中的放縱了。從他憂懼的底中一種慾望浮上來了。他對於這位將去了而且永不轉來的人，他還想重復地再取着她一次。他拉着她向他的身上來。他用了獸慾的全力，僅僅是希望滿足他的需求。她用全自由意志，有主見的意志反對他。她解脫的時候已經受傷，被扯撕破了；但她仍沒有

一點恐怕。

他知道一切都無效了。他重複找着剛纔不願的這件事的結果，他明白她因為已經屬於另一人去了，她是不屬於他了。他的痛苦重來，他罵她，他把她推出了門外去。

她在客廳中停了一會，用一種驕態等着應當安放在他們過去的愛情上面的一句話，一看視。

但是他還叫道：“去罷！”而且兇猛的推門。

阿非里，她看見生着蒼白色的草的庭院深處這一所小房子。她發現了這忠實對於大公爵夫人伊利沙（Elisa）時代的情人們住過的房屋。伴着牠的山羊和仙女，是靜默的她。一接近這裏的時候，她自己覺得她是逃脫了那兇暴的不幸的世界了；她自己覺得她是移置在不知生存的愁苦的時代來了。每級都撒滿了的玫瑰花石梯脚下，德沙特等着她在。她躍在他的懷中去，她沉醉在那裏了。他抱着沒有勁力的她，與抱着他在她前面發過白而且戰慄過的女子，寶貴的遺蛻是一樣的。她把雙眼半閉着，她嘗着了爲人美的獲取物的最上的柔順。她的疲倦，她的愁苦，她整天的無趣，被暴力所欺的回憶，纔恢復轉來的自由，遺忘的必需，未盡的恐怖，一切都活躍起來了，都激起她的溫柔了。她倒在床上，雙

手圍着她朋友的頸子。

當其他們復了原的時候。他們有一種小孩子的情趣。他們笑，他們談說細事，他們遊戲，他們咬在他們側邊畫盤上堆的檸檬啦，橙子啦，香瓜啦。她只剩下一件玫瑰色的細襯衣斜掛在兩肩上，露出了一個乳房，而遮蓋着另一個乳房，乳尖透出紅色來。她對這個供獻於人去了的肉，感受着快樂。在她潮潤的牙齒的發光處，雙唇半開着。她用一種嬌媚的不安狀態問他：他同她作了這番美妙的夢以後，他不覺得失望麼？

在他佈置的這些溫存人的日光之中，他用一種青年的快樂瞻望着她。他給了她好些讚賞和親吻。

在嬌嫩的偎抱中，在友誼相打中，在幸福的互祝中，他們彼此都忘懷一切了。後來，一下嚴重了，兩唇緊收着，兩眼變黑了，被聖神的激忿——使愛情相像於憎惡的激忿——攫取着了，他們重復相接觸，混成一片而去尋他深沉不可窺視的地方去了。

她把她淹沉了的雙眼重開，而笑，她的頭在枕上，頭髮披散着，有一種久病新癒的溫柔態度。

他問她這額角的這一點紅迹是從那裏來的，她說不知道，而且這也沒甚麼要緊。她不得已而撒謊，她心是坦然的，的確，她不知道。

他們想起他們美而短的歷史了，他們想起自從他們相見後的一天就決定了的他們整個的生命了。她說：

“你知道，在欄杆上，你到了的第二天；你只給我說了一些泛泛而無結果的話，我已經猜出你在愛我了。”

“那時候我實在怕在你的前面顯露癡呆。”

“你稍為有一點癡呆，這是我的勝利。後來看見我在我的面前不及從先那樣驚惶，我便有些忍耐不住了。還在你未愛我以前我就愛你了。啊！我對於此事無限慚愧！”

他與她滴了一滴酒在口中。但是棹上還有一瓶 T-rasimane 酒，她想嘗一點，為紀念她一天晚上在牠殘缺的林木中看見過的又美又愁的湖。那時候她是第一次遊意大利，現在算來已是六年了。

他攻擊她不應當沒有他而發現事物的美。

她向他說：

“沒有你，甚麼事我也不知道看。為甚麼你不早一點來。”

他用一個重重的親嘴閉了她的口。當其她回過神來，她被快樂弄倦了；她的肉體是快樂而又困乏的；她向他叫道：

“是的，我愛你！是的，我只有愛過你啊！”

二十三

勒梅尼與她來信說：“我明天晚上七點鐘走。請你到車站來。”

她果然去了。她看見他穿着一件旅行的灰色長外套，正直而且平靜的樣子站在旅館中的車前。他僅僅向她說：

“呀！你來了！”

“但是朋友，這是你叫我來的。”

他不承認他寫這一封信，是含了一種不合理的希望；要她再來愛他，要她把其餘的一切都忘了，或者說

要她來向他說：“這不過是一種試探。”

假如她這樣向他說，他當時或者可以信她。

但是她不開口，他失望了，他于是克薄的向她說：

“你有甚麼要向我說的？這時候是該你說，不是該我說。我呢，我沒有解釋給你。我沒有申賜在這一回的敗事中我是無罪者的必要。”

“朋友，你不要刻薄了，你不要忘恩于過去。看啦，這就是我所要向你說的。我還有向你說的呢，便是我還是帶着真實朋友的愁恨來離別你的。”

“這就完了麼？你把這些話拿去向別的人說罷，這可以使得他比我更喜歡。”

“你叫我來，我就來了；你莫使我失悔呢。”

“擾亂了你，我是非常抱歉的。假設不是我，你自然是可以較美地度你的日子。我不再留住你了。你到他那裏去罷，你將渴望死了。”

她一想到她所聽見的這些可憐的言語便足以表示人類永有的痛苦的一小片段，一想到所演的悲劇正是這同樣的語言組成的，在她脣邊的摺紋中，可以看得出她有一種愁苦而滲入了諷刺的印象。他以為她笑了。

“莫要笑，你聽我說罷。前天，在旅館的房中，我很想我殺了你的。我要作殺你的事是離得這般樣近了，以

至於我現在還知道那一種情態。不過我將來是再不會作的了。你可以很安靜的。並且，作又怎樣呢？對於我自己，假如我有合宜的機會，還要在巴黎去看你。我抱歉的是聽說你不能招待我。我將要去看你的丈夫，也要去看你的父親。因為我要作一次略為長期的旅行，這是去和他們告別。再見罷，太太！”

他剛掉轉身的時候，德海司看見密司伯兒和亞伯帝乃歷太子；他們剛從火車站出來向她走來。這位太子是很美的，喟望用一種快樂的情態在他側邊走着。

“阿！乖乖，在這裏遇見你，這是怎樣好的巧呀！這位太子和我，我們剛在稅關上去看了新到的鐘回來。”

“唉！打鐘到了麼？”

“到這裏了，乖乖，基伯體的鐘！我在牠的木籠中看見牠。牠不作聲響因為牠還是囚犯。我願意在我非若耳的屋子裏給牠一個鐘樓為牠的居所。當其她聞着了福羅郎斯的空氣後，她將很樂於使我們聽見牠的銀聲來。鴿兒要去朝拜牠，牠將為我們的一切快樂和痛苦而鳴。牠將為你，為我，為這位太子，為善良的馬墨太太，為舒來特先生，為我們的一切朋友而鳴。”

“親愛的，不過這些鐘鈴從不肯為我們真的快樂和真的痛苦而鳴。牠們是誠實的官吏，牠們只知道別人公

開的情操。”

“阿！乖乖，你太錯了。鐘鈴是在我們的靈魂的祕密中的，牠一切都知。——我很高興遇見了你。阿！我知道，我的愛，我知道你爲甚麼到車站來。你的女僕人把你的祕密洩漏了。她說你等一件玫瑰色的衣服等不到，你不能忍耐以至於憂苦了。但是你不必因此痛苦也罷。我的愛，你總是全美的。”

說完，她請馬耳丹夫人上了她的車。

“快來罷，乖乖，傑克德沙特先生。今天晚上還要在我們那裏來吃晚餐呢，我不願意讓他老等着。”

當其他們在夜的寂靜中。從充滿了野香的草路上去的時候。密司伯兒說：

“看見了沒有，乖乖，那裏，巴爾克的黑色果樹尖，坟園中的扁柏樹深處，那便是我願意長睡之所了。”

但是德海司正是不安定的在那裏想：“他們看見他了。他們認出了是他來麼？我不相信。地方那樣暗而且散出了一些微微的曙光。她根本認識他麼？去年在我家裏她看見過他沒有，我記不清了。”

使他深慮的，就是這位公子含陰謀似的快樂。

“乖乖。你願意在這野坟園中我的旁邊佔一席位。我們彼此只蓋一點土而佔若干廣漠的天同一塊兒

休息麼？但是我錯了，我不應當請你作一件你不能接收的事。我的愛，你想長睡在非若耳的山脚下，這是不准的。你應當在巴黎馬耳丹，伯乃牟伯爵的旁邊，在美麗的紀念碑中。”

“爲甚麼？你相信一個妻子就是死了以後還得要同她丈夫在一塊兒麼？”

“那是一定的。乖乖，他該當如此。婚姻是爲現世而又是爲永世的。然則你不知阿喲林省兩個相愛的青年夫妻的故事麼？他們兩個幾乎同一個時候死的。他們是葬埋在兩個墳中，中間隔了一條大路。但是，每至夜裏，他們墳上的野薔薇就要從這個墳搭一枝花枝在另一墳上去。他們應當把這兩付棺材連成一起阿。”

剛過了巴地牙(Badia)不久，他們看見一羣人從小山坡上來。金色樹林中的燭台內的燭被晚風吹熄了牠們最後的火焰。穿藍的穿白的一羣聖徒伴着他們的畫幡。後來來了一個小聖約翰，棕色捲髮，赤着身子披上他的小羊毛衣；還有一個七歲的聖女馬利馬得(Marie Madelaine)披着他波紋頭髮形成的金色長袍。非若耳的人們成羣的隨着。在這羣人中，伯爵夫人馬耳丹認出了舒來特。一手拿一隻燭，另一手拿着一本書，鼻尖上帶着他的藍眼鏡，他唱起歌來了。在他平坦的臉上。在

他不規則的腦蓋骨上，浮泛著一種紅黃色的光亮。他的雜亂的鬚鬚，隨着詩歌的韻節而上下。在使他的面上感受困難的光與影的無情之下，他有老而健壯的樣子，正與能圓滿一世紀的悔罪工作的隱者一樣。

德海司說：

“他是何等的美呀！他自己能表演自己。這真是偉大的藝術家。”

“啊！乖乖，爲甚麼你願意舒來特先生不是一個宗教徒呢？爲甚麼？信教是可以得着很多的美和很多的快樂的。這事，詩人們就知道。假設舒來特先生沒有信心，他也就作不出他所作的那些可稱賞的好詩來了。”

“你呢，親愛的，難道說你有信心麼？”

“啊！是的，我信託上帝，而且信奉基督的言語。”

現在，抬祭禮的幃篷啦，旗幡啦，白布斗笠啦，都在那山坡道上的崎嶇中沉沒了。但是在舒來特的光頭蓋上還可以看見燭光放射成金一般樣的光線。

這時候，德沙特已經獨自在花園中等着了。德海司看見他手靠在平台的欄干上，這裏就是他覺到愛的最初的痛苦的地方。當密司伯兒和太子正在尋一個掛他們將到的鐘的鐘台地位的時候，他引他的朋友在朱藤下去一會說：

“你向我說了我來的時候你要在花園中等我。我等了你一點鐘，這一點鐘工夫直要人的命呀！你不應當出去了。不見你真使我失望而且驚恐啊。”

她泛泛地回答他說她有急需要到車站上去一趟，遇見了密司伯兒纔同他們一車回來的。

他向她表示了一些不高興的樣子，他自己承認他有錯。本來，一切都使他恐怖。他的幸福也使他怕了。

他們已經坐上了棹的時候，舒來特來了，他表示出一個古遊民的樣子。他的含燐光的眼中閃耀着極烈的快樂。自從他在阿昔司回來以後，他只在下流社會中生活，他整日間同那些手藝人或青年女子飲 Chianti 酒；他教他們的快樂和真誠，他講耶穌的降生，他講納稅義務和當兵義務將來的廢除。他不使羣衆知道，他集合了好些遊民在羅馬戲院的故址，而用一種法文和中部意大利文混成的古滑稽語調，替他們講他所喜歡重新整作的經義。他說：

“國王，元老，司法官，都說：‘人民的生命都在我們的身上。’但是他們是在撒謊。其實他們就是棺材了，不過一方面牠還說：‘我是一個搖床。’

“人民的生命，是在上帝的眼下看見發黃的田間收穫裏。人民的生命是在掛在榆樹上的葡萄林裏。人民

的生命是在老天用來浸潤果園中果樹的微笑和眼淚裏。”

“法律是替有錢有勢的人作的，是作來保障強權和富有的；人民的生命是不會在那裏的。”

“專制國或者共和國的頭目們在他們的書中說，人類的權利便是戰爭的權利。他們表揚暴力。他們把榮譽加在得勝者身上。他們在公共的場所建築下得勝者的馬和人的銅像。但是應得的權利並不是殺人，所以說：公正的人就不應當把他的號數提出來掛在從軍的冊子上。但是應得的權利，並不是養居于國之上的太子們的罪過和瘋狂，所以說：公正的人就不納稅，就不給錢與共和政府中人。公正的人只有安靜地享受他工作的效果，用他撒在田中的麥子來作麵包，吃他培植的樹上的果子。”

亞伯帝乃歷太子鄭重地說：

“啊！舒來特先生，你注意到爲國庫剝奪殆盡的我們的美麗而不幸的女子的境遇，你實在很有道理。一塊地被抽了百分之三十三的淨收入稅，還能取得甚麼出息呢？主人和僕人，現在都成了共和國政府的犧牲者了。”

德沙特和馬耳丹夫人都受了他這種語調的格外莊

嚴的感動。

他又加上說：

“我愛國王。我適合我的正統派思想。不過農人們的痛苦，我同時是感覺得到的罷了。”

究其實他是在用一種委婉的堅強意志想預備作他唯一的工作，就是：恢復喀讓帝羅的產業。這產業是他父親喀爾羅(Carlo)——愛馬呂(Victor Emmanuel)下的發令官——曾經把四分之三讓放重利之徒剝奪去了的。他的假冒的柔和隱藏了他的固執。他的毛病，全是對於他的生活上的利益有用的，能發展的。他收售圖畫，他賣出了他的宅第中著名天花板，他取得老婦人們喜歡，結果向了密司伯兒求婚；他很巧于謀利，善於處家；這都是想爲要成爲意大利的一個大財主之故。他真愛土地和農人。舒來特的熱情的言語，他是泛泛地了解的，所以又觸動了他的情感。他於是任便述說他的思想：

“在一個顧主和農奴只是一個家庭一樣的地方，彼此的命運是互相關連的。收稅所把我們剝奪了。我們的鄉人是何等的勇敢呀！說到動地，他們是世界上第一人。”

馬耳丹夫人說她不相信這個。只有 Lombardie

那地方，她覺得還耕種得好，她看見那裏有無數的水道分流着。至於多司喀倫麼，她覺得就是一個美麗的野果子園。這位太子微笑說假設她能賜幸去參觀喀讓帝羅的田莊以後，她或者不會這樣說了；——而且喀讓帝羅還是受了長期的，含破壞性的訴訟的困難呢。她在那裏去，她就可以看得出意大利農人之所以為意大利農人來了。

“我很在我的田產上用功夫。我在車站上看見密司伯兒在那裏認別她的鐘，看見你，太太，正在同一個巴黎朋友談話，我有這二重快樂的時候，我正是從我的田地那裏來的。”

他察覺到他說到這一次的相遇的時候，馬耳丹夫人不高興他了。於是他繞着棹子的四周看了一轉，他看見德沙特有不能勝任的驚懼的舉動。他重複的說：

“太太，請你原諒一個村野的人，他也有一種自信能區別一切的人：在你同他談話的這位先生的身上，我認識他是一個巴黎人，第一因為他有一點英國人的態度，第二因為他一方故作出有勁力的樣子，而其實則讓人看出他的十分從容和他完全特有的活潑態度來。”

德海司不注意的樣子說：

“好久以來我都不見他了。我很驚異我在福羅郎斯

會遇見他，當他要走的時候。”

他看德沙特，德沙特故作出不曾聽見的樣子。

密司伯兒說：

“但是我認識這位先生。他是勒梅尼先生。在馬耳丹太太家裏，我在他的旁邊吃過兩次飯。他同我談話，很會說。他向我說，他很愛足球；足球從外國傳到法國，還是他的功勞；現在足球到很時髦了。他也向我講過他遊獵的故事。他愛獸類。我很注意到一切打獵的人都愛獸類。乖乖，我敢保證向你說，勒梅尼先生說到野兔的談話，實在可以稱嘆。他知道牠們的習慣。他向我說要在月光下看牠們在野草中跳舞，那簡直是一種樂趣。他很切實地向我說，牠們是很有智慧的，他看見一個老兔子被狗追急了，牠用腳爪打擊一個小兔兒強迫牠出洞來作為調換。乖乖，勒梅尼先生向你談說過兔子的事麼？”

德海司回答說她不知道，她覺得打獵的人都有些討厭。

密司伯兒反駁她。她不相信勒梅尼談到兔子在月光下野草裏與及葡萄園中跳舞的時候會使人討厭。她願意與 Phanion 一樣飼養一個兔子。

“乖乖，你不認識 Phanion 啊！我敢担保德沙特

一定認識她。她是美麗的，爲詩人們所親愛的。她在郭島 (Cos) 上一間斜傾在小山上的房子中居住；這房子是充滿了的香橙樹和松樹，直下蒼藍色的海邊。人說她長看波浪的藍色的眺。我把 Phanion 的歷史講與勒梅尼聽，他是非常高興的。她收到了一個獵者給她的一個長耳兔，是還在吃奶的時候便從牠的母親那裏取得來的。她在她的膝頭上伺養牠，她喂牠春天的花。牠愛 Phanion，牠忘了牠的母親了。牠吃花吃多了死了，她哭牠。她把牠埋葬在香橙園中。一座在她的床上都能看見的坟下。小兔兒的鬼，是被詩人的歌唱安慰了的。”

善良的馬墨夫人說，勒梅尼先生用一種雅緻而細心的態度使人喜歡他，這是青年人少有的。她很願意再見他。她還要請他替她作一件事呢。她說：

“這是爲我姪兒的事。他是砲兵營的軍官；他的上級官長都非常注意他，非常愛他。他的長官好久以來都是聽命於拉布里時將軍，勒梅尼先生的舅父的命的。假如勒梅尼先生願意寫一封請求他的舅父，向 Faure 長官替我的姪說情的信，我必定是很感激他的。並且，勒梅尼先生也是認識我的姪兒的。去年，勒塞團長，在英國旅館裏，爲 Caen 營的軍官及附近的青年人開了一次蒙面跳舞會，我的姪兒和勒梅尼先生就在此認識

了。”

馬墨太太這時候把眼低下又加上說：

“被請的女客，自然並不是些時髦的女子。不過據說裏面也有些很美的。是這些先生們把她們從巴黎招來的。講說這些細節與我聽的姪兒，他穿的是馬裝；勒梅尼先生，他穿的是死神的兵的衣服，他的成效是很好的。”

密司伯兒說她很抱歉她不知道勒梅尼到福羅郎斯來了。假設她知道，她一定要請他來在非若耳休息休息。

飯快要吃完的時候，德沙特臉色變慘淡了，而且很不注意的樣子。在分手的時候，德海司伸手向他行禮，她覺得他在避免拉她的手了

二十三

第二天，在阿非里藏着的小屋子中，她遇見了他是不安定的樣子。最初，她試用一種熱烈的興趣，深刻的親密的溫潤，和一種委身于人的情人的柔順，來使他開心。但他還是照樣的憂鬱。他整夜的研究了，受了艱苦，作成了他的憂愁和不安。他尋出了他受痛苦的原因來了。他想到了在桑馬果銅像之前滑溜信在匱中的手，他想到了被人在車站上看見了的那位平常而又可怕的不認罪的人。現在，傑克·德沙特給了他的苦痛一個面貌，一個名字了。在德海司新來的一天坐過的那一張祖母

椅上——這一次是她請他坐的——他受了使人困苦的印象的打擊。至于她呢，斜倚在一隻手腕中，用她溫熱的身子和愛人的心靈把他包裹住。他所感受的痛苦，她已經很知道了，用不着再簡單的問他。

她想把他引入甜蜜的意象中去，於是她們把所在過的房內的祕密提起，她引起她們在城散步的回憶。結果她尋出了一些嬌媚的親密的話來說：

“你在郎吉銅像下給我的那把小匙子，就是紅百合小匙子，早晨，我用來喝茶用。在我醒來時一看見牠便起的這種快樂之中，我覺得我是多麼愛你呀！”

後來，因為他只用一種泛泛的使人愁的語回答她，她又向他說：

“我在這裏，我在你的旁邊，你不要憂慮我。我不知道你的腦筋中充滿了甚麼意象。但是我尚存在，一個意象，這簡直是無事。”

“一個意象，這簡直是無事，你相信麼？我們是幸福或者痛苦，只由于一個意象；我們生或死，也僅由于一個意象。也罷，是的，我想……”

“你想甚麼？”

“爲甚麼你要問我呢？你已經很知道了。我想的是我昨天所聽來的，我想的是你隱藏着不讓我知道的。我

想到你昨天在車站上與人的相遇，這一定不是偶然的。這一定是一封信引出來的。這一封信——你想想——就是拿在 Or San Michele 那信箱中的。阿！我絕不責備你，我也不配責備你。但是，假如你不是自由的，你爲甚麼要委身于我呢？”

她想她應當撒謊了。

“你想說的是我昨天在車站上看見那一個人是麼？我與你立證說這是一種極普通的遇合。”

她不敢說她所說者的名姓，他慟然感動了。他於是也不說任何一個名字來。

“德海司，他來不是爲你麼？你不知道他到福羅郎斯麼？他對於你的關係，僅僅如一個你隨便看見而隨便招呼的一個人麼？他不是別離了你還可以使你在阿爾拉的岸邊說：“我不能！”的這一位人麼？他對於你毫無關係麼？”

她堅決地回答說：

“他有時也在我家裏來過。這是拉利未將軍與我介紹的。我能夠向你說的再沒有別的了。我與你立證說他在任何方面都不能使我喜歡。我的確不知道你能相信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否認一個男子堅持他的佔有權而用暴力和剝奪來

對她，她得着了一種快意。但是她立即又在岔道上停止了。她立起來用一種親愛而又莊嚴的眼光看她的朋友。她說：

“你聽我說罷，自從我委身于你的一日起，我的整個的生命都屬于你了。假設你發生了一點疑惑，一點憂慮，請你不妨問我。‘現在’是屬于你的，你知道只有你，唯一的你，在裏面。至于我的過去，假設你知道那是怎樣的虛無，你一定喜歡了。我不相信格外一個女子——與我一樣為愛而生的女子——她能夠給你比我的更新的愛的心靈。這事，我已經向你宣誓了。沒有你在而流過了年歲，我就算沒有生存過。不用再說罷。在這裏面實在找不出一件事是使我慚愧的。失悔，這是另外一事：你悔恨我們相見太晚了。為甚麼，朋友，為甚麼你不早來一點呢？要在五年之前，我也與今日一樣的樂意，讓你把我取去。但是，相信我罷，莫在過去的時間裏去探求以使自己疲倦了。你記得羅亢格罕（Lohengrin）民歌。假如你愛我，我就是你的鵝之騎士。我，我甚麼也沒有問你。我甚麼也不願意知道。我並不曾因為唐克得小姐的原故，而與你爭辯過，我看見你愛我，你為我受痛苦，這對我就夠了！……因為我愛你。”

“一個女子不能與男子一樣的嫉妬，她也感覺不到

使我們最受痛苦的這個。”

“我們簡直不知道。爲甚麼？”

“爲甚麼？因爲在女子血中和肉中，都沒有這種佔有性的偉大的狂熱，這一種男子特有遺傳的本能。男子就是上帝，他欲要他整個的造物。自從好些記不清的世紀以來，女子是生就分取的。這是過去，很遠的過去已經指定了我們的情感。我們剛生的時候，我們已經這樣老了！嫉妬對於女子，只不過自尊上一些傷害。在男子方面，這是一種困難，其深則正如精神上的痛苦，其繼續性則正爲物質上的痛苦……你問爲甚麼？因爲，——無論我對於你怎樣服從和尊敬，不管你給我的恐怕如何——總之，你是本質，我是概念；你是物體，我是靈魂；你是材料，我是手藝人。阿！你別訴苦罷。在圓而圍繞着花的瓷瓶旁邊，卑下的，粗野的陶工成了甚麼了？牠（指瓷瓶）是安靜而且美麗的。他呢，（指陶工）他就可憐了。他自己爲難，他願意，他忍受着痛苦；因爲願意便是痛苦。是的，我是嫉妬的。我很知道我的嫉妬之中有些甚麼。當其我考查的時候，我在那裏面發現了一些遺傳的成見，一種野蠻的驕傲，一種病態的感覺，一種殘刻的弱點和獸行的暴力的混合物，一種違悖人類生活的公律的恐而可惡的反叛。但是我也自了解了牠；牠仍是

存在而使我困苦。我是一個化學家，我研究我吞了酸（A-cide）的元質；我知道牠是甚麼鹽基（base）化合成的，牠又可以組成甚麼樣的鹽。但是酸已經燒了我，燃燒到骨子裏去了。”

“朋友，你實在沒有道理。”

“是的，我是沒有道理的。我自己覺得我沒有道理比你所覺得到的還要甚些。一個女子，在她的內美外美都是極光榮之時候，她又是能自主的，她明白，她敢，因此顯得她更美，她更被人需求；她的選擇是自由的，志願的，含理智的；我欲願這樣一個女子，阿！我是沒有道理的。需求她，愛她所存在的一切，對於她沒有幼稚的誠信和純潔的天真——這兩種東西，假設她有遇見牠們的可能，是與她衝突的——忍受着痛苦；同時問她是她麼，或者她不是她；（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問她到底是自由的麼，能自主的麼——譯者）生命把她作成甚麼樣子，便怎樣的愛敬她；苦苦的惋惜她這般樣的被生命美化了，而又僅僅只嘗着了一點生命的意義，阿！這是沒有道理的事。我愛你，——聽見了沒有？——我愛你和由你的感覺上，習慣上所給我的一切；我愛你和由你的經驗得來的一切，我愛你和你或者從他，從他們——我知道甚麼？……——得來的一切。我的至樂，我的

艱苦都在這裏。這種願意使我們的愛情成爲有罪的公有的愚蠢，對於牠很當有一種深刻的解釋；就是：快樂到了極大的時候是有罪的。看啦，我的最親愛的，這便是我受苦的原因。”

她跪在他的面前，拿着他的手，拉向她自己說：

“我不願意你受痛苦，我不願意。不過這或者是一種瘋狂。我愛你，我從來只有愛過你。你可以信我：我不欺騙你的。”

他在她的額上吻了一下說：

“親愛的，假如你欺騙了我，我也不怨恨你；而且我還要感激你。欺騙以安慰人的痛苦，試問還有比這更公正更人道的事麼？天啦！假如一切女子們連這點撒謊的同情都不給我們了，我們將變成甚麼？撒謊罷，我的親愛的，爲慈悲而撒謊罷。可以使黑暗的憂慮發生色彩的夢，請你給我罷。撒謊罷，你不要怕。只要你在美的。愛情的幻形上再加一層幻形罷了。”

末了他又嘆息說：

“阿！良知阿！普通的智識阿！”

她問他這到底是甚麼意思，而這個普通智識到底是甚麼。他回答她說這是一句很有道理的格言，不過粗鄙一點；頂好還是不說出來。

“還是說罷。”

“你願意我說出來，我就說：‘被人親過的嘴。也不失她的鮮美。’”

他還加上說：

“真的，愛情可以保持美，女子的肉依靠着親儂爲生與蜜蜂以花爲生一樣。”

他在他的嘴上與他安放了一個包含在接吻中的誓言。

“我向你發誓，我從來只有愛過你。阿！不是的，並不是親儂保持住了我所喜歡獻給你的。這一點嫵媚，實在是我愛你！我愛你阿！”

但是他又想到 Or San Michele 交的信和車站上遇見的那一位他不認識的人來了。他說：

“假如你真愛我，你該當只愛我一人。”

她站起來。有一點動怒了。她說：

“那麼。你相信我愛上列的一個麼？但是，你剛纔所說的實在是奇怪。哦！這就是你猜想我的麼？你說你愛我……你須知！我憐憫你，因爲你是瘋子。

“真的，我是瘋子麼？說我聽罷，再說一遍給我聽罷。”

她跪着，她用她手的濘濘的凹處蒙着他額角和兩

聰。她仍向他說，顧慮到這樣極普通極平庸的遇合實在是一件沒有道理的事。她強迫他相信，甚至於說強迫他忘了。他現在只看見，只知道，只認識這一雙輕捷的手，這熱烈的唇，這些貪慾的牙齒，這喉管，這獻給的肉。他只有同她毀滅的一個思想。他的過去的苦痛和忿怒與他所留下的僅僅是不可耐的‘遺忘’慾。把一切都忘了，和她一塊兒墮入不能復活的昏沈中去。被憂心和慾求激刺了的她呢，她感受到她所引起無窮的熱情，於是她同時覺到了她的強力和她的脆弱，她伴着她向來沒有的熱烈去以愛還愛。在直覺的衝動裏，在極端的想委身於人的私願裏，她敢作連她自己尤不相信有敢作的可能的事。——熱影包圍着了房間。射在窗幃邊上的金光，照在桌子上一瓶 Asti 酒的旁邊所放的櫻桃籃。床頭上，Venitienne 夫人清亮的影子用她失了顏色的雙唇在那裏微笑。屏風的沿邊上，Bergame 與 Verone 的假像表出牠們靜默的快樂。玻璃杯中一朵太重的玫瑰花，一瓣一瓣的下墜。寂靜中裝載着愛情；他們嘗着他們強烈的疲倦了。

她睡在她的情人的懷中。她的小寐延長了她的官感的至樂。當她重開眼的時候，她很快樂的說：

“我愛你。”

他靠在枕上，用一種隱愛的情態看視着她。她說：

“你剛纔還是高興的，爲甚麼現在不高興了？”

他搖一搖頭而仍不說話；於是她又說：

“說話呢。我甯肯你發怨言，不肯你不說話。”

於是他向她說：

“你願意知道麼？你不要生氣。我從來沒有這時候痛苦，因爲現在我知道你所給與的了。”

她驀然走開，眼中充滿了痛苦和責備的說：

“你可以相信我曾經同別人發生過與同你現在發生的關係一樣！你傷害了我在我給你的愛情裏面最高的情感。我不原諒你。我愛你。我從來只有愛過你。我從來只有因你而受過痛苦。我希望你高興點。你太使我痛苦了……你是作惡的人麼？”

“德海司，一個人愛人的時候，決不會良善的。”

她坐在床上，與一個洗澡的女子一樣，讓她赤赤着的兩腿下垂着，她站着好久不動而想。她的被快樂弄白了的面容上了顏色了。一滴眼淚浸濕了她的睫毛。

“德海司，你哭了！”

“朋友，恕宥我罷。這是第一次我真正的愛人而被人真正的愛我。我怕了。”

二十四

當其箱子在梯上旋轉的聲息充滿了鐘鈴別墅的時候，當其波里倫負着包裹輕捷的下石級的時候，當其善良的馬墨太太用一種安靜的老成態度監督着出發的行李的時候，當其密司伯兒在她的房中穿完了衣服的時候，德海司穿一件旅行的灰色衣服，靠在露台旁邊，還看一次這一座花城。

她是決意回去了。她的丈夫在每一封信中都叫她回去。正如他隨時請求她說的一樣：假如她能在五月初回巴黎去，他們在 (Grand Prix) 前，還可作兩三次

聚餐會。他的一系人是以意見集合的。潮流趨迫了他們。喀啵承認伯爵夫人馬耳丹的客廳對於將來的國家可以操一種頂大的勢力。不過這些理由都不很感動她，只是她自己現在覺得當有一種善意對待她的丈夫，甚至於說她需要使他喜歡她了。在前天，她收到了她父親的一封信。孟德許先生並不會入他女婿的政黨的，也不給他女的甚麼教訓，他只是向她報告說多人都在開始談論伯爵夫人馬耳丹在福羅郎司詩人和藝術家之中，神祕的寄留了。而且他說，鍾鈴別墅在很遠的都顯示出浪漫行爲的樣子。她自己也覺得在非若耳的小社會裏，耳目太近了。馬墨太太很使她感受不方便，而亞伯帝乃歷太子在她的新生活中更使她憂心。阿非里的小房子中的約會也有很多不方便而且危險了。太子時同他往來的亞利其教授，有一天晚上，當她圍伏在德沙特的旁邊向人烟稀少的街去的時候，曾經遇見了她。亞利其教授是一部關農學研究書的作者，他是學者中最可愛的二人了。那時候他把他白鬚鬚美麗的威容轉開了。他那天僅僅向這位青年婦人說：‘從前，一個美人要向前走近來了，我很遠的就能猜出。現在呢，我已經過了被女子寵視的年紀了。蒼天有同情於我，他不使我遇見她們。我的雙眼很壞。頂美的面容，我也不認識了’。她明

白這話的意思，她以為是在警告她了。現在，她希望把她的快樂拿去藏在巴黎的廣漠中了。

喟望，她向她告訴了她最近的起程，強迫她再住幾天。但是德海司疑心她的朋友對於那夜在香橙室中所領得的教訓有些不舒服，疑心她多少總不會完全喜歡一個不贊成她的選擇的知友的親近。而且疑心到太子以為她是取媚於人，或者輕佻的女子。她的行期於是決定是五月五號。

從阿爾啦小山上望去，這一天的天氣實在是清明可愛。凝想的德海司，從露台望見早晨的一遍玫瑰花鋪在福羅郎斯藍色的山林上。她低頭去看那花坡脚下微到幾乎不可看見的小點，那裏，是她認識無限快樂的所在。在那裏，坟園現在成一小黑點，在這旁邊，她隱隱然看出阿非里。她覺得她自身已在這親愛的房間之內了。這房間，無可疑地她從此不能再進去了。過去而不再來的時光戴着牠悲慘的面網重現在她的回憶裏，她覺到她的雙眼無光了，雙膝屈了，靈魂脆弱了。她覺得她的生命，已經不在她的身上，我們現在黑松豎起牠的不動的樹尖的那一角地方，便是她安放她的生命之所。她自己責備自己為甚麼這般樣無理由的擾動，正當她安靜而且快活的時候。她知道她在巴黎還可以與傑克德沙特

相會。他們彼此都願意同時到巴黎，或者頂好甚至於一塊兒到巴黎去。設使他們認為他還有留在福羅郎斯三四天的必要，至少他們的聚會也是很近的；他們的相會期已經約好，她已經在想像其事中生活了。她帶着混在她的肉中，流在她的血中去了他的愛情。但是她呢，一部分是留在小屋子中的，一部分是永不還她了。（按這裏所說永不還她的一部份，是指她同勒梅尼的一部份——譯者）她充滿了生命的熱力，但她向着無限寶貴的事物而死了。她想着德沙特向她說的話來：“愛情是迷信的。露台上一株女貞花的又黑又乾的果子，我也摘了，因為你看視過牠的原故。”她爲甚麼不曾想到帶小屋舍中的一個小石塊回去呢？——那是她曾經忘去過世界的地方。

波里倫一聲從她的凝想中喚起了她。舒來特從一條朱藤上跳過來，一下把車內拿着外套和口袋的女僕人抱着接吻。這時候，他得意的，粗鹵的，兩個尖耳在他發亮的額邊豎着，他從園中的小道一溜煙走了。他向伯爵夫人馬耳丹行禮。

“然則和你告別了麼，太太？”

他還要留在意大利。他說，有一位夫人叫他，這夫人就是羅馬。他還想看看那些主教。這些主教中有一

個，人人都誇講他說他是很有意思的老人，他或者會走入革命的，社會主義的教堂的理想中去。舒來特有他的目的，就是在殘刻而不公正的文化的頹廢上。建築起喀爾喟(Calvaire)的十字架來；這十字架並不是死的，赤裸的而是活潑的，可以用牠華麗的手庇蔭着人類的。他對於這一個計畫，理出了規則和記事出來。這些規則，馬耳丹夫人是知道的。至於記事，恐怕只值一銅子，是以韻文作成的，是一種民歌的性質的詩。牠能而且必需拿來唱的。詩，無論是很誠樸的很暴烈的，或者很有興趣的，牠總之的確是適宜於民衆的唯一的語言。散文只能使有很細密的智慧的人們喜歡。他在聖傑克街 Troguets 人家裏去參觀過那些無政府的居民。他們以唱或聽人唱小片動人的歌來消磨他們晚上的時光的。

他還加上說：

“一種將能成爲歌譜的記事，是可以到民衆的靈魂那裏去的。別人以爲我有天才。我不知道別人是否有道理，但是應當承認我有老成經驗的思想。”

密司伯兒下門前的石梯的時候，一方面還在戴手套說：

“阿，乖乖！這城，這山，這裏的天，都願意你哭牠

們。今天牠們都是特別做出美麗的樣子來，爲的是使你有別離的惋惜和再來見牠們的欲望。”

但是被意大利中部的自然界美麗的乾空氣困倦了的舒來特，他惋惜的是他的青綠的翁不利（Ombrie）和牠的潤濕的天空。他起想阿西司來了。在阿西司，他是極柔和的地中間，在肥潤的平原上，站立着祈禱過。他說：

“在那裏有森林，有岩石，有林中之空地可以窺見一角天及其他好些白雲。我步履着聖人福郎所死脚步走去散步，我把他的太陽詩譯成法文的，單純的而且貧弱的古韻。”（按法文文法，韻分三種，貧弱的韻便是押得最不好的韻——譯者）

馬耳丹夫人說她願意聽這詩。密司伯兒則甚至於已經在聽的樣子了。她的面容顯露出一種米啦雕刻的天神的誠信的表情。

舒來特說這是一種鄙俚而沒有藝術價值的著作。這詩本來就不想牠有怎樣美。牠是單純的，但是不對等的，爲的是放肆的原故，隨後，他用一種慢而單調的聲音，把這一首詩歌背誦了出來。

上帝阿，我讚美你作成這個世界，
可愛而且光明；

你願意我們在此生活，
你撒了遍地的黃金；
你撒了寶石，
你撒了水晶；
你與畫家一樣，
把圖畫放在了書心。

我讚美你的創造：
我創造了太陽之神。
你願牠又美又善
來普照天下衆生；
紅，亮，光耀，
圓周其形：
這樣的太陽，
這真是與你相稱！
上帝阿，我讚美你；
賜了我們的哥哥——風神，
賜了我們的姊姊——月光，
賜了我們的妹妹們——衆星。
我還讚美你在天之上，
安放了這般樣的流雲；

還散了朝露，
如星一般樣的晶瑩。

我祝福你，上帝，
我讚美你，天神：
賜了我們的橡木之頂，
賜了我們的香草之莖；
賜了我們的火，
——我的善良而又嚇人的哥哥；
賜了真貴的妹妹——水，
她是那般樣的柔和。

你賜了我們強健的地球。
牠用了牠着花的乳體，
滋養了我們的母親，
和襁褓中帶笑的孩子；
牠養了愛你的人，
向你哭的貧士；
——貧士的眼淚出眼時，
天神便把牠載了去！

爲我們的姐姐——生命，
爲我們的妹妹——死亡，
我讚美你，上帝，
從現在到最後的時光。
我希望能死在美麗的夜間，
臨死時如一個嬰兒模樣。
我讚美你，上帝，
賜一個更美的朝陽。

密司伯兒說：

“阿！舒來特先生，這一首歌詩直上天去，正如人們在 Campo Sasto de Pise 地方看見勉力上羊愛山的隱者一樣。我給你說罷：這位隱者上山是依靠信心之杖的，他的脚步不等，因爲他的拐杖只在一邊；牠總把一隻脚放在另一隻脚的前面。因此之故，你的詩也是不相等的。阿！我很懂了！”

這位詩人相信受她的稱賞是無意識地，因此他就承認她的稱賞了。

德海司說：

“舒來特先生，你有信心，假設你的信心不用來作美麗的詩，用來作甚麼？”

“用來犯罪，太太。”

“啊！我們沒有信心也同樣的犯罪。”

馬墨太太來了，她是這一次旅行的監督；她將要再見着她椅子街的小屋，她的小狗多彼，她的老友拉克郎；她還可以，見過非若耳的愛顏司克人後，復見着她的好鬪的僕人，就是在糖匣子之間穿過窗門看碎馬爾舍花園的僕人；她是沉在這些快感中去了。

密司伯兒在她的車中引她的朋友們上車站。

三十五

德沙特上火車來向這兩位將出發的女子告別。她離她以後，德海司覺到了他對她的情態：他給了她的生命的一種新的，至樂的滋味；這滋味是如此的活躍而真切，以至於使她覺得常任她的脣邊一樣。她在一種強烈中的興趣之下，和再見她的夢中生活。在旅行的長途中，馬墨太太時而向她說：“我以爲我們正在過兩國分界的地方了。”或說：“玫瑰花樹在海邊正開着花呢。”這時候，她是驚異而又柔和的。當其她守着一種內心的快樂的時候，她已在馬賽的旅館中過了一夜了，她看見石

田中灰色的橄欖樹，隨後看桑樹，又看見比拉特山峯遠遠的側面，看見羅倫河，(Rhône)里昂城，又是些熟悉的風景，又看見好些樹豎起牠們成紮的樹尖；這些樹尖，不久以前還是黑暗而帶雪青色的，現在穿上嫩綠的衣服了；她又看見小山坡上耕種成條的小地氈，與及河岸上行列的白楊樹。這旅行的轉變對於她都是沒有關係的。她嘗着了有生趣的時光圓滿的地方，和深深的快樂的奇異。車停的時候，在車站上灰色的光線之下，她用一種睡中方醒的微笑招呼她重見她而幸福的丈夫。她與善良的馬墨太太接吻的時候，她向她說她全心感激她。真的，她與舒來特先生的聖福郎所死一樣，對於一切事物都加以惠愛了。

她坐在落日光照的灰塵裏，隨着月台而走的四輪馬車中，她忍耐地聽着她丈夫告訴她議會場的成效，議院中他的一黨的意見，他的計劃，他的希望，和兩三次政治上的大聚餐的必需。她閉着眼睛爲的是更好想像一點。她自己說：“明天，我可以收到一封信，在八天之內，我將要見着他了。”當着馬車過橋的時候，她看見橋下煙流的水，她看見這行列的楓樹與及 Cours la Reine 的梅花堆上的滿載着的栗樹。所有這些熟悉的景物，都爲她穿上華麗的新粧了。她覺得她的愛情把宇宙

重上了顏色。她自己問到底這些樹，這些石會感激她麼。她想：“要是我的絨獸，我的眼睛，我的肉，這天，這地，他們不叫出我的祕密來，這怎樣作得到呢？”馬耳丹，伯乃牟先生想着她是疲倦了，教她休息一下，夜裏，她深閉在她的臥室裏面，她只有聽見她的靈魂震動的大寂靜之中，她與那位離人寫了一封信，這信中充滿的言語好像是永遠新鮮的花一樣：“我愛你，我等着你。我是幸福的。我覺得你在我的身邊一樣，在世界上，只有你和我。我從我的窗口望見一顆略帶藍色的星顫動着，我看牠一方面想着你在福羅郎斯也是看見牠的。那把紅百合的小匙子我是放在我的桌子上的。來啣！很遠地你已經把我燃燒了。快來啣！”這樣，她在她的靈魂中得着了完全新鮮的，永遠不滅的感覺和印象。

在一個禮拜之內，她完全在一個內在生命中生活。在她的身內，她還感覺到阿非里的時候與她留下的溫柔的熱力。她呼息她身上曾經接收的親吻。她自己愛她自己，因為她是被愛了。她用了極細密的心和注意的美感來為她自己作新鮮的裝飾。這也是使她自己高興，她願意使她自己高興。郵局沒有甚麼送給她的時候，她瘋狂似地憂心起來，當其她在穿過鐵關干門框的小孔內，收到一封為她所能認出她朋友的寬大而華麗的字

體的信的時候，她戰慄而且高興了。她飽嘗着她的回憶，她的慾求和她的希望。如此，這破碎的，受傷的，焦急的時間很快地也就消滅了。

他該當來的一天，僅僅一個早上，她便覺得有一個可厭的長度是一樣的。還在火車未到以前，她便上了車站去。火車誤點的報已經指出來，這使她窘困了。在她的計畫中，她是樂觀的；她與她父親一樣，她用力把命運安放她的志願中去，這一次她未曾預料的遲延，她覺得就是一種背叛。在三刻鐘之內，從大廳的玻璃窗透過來的灰色光線照在她的身上，恰正如替她計算失去了的幸福時光的無窮大的計時漏（Sablier）中的沙粒一樣。在已經低下的太陽之紅光中，當她看見怪物似的而又馴良的快車停住了的時候，當她看見在車上下來的一羣旅客之中，又高又細的傑克走向她身邊來的時候，她發愁了。他用一種為她所知的又強烈而又暗淡的快樂看視着而向她說：

“果然你在這裏阿！在未看見你以前，我恐怕死了。你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遠隔你生活一禮拜，那是何等的艱苦呀！我曾經回到阿非里的小屋中去。在那房間內，你知道，在鉛筆畫之前，我用愛情和狂熱地叫起來了。

她高興的看着他。

“我呢，你不會想到我在叫你，我需求你，我獨自一人伸着手向着你罷？我把你的信藏在我藏寶石的破布堆裏。夜間，我重念這些信：這是至樂的事，但是不謹慎的事。你的信，就是你，太多了而又不夠。”

滿載了箱子的馬車旋轉着空場上，他們從那裏經過。她問他，他們叫不叫車。

他不回答，他似乎沒有聽見一樣。她又說：

“我去看過你的房子，我不敢進去。我只在鐵欄杆外望了一陣，我看見在玫瑰花樹內，庭院深處，一株楓樹之後那些花格窗，我說道：‘就是那裏了！’從來沒有覺得如此感動的。”

他不聽她，也不看她。他很快的同她穿過鋪石的馬路當心，從一道小石梯過去，就走到了一條人煙稀少的街，這街是正正沿着車站前的空場的下方的。那裏，介乎木場和煤廠的中間，有一座旅館；最下層便是飯館，而臨馬路的台階上放了好些食桌。在繪圖的招牌之下，可以看見白窗幃的窗戶。德沙特站在小門之前，把德海司往暗的小道上推去。

她問道：

“你要把我引到甚麼地方去？甚麼時候了？我七點

半鐘就要回去。我們真是瘋子。”

在一間紅玻璃窗的室內，陳設了一張胡桃木的床，地氈上畫的是一個獅子，他們在這裏嘗了一刻神聖的迷夢。

她下梯的時候說：

“傑克，我的朋友，我們是太幸福了；我們飛過了我們的生命了。”

二十六

第二天，一乘馬車把她引到了一個居民很多但沒有甚麼人往來的街道，這街道加上新房舍當間的空地的花園的圍牆，呈出半喜半憂的樣子，馬路將從所謂Regence 宅第的月洞門下面過的地方，德海司的車停住了。這宅第現在是遮滿了的灰塵和迷茫了，牠是本着個人的意思建築在馬路上的。在石子的縫中，到處生滿的綠枝，使這城之一角格外生趣。德海司拉小門上的鈴的時候，她看見遠處沿邊是房子的地方，屋頂窗上有一個小滑轆和一個金色的大鑰匙，這是一個鎖匠的招牌。妙

的目光中充滿了對於她還是初見而又親熟了的印象。有些鴿兒從她頭上飛過。她又聽見一些田鷄咕咕的叫。一個帶了武夫而又村野的樣子的鬍子僕人開了門。她走到一株楓樹爲蔭的沙面庭中了。這庭的左邊，與街平齊的地方便是住所了，窗上還掛了些紅嘴鳥籠。從這一方，豎立着的是鄰舍圍上綠簾的屋角。一間雕刻室的玻璃壁便依靠在那裏，讓我們能夠看見在灰塵裏面的石膏像。在右邊，圍包庭院的不很高的牆上，膠貼上的雕刻的花柱一些寶貴的剩餘，大幅雕刻的斷片和一些斷了的小柱。在底面，這間不很大的宅第，開了六個花格的窗戶，這前面一半隱藏在青藤和玫瑰花樹中去了的。

腓利卜。德沙特是留戀法國十五世紀的建築的，他在這裏很巧地建築出路易十二時私宅的樣式來。這房子從第二帝國之中葉已經起首建築，現在還沒有告竣。這位建築了若干宮殿的建築家而不能完成他自己一點小房子便死了。不過這樣倒是較好的。腓利卜。德沙特的這一所小宅第，牠這種式樣在從前到是有牠的身價的，現在彷彿是平庸而不時髦了；牠漸漸的失去牠花園的寬大的範圍，現在已經被高牆擠小了。得利於‘在死了已經大致二十年的那位實習家等着的時間裏’粉碎了的粗石的粗野狀態，得利他僅僅作了初步工作的三

個屋頂角窗的笨重簡樸的樣子，得利這位建築家的寡婦略爲新蓋了的屋頂的簡樸，得利未能完工，未得如願的幸運，這房子纔改正了牠的太新的古董的和他古式的浪漫派的討厭形態，而且能與這因人口進步而弄醜了的區段的賤陋相調和。

總之這一所小宅第雖在頹廢的外表和綠色的蓋面之下，牠也有牠的美趣。德海司忽然而且直覺地發現了牠格外的協和。在這間被人遺忘的房子之中——這房子從青藤遮到了牠的工作室的暗窗的牆頭起，直到一株斜傾的楓樹處，這楓樹常把牠的皮的鱗甲散佈於庭院的荒草地上的。——她猜出了主人的心靈來了，牠是不留心而且不善於保守的，常常帶有感情派的多愁性的。她看出他的朋友任便他週遭的一切有這一種無區別態度後，她在她的快樂之中有一點憂心了。她在這裏發現了一種高雅的情趣，但是同時也發現了與她本性相反的放任思想，簡直說與孟德許全家的細密的，爲利計的心思完全相反。她立即又想她可以把她的勁力拿來使用在這裏，她可使人把小路面上一層沙，而同時不妨害這一角僻地的深意；她可以在還有一點太陽進來的角上，安放上一些花的景緻。她深表同情地看一個不知道從甚麼破敗了的園林弄到這裏來了的石像。

一個倒在地下，完全被黑苔侵蝕了的，兩隻斷了的手腕
躺在她的旁邊的花神之像。她夢想這像經她的細心；不
久她可以重見她豎起來安放在一個雕刻着花圈的座子
上面，這座子是在老哥倫比街的空場上一家古董店裏
曾經注意到的。

德沙特窺望她到來已經一點鐘了，快樂而還有一
些憂慮的樣子，因他不安定的幸福而戰慄，他下了門前
石級來。在前廳的鮮明的影子中——這裏隱隱然顯出
黃銅與大理石的強烈的光亮——她站着了，她被在她的
胸間響得太速了的心的跳動把她弄疲乏了。

他把她緊緊抱着，給了她好些長時間的親嘴。穿過
他的額骨微微震響的地方，他聽見他提起昨天粗野的
至樂。她重複看見了床下地氈上的獅子，她用一種最快
樂的慢度，還親傑克的嘴。

他由一個轉彎的木梯引她到了一間廣漠的臥室，
這是他從前父親的工作室，他自己也在裏面繪過圖，作
過模型，尤其是念過書，因為他好讀書與好抽鴉片煙一
樣，他在未讀完的書上，作過很多的夢。

很華麗的十六世紀式的襪糊，上面畫的是一處神
異的森林內，一位女子戴着一頂高角帽，在她的脚下花
草地上，躺着一匹傳說中的獨角馬，(Licorne) 一直襪

糊到了天花板的畫樑上面。

他把她引在一個寬而且低的長櫈的前面去，這櫈上有蒙了華麗的布片的褥墊；但是她要坐在一張椅子上。

“看啦，你在這裏，你在這裏了！這世界可以完結了。”

她回答說：

“從前，我想到世界的末日，我一點也不怕。拉克郎先生爲故意表示出他對於女子的慫恿而告訴我的，我於是等着這末日的到來。我不認識你的時候，我是那般樣的愁悶阿！”

她看了一看圍繞着她的載上花瓶和小雕刻物的桌子，滾糊一堆雜亂而光亮的軍器，一些琺瑯啦，白石啦，圖畫啦，古書啦。

“你有好些美麗的物品。”

“大部分是從我父親來的，我父親是生在收集物品的黃金時代的。這些幅獨角馬的歷史畫，牠的全套是在 Cluny 博物館，我的父親是在一千八百五十一年 Meung-Sur-Yevre 省的一個小客店中得着牠們的。”

但是她是好奇的，常常有些不滿足的，她於是說：

“我沒有看見你的一樣作品，沒有一尊像，沒有一

副雕刻，英國那樣徵求的臘品一個也沒有，沒有一個小像，沒有一個徽章。”

“你相信我喜歡在我的作品中生活麼！……我的刻像，我太熟悉了……牠有些使我討厭。一件東西要沒有他的祕密，就沒有他的情趣了。”

她用一種故作出的憂悶情態看着他說：

“你並不曾向我說過，當其一個人沒有祕密了的時候，便對於你不會發生興趣。”

他抱着她的腰說：

“唉！凡是生活着的，就只是太神祕了的。最親愛的，你對於我還是一個謎呢，不過這謎中的未曾識破的意義便包含了生命之快樂和死亡的恐怖。你不要怕你委身於我了。我常常是需求你的，我永久是不明白你的。我們可以佔據着我們所愛的麼？這些接吻，這些親偎，難道說不是至樂的沉醉中一種勉力麼？我就把你抱着的時候，我還在尋求你；既然我常常還在需求你，既然我願意在你的身上尋出那不可能的，無窮盡的東西，所以說我永久不會佔據着你。你是甚麼，假如一旦我知道，你就是鬼怪。你看出來沒有，要說雕刻出了這一些可厭的小像，我簡直不是一個雕刻家。頂好說我是在自然界中找求困苦和憂慮的原因的一種詩人和哲學家。

形式上的情操對於我是還不夠的。同事們都譏笑我，因為在單純方面，我不與他們相等。他們是有道理的。這位怪物舒來特，當其他願意我們在無思想，無需求的狀態中生活的時候，他也是一樣的有道理。我們的朋友——聖馬利亞作鞋的工人——他不知道使他不幸而受不公正的待遇的一切原因，他算是生活的藝術的老師了。其實我該當愚忠的愛你，用不着那種感情上的抽象思想使我成了無理的，可惡的人。“不知”與“遺忘”是有好處的。來啣，來啣，我在別離的痛苦中太苦想你了；來罷，我的最親愛的。應當我在你的身把你自己忘了。我只有在你的身上我纔能夠忘了你而失掉我。”

他把她抱在懷中，把面網與她揭開，在她的嘴唇上給了她一些接吻。

在這個廣大的室中，她略有一些不安，她似乎被那些奇怪的品物的注視拘束着了一樣。她把她的黑紗一直拉到了下巴的地方說：

“這裏？你不想一想！”

他向她說這裏只有他們兩人。

“只有我們兩人？那與我開門的那一位有可怕的鬍子的人呢？”

他微笑了。

“這是腓塞里野，我父親的老僕人。這房子裏就祇有他的婦人和他。安靜點罷。他們是忠誠而不善交接的，他們不肯出門的。你將來也會看見腓塞里野太太，我告訴你，她是極親熟的。”

“我的朋友，腓塞里野先生是這宅第的看門人又是管家，爲甚麼他有那樣 Cartare 式的鬍子呢？”

“親愛的，天生他如此，我也就讓他隨便了。我滿意他是一個老把總變成園丁的，而使我常常當他是我的鄉間的隣居一樣。”

他坐在長櫈的一角上，把她抱在膝頭上而與她接了好些吻，她也還吻了他。

她一下立起來說：

“把別的房子也指我看看。我是好奇的，我願意看見一切。”

他引她到第二層樓去。腓利卜·德沙特的水彩畫些掛滿了過廳的牆上。他開了一扇門，叫她進一間以烏木爲飾的室中去。

這是他母親的房間。他還保守着不曾動過牠，與昨天纔過去的狀態一樣，所謂使我們感動使我們發愁的唯一的過去。這房間已經九年不住人了，但還沒有被寂寞壓迫的樣子。玻璃的衣櫃看出了老太太的目光，在瑪

瑤製的鐘上，一個深思的撒福像 (Sapho) 在那裏發悶，她不會聽見一個掃地人的聲音了。

牆上掛有兩個畫像：一個是 Ricard 畫的，上面畫的是腓利卜，德沙特的像；顏色蒼白，頭髮不整，眼中淹浸了一種幻夢，口中充滿了的說才與和善；另外一個是出於比較不很憂慮的畫家之手的，畫的是一個中年女子；在她的酷瘦中似乎還美麗的樣子，這就是腓利卜。德沙特太太。

傑克說：

“我的可憐的母親的房間是與我一樣：牠是時時紀念着她的。”

德海司說：

“你像你的母親，你有她一樣的眼睛。王士向我說過她是非常愛你的。”

他微笑回答說：

“是的，媽媽，她是頂好的，聰敏的，美妙的，特異地無道理的。她有一種母愛的瘋狂。她不讓我休息一刻。她自己感受困難，而同時也困難了我。”

德海司看視小櫃上一個 Carpeaux 雕刻的銅象。

德沙特說：

“你不認識這位皇子，他的如風神翅的兩耳略可使

他冷酷的面容生一點情趣。這一個銅像是拿破崙第三的贈品。那時候我的雙親到 Compiègne 去。我的父親在楓丹白露宮中寄留的時候，拿着宮殿的圖形，正在繪走廊。早上，皇帝穿着外套，拿着烟斗來站在他的側邊與一個海鳥站在岩石上一樣。在這個時期，我對於波那巴爾特(Bonaparte)那一族人的事，我還是門外漢。我在飯桌上聽來這些故事，現在還記得。這位國王站在那裏，安靜而和睦的樣子，後來他纔用一些在他粗鬍鬚下便阻止了不能發聲的語言破了這長久的沉寂。後來，他纔略為加了一點勁力發表他對於機器的意見。他是一個發明家兼機器家。他在衣袋中取出來一隻鉛筆，在我正在納悶的父親的圖上作了一些證明的圖形。他一禮拜之內總要擾亂我父親兩三次研究……他很愛我父親，他許他的工作和獎譽，但都是永久未曾實現的。這位皇帝是和善的，但是，正如媽媽說的一樣，他沒有甚麼影響於人。在這時期，我是一個奴隸子。不過從這時起，還與我留下了一點泛泛的同情對於這一位缺乏天才的人；然而他的心是有感情的，他在生命的大冒險之中有一種誠實的勇敢和溫和的迷信……使我能與他表同情的，便是他受這般人的攻擊和辱罵：他們想取他的位置而他們的心底子裏連他那種愛民的情感也沒有。在威

權上，那時候我們已經看見他們了。天啦！他們是何等的可厭呀！譬如參議員那野便是一例。他在你們家中吸煙室內從他衣袋中搜出一些紙煙來請我抽。他說：‘爲上路用的’這位那野，他簡直是一個惡人，他對於不幸的人，弱小的人，卑賤的人特別殘酷。還有那位喀啞，難道說你不曾發現他討厭麼？你記得：第一次我在你家裏吃飯的時候，大家都談到拿破崙身上。那時候，你的頭髮打結在後頸上，中間橫穿着一根金鋼石插子，捲起來有一種使人敬愛的強力。王士說到高雅的事物。喀啞不懂。你便問我的意見。”

“這是爲使你露頭角。那時候我已經有你的驕傲了。”（案這句“有你的驕傲”意即說有“以你之得意爲我之得意”了——譯者）

“啊！在這樣鄭重的人們當前，我實在尋不出一句話來說。不過我也想說，拿破崙第三實比拿破崙第一更能使我喜歡些，因爲他沒有那樣擾動些。但是我想這意見會產生出一個不好的結果。其實，我並不是完全欠缺滾入政治的才能。”

他在房中走了一週，他用一種親熱的情感看視了這些陳設一陣，隨後他打開一個書案的抽屜說：

“拿着，這是我母親的眼鏡。這是她找過的，她的眼

鏡阿！現在我引你去看我的房間了。假如我的房間佈置得不好，我請你原諒腓塞里野的太太，這是我叫她莫動我的雜亂的。”

窗幃是放下的，他不曾把牠弄起來。一點鐘後，她自己把紅緞子的幃角拉開，一些光線使她的眼目暈眩，而照在她的散亂了的頭髮上。她尋一把小鏡，但她只找了一面黑寬邊的暗晦的 Venise 的大鏡。她墊起脚尖去照她自己。她自己問自己說：

“這是我麼，這個隔得遠的陰慘的鬼怪？所有別的女子要在這裏來照，一定也與我照出來的一樣。你把你所取得的女子都變成影子去了，你玩了何等可怕的神法呀！”

忽然，她發生了一種憂慮：

“天啦，腓塞里野的兩夫妻不知怎樣的揣想我阿？”

隨後，她在牆上發現一件雕刻的作品，這是德沙特刻的一個放蕩的有趣的挑撥女子的半面像。

“這是甚麼，這個？”

“這個麼，這是 Clara，德母兒街一個販報賣的女子。她每天早晨與我送一份 Figaro 報來。在她的面上有許多坑蕩，所謂接吻之窠。有一天我向她說，‘我要給你作一個像’。一次夏天早上，她來了。她戴着從 Neu-

illy 會場上買來的一雙耳環和戒指。後來她就不見了。現在我也不知她是如何的景況了。她這像太容易使人誤認成妓女了。你願意我把她毀了麼？”

“不必，她在這一角上很好。我對於 Clara 並不是嫉妬的。”

是應當回去的時候了，但是她不決定走。她把她的手腕圍着她朋友的頸項說：

“哦！我真愛你呀！你今天是快活的。快活對於你特別適宜，你的快活是細緻而且輕捷的。我願意使你常常快活。我要求享樂，差不多與要愛情一樣甚；假如你不給我的快樂，誰來給我的快樂呢？”

三十七

德海司自從回到巴黎已經六個禮拜，她都在幸福的熱情底半眠狀態中生活；她延長無思無慮的夢在現世生活中穿過。在那楓樹爲蔭的小房子內，她每天都要見着傑克；一到晚上，他們彼此要分割的時候，她在她靈魂中帶去的盡是些可寶貴的紀念。至樂的困乏和新生的慾求便成了一條花帶，把愛的時間一刻一刻的綑在一起了。他們兩人都有同樣的嗜好：他們兩人一起放縱他們同樣的私癖。他同她，他們兩人都充滿了同樣的任性。沿城邊美麗的四野，有槐樹爲蔭酒精色的酒店的街

道，牆脚下生了刺藤的石路，工廠的煙霧劃了道的美麗天空下的田野或小山林，他們都跑過，他們以此爲樂。在這些地方，她連她自己都不認識了，她只有同他昏沉的這一種幻象，她覺得他在她的旁邊，她是高興的。

這一天，她們一時高興弄了一隻船，這是她屢次看見窗下經過的。她也並不怕被別人認出是她來，因爲危險也不是很大的。自從她愛以後，她失去謹慎了。他們離開了岸，這岸漸漸的笑着逃往城邊的灰塵中去了。他們沿着一些小島駛去，小島上一簇一簇的樹蔭下有一些小咖啡館和停泊在楊柳下的無數的小船。他們在Bas Meudon 地方上了岸。因爲她說她太熱，她渴了，於是他叫她從旁門進了一家有帶器具陳設房間的小咖啡館。這是一間用土泥砌造的房舍，上面載着木作的長廊；因爲寂靜的原故，似乎顯得牠是更大的。牠聽在這鄉野的平靜中等着禮拜日女孩子們的笑聲，船夫們的叫聲，水手們的酒肉炸菜之氣來充滿牠的。

他們上了一個與架梯一樣的，喀喀作響的樓梯上去，在第一層樓的室內，一個女僕人與他們拿了餅干和酒來。毛絨的幔帳圍着一張紅木的床。橫切屋角的壁爐台上，斜掛一個花框邊的橢圓形鏡子。從窗門的開處，可以望見塞納河與牠的綠岸，可以望見遠處沉沒在

陽光中的小山與及快要接近白楊樹梢的太陽。在岸邊，成羣的小蒼蠅在那裏跳舞。天上，地下，水中，都被這使人戰慄的寂靜充滿了。

德海司看視了好久的河流。船從水上經過，後輪把水旋轉動了；船過處而劃出的水道的波蕩達到河岸，彷彿斜傾在河岸上的房舍與船一般樣搖動起來了。

德海司掉頭向着她的朋友說：

“我愛水。上帝呀，我是何等的幸福啊！”

他們的嘴唇，互相接觸了。

他們沉迷在愛情的不可及的神異境界中去了。他們只以新的水波的砰擊聲來計算時刻：這聲是每十分鐘一次，船經過後來碰在半開的窗下的。

她從枕上撐起來。當其她不耐地擲下的衣服還散在地板上的時候，她在鏡中看見鮮麗的裸體。她的朋友給了她一種親密的讚賞，她於是回答說：

“不過，真的，我是為愛情而生的。”

她用一種得着寵幸正確的情操，她在微紅色的光中，瞻望她形體的印象，這光使她的面龐，嘴唇，乳房的純白或微紅的玫瑰色態活躍了。

“我愛我自己因為是你在愛我。”

的確的，他愛她；但是要他自己解釋他用這樣的熱

誠這一種犧牲精神來愛她是爲甚麼，這對於他是不可能的事。她的美，縱然這般樣的稀少，縱然無窮地寶貴，和這也並不是絕對的原因。她有曲線的美，但是曲線是隨着運動而生，又隨時消失的；牠消失了，牠復生起，這便是美中的快樂和不可及的原因。美麗的曲線，便是快然傷人眼目的光亮。我們歎賞牠，而我們又時時又驚異了。使人需求而又使人愛的，這是一種溫和而又可怕的力量。比美還要強些的力量。我們在一千個女子之中得着了一個女子，我們自從佔據過她以後，便不能離開她，便永遠需求她，需求她以後還要需求她。給我們這一個愛的不可治療的病的是她的肉的鮮豔。還有別的不說的東西，便是她的肉體中的靈魂。她便是這樣一個女子爲人們不能離開也不能逃脫的。

她很高興的叫道：

“你不能離開我麼？你說。”

她問他爲甚麼不與她作一個半身像，既然他以爲她美。

“爲甚麼？因爲我是一個很平庸的雕刻家。我知道，這並不是由於我的思想平庸。但是你假設一定要相信我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的話，我可以給你別的理由。要創造一個活人的像，須得要與取下等材料一樣，把活人

取來作模型，用來吸取她的美，壓榨她，研磨她以取出她的真正的本質。你，在你的外形上，在你的身體中，在整個的你裏面，對於我，沒有一件不是寶貴的。假如我要作你的半身像，我要很精確地留心到這些細事上面去；這些細節都是我的，因為牠都是你的一小部分。我要很呆笨地固執作去，我永組合不成一個整塊了。”

她略為有一點驚異的樣子看他一下。

他又說：

“記憶幫助的，我不用說。我也用鉛筆試畫了一個，我隨時帶在身邊的。”

因為她一定願意要看，他也就指給她看。這是在圖畫集子中夾着的一張很簡單而且很有魄力的稿子。她一點看不出是她自己來，她並且在那裏看出好些寡情的情態，看出一種為她所不自知的靈魂。

“唉！你看我就是這個樣子麼？我在你的心目中便是這樣麼？”

他把圖畫集子關了說：

“不是這樣，這不過是一種參考，一種記載而已。但是我相信這記載是正確的。大概你看你自己不能與我看你作一般論。一切的人類在各個看他者的心目中每一個都是一個不同的物件。”

他用一種快活的情態加上說：

“就這個意義說來，所以我們可以說同樣一個女子不能屬於兩個男子。這是王士的意見。”

“我相信這是真的。”德海司說。隨後她又問：

“甚麼時候了？”

這時候是七點鐘了。

她催他走了。她每天回去都晚了。她丈夫也注意到這件事。他說過：“每一次晚餐，我們都遲到；這是一件不幸之事！”但是他每天爲在布爾布宮（Palais Bourbon）那裏討論預算案而遲延了，所謂報告委員的公務使他忙得不堪，他連自己也使別人老等他。國事的理由把德海司的放肆遮過了。

她微微帶笑的想起有一天晚上她到喀啞太太的家裏已經八點半了，她恐怕這一次作了壞榜樣了；不料這一天是大審的日子，她的丈夫同喀啞從議院裏九點鐘纔回來。他們穿着上衣就吃飯，他們拯救了內閣的危難。

隨後，她變成凝想的去了，她說：

“我的朋友，要到了國會閉會的時候，我再沒有借口可以久留巴黎。我的父親已經完全不了解到底是那一種信願可以使我長住在這裏。在八天之內，我就得

到抵拉爾去同他一塊兒住了。沒有你，我將如何是好？”

她把手叉着，用一種無限親密的愁態看着他。至於他呢，他更憂鬱了。他說：

“德海司，這是我，這是我纔該憂心自問沒有你我將如何是好了？你只要一讓我孤單着的時候，我就受了痛苦的思想的打擊，可怖的意象來坐成一個圓圈圍繞着我。”

她問他這些是甚麼樣的意象。

他回答說：

“我的最親愛的，我已經向你說過的：應當我在你的身上把你自己忘了。假如你走了以後，你的印象一定要來擾我。你給我的幸福，我應當還償了。”

二十

佈滿了玫瑰色的暗礁的蒼海，沿着兩個金角爲頂的圓坡的邊上。把牠銀色的花縷慢慢地送到細沙岸上來。白日的美把一條從西臘來的太陽光線安放在沙多布里陽的墳上。在花壁房中，——這房間的門前的小陽台旁邊便是花園中的石榴樹和垂柳，下臨着沙岸，海洋，海島，海角，——在這房中，德海司念她今天早上在聖馬羅 (Saint Malo) 郵局去取回來而在裝滿了過客的渡船上不敢開的信。這是剛吃過飯後，她立把自己關在房內；在那裏，她的信張在膝頭上，急求地念；她忙迫

地嘗她易逝的快樂。在兩點鐘的時候，她還要同她的父親，她的丈夫，塞尼喲倫公主，衆議院議員的夫人愛賽耳太太，博學院會員的夫人勒孟太太，一同坐着馬車遊玩去呢，這一天她收到的是兩封信。她念了的第一封發出一種愛情的香氣。傑克向來沒有表示過這樣高興，這樣純潔，這樣幸福，這樣嬌媚。

他說，他自從愛了她以後，他是這般樣的輕捷，浮在這樣一種興趣之上，以至於他的腳不能沾地了。他只有一種恐怖，他怕作夢，他怕醒來不見着她。不錯的，他在作一種想像。甚麼樣的想像阿！阿非里的小屋，Mudon 的咖啡館，那些接吻，這神妙的肩臂，這每個毛孔都在那裏笑的皮膚，這鮮美，香豔，柔和如在花間流過的河一樣的身體。假如不說他是醒着的睡夢人，他也得算是歌唱的醉者。他沒有理性了，這正是他的幸福。雖然別離了她，但是他不斷的看見她。“是的，我看見你在我的側邊，我看見你的比天的藍色和花的藍色還要美妙的灰色瞳人上的睫毛，我看見你的如美妙的果子的肉和味一般樣的嘴唇，我看你的微笑時有個極可愛的凹處的面龐，我看見你是美麗的，被人渴求的，但是易逝的，一溜便走了的；我展開了胸懷的時候，你又走了。我遠遠地望見了你在海濱上，棕色的頭，穿着

你的玫瑰色的衣服，在你的陽傘下面，與一根野草的花莖一般樣長。阿！你是極小的，小得來與我那一天，在福羅郎斯，Dome 廳 Campanile 上面看見你的情況一樣。我現在自己向我說的正如這一天自己說的一樣，我說：‘只要一根草便足以把她與我完全藏起來了。她是我的快樂與痛苦的無盡之泉。’”

他所埋怨的只是別離的痛苦，而且他的怨恨中又還加上一些幸福的愛的微笑。他玩笑地恐嚇她說他要到抵拉爾去使她驚異一下。“你不要怕，別人把我認不出來的。我假作一個賣石灰的商人。我並不是說假話。我要穿一件灰色的短衣，斜紋布褲子，面上，鬚鬚上都塗抹一些白粉，我在要孟德許公館的鐵欄杆外來拉鈴。德海司，你是可以在我頭頂的木板上載的一些小像上認出我來的。這些像都是愛情之神。有忠實的愛神，有嫉妬的愛神，有溫柔的愛神，有熱烈的愛神，有很多很多熱烈的愛神。我要用彼司或福羅郎斯的手藝人的宏亮的語言叫道：Tutti gli Amori per la signora Teresina！”

這信的最後一頁信箋上說的話是親密而且切要的。從那裏可以看出他真誠的流露，這使德海司想起她小孩子時念過的新禱書來了。“我愛你，我愛及關於

你身上的一切：載你的地球，雖然你在上面佔的重量很少，不過你把牠美化了；使我能看見你的光，與及你所呼吸的空氣，我都愛。我愛斜傾在我庭院的楓樹，因為是你看過牠。這一天晚上，我在有一次冬夜遇見過你的街上去散步來。我折了一枝你看視過的黃楊樹枝。在這城中，你現在不在的地方，但是我看見的只是你。”

末了他與她說他要到外面去吃飯了。因為腓塞里野太太前天回了她的生長的城 Nevers 去了，鍋也翻倒了；他要到 Royale 街一家他常往來的小咖啡館去吃飯。那裏，在一羣不著名的人羣裏，他只有獨自一人同她在了。

德海司被這些看不見的親密的甜蜜醺軟了，她閉了眼睛，頭倒在椅子的靠背上。她聽見停在門前石級下馬車的聲音的時候，她正打開第二封信。她剛一看見那種環形的書法，急迫而不成行的格式，愁慘而暴烈的情態，她驚惶了。

這晦暗的起頭，便顯出一種驟然的悲慘和可怖的疑慮了。“德海司，德海司，爲甚麼你要委身於人，假如你又不能把整個的你給人？你欺騙我對於我有何用？現在我所不願意知道的，我已經知道了。”

她不往下看了，她的眼睛蒙蔽了。她想：

“剛纔我們還是那般樣的幸福！天啦，發生了甚麼事呢？至於我，我還在享受他的快樂，到了快樂已經不存在的時候！信既然只能表示一些已死的情感，消滅了的意象，那麼，甯可不要寫信還要較好些。”

她再往前念去，她看見他是充滿了的嫉妬，她沒有勇氣了。她想：

“假如我不向他證實說我在用全力的愛他，用了整個的我愛他，如何能使他相信得過這事呢？”

她急忙於發現這一種勃然狂怒的原因。傑克向她說了。

他在 Royalé 街一家咖啡館吃午飯，他遇見一位取水道到海去而從巴黎經過的舊同伴。他們開始談起話來。不料這位在社會很著名的人，要談到他所認識的伯爵夫人馬耳丹來。敘事到這裏立時又中斷了，傑克向她喊說：

“德海司，德海司，欺騙我有甚麼好處？——既然總有一天我會知道獨我一人所不知道的。但是從我這裏來的錯誤比從你那裏來的還要甚些。假如不是我固執要保守着我的錯覺，輕視事的真象，你的信，你的扔在 Or San Michele 信箱中的信，你在福羅郎斯車站上的約會，已經夠使我明白了。我不願意，不，我不願意知

道，你用那種放肆的嬌媚，你用那種可以使我死的完全肉感的快樂來把你自己交給於我的時候，你還是屬於另外一人的。我不追問你，怕的是你不能再欺騙我了；我是謹慎的。豈料該當遇見一個蠢才，突然一下在飯館的桌子之前，打開了我的眼睛，強迫我知道這事。阿！現在我知道了，我無可懷疑了；我覺得懷疑到是很快樂的阿！他說了他的名字，我在非若耳密司伯兒的口中曾經聽見過的名字；他並且還加上說：‘這段歷史麼，誰都知道的。’”

“如此說來，你愛過他，你現在還在愛他呀！當其我自己在我的房中，咬那安放過你的頭的枕頭的時候，他或者正在你的旁邊。無可疑的，他一定在那裏。他每年都要去參加抵拉爾的遊獵的。有人已經向我說了。我現在看見他，我看見一切。假如你知道來纏繞我的這些印象，你一定要說：‘他是瘋子！’你或者有同情於我。阿！我是何等的願意把你忘了，把一切忘了阿！但是我不能。你很知道，我只能在你自己身上把你忘去。我不停止地看見你同他在一塊兒。那一夜你知道，在阿爾啦的岸上，我曾經自信過我是不幸的人。但是，在這時候，連甚麼叫作痛苦我都不知道了。”

德海司念完這封信後，想道：“偶然說出的一句話，便使

他到了這步情態。一個字便可以使他墮入失望和瘋狂的狀態中去。”她尋求這般樣說她這使人不幸的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她疑心到勒梅尼曾經給她介紹而一方面又告訴她叫她不可信託的兩三個青年人的身上。她充滿了她父親遺傳與她的那種冷酷的忿怒，她於是自己向自己說：“我將來必會知道他的。”不過在未知道以前，如何辦呢？她的失望的，瘋狂的，病態的朋友，她又不能立時跑到他那裏去，吻抱他，用這般樣的靈魂和肉體的犧牲撲在他的身上去，以至於使他覺得她還是整個的屬於他的，使他非相信她不可。寫信罷！不過最好還是她親身去找着他，不說話的墜在他的心上，隨後纔向他說：“你放心照樣相信我整個的永久只是屬你一人的！”但是現在她只能和他寫信。她剛一起首寫她的信的時候，她便聽見了園中的說話聲和笑聲。塞尼喟倫公主已經懸掛在馬車的小梯上面了。

她下了樓，在石階上表示出一種安靜而微笑的樣子；她的纓上紅嬰粟花的寬草帽映在她的面上一種微紅的影子，她的雙目在這影子中發光。

塞尼喟倫公主大聲說：

“天啦，她是何等的美麗！我們總不多看見她，這是多麼可惜呀！從早上起，她過渡船去在聖馬羅的小街

上跑；下午她就關在她的房中了。她在逃避我們呢。”

在山腰中成列的一些花園和住宅的脚下，馬車圍繞着這沙岸的大圈子而行。從左邊，他們可以看見聖馬羅的砲壘和大鐘從蒼海上出來。隨後，牠走到了一條刺樹為邊的馬路上了，沿着刺樹邊走去，有些戴着麻布飛翼帽的抵拉爾的女人從那裏走過。

坐在孟德許旁邊的座位上勒孟太太說：

“不幸古裝束失掉了。這是鐵路的罪過。”

孟德許說：

“真的，沒有鐵路的時候，鄉下人還在穿從前的雅緻的衣服。但是我們恐怕再也不能看見他們了。”

勒孟太太說：

“有甚麼關係！只要我們想像得到就夠了。”

塞尼喲倫公主問道：

“但是，你看見過一些有趣味的事麼？至於我，永不會看見過。”

勒孟太太，在她丈夫的書中，得到一些哲學上的泛泛的智識，她慨然說事物是沒甚麼的，思想就是一切了。

伯爵夫人馬耳丹坐的是第二個櫓的右邊，她並不會看愛塞耳太太便說：

“阿！是的，人們只看見他們的思想，他們只有隨着他們的思想。他們如聾子瞎子似的走去。沒有人可以阻當他們。”

對着她的前面，坐在公主的旁邊的馬耳丹伯爵說：

“親愛的，但是，沒有爲指導的思想，人們便只有聽從命運行去……說到這裏，孟德許，你讀過羅瓦野當着 Cadet Gassicourt 紀念像落成的時候的演說麼？起首一節是很可注意的。羅瓦野並不缺乏政治上的意味”。

馬車穿過了楊柳爲邊的一個草平地後，很吃力的上了一座山坡，然後前進到一個有林木的寬平原上。牠沿着一個園林的牆走了好久。道途漸漸地前進便漸漸地消失在牠的黑影中去了。

塞尼喲倫公主問道：

“這就是格利克了麼？”

忽一下，在上面有兩個獅子的石柱中間，一片關着的鐵欄杆在牠的四朵小花鐵頂蓬下面豎立着。從欄杆過去，可以望見一條金芊草的深道盡頭處那宅第的灰色石頭。孟德許說：

“是的，這就是格利克了。”

隨後，他又向德海司說：

“你認識侯爵德雷……在六十五歲的年紀，他還保持着他的勁力，他的青年情況。他曾經發明過新裝束，鑑別過雅好，他被人愛過。好些青年們都摹仿他的外套，單眼鏡的式樣，摹仿他的舉動，頂妙的胆大而不合禮的行爲，和他的有趣味的玩笑之事。忽然一下，他捨棄了人類，關了他的宅第，賣了他的馬房，再也不露面了。德海司，你記得他的突然不見麼？那時你纔結過婚不久。他去看你很多的次數。有一天，聽見說他離開了巴黎。這就是這裏，——格利克——他在隆冬時來的。大家都求他這種忽然隱居的原因，都以為他是受了某種憂愁的打擊，他逃在初次失敗的低賤中生活去，怕的是別人看見老了。衰老，這便是他怕得更甚的東西。確他隱居已經六年，他不曾從他的園林，他的宅第出去過一次。他在這格利克，他也招待他的青年同伴兩三個老人。這鐵欄杆只有爲他們纔開的。自從他隱居後，我們從沒見過他，永久也不會再見他了，他現在要把他曾經表顯過的勁力隱藏起來了。他不能容忍別人偵察他的失敗。他是活着死了的。不過我也並不以為這是可輕視的。”

德海司想起了這位可愛的老人，他願意由她而完結他的情場的生活；德海司掉頭去看格利克這在橡樹

的灰色尖上，豎着四個圓錐形的塔的。

遊玩回來，她說她有一點頭暈，她不能吃晚飯了。她關在自己的房中，於是在她的寶石匣中把那封愁人的信取了出來，她重念這最後一頁。

“你是屬於另一人底的思想，把我燒燃了，把我的心撕碎了。而且，我不願意這就是這一位人！”

這是他一定而不移的意想。他在同張信箋上連寫三次這些個字：

“我不願意這就是這一位人！”

她也是，她只有一個意想，就是：不肯失掉他。爲要不失掉他，她甚麼都可以說，可以作。她坐在桌上，她在一種親密而又訴苦的熱烈的勇進中寫一封信，她在信中與嘆息一樣重說道：“我愛你，我愛你，我從來只有愛過你。在我的靈魂中，聽見了沒有？在整個的我的身上，就只有你獨自一人，獨自一人。你不要聽一個不幸的人的說話。你聽我罷。我從沒有愛過任何一人，我與你發誓說，在你以前，任何一人我也沒有愛過。”

當他寫信的時候，海的呼息伴着她胸的呼息。她願意，她相信她說的話是真的；她所說的一切都是真由於她的愛情的真性來的。這時候她聽見在樓梯上她父親的重而且穩的脚步。她把信藏起來然後開門。很和藹的

孟德許問她現在稍好了一點麼。他向她說：

“我來向你祝福晚安而且問你一件事。明天，在遊獵場中我大概可以見着勒梅尼。他每年都要來的。他是一個依着習慣行事的人。假如我遇見他，乖乖，我請他來這裏住幾天，你覺得還方便麼？你的丈夫想他對於你是一種可愛的散心的人物。我們可以把藍房間給他。”

“你願意怎樣便怎樣。不過我更喜歡你把藍房留與王士，他很有欲望到這裏來的。而且舒來特要突如其來這也是很可能的事。這樣很是他的慣例。我們將要看見他或者一天早上他與一個窮人一樣來鐵欄杆外拉鈴。你知道，我的丈夫這一點他錯了，他以為我樂意勒梅尼——還有，下一個禮拜，我必須要往巴黎去住兩三天。”

二十九

交信後二十四點鐘，德海司從抵拉爾來到了這德爾倫的小屋。她到巴黎，她並不曾經過甚麼困難他便找着了借口。她的丈夫願意在Aisne地方看看他的被社會主義者擾亂的選舉員，她於是同她丈夫作這一次旅行。這時候——早晨，——傑克正在那裏起首作一個福羅郎斯的大像，這像是代表牠在阿爾啦河邊哭牠過去的榮光；她使他驚異了。

模型是一個棕色髮細長的女子，高高的立在一張方檯上，還保持着裝作的式樣。從玻璃窗透過來的散光

射在這個裸體上，照透了她的美形隱藏着的地方，不容情地顯示出她的非美化的色彩及其皮膚的畸形，洩漏了自然的粗率的實象。德沙特把他充滿快樂和痛苦的目光轉向這位來賓，然後把他刻像的器皿放在三角架上，又用一塊濕布搭在像上，隨即把他沾着了灰泥的手放在一個陶器水盆中向作模型的女子說：

‘我的女兒，今天夠了。’

她躍在地下來，拾起一把手的黑衣服和一些污濁內衣往屏風後穿着去了。

這時候，傑克帶着德海司出了雕刻室。

他們從楓樹下經過，這楓樹的脫皮的枝幹的鱗甲散滿在庭院的沙面地上。

她說：

“你再也不相信我了，是不是呢？”

他引她到了臥室。

在抵拉爾寫來的信，已經平息了他的痛苦印象。她來的時候，正當他懶於痛苦而思平靜和安慰的時候。他的以意象為生的靈魂，牠對於事物感覺還不及對於事物的符號的感覺更甚，所以幾行信已使牠平和下去了。只是他心上猶留一點餘痛而已。

在這房中，——這裏她覺得一切都能說話，這裏，

石內的陳設啦，窗簾啦，地毯啦，都說他們的愛情。——她用很溫和的語言歎息說：

“你可以相信……然則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地位麼？……這是一種瘋狂阿！……一個女人認識了你以後，她如何能夠承受另外一個男子呢？”

“但是，從前呢？”

“從前，我等着你在。”

“他不在抵拉爾的遊獵場麼？”

他不以為這是實在的。最確實的，她就不會到那裏去過。根本這馬啦，和騎馬的人，都使她不高興。

“傑克，你甚麼人也不要怕，既然甚麼人也比不過你。”

其實不然，他知道他是何等的渺小，他知道在這世界上人類的活動，正如簸箕裏的穀粒一般，由於一個鄉人或者說由於一個神的搖動便可以混亂而且分離的；在這樣的世界，人們是多麼渺小。同時這一個農家的或者說神異的簸箕的概念，若用牠來精確地解釋生命，牠真能代表人類的運命。他覺得我們人就與磨咖啡的盒子裏面的粉末一樣。大前天，他看見腓塞里野太太在磨中磨咖啡的時候，他有了這種強烈的感覺。

德海司向他說：

“爲甚麼你不驕傲呢？”

她後來沒有說很多話，但是她用她的眼，她的手腕，在她胸間一上一下的呼息說話了。

他在看見她聽她說話的這一種驚喜之中，他讓她戰勝了。

她問他到底是誰說的這一句可厭的話。

他沒有甚麼理由，可以隱藏着這件事。於是他說出這是撒羅蒙。

她並不驚異。撒羅蒙不能爲任何一個女子的情人，至少他願意參入各個女子的內事，而知道她們的祕密。她猜出了他爲甚麼要說這話的原因。

“傑克，我將向你說的話，你不要生氣。你不會隱藏你的情感。他疑心你愛我，他願意證實這件事。我敢擔保說，他現在對於我們的關係毫沒有疑惑了。但是這對於我倒沒有甚麼關係。並且反過來說，假如你更善於隱藏的話，那我就更不安靜了。我相信你還不十分愛我。”

她怕使他憂慮起來，於是她立即扯在別的思想上去。她說：

“我還沒有向你說，你那起首作的那個刻像，是多麼喜歡牠。牠是福羅郎斯，牠在阿爾啦岸上。那麼，這是我們麼？”

“是的，我在這像中安放了我的愛情的感動。她是愁慘的，我願意她是美麗的。德海司，你看出了沒有？美是使人痛苦的。所以說自從我的生活變美以後，我痛苦了。”

他在他的絨線上衣的衣袋中搜尋一陣，取出來了一個紙煙盒子，但是她催他穿上衣服，她要引他在她家中午餐去。他們可以整天的聚會在一起。這是極快樂的。

她用一種兒童似的快樂情態看着他。隨後她一想在這個禮拜之末還要回抵拉爾去，接着又要往若安衛去，在這時期內，他們是不能相會的；她於是又有些發愁了。

在若安衛地方她父親家裏，她可以設法請他去住幾天。但是他們在那裏不能在巴黎一樣自由自在罷了。

他說：

“的確的，巴黎在牠的雜亂的廣漠中對於我們是很好的。”

他又加上說：

“縱然別離了你，我也不能離開巴黎。我是很討厭生活在一個不認識你的地方。一片天空，一些山，一些樹，一些泉水，一些石像假如牠們不能向我說到，那

麼，牠們簡直就沒有甚麼要向我說的。”

當他換衣服的時候，她翻在棹上所看見的一本書。這書就是一千零一夜。在這書中，到處插入了一些浪漫派的畫，都是些回回國王的大臣啦，土耳其的王妃啦，黑種人的宮臣啦，東方市場啦，冒險的隊伍啦等等。

她問道：

“一千零一夜，這書你歡喜牠麼？”

他一方面打領結回答說：

“很喜歡。當其我願意的時候，我相信那腳腿變成黑雲母石去了的王子，我相信那些夜裏在墳院中叫喊的宮中女子。這些故事給了我一種太容易的夢，使我忘了生命。昨天晚上，我睡的時候十分憂愁，我在我的床上念了三個獨眼 Calenders 的故事。”

她略爲用一點苦澀的情態說：

“你設法忘了阿！至於我，無論如何，我總不贊成失掉了從你的地得來的困苦的回憶。”

他們同一起走到街上來。往前走去一點，她該當稍爲前面一點叫一個車比德沙特回她家去先幾分鐘。

“我的丈夫等你去吃午飯呢。”

他們在路上談說了一些細事，爲他們的愛情使之變大而有趣的細事。他們已經籌劃好這天的下午，欲使

他充滿靦腆的快樂和巧妙的歡喜。她請求他對於她的裝飾的意見。她非常幸福同他一塊兒從這充滿了陽光和正午的情趣的小街走着，她不敢決定便離開他。他們走到了德爾倫街的時候，他們看見他們的前面街上好些小商店，一排一排的競賽地堆滿了許多美麗的食品。賣燒肉的門前，盡是些長串的雞鴨之類；水菓店裏有好些箱的杏和桃，好些籃的葡萄，好些堆的梨。好些車的水菓和花列排在馬路的兩邊。在一個飯館的玻璃窗前面，一些男的和女的在那裏吃午飯。在這入衆之中，德海司看見舒來特獨自一人坐在一張小棹子上，對面便是一盆同桂花樹，他在那裏燃他的煙斗。

他看見了她以後，他昂然擲一塊值五個佛郎的錢在棹上，站起來，向她行禮。他是很莊重的；他的長外套更使得他有一個端正肅嚴的樣子。

他說他很願意到抵拉爾去看馬耳丹夫人的，無奈他在王德地方又在候爵夫人利郁的傍邊被留下不能去。這時候，他又把未開的花園新印了一種版本，附未把聖女克乃爾之果林也加進去了。他把別人相信毫無情感的靈魂也感動了，他使得岩石發出水泉來。他說：

“這樣，我也算得是與摩西一樣了。”

他在衣袋中搜了一陣，在護書夾中取出一封又破

又污的信出來。

“這是博學院會員夫人勒孟太太寫給我的信，我要把她的話拿去發表，因為這些話都是這作品的讚語。”

隨後他把這些薄頁信箋展開念道：

“我把你的書給我丈夫看，他於是喊說：‘這算是極純粹的靈魂派了。看啦，這是一所未開的花園，牠在白玫瑰與百合花的旁邊，我想牠必一扇小門開在博學院的路上的。’”

這些話在他的口中，又加上酒的香氣，舒來特感受着了快樂；隨後，細心地又把信放在他的護書夾中。

馬耳丹夫人慶祝這位詩人是勒孟太太的後補者。

“舒來特先生，假如我在管博學院會員的選舉，你一定是我的被選者。不過你有欲望入國家學會麼？”

他守着一些時候的沉默，然後說：

“太太，從這裏我便要去與那住在勒椅的政治界及宗教徒中著名的人物們會談了。侯爵夫人利都催我把我的候補資格拿去呈在她的本鄉中一個參議員的職位上，這職位現在是空缺的，因為一個老人死了的原故；據說這位老人在青年時代還當過軍官呢。爲這事我所以要到比落街去請教於教士，女人，小孩子——阿！聖靈的智慧阿！——我要去運動選舉的選舉會是在一個

有林木的坡地上，那裏有齊頭楊柳排列在田邊上。要在這老楊柳的樹空中發現一個在他瘦削的手指中還拿着經珠和長槍的，第一次革命時的復辟黨的尸骨架子，這並不是一件稀少的事。我要把我的願誓拿來貼在那些橡樹皮上，人們將要念道：‘教士住所的和平之神呀！當其這些教士們，手中拿着木杖，裝作最可憐的教區中最可憐的奴僕樣子那一天，你來罷！這些教士便是把那耶穌基督釘在十字架上的。他們的名字叫安娜，叫該衣夫。他們在上帝的兒子的面前，還保留着這些名字。但是他們釘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時候我就是那側邊釘的強盜。’”

他把他的木杖舉起向着勒椅那方說：

“德沙特，我的朋友，你不想到在右邊，那裏，遮滿了灰塵的比落街麼？”

德海司說：

“請了，舒來特先生，你當了參議院議員的時候，你切莫忘了我喲。”

“太太，我無論在那一次頌詞之中，——晨禱的與及晚禱的一樣——我都不會忘了你。我都要向上帝說：‘既然你在你的忍怒之中，給了她的富有和美麗，我主，我請你用你的寬宏時時看守着她，依照着你大慈大悲

的心腸去對待她。”

說完，他從人多的街道挺直身子一搖一擺的去了。

三 十

德海司穿了一件玫瑰色呢的外套，同德沙特一塊兒下了門前的石級。他是這天早上到若安衛的。她請他在遊獵會未開以前，來參加他們的密友會；因為她恐怕當着遊獵會的時期，久不通音問的勒梅尼，也與往年一樣，被請來了。九月的微風吹動了她的捲髮，斜日在她深灰色的眼中反射出金光來。在他們的後面，這宅第的邊前在三個月洞門之上，介乎兩窗之間的飛檐上，陳列了一些羅馬國君的半身像。這房子的正身，是夾在兩所高樓之間的；牠們的青石板大屋頂底下，撐着古時小亞

西亞式的不合規的柱子，更使得格外還高了。從這種佈置上可以看出建築家勒阿的藝術來，他是曾在一千六百五十年，替這位有分的馬呵倚——馬查賊之受保護者，財政總長福格的僥倖的同黨——建築了若安衛的宅第的。

德海司與傑克看見他們前面那些小花田，裏面的花都成了與上的畫的偉大的圖畫一樣了。他們看見這綠地氈，這水池，隨後又是一個地洞及其五個粗率的月洞門和一些半身大人像；這地洞上面遮滿了樹木，秋天已經在牠們的頂上安放牠的紅，金色了。

德沙特說：

“這仍不失牠的美，這一塊綠地。”

德海司說：

“是的。但是現在我想起了那庭院中斜傾的楓樹，那裏，還有從石縫中長出來的草。我們將在那裏種上一些花，你說是不是？”

一些幾乎成人形的石獅子，像牠們看視着石級下滿裝水的濼溝的；德海司靠在一個石獅子身上掉頭向着宅第，看視着那在腰簷上開着龍口的窗門之一個說道：

“你的房間就在那裏。昨天晚上我還去看了來。在

同一層樓上另外一頭最末的地方，便是我父親的辦公室。室內有一張木棹，一個烏木的紙箱，壁爐上有一個酒壺；這是他少年時代的工作室。我們所有的財產，都是從這裏出來的。”

他們從這小花圃的沙面道上走去，到了切裁過的黃楊木的牆，這是沿着位置於南邊的園林的牆。他們從黃檫樹室前經過，牠的雕刻式的門上有馬呵倚的羅南省的十字徽章。隨後，他們又走到了沿着綠氈地邊金竿花的小道上。在半脫葉的樹木下，有一些仙女石像在灰白色的映出的黑影中作戰慄的樣子。白石婦人中的一個肩上站着的一個鴿子飛了。時而有一息的微風吹掉枯乾了的樹葉，牠恰似中間還留下一滴雨的紅金色的介殼一樣往下掉。德海司指着仙女說：

“她看見我的，我小孩子的時候，我很想死。慾望和恐怖，使我感受到痛苦。我那時候等着你，但你是那樣遠阿！”

到了一個各小道匯集的圓空地方，金竿花的小道算中斷了。這圓空地是被一個池子佔據了的，池的當中，豎立着一羣水神和海仙；在他們吹的螺螄中吹出一頂細水花的清亮的花冠來，當其噴水的時候。

她說：

“這就是若安衛的太白星辰了。”

從這池爲出發點向東去沉沒在鄉村中的一條小道，她指着牠說：

“看啦，這就是我的道路。我在那裏憂愁的散步，不知若干次阿！當我不認識你的時候，我是憂愁的。”

他們復走到另一條也有金萃花，也有女神像，在這圓空地以外的小道，他們一直走到了那些地洞的地方。這是在花園深處五個大石龕的一個半圓形，上面有好些小圓柱子，中間夾着一些半身大人像。在這一件建築品的轉彎處，這些半身像中之一個用他怪物似的裸體瞰視着他們，把牠粗鄙而又溫和的石質的目光射在他們身上。她說：

“我父親買這若安衛的時候，這些石洞裏不過是一堆草啦和蛇啦的菌集之處。成千的兔子在那裏打牠們的洞。我父親纔依照着圖書館中尚存的伯海耳的畫像把這些石像和這些月洞門重復的豎起來的。他自己便當這工作的工程師。”

黑影和神祕的需求使他們走向遮着這石洞旁部的涼蓬下去。但是他們聽見從暗道處來的步聲，使他們站着了一刻。穿過葉叢中，他們看見孟德許把着塞尼喲倫公主的腰部；他們很安靜的走向屋裏去了。傑克和德海

司躲在一個大石像下等他們過去了。隨後德海司纔向着不言語而看着她的德沙特說：

“現在我懂得這一年冬天塞尼喲倫公主欲買馬而來請教於我父親的原因了。”

這時候德海司一方面又稱賞他父親能夠取得這個美麗的女人，她是容易受人愛的，人人皆知，雖然她被瘋狂的無秩序生活把她安放在困苦中，仍是富有的。她問傑克不覺得這位公主很美麼？他只看得出她有一種動物的美儀，有一種他認為太強烈的肉味；他想像她的腰部上一定印有好些灰色的大眼孔，她的肚腹是如黃花的，如硫磺的，如黃土的；她的腿是生了毛的。她尤其不滿意於她的是她太粗了的皮膚不均勻處。對於這一點德海司以為這大致是有的；不過，一到晚上，塞尼喲倫公主便會抹煞一切的女子了。

她引着傑克到生青苔的石級上去，這石級是從石洞的後面上去，可以達到Gerbe de l'Oise紀念坊那裏，這紀念坊是一捆鉛質的蘆葦，放在玫瑰色石的水池中間的。這裏生長了好些樹木把園中的景物都遮閉了而成爲一座森林。他們從這大樹林下經過。在這些樹葉的微弱聲息中，他們彼此都沒有說話。在榆樹作成的華麗幃簾之外，一簇一簇的白楊與赤楊的整齊的叢枝在那

裏排列着；牠們的灰白色的樹皮反映在陽光下發亮了。

他把她抱在懷中，吻了她的眼皮若干下。黑夜從天上下來，初出的星兒，已經透過樹枝在那裏顫動了。在濕草地中，蛤蟆的風琴已經在呼嘯了。他們於是便止住往前走。

在夜裏，她同着他，復走到回宅第的路的時候，她的脣邊還留下了接吻與香檳的滋味。當其她手交叉在頸後，被她的朋友抱在懷中，她官能享樂死了的時候，他的朋友站在赤楊樹前與野獸一樣，這一種影像，還留在她的眼中。她在金華花下，向着那在她小孩子時代看見過她的眼淚的仙女像微笑。北鵝星在天空舉起牠十字架的星球。月光在太北星辰白池水中照見她自己的金角。草中的昆蟲也拋出牠們的愛的叫聲來。在黃楊木牆的最末處，德海司與傑克看見那宅第的一連三個大黑塊。從窗下的大窗處，在紅光裏，他們隱隱然看見一些活動的形影。鐘響了。

德海司喊說：

“我只有去換衣服來吃飯的這一點時候了。”

她從石獅子前面一溜跑開了，與她朋友留下一個水神的或山神的幻象。

晚飯後，在客廳中，愛熱耳先生那裏念日報。塞尼喲倫公主正在那裏和牌看運氣。德海司半開的眼對着書，覺到那足脛上被籬笆中的刺刺了的刺痕，她一方面戰慄着想起她的朋友在樹葉中拿着她與一個野獸和一個女神遊戲一樣。

公主問她所念的書有沒有趣味。

“我不知道。我念，我就想在裏面去了。王士說得好：‘在書中，我們只能尋出我們自己來。’”

檯球的碎聲與及遊戲的短聲從檯球室裏經過幔帳送到客廳中來。公主這時候把牌扔下叫道：

“成功了！”

這天 Chantilly 地方競跑會，她放了一筆大款子在一匹馬的身上。

德海司說她收到一封從非若耳來的信：密司伯兒報告她同司比拉的太子亞伯帝乃歷最近的結婚。

公主於是笑了：

“看啦，這是一個將與她盡偉大的義務的男子。”

“你說的那一個？”德海司問。

“天明白呀！使她對於別的男子都乏味的這一個。”

孟德許很高興的進這客廳來。他打球得勝了。

他坐在愛熱耳的旁邊，拿着一張打開放任長檯上的報紙說：

“財政總長說他在國會開幕的時候，他要提出他對於貧民貯蓄借貸處的計劃。”

這計劃就是許可借貸處借錢給各縣的市民。這樣一來免不了要把孟德許督理的借貸處的好顧主提開了。這位理財家於是問道：

“愛熱耳先生，你絕對討厭這種計劃麼？”

愛熱耳把頭低下。

孟德許站起把手放在這位議員的臂上說：

“親愛的愛熱耳，我相信國會開幕之初，這一任內閣也要倒了。”

他走近他的女兒的身邊說：

“我收到勒梅尼來了一封奇怪的信。”

德海司去關了從檯球室到客廳的門。

據她說，她怕空氣的對流。

孟德許繼續說：

“一封奇異的信。勒梅尼今年不到若安衛來打獵了。他買了一隻八十噸量的划子，名字叫：羅斯比。他要航行到地中海去，他只願意在水上生活了。這真可惜。只有他纔會指導打獵。”

這時候，德沙特同着馬耳丹伯爵進了客廳來。馬耳丹在檯球方面攻敗了他，但仍與他講友誼，向他陳說對於家務與及僕役的數目的基本稅的危險。

冬天蒼白色的太陽，透過塞納河上霧氣照耀着飯廳門上烏揣畫的狗。(烏揣, Jean Baptiste Oudry, 1686-1755年的動物畫家, 生于巴黎。——譯者)

馬耳丹夫人的右邊坐的是前長印官，前國務總理喀擘，左邊是參議院議員羅死野。在馬耳丹，伯 乃牟伯爵的右邊的是愛熱耳先生。這是一席親暱的，淡泊的，討論事物的餐會。未出孟德許的預料，內閣果然在四天以前倒了。內閣剛倒的那天早上，喀擘被召到愛里塞去，(按愛里塞為巴黎極華麗之故宮，現為總統府了。

——譯者)他承認包辦組閣之事。一方面吃着飯，他一方面就在預備閣選人員，因為這是這天晚上便要拿去呈交大總統的。當他正在那裏列舉名字的時候，德海司在她自己身上復見着她內的生活了。

自議會重開後，她同馬耳丹伯爵回來；從這時起，她在迷離恍惚中生活。

傑克是愛她的；他用了熱情，溫柔，有學識的經驗和奇特的天真的最美妙的總和來愛她。他是神經過敏的；易怒的，多慮的；但是他性情這樣不等均使他的情趣格外有價值。這一種藝術家的情趣，與火焰一樣地忽然光亮起來，可以使愛情增柔媚而不污辱。她的朋友的這一種高雅的笑對於她算是一種神妙的境界。在這種使人快樂的特性和親密的偏私中，他安放了一種雅好，從來沒有想像到過。在初期時代，他對他表示的不過是一種單調而謙謹的熱忱而已；這已經把她取着了。何況後來，她更發現了他有一種有趣的，豐富的，各方面的靈魂，在官感的快樂上有一種唯一的嬌媚，在他整個的靈魂和肉體中，有一種使人高興，使人喜悅的天賦。

這時候，喀啞大聲說：

“一致內閣，不久還說過的。衆議院中各黨的意見一點也不應當承認的。”

他是憂慮的，他看見圍繞着他的陷阱與他設立過的陷阱一樣多。就是他的合作者對於他，也將變成討厭的了。

馬耳丹伯爵願意這新內閣可以符合新思想的需求。他說：

“你的名單上的人些，完全是不同來源的，異致的。不過這或者近年來政治史上很可注意的事實：把各個單位份子來參與共和政府有可能性，我還要說必要性。我親愛的喀啞，這是你自己用了一種難得的說材表示過的意見。”

愛熱耳先生不說話。

羅瓦野參議員在他的手指中圍着麵包心粉。他從前是常從麵包店往來的，他只有一方面圍着麵粉，或者一方面用刀削着酒瓶塞子，他纔可尋出意見來。他把他掛着骯髒的鬍子的硫酸鹽色的面抬起，他用他有一點紅火在那裏閃耀的戴上套子的眼睛看着喀啞說：

“我已經說了，不過別人不願意信我的。右派王黨的消滅，對於共和國的首領，是一種無法救治的不幸。要以反對牠為政。一個政府真正的靠山便是牠的反對黨。從前的帝國以反對河爾勒亢派（Arleanistes）與及我等而管理了國家；五月十六政府以反對共和黨而治

了國家。更幸福的，是我們以反對右派而管理國家。右派，那是何等好的反對黨阿！牠又可以恐嚇人，牠是直率的，弱的，泛泛的，誠實的，不普及民衆的。應當保留着牠，不過人們都不知道。所以我們說這些方法都用盡了。但是，組織政府，總應當有一點作對的。直到今日，右黨用一種恆久的寬宏借給我們過的十五年的靠山，只有社會主義者給我們了。但是他們又太弱了。應當使之強，使之長大，使他可以成爲一個政黨。在這時候說來，這是內務總長的第一件要務。”

喀擘並不是喜歡反對人意見的，於是不說話。

馬耳丹伯爵問他說：

“喀擘你還不知道你可以署理印件或內務麼？”

喀擘答說他的決定關係於N × × ×的選擇，因爲他在國務院的出席是很重要的而且他對於這兩個職位還有些遲疑未決。他，喀擘，他是把個人的舒適犧牲在最高利益裏面的。

參議院議員羅瓦野在他的鬍子中作怪物相。他希望管理印件。他很早就有這種慾望了。他是專制時代的法律復習講師，他在咖啡館的棹前還常講很有價值的功課。他有斷判無理爭論的判斷力。他很巧地作了幾篇文章使他有資格受人控告，受人起訴，使得他作了幾個

禮拜的監獄；他於是開始他的政治生活了。從那時起，他承認出版物爲反對黨的一種軍器，好政府應當設法毀壞牠纔是。自從一千八百七十年九月四號起，他就夢想當管印官；因爲他欲使人看看這一位漂流的老人，這位Badinguet 時代常同 Pelagie 往來的人，這位吃着白菜泥湯請律例的法律復習講師，也能在政府中顯爲最高的人物。

一打一打的困難上了他的背，他在參議院中平庸的職位上衰老了。他雖然是不善於解脫困苦，雖然是被一個麵包房的女子纏着的，他雖然是窮的，懶惰的，自知錯的，但他的啞角板派(Jacobon)的老思想和他對人民的嚴厲的輕視——這都生在他的貪慾中的——使他尚可成爲一個政府中人。這一次，既被拉入喀啐的組閣計劃中，他以爲可以取得司法的位置。所以不給他這一席他的保舉人，反成爲他的討厭的敵手了。他一方面還在麵包心粉中團成一個長毛犬形，他一方面微微譏笑。

愛熱耳先生極鎮靜，極嚴厲，極慘淡的樣子在那裏撫摩他白髭鬚，說：

“喀啐先生，在國務院中還應當留下一席位置來給與這一起初便追隨着我們今日所向的政治路道走的

人，你也不想這個麼？”

不能忍了的喀啞反駁說：

“他們自會消滅進去的。一個政界的人員，不應當先就計劃着後來的局勢。太早了便有了理解，這是一件錯誤。同思想家是辦不成事的。我們不客氣地說，假如你願意一種‘中左派’的內閣，你說出來：我便抽身走了。但是我告訴你，議院和國家都不會伴着你的。”

伯爵馬耳丹說：

“應當要依靠着大多數，這是很明白的。”

喀啞說：

“用我的名單，我們的大多數已經有了。堅持反對我們的內閣的佔少數，此外便是我們所放棄了的一些票了。先生們，我用你們的信用去號召阿。”

這時候分配位置的忙碌的工作，又開始了。馬耳丹伯爵最初是在工部，爲他反對掉了，因爲他沒有這一種才能；隨後纔說要他辦外交，他無異議地接受了。

愛熱耳先生，喀啞給與他農商總長，他暫時保留。

羅耳野先生是位置於殖民部。他彷彿很忙於拿着他的麵包粉作的小狗一樣。不過一方面他還在用他起了皺的小眼之一角去看伯爵夫人馬耳丹；他認識她是人人想求的女子。他隱隱然預料到將來他有以一些親

密的情態去再見她的快樂了。

他讓喀啐去討論德的，他專注在這位美貌的女人身上了；他設法猜想她的嗜好和習慣，他問他愛不愛戲院，他問她晚上也有時同她丈夫到咖啡館去麼。德海司開始覺得他比別的男子更有趣了；雖然他身上有厚層的污垢，伴着他的愚蠢，在他極端的無賴中。

喀啐站起來了，因為他在未把名單拿去總統以前還要去見N×××，N×××與N×××。馬耳丹伯爵請他坐他的車去，但是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車。馬耳丹問道：

“你不曾想到總統對於這些名字還可以有幾個是不贊成的麼？”

喀啐回答說：

“總統他是屈服於時局的需要的。”

他已經走出了門的時候又轉來，手放在額上說。

“我們把陸軍總長忘了！”

“在這些將軍中，你很容易就找到了。”伯爵馬耳丹說。

喀啐大聲說：

“哈！你以為選一個陸軍總長是容易的事。這就很可能知道你不曾與我一樣參與過三次內閣而總理過閣

務。在我任內，我的閣員中，最刺手的困難，常常是從陸軍總長那裏來的。所有的將軍都是一樣。在我組的閣裏我所選的那一位將軍，你是認識的。我們弄他來的時候，他對於一切事簡直是門外漢。他僅僅知道有兩個議院。第一步你要與他解釋組成議會的各種手續，然後你與他說有一個陸軍委員會，財政委員會，還有副委員，有報告員，還有一個預算案討論會。他叫人把這些規矩都與他寫在一小片紙上。他對於人，對於事這一種愚蠢，真使人恐怕……十五天後，他學會了這手藝的極巧的戲法了，他個人也認識了上下議院的議員了，他於是同他們勾結陰謀來反對我們。要是那一次不是素來討厭軍人的總統 Gievy 的幫助，他簡直把我們推翻了。他也是個很平常的將軍，一個與別的將軍一樣的將軍。哈！不，你不要相信陸軍這一席是那樣輕易給人而不加一思索的……”

說到這裏，喀啞想到他聖日耳曼街的老同僚，他還在打寒慄。他於是出門了。

德海司站起來。參議員羅瓦野用他四十年前在 Buillier 學來的美麗而溫和的態度伸手與她行禮。她讓那些政界人物在客廳中，她忙於去找德沙特了。

土紅色的光佈滿了塞納河，河的石岸及金色的楓樹。德海司從她家裏出來的時候，很快樂地嘗着了這空氣的酷烈味道和白日的將死的光彩。自從他回巴黎來，她是幸福的，每天早上時的新變，使她感受着了樂趣。風吹着那些雜亂的樹木，或者是細雨打濕了馬路，或者太陽在寒天之中旋轉他的被凍了的身體，這些這些，她覺得都是爲她的，都是爲她，使她進了德爾倫街小屋中的時候可以說：“起風了，下雨了，天氣佳美呀。”這樣便把如海洋般的事物安放在他們愛，情中的最深處去了。每天的日子對於她都是美麗的既然每天都可以引她在她的朋友的懷中去。

這天也與別天一樣，當其她到德爾倫小房子中去的時候，她想着她這樣圓滿的意外的幸福，她覺得她在這幸福上安穩極了。她在已經近冬的太陽的最後的榮光中走，她自語道：

“他愛我，我相信他完全愛我。愛他比較愛別的男子更容易更自然。別的男子們在他們的生命中，有他自己高尚的理想，有一種誠信，有一種習慣，有一種利害關係。他們信上帝，或者信天職，或者信他們自己。他呢，他只有信賴我。我就是他的神，他的天職；他的生命。”

隨後她又想：

“他甚麼人也不需要，連我也不需要，這也是真的。他的思想便是一個華麗的世界，那裏他輕易地便生活下去了。但是我，沒有他便不能生活。假如我失了他，我將成爲如何的景況呢？”

她想到他在她身上所取的這一種強烈的雅好，和可愛的習慣，她又安心了。她想起有一天他曾經向她說：“你對於我只算有一種肉感的愛情，不過我也不抱恨，因爲這或者是唯一的真實。”她回答他說：“這同時也是唯一的偉大，唯一的強烈。牠有牠的方法，有牠的軍器；牠充滿了的感覺和印象；牠是熱烈的而且神祕的；牠附屬在肉上，在肉裏的靈魂上。其餘的便是只幻象和虛僞了。”她在她的快樂中幾乎安靜了。狐疑和憂懼都消滅在一個夏天大風雨的雲中去了。他們的愛情中最不幸的時候，便是他們彼此離開得遠的時候。相愛便應當永遠不相分離纔是。

在馬爾所巷與喀里勒街的轉灣處，她隱隱然看見——頂好說她沒有看出——一個影子，一個忘了的形像挨近了她。她相信，她願意這是自己迷惑了，她所認爲她看見的並不存在，從來沒有存在過。這是古世界的遊魂的地方中，半生命的地獄中一個鬼怪。她仍是走她

的，對於這一次未確定的遭遇，還保存着一種冷酷的，泛泛的艱難的印象，還保存着一種憂心。

她從巷口上去的時候，她看見從對面下來一羣賣報的，他們手腕中都夾得有以大字報告新內閣的晚報。

她穿過愛多瓦耳空場，她的脚步隨追着她的不可忍耐的慾望。她彷彿已經看見傑克在梯腳下，在白石的與及銅的裸體像中等着她了；他把她取在懷中抱着她——她已經被接吻把她弄軟而戰慄了——他抱着她走到充滿了黑影與快樂的房間，這裏，生活的甜蜜使她忘了生命了。

但是到了馬克馬翁清靜的地方，她在喀里勒街轉灣處曾經恍惚見着的影子更進前來了。他用一種又平常又可怕的仔細態度站在她的側邊。

她認識這是勒梅尼。他從得彼里岸便隨着她了，到了這最清靜最可靠的地方了，他纔來加入她一起走。

他的神氣，他的態度讓人看得出有一種清潔的心靈，從前曾經使德海司快樂過的。他的本性酷硬的，被乾熱風和細雨水弄黑了的，略有些凹入的，很鎮靜的面容，使人看出他有一種深刻的痛苦。

“我有話要向你說。”

她把脚步放慢了一點。他在她的旁邊走着。

“經過那樣的過去以後。我沒法把你忘了，這是很自然的，是麼？我爲此事甚麼也作了。最確實的，頂好還是忘了你；但是我不能。那時候我買了一隻船，我航行了六個月。你或者知道了罷？”

她表示她知道了。

他又說：

“羅斯比，一個美麗的載重八十噸的小划子。我找了六個水手，我同他們一塊兒駛船。這是一種消遣。”

他不說了。她慢慢地走去，她是惹愁了的，尤其是煩惱着了的。聽這種不入耳之言，這對於她簡直是出乎一切以外的無理的苦難的事。

他又說：

“我在船上所受過的痛苦，我真有些羞於向你說。”

她覺得他所說的是真的，於是把頭掉在一邊。

“啊！我原諒你。我獨自的時候，我回想過若干次。白天，晚上，我躺在甲板的躺椅上，我不停息地在我腦中旋轉這同一的思想。在六個月之內我熟思的比我一生所熟思的事還要多些。你莫要笑。痛苦麼，開展人的腦筋，再沒有比得過牠的了。我知道我失掉了你的原故，完全是我自己的錯。佔據着你，須當要知道佔據你

的方法。當羅斯比沿着海走的時候，我仰天睡着，我自己向我自己說：“那時候我不懂得，阿！假如重新來！’得力於思想和忍受痛苦，我了解了；我了解我還不夠投你的嗜好和你的理想。你是一個高尚的婦人，我沒有看出來，因為我愛你並不是爲的這個。我使你發怒過，我得罪過你，這是無可懷疑的。”

她搖了一搖頭。他重說道：

“一定的！一定的！我得罪過你好些次。我不十分能運用你的情感。我們彼此間，還有誤會的地方。這是因爲我們兩人沒有同樣的天性的原故。並且我也不知道使你開心。我尋不出你所需要的娛樂。我沒有供給你適合於如你一樣敏慧的女人的那一種歡喜。”

他在他的懊悔和痛苦中是這樣般真誠，所以她也就覺得他是有同情的。她很溫和地向他說：

“我的朋友，我對於你沒甚麼埋怨的。”

他又說：

“我所向你說的這些都是真的。在船內海闊天空的地方，我獨自一人，我了解了。我有些時候對於使我有最大的痛苦的這人，我也無所求於他。好些次我有慾望自己跳下水去。但是我沒有實行。這是因爲我的宗教的信條和對於家庭的情感呢，或者是我沒有勇氣呢？我

不知道。這或者是你遠遠地在生命中維繫住了我。既然我在這裏，我就是被引到你這裏來的。我偵探你已經兩天了。我不願到你家裏去。我沒有遇見你獨自一人在的時候，我便不能向你說話。並且那你又是勉強來招待我的。（意思說，設使他在她家去的時候……——譯者）所以我覺得在街上同你說是較好一點。這還是在船上的一種理想。我自己向我自己說：“在街上，假如她願意，她一定要聽我說的，正如四年前在若安衛的公園裏一樣，你知道，在那石像下，太北星辰神附近的地方。”

他隨後用一種粗野的歎息繼續說：

“是的，與在若安衛一樣，既然一切都要重新來過。我在暗中偵候你已經兩天了。昨天，天下大雨，你是坐車出來的。我想能隨着你，知道你在那裏去。我很有欲望這樣作。我沒有實行。我不願意作可以使你不高興的事。”

她伸手向他說：

“我謝謝你。我很知道我所給了你的信賴心，並沒有可以失悔的。”

她驚惶不能忍耐，神經有些昏亂了；她怕他往下要說的，她試阻斷他脫逃而自去。她說：

“請了罷！在你的前面，你有你的整個的生命。你是

有幸福的。你當要知道這一點，你不要爲這值不得痛苦的事，而自己痛苦。”

但是他注視她一眼使她中斷了。他臉上有這種爲她所熟悉的堅決的強烈的表情。

“我給你說我有話向你說，聽我一分鐘罷。”

她想到等着她的傑克的身上去了。

有少數的過路人看視着他們，隨着他們的路走。她在一株猶太樹的黑枝下站着了。她用一種憐憫而且恐怖的心情等着。

他向她說：

“就是這一點：我原諒你，我一切都忘了。再收納我罷。我許你永不提起過去的一個字。”

她戰慄了。她讓人看出又驚又懼的那般樣自然的舉動，以至於使他停止不說了。

隨後，他想了一刻又說：

“我所向你說的，並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我很知道。但是我已經熟思過，我一切都想到了。這是惟一的可能的事。你想想，德海司，你莫要立即回答我。”

“欺騙你是不好的。我不能，我不願意作你所說的。爲甚麼，你是知道的。”

有一乘馬車，慢慢地從他面前經過。她與車夫打了

一個招呼，車夫停住了。

“我早料定了你要向我這樣說，所以我與你說：‘不要立刻便回答我。’”

她剛一上了車的時候，她的眼睛也不看他了。這對於他是一種痛苦的時間：他想到往日的時候了，他們要分離的一刻，這一對可愛敬的灰色瞳人的目光，還要用一種包含在他使之疲憊了的半開的眼皮中的恩愛，長長地看着他。他在胸間止着他的哭泣而用一種扼着喉的聲音嘆息說：

“你聽着罷，我不能無你而生活。我愛你。現在我纔愛你。從前呢，我不知道。”

當她隨便說出一個帽舖的住址以後，她以一種活潑而柔和的態度離開了，不過這一次，稍為失了一點常態而已。

由這次的相遇。她還留下了一點不舒服與及一些憂慮。即使她該遇着他，她甯肯重見他與在福羅郎斯一樣粗暴。

她從巷口轉灣處，她很急迫地向車夫大聲說：

“德爾倫，德姆爾街。”

三十二

一天，禮拜五，在阿伯哈戲院裏，剛演完浮士忒的理化室一齣幕落的時候，前排擾攘的地方，戴着視遠鏡的看客們都站起來；這些目光，在這極大的空間的微光中，巡視這滿裝看客的金紅色的戲場。在包廂中黑暗的貴人地位上，充滿了女子的光耀奪目的頭和赤着的臂膊。樓座上看客們戴的金鑽石啦，花啦，她們的頭髮啦，露出的肉啦，披的綢啦，緞啦，等等結成了一條彩繩長長地在塵上面曲折着。包廂的前排坐的是奧國公使夫人與格拉文公爵夫人；樓廂上有伊西尼和因昨天她的

情人自殺而出名的居勒；在正廂中，有拉馬耳夫人，她的雙眼下垂着，她的長睫毛遮着她潔淨的面龐；還有塞尼喲倫公主，她表示出高倨的樣子，在她扇子下藏着她如豹的一般的呼息；還有莫爾勒太太，她坐在兩個婦人之間，這兩個婦人都是她教成她們雅緻的；還有埋揚太太，她是安心於她三十年最高的美的，還有愛熱耳太太，挺直的身子，鐵灰色而加上金鋼石的絲帶拴在頭上。她面上的疹紅色更抬高了她的態度的尊貴。別人是很好看她的。這一天早上，消息傳來說喀啞的組閣失敗以後，愛熱耳先生接收了組閣的職務。他的佈置已經快要就緒了。報上已經把他的名單同馬耳丹伯乃牟長財政一節一同宣布了。於是那些戴着遠視鏡的看客無益地掉頭看那還空着的伯爵夫人馬耳丹的包廂。

一個非常廣大的嘆息聲充滿了戲場。在前列座的第三排上拉利未將軍，在他常坐的位置上站立着同拉布里市將軍說話。

“我的老朋友，不久我也要與你一樣辦了，我要到都黑倫種我的白菜去了。”

他是處於一種愁悶的時期的，在這時期內，他覺得他生命的最近將來中，陳列在他面前的便是虛無。他詔諛了一陣喀啞，而喀啞覺得他太細弱了，對於陸軍總長

一席，他甯取一個近視的，浮誇的炮兵將軍而不取他。至少，拉利未將軍看見喀啞被他的朋友愛熱耳和馬耳丹伯乃牟捨棄了，背叛了，他是得着了快樂的。他的小眼的摺皺處笑了。他的鳥爪獨自的在他粗暴的面上自取他的快樂。他用半面笑。他倦於長期的祕密生活，他一旦忽然盡心於宣示他思想上的快樂和美點了。他說：

“你看出來沒有，我的善良的拉布里市將軍，他們用他們的售價很高而其實值不得甚麼的文軍來捉弄我們。認真說，最好的還是那些小軍隊，這是深悉於軍事的拿破崙的意見。”

拉布里市將軍受了感動，眼中含了淚嘆息說：

“真的，真的。”

孟德許走去坐着他的椅子，從他們面前過；拉利未伸手與他行禮說：

“孟德許，聽說是你使喀啞失敗的。我全然向你敬禮。”

孟德許不承認他能操縱任何一件政治上的事。他也不是參議院的議員，他也不是衆議院的議員，就是瓦司的普通議員他也不是。隨後他戴着視遠鏡看了一眼全戲場說：

“你看啣，拉利未；在樓下那一廂的右邊，一個灰色

髮的很美麗的婦人，還加上她面龐上拴的寬絲帶。”

他安靜的坐在他的位置上，他嘗着了這種努力的實現的快樂。

這時候，在休息所，在過道上，在戲場中，新聞員的名字，在一種沒精打彩的無區別的狀態中口口相傳起來：愛熱耳的內閣總理兼內務；羅瓦野的司法兼宗教；馬耳丹伯乃牟的財政。除了商務，陸軍，海軍的署理還沒有派定外，這幾位衆人都認識的。

酒神的酒店一幕開幕了。學生們唱第二次詩歌的時候，馬耳丹夫人到她的包廂裏來了，華髮捲在頭部的高處；白衣的雙袖與翅膀一樣。在她絨上衣上，左乳房部，一個紅寶石的大百合花在那裏發亮。

密司伯兒坐在她的旁邊，穿的是綠絨的 Ann 女王裝的衣服。她與亞伯帝乃歷太子定了婚了，她來巴黎定做她結婚時要穿的衣服。

在這盛會的聲音和舉動中，密司伯兒說：

“乖乖，你在福羅郎司遺忘了一個朋友，他現在還珍貴地保持着你給他留下的回憶上的甜蜜。我說的就是亞利其教授。他認為最美的誇譽，他是預備來爲你的：他說你是一個屬於音樂之類的造物。不過，乖乖，你想想，園中的朱藤花還不曾忘了你的時候，亞利其教授

如何能不記念着你呢？掉了花的樹枝也傷感你的別離。
啊！乖乖，牠們都在惋惜你喲！”

德海司回答說：

“請你向牠們說，我在非若耳帶回來的紀念，使我現在願意活着。”

在包廂的後排裏面，馬耳丹伯乃牟先生低聲向司潘惹和居尾格表示他意見。他說：“法蘭西的簽字算是世界第一了。”他還說：“使人民貧弱的是附加捐，並不是普通稅。”論到財政方面，他仍以老成爲主。

隨後密司伯兒又說：

“啊！乖乖，我要去向非若耳的朱藤花說你是很惋惜牠們的，說你不久要在牠們的小山上去看牠們了。但是，我問問你，你在巴黎看見德沙特先生沒有？我麼，我很願意見他。我愛他有一種高雅的思想。啊！乖乖，德沙特先生的靈魂是充滿了溫柔和雅好的。”

德海司回答說：德沙特一定在戲場上，他少不了要來問候密司伯兒的。

劇演到兩人舞正旋轉得起勁的時候，幕落了。看客們都在過道中紛紛擾擾地走動：財政家啦，藝術家啦，議員啦，在一刻功夫便堆在那接連着包廂的小客廳內了。他們把馬耳丹伯乃牟先生圍繞着，說出許多賀詞，

在頭上表示許多親熱的手勢，而且擁擠來與他握手。又咳嗽，又嘆息，又嘖又聲的司克慕耳，在那被輕視的羣衆中打開一條路道來到馬耳丹夫人這裏。他拉着她的手，很響的吻了這手幾下。

“聽說你丈夫被舉爲總長了，真的麼？”

這事她已經聽見人說了。但她不相信這事完全成功了。

並且，她的丈夫就在那裏，可以直接問他。

這一字一字的真實性，他是感覺到的，他說：

“阿！你的丈夫還不是總長麼？假如他當了總長的時候，我請求你一刻時候的談話。這是關係於一件最要緊的事。”

隨後他不說話了。他在他的金絲眼鏡之下，遊動他瞎的，幻象的目光；這目光，雖然牠的看視的本性已不甚精確，然而供給他一種神祕的材料。他突問道：

“太太，這年你到意大利去來麼？”

他不讓她有回答的時候而又接着說：

“我知道，我知道。你在羅馬去來。你看了這位無恥的帝居司的紀念碑，這個可厭的白石，那裏可以看見在猶太人的俘獲物中那個七枝的燭臺。好啦！太太，我說給你聽，這一個紀念碑還立在羅馬城裏，城裏的教皇只

能在銀匠而兼交易者的猶太人的藝術中存在，這簡直是世界人的恥辱。猶太人把西臘與及東方的科學輸入了意大利。“文藝復興”太太，就是以色列的作品。這是爲人忽視的，確實的真理。”

在他所擠着了帽子的啞聲中，他穿過看客之羣而出去了。

這時候，塞尼喟倫公主，在她的包廂的邊上，用一種在光亮下女人的美所給與她的好奇心，來看她的朋友。她與坐在她側邊的王士打手勢說：

“你不覺得馬耳丹夫人這一年是格外的美麼？”

在金光波動的休息場上，拉布里市將軍向拉利未說：

“你沒有看見我的姪兒麼？”

“你的姪兒？勒梅尼麼？”

“是的，他剛纔還在戲場上。”

拉布里市想了一刻，隨後說：

“這年夏天，他從塞莽喟勒來。我覺得他奇怪而且憔悴了。他是一個有同情心的，聰明的，與金一般樣誠實的孩子。但是應當給他一點事作，給他生命中一個目的。”

報告開幕的鈴聲已經停止了一會了。在無人的休

息場中的這兩個老人也去了。當其他的輕鬆的，有少年氣的，同伴走開到了戲場入口的時候，高大的，瘦削的，弓背的拉布里市還重復的說：

“生命中一個目的。”

這時候馬格里特在樹林中紡績而且歌唱。當她完了的時候，密司伯兒向馬耳丹夫人說：

“啊！乖乖！舒來特先生與我寫過一封美極了的信來。他向我說他現在是有名聲了。我很喜歡知道了這消息。他並且還這樣向我說：“別的詩人的榮譽是寄託在香草上的，我的呢，是在蚌殼和石子的兩下流血而且嘆氣的。”難道說，我的愛，法國人真用石子擊打這位善良的舒來特先生麼？”

當其德海司使密司伯兒安心以後，高傲的羅瓦野打開了包廂的門說：

“我剛從愛里塞來。”

他慫慫地先把消息報告給馬耳丹夫人聽。

“明令已經簽字了。你的丈夫署理財政。這是一個美麗的職位喲。”

馬耳丹伯乃牟先生問道：

“我的名字在大總統前面說出來的時候，他沒有異議麼？”

“沒有。愛熱耳已經在大總統前面誇講了一番你們馬耳丹家族遺傳的誠信，你的財產的地位，尤其是你與財政界的某部分人員往來的交結，而他們的協助或者是有益於政府的。恰如喀啞的妙語一樣，大總統也只能竊大勢的需要。他簽字了。”

有兩三個皺皮老人在馬耳丹伯爵的黃面前頭經過，他笑了。羅瓦野又說：

“這明令明天在政府公報上發表，我自己在松林中還同着送明令到編輯處去的國務院的隨員來的呢。這是極確實的。在格愛喲（Grevy）總統的時代，——不過他不是一個蠢才——從愛里塞到福祿特爾河岸的過道，有時還把命令收回去了。”

說完，羅瓦野自己坐在一張椅子上。那裏，他用眼用鼻享受馬耳丹夫人的臂膊的色香，又說：

“人們再不會像我那可憐的朋友剛伯達（Gambetta）在的時候一樣說共和國缺乏女人了。太太，在這些內閣的客廳裏，你給了我們好些美麗的宴會。”

這時候，馬格里特正在自己照鏡子，她照她的項圈和她的耳環，她唱寶石的歌。

馬耳丹伯爵說：

“應當作一篇宣言。我已經想到了。關係於我的一

部分的，我相信我已經找着了這格式了，就是：‘使人民貧弱的是附加捐，並不是普通稅。’”

羅瓦野聳肩說：

我尊貴的馬耳丹，在前任內閣的宣言裏，我們沒有完全修改的必要：現在的局勢，很覺得到與從前是一樣的。”

他自拍自己的額一下說：

“糟糕！我忘了。陸軍一席，我們安置的是你的朋友，拉利未老頭子，還沒有徵求他的意見。我擔任告訴他的。”

他想是在大街上軍人們常去的咖啡館內可以找着他。但是馬耳丹伯爵却知道他在戲場上。

“應該把手舉起來。”羅瓦野說。

隨後他又一方面敬禮說：

“伯爵夫人，你允許我把你的丈夫引起走麼？”

他們剛一出去了的時候，德沙特與王士走進包廂中來。

“恭喜你，太太”王士說。

但是她却掉頭問着德沙特說：

“我希望你不必來賀喜我也罷，你……”

王士問她去不去住在部中預備下房子裏面。

她大聲說：

“阿！不，怎麼這樣！”

王士又說：

“至少，太太，總統府與及部裏的跳舞會你一定要去；我們將要贊歎你，到底你保持着你的神祕的嬌媚用的是那一種藝術，何以你那時候還是人們所夢想的女子。”

馬耳丹夫人說：

“王士先生，內閣的改換，引起你許多很無益的回想吧。”

王士又說：

“太太，我不必效我最愛的老師勒南（Ernest Renan）一樣的說：‘這對於天狗星有甚麼影響呢？’因為人們一定要合理地回答我說：‘粗大的天狗星對於地球又有何影響呢？’不過我看見青年人以及老年人，都讓權威的幻形來欺騙他自己，我有些驚異罷了；他們彷彿飢餓啦，愛情啦，死亡啦，所有生命中這些高尚的，或者說低賤的必需之事，都不能操使牠們的最高勢力來不使這肉的主子們（即指人類——譯者按）去犧牲於紙的權威和語言的勢力裏。還有更奇異的，便是人民都相信除了他們的困苦，需求，和愚蠢而外，還有所謂政府，還有所

謂總長。‘把諷刺和憐憫，給與人類作證人和審判官。’說這一句話的人，他真是一個智者。”(註)

(註)王士卽是作者的自己，(見前序中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卽是法郎士最崇拜的老師。這一談話，文句不易看懂。主要的意思是說，人類的行爲，究竟是根據於本能，爲：餓，愛，等。政治是不能影響於人類的尤其是不能影響於某一人類；所謂“粗大的天狗星對於地球有甚麼影響呢？”換過話說便是：“偉大的人類，對於愚蠢的政治將如何視之呢？”這話在書中自然是指又美又高尚的德海司而言。但在另一方面當然不出這類意思。末了說：“把諷刺和憐憫給與人類作證人和審判官，”是法郎士在另一著作：享樂園 (Jardin d' Epicure)上也同時說過的，(見原書一二二頁)所以下文德海司說她念過。——譯者
馬耳丹夫人笑着說：

“王士先生，但是？就是你自己寫過這一句話。我看過你的。”

這時候，兩位總長在劇場中，在過道上去找那位將軍，沒有找着。他們聽從開門的女人和給他們說的話，

他們走後台過去，他們經過了一起一落的畫幕，他們走入穿紅裙的德國式的青年女子，女巫，魔鬼與及古時的優伶隊中去了。他們到了跳舞的預備室。裝飾着神畫的，幾似荒涼的這間廣漠的廳室有一種莊嚴的樣子，就是與政府對於他的制度的莊嚴一樣。

兩個跳舞的女子站着不動，一隻腳搭在沿着牆邊的一根木條上。這裏那裏，有些穿黑衣服的男子，和穿短的，惹笑的裙子的女子成了一些不說話的人羣。

羅瓦野與馬丹耳伯乃牟進去的時候，脫了他們的帽子。他們看見了拉利未在廳房的後面同着一個美麗的女子在一塊兒，她的玫瑰色的上裝，一條金帶拴着的，腰部左右是開岔的，從這裏可以看見她穿的裏衣。

她手中拿了一個金紙作的盤子。他們走過去的時候，聽見她向這位將軍說：

“你老了，你；但是我敢擔保你至少可以作到他那樣的地步。”

她用她赤着的腳趾很高興地指着距他們不遠紐門上戴一朵鮮花在那裏冷笑的一個青年人。

羅瓦野與這位將軍打手勢表示他要向他說話，後來他把他推向木欄說：

“我很高興報告你，你被舉為陸軍總長了。”

拉利未不信的樣子，也不回答。因為這一位不修邊幅的人，長着頭髮，穿着一件又寬大又帶灰塵的衣服，好像與下等咖啡館中耍把戲的一樣，他引起他的信託心之少，以至於使他相信這是一種陷阱，或者甚至於是一種殘酷的玩笑。

“這是監印官羅瓦野先生”馬耳丹伯爵說。

“大將軍，你不能辭脫了。我已經回答說你同意了。要一遲疑，你便授與喀啞以復仇的機會。他是一個不忠實的人。”

馬耳丹伯爵說：

“我親愛的同僚，你說得太甚了。喀啞或者欠缺一點誠信而已。將軍的同意是必需的。”

拉利未一方面驚動得說不清楚話來，回答說：

“總以國家為先。”

羅瓦野又說：

“我的將軍，你知道：現在的法律是依照着一種不能屈伸的範圍施行的。你可以不必出那種範圍之外就得了。”

他把目光注射在露筋的腳腿伸在木欄上的兩個跳舞的女子。

拉利未嘆息說：

“軍人們最高的道德觀念，……到了極窘困的境遇時上級軍官的善良意旨……”

羅瓦野拍他的背說：

“我的親愛的同僚，那些偉大的軍隊有他的好處的。”

拉利未回答說：

“我也與你的意思一樣。目下的軍隊總還可以與國防最高的需要相符。”

羅瓦野又說：

“偉大的軍隊可以作不可戰之戰，這便是牠的好處。一些無限大的力量的操使，可以穿過人類所有的能力；這把這種力量，放在戰陣中去，須得要是瘋子。這就是你的意思，是不是呢，將軍？”

拉利未將軍，翕了一翕眼睛說：

“現在的情勢，須要一種極大的謹慎態度。我們的前面正當着一個可怕的，不識的東西在那裏呢。”

羅瓦野用一種不曾顯露的輕視態度來看他的同僚陸軍總長，於是說：

“在一個戰爭還十分未定的情形之下，我親愛的同僚，你不曾想到這真正的將軍，就是車站長麼？”

這三位總長隨後從官用的樓梯出去了，因為內閣

總理還在家中等着他們呢。

最末一幕戲開演了。馬耳丹夫人的包廂內只剩下德沙特和密司伯兒。密司伯兒說：

“我是樂意的，乖乖，——在法文你們怎樣說？——我是非常之高興，一想到你的心上載着一朵福羅郎司的紅百合。而且德沙特先生，他是一個藝術家，他看見你的上衣上有這樣乖巧可愛的一個寶石，一定也是很高興的。啊！乖乖，我真想認識作這東西的這位雕刻家，這一朵百合也與蝴蝶花一樣又柔輭又鮮豔。啊！牠是雅緻的，華麗的而且嚴厲的。我的愛，美的寶石有一種華麗的嚴厲的樣子，你注意到沒有？”

德海司說：

“我這位雕刻家麼？他就在這裏，你已經說出他的名字了：這是德沙特先生，他很願意刻畫這一個寶石。”

包廂門開了，德海司略一掉頭，在黑影中看見勒梅尼向她行禮。

“太太，我請你向你的丈夫轉達我的賀喜。”

在他的面容上略有一點冷酷的態度，他稱賀她。他對於密司伯兒說了幾句親熱的而又正確的言語。

深憂的德海司，把口半張着聽見他說，致苦力於回答這些無意義的事情。他問她在若安嚼過的這一季還

過得好麼。在遊獵的時候，他本來很想去的，無奈他不能。他在地中海航行過；後來，他又在塞莽喲勒打過獵。

密司伯兒說：

“啊！勒梅尼先生，你在蒼海上漂流，你看見過半人半魚的女妖沒有？”

沒有，他沒有遇見過女妖；但是他看見過一個海豚魚，隨着他的船行三天而不去。

密司伯兒問他這一個海豚魚愛不愛音樂。

他不相信牠愛音樂。他說：

“海豚魚恰恰是一種小鯨魚的樣子，海上的人都稱之為‘海鳥’，因為牠頭的樣式的確有好些地方像鳥。”

但是密司伯兒就不相信曾經負載過詩人阿里翁 (Arion) 到德拉爾 (Tenare) 海角去的這一種怪物有一個鳥頭。

“勒梅尼先生，假如明年要有一個海豚魚還來繞着你的船走的話，我請你用笛與牠譜德爾孚 (Delphé) 詩神的歌。勒梅尼先生，你愛海麼？”

“我更愛山林一點。”

他能自主的，很直率的，他說話時是用的一種平靜的態度。

“啊！勒梅尼先生，我知道你很愛樹林與及林中的

平原，那裏是有小兔子在月光下跳舞的，”

德沙特，蒼白色的臉，站起來，出去了。

戲台上這時候正佈的是一座教堂的景。馬格里特，跪着的，彎曲着他的手，頭後拖拽着一片長的棕色的髮辮。風琴及歌唱者的聲音，震響的是死者輓歌：

當着我主榮光照臨時，
正是天上十字發亮時，
也是大千世界毀滅時。

“啊！乖乖，在禮拜堂中常唱的這一首死人的輓歌，是從一個法南昔司派（Franciscain）的隱者那裏來的，你知道麼？牠還保持着阿喲倫山巔上冬日松林裏的風聲。”

德海司簡直沒有聽見，她的靈魂已經由包廂座的小門處逸去了。

在小廳中起了一種推翻了的椅子聲。司克幕耳又來了。他聽見說馬耳丹伯乃牟被舉為總長了，他立即要求獎譽會長的十字和在國家學院中一所較寬的房屋。因為他現住的房屋是黑暗而且狹小，不夠住他的婦人和他的五個女兒。他差不多要在壁櫥中去安置他的工

作室了。他述說一長串苦處。要馬耳丹夫人未永許替他說話以安他的心以前，他不願意走。

密司伯兒問說：

“勒梅尼先生，明年你還去航行麼？”

勒梅尼想一想他不去了。他無意再留住他那隻船了。海是愁人的。

隨後，他，平靜的，有精力的，固執的看着聽海司。這時候戲台上，正演的是馬格里特的監獄。Mephistopheles 唱：“白日到來了”。樂隊於是仿奏馬匹的可怖的跑步聲。

德海司嘆息說：

“我頭痛，這裏太不通氣了。”

勒梅尼去半開着那門。

馬格里特呼喚天神的清亮的詞語，變作白色光點直上空中去了。

“乖乖，我告訴你：這個可憐的馬格里特，不願意救她的肉，因此，她在靈魂方面，真理方面被救了。我相信一件事，乖乖，我堅信我們將來都要被救的。啊！是的，我相信罪人最後的洗禮。”

德海司站起來，她是高長的，穿着白的，血色的花戴在旁邊。密司伯兒還在那裏靜聽音樂。勒梅尼在那小

廳內拿着馬耳丹夫人的外套。當其他把外套展開的時候，她正穿過了包廂，和小廳而站在半開的門旁邊的鏡子前面的。他把金邊的貂皮裏子的紅色絨的大衣與她披在她的赤着的臂膀上，一方面用指頭輕輕地接觸了她一下，隨後用一種短而清的低聲向她說：

“德海司，我愛你。須記起我前天問過你的。我是每天，每天三點鐘起，都在司朋底尼街我的家裏。”

這時候，因為她略一動頸以穿正她的外套，她看見德沙特的的手放在門紐上了。他已經聽見了。人類的眼中所能盛載的責備和痛苦，他都用來視她了。隨後，他走入過道的廣漠中去了。她覺得火錘打到了她的胸膛上來似的，她站在門限上不動。這時候孟德許正來接她，向她說：

“你等我麼？今天，你很受孤寂了；你和密司伯兒，我要送你們回去了。”

三十三

在車中，在她的臥室內，她總看見她朋友的目光，這一種殘酷而使人痛苦的目光。他這種失望之容易，不再需求於人的願望之迅速，她是熟知的。在阿爾啦的河岸這樣一溜就走了，她是看見過的。那時候，她雖在憂愁的情態中，然而她是幸福的，她可以跑去追他，向他說：“你來！”這一次還是如此，她雖然被人圍繞着，監視着，她也該去找着他，與他說些話，不讓他這樣含愁默默的就走了，使他受驚而且窘迫。不幸的意外之事是這般快而且沒有理解阿！她要用忿怒來責罰勒梅尼，已

覺得太不相干了，她於是撇開他不想。她不說一句話，不用充滿了靈魂的目光看她朋友一眼就讓他走了，她對她自己用了這種苦澀的責備。

當其波里倫等着與她脫衣服的時候，她不耐煩地來回來去的走。隨後，她突然停止了。在燭光的反射照耀着的暗淡的鏡子裏，她看見了戲院中的過道，她看見離開她而不轉來的朋友。

現在，他在甚麼地方？他獨自說些甚麼？不能立即走到他那裏去，看見她，這對於她簡直是一種刑罰。

她把她的手靠在心上好久，她喘不過氣來了。

波里倫叫了一小聲。她看見她的女主人的白上衣上有幾點血跡。德海司並不知道她的手被那紅百合的花蕊撕破了。

她把這有象徵意味的寶石解下來，這寶石是她當着一切人之前都戴着，似乎是她心上光榮的祕密一樣；她把牠拿在手中，瞻望了很久。於是她又看見了在福羅郎斯的日子，桑馬果的小房間了；那裏，她朋友的吻，曾經溫柔地放在她的嘴上過；這時候，她一方面穿過她下垂的睫毛尤隱隱然看見牆上畫的蒼天和天神，看見郎吉的石像，看見紅棉布掉布上賣冰人亮晶晶的水管流水，看見阿非里的小樓及其女神山羊之像，又看見那裏

面的房間，那裏畫的牧童，及屏風上的假面具聽見過她的叫聲和她長時間的靜默的。

不，所有的這些，並不是過去的影子，也不是古時的鬼怪，這是她的愛情的現實。一個外來的人驟然說出了一個字，便把這些美的事物毀滅了！所幸，這是不可能的事。她的愛情，她的情人，都不會屈服於這一種不幸之下。只要她能跑到他家裏去，她到了那裏以後，衣服不完全穿上，黑夜裏，進得他的房間……她或者要看見他坐在火前，兩隻手拐靠在膝頭上，手把頭蒙着發愁的樣子。這時候，她可以把手指插在她朋友的頭髮中，她可以強迫他抬頭，看出她是愛他的，看出她還是屬於他的，是他的快樂與愛情的活寶貝。

她打發了她的女僕出去以後，躺在床上，燈點着，在她的腦經中只動了一個觀念。

這是一件意外的不幸，這是一件沒理解的意外的不幸之事。他們的愛情，對於這類的事，是值不得注意的；這一點他一定很懂得。這是何等的瘋狂呢！他，他要憂心別的男子！他彷彿世界上除了他以外，還有另外的男子阿！

馬耳丹。伯乃牟先生把房間的門半開着，看見裏面還有光亮，他進屋來了。

“德海司，你沒有聽麼？”

他剛纔同他的同僚在愛熱耳家開了會議回來。他知道他的妻子是很聰敏的，有好幾點他願意請教於她。他尤其是需要聽一些忠言。他說：

“事情是成功了。我親愛的朋友，你要幫助我；我敢相信在一種最惹人羨慕的，然而極困難的，甚至於危險的地位上，我應當告訴你；況且我得此地位，尤多半是你父親的勢力。”

他請教於她的是選一個祕書長的事。

她盡力賜教於他。她覺得他是平靜的，有道理的，並不比別人更愚的。

他沉沒在他的回想中去了。

“衆議院所通過的預算案，在參議院前，我該當不准牠實現纔行。這次預算案所包含的革新，我是不讚成的。當議員的時候我所反對的改革，當了總長我却又贊成了。從前我是從外面看一樁事情，殊不知從裏面看去，事情又變了樣子了。總之，我再也不能自由了。”

他嘆氣說：

“阿！誰知我們當權的時候所能作的事是如此其渺小阿！”

他把他的所得的印象說與她聽。愛熱耳呢只爲自己。

其餘的也是格格不入的。只有羅瓦野還特別表示可靠一點。

她不注意地而又忍耐地聽他說。這一付蒼白色的面容和聲音與時鐘一樣替她記載慢慢地過去了的一分一分的時刻。

“羅瓦野，他有一種奇怪的思想。他自己聲明他與教皇是特別有連絡的時候，他說：‘教士便是管靈魂的官長。既然他們屬於我了，我便要保護他們。我要由他們而管理那靈魂上的村中守衛：教區教士。’”

他與她明說她應當要往非她一界的人羣中去，這人羣的那種庸俗一定會使她難堪的，但是他們的地位需要他對於任何人也不含輕視。他甚至於計算到他們的親善和忠誠來了。她略有一點愁悶的樣子看着他。

“我的朋友，沒有甚麼可以忙的。我們將來看罷……”

他已經疲憊了。他祝她晚安，教她睡下。整夜的看書，是可以失掉她的健康的。他留下她去了。

當其他穿過堆滿了藍書和日報的工作室，大約達到了他所睡的房間的時候，她聽見他的腳步聲略為比平常更重一點。隨後她覺得夜的寂靜壓在她身上了。她看她的表，已經一點半鐘了。

她自語道：“他也是在受痛苦，他……他用如此的失望和忿怒來看過我。”

她這時候把所有的勇氣，所有的熱力都拿出來了。使她難堪的，便是她這時候是囚禁在這裏，似乎是與世隔絕的地方一樣。只要白天一來她自由了，她要去，她看着他，她要向他解釋一切。這是如此明白的喲！在她愁想上的苦悶的單調情態中，她聽見車子的旋轉聲在河岸上隔很久又經過一次。這替她切斷時刻的聲佔據着她，幾乎使她的興趣都放在上面去了。她豎起耳朵聽那最初還微弱而且遼遠，隨後便粗大了的聲響；在這些聲響中，分得出車輪的滾動聲，車軸的磨擦聲和鐵蹄的打擊聲來；然後這聲響又漸漸地微弱終於變作小到幾乎不可聽見的呼嘯去了。

當其重復歸入了寂靜的時候，她又重新墮入她的思想中去了。

他是了解她愛他的，了解她只有愛過他一人的。不幸的便是夜是這般樣的長。她不敢看她的表，她怕看見煩悶人的不動的時間。

她於是起來，走到窗前去提起窗簾來。一線白光懸掛在雲遮的天空上。她以為這是天開始明了。她看她的表，纔三點半鐘。

她又走到窗前去。窗外無限的黑暗引動了她。她看馬路的兩旁台階上被煤氣燈照耀着發亮，一種看不見的無聲響的雨從灰色的天空上下來了。忽然，在這寂靜中，有一個尖銳的，隨後又重的，不規則的聲音起來，這聲音似乎是若干聲回響所成的一樣。原來是一個醉人擊着馬路的台階碰着樹木，同他夢裏的人物——對於他們，他寬宏地向他們說話，他隨後又壓迫他們在他的偉大的舉動和高傲的言詞之下——作冗長的爭辯。德海司看見，沿着欄杆的地方，這位可憐人穿着白短裝在那裏浮動，與一片布在夜裏的風中吹動一樣。她聽見這裏那裏有一些言詞不停息地來回來去的說：“看啦，這就是我在政府中向他說的呀！”

冷氣侵了她，她於是復睡在床上。她起了一種深憂。她想：“他是嫉妒的，他是瘋狂地嫉妒的。這是神經與血脈的作用。但是他的愛情也是一種神經和血脈的作用。他的愛情與他的嫉妒，是同一事物。想來另外一個男子也有。不過只要能使他的‘自尊性’高興就夠了。”然而他的嫉妒却是伴着一種奇怪的官感的。她知道，在他的身上，嫉妒成了一種物質上的痛苦，是一種被想像上的窘困弄劇烈的了，放大的了創傷。她知道這種痛苦是何等的深刻。當其她拋信在一個薩羅郎斯的

老屋牆上信箱中的時候，她曾看見他顏色都變蒼白了，然而那時候他還僅僅在慾望與夢想中佔據她呢。

她想起他的說不出來怨語，更後來，經過了一些長時間的接吻以後，他的突然的愁悶，她又想起他不斷的向她重說的：“我應當在你的身上把你忘了。”這些話中神祕的痛苦。她復看見了抵拉耳的信，她看見酒館棹上聽見的一句話所惹出來的忿怒的失望。她覺得這偶然的一擊正打中在動感情的地方，正打中在流血的創傷上。但是她並不失她的勇氣。她打算把一切都說了，把一切都招認了。她所有的志願就是大聲說：“我愛你，我從來只有愛過你一人！”她並沒有背叛他。不過他所猜想不到的事，她也不必使他知道。她的欺騙是那般樣少了，少到極點了，欺騙僅僅是使他不至於痛苦。他如何不懂呢？頂好是讓他知道一切，既然一切都等於零。她把同樣的意象重復的表演，把同樣的話重復的說。

這時候她的燈只發出一點冒煙的光了，她於是點着燭。六點半鐘了。她方知她小睡着了一陣。她跑向窗前去。在一個深深的黑暗的雜亂中，黑的天與地混成一塊兒了。於是，她發生了一種好奇心，她想精確地知道太陽是甚麼時候起來。但是她對於此事，仍不曾得着甚麼概念；她只想到十二月的黑夜是很長的罷了。她設法

想出一些事來，但是她想不出。她簡直沒想到看一看遺忘在棹上的月份牌。成羣的工人在那裏經過的重步聲，與及賣牛奶的商人和賣蔬菜的商人的車子聲來打擊着她的耳鼓，似乎這就是好的預兆一樣。她對於城市上這種方從睡夢中醒來的情態，她戰慄了。

三十四

九點鐘的時候，在小房子的庭院中，她看見腓塞里野先生吸着他的煙斗，在雨下掃地。腓塞里野太太從小屋子中出來。他們兩人都有一種爲難的樣子。還是腓塞里野太太先說了。

“傑克先生不在家。”

德海司於是站着不說話又不動，腓塞里野先生纔拿着掃帚走進前來，左手把他的煙斗拿來藏在背後說：

“傑克先生自從昨天出去現在還沒有回來呢。”

“我等着他罷。”德海司說。

胖太太引她到客廳去然後又去生火。因為木柴只是發煙而不燃，胖太太於是屈着身子手又在膝頭上說：“這樣冒煙是因為雨的原故。”

馬耳丹夫人細聲說用不着生火，她並不冷。

她自己去照鏡子。

她看見她面容蒼白了，面龐有幾點發燒的情形。這時候，她只覺得她的腳有些冷，她走近火邊去。胖太太看見她深慮的樣子，找了一句美好的語言來向她說：

“傑克先生總快要回來了。請太太一面煨着火等他。”

一道愁人的白光伴着雨射擊在嵌玻璃天花板上。沿着牆邊，那位有角的女神像，挺直的手式和飢瘦的肉體，在這充滿了花和鳥的森林裏，介乎騎士之中，再也不顯她的美了。德海司只有翻來覆去的說這些字：“他自從昨天出去還沒有回來呢。”她因為勉力於說這幾個字，她失了知覺。她用焦熱的眼睛看着門。

她不動又不響，待了一刻時候，她不知道這時候的長度：或許有半點鐘罷。一聲響，門開了。他進來了。她看見他被雨和泥打濕了，被熱病使之發燒了。

她把這般樣誠懇的眼光注射在他的身上，以至於使他都感動了。但是，幾乎立刻，在他的心中他又憶起

他的痛苦來。

他向她說：

“你還要需求我甚麼？你所能作來對於我的一切痛苦，你已經作來對於我了。”

疲倦使得他有一種溫和的樣子，然而她怕了。

“傑克，你聽我說……”

他與她表示他簡直不願再聽見她說的了。

“傑克，你聽我說。我並沒有欺騙你。啊！不會的，我並沒有欺騙過你。然則這是可能的麼？然則……”

他阻斷了她說：

“請你給我一點憐憫罷。不要再使我痛苦了。我請你離開我。假如你知道昨夜我是怎樣過的，你一定沒有勇氣再使我困苦了。”

他自己去坐在長櫈上，這裏，六個月以前，他曾經在她面網下和她接過若干吻的。

他隨便走了一整夜，他從塞納河上去，直走到有白楊和柳樹的岸邊。他爲要不太受痛苦了，他想像了許多散心的方法。在伯昔岸上，他看了月兒在雲中跑。在一點鐘之內，他看見牠被遮了又出來。隨後，他細心去數人家的窗戶。這時候，雨開始下了。他走到了大市場去，在一個酒館中喝了一杯燒酒。一個對眼的肥胖的女子

向他說：“你是沒有幸福的樣子。”他倦睡在皮櫈上。這一刻算是美好的時光了。

這一個痛苦的夜的印象從他眼前經過。他說：

“我記起阿爾啦的夜來了。就是那時候你把世界上所有的快樂和美都與我損壞了。”

他請求她留下他獨自一人。在他的困乏的狀態中，他對於他自己有太大的憐憫。他願意睡，並不願意死；死對於他是可厭的事物。但是他願意睡下永久不再醒來。這時候，他看見她在他的前面；在她面貌的驚惶中，而且縱然她焦灼的兩眼有了一種痛苦的固定情態，她仍是與從前一樣被人慾求的，可以慾求的，現在可懷疑了。比向來更神祕了。他看見她，他的憎惡伴着他的痛苦活躍起來了。他用一種憎惡的目光，在她的身上，尋求他不曾給過她的親暱的地方。

她伸直手臂向他說：

“你聽我說傑克。”

他向她表示她說也是無效的。不過同時他又有聽見她說的欲望。他已經渴望地在聽她說了。她所要說的，他是恨的，他先就鄙棄的；然而世界上又只有這一點纔是他注意的事。她說：

“你可以信我背叛了你，你可以信我並不是靠你一

人，因你一人而生活。但是你難道甚麼也不了解麼？假如這人是我的情人，他用不着在戲院包廂裏向我這樣說；他要與我約會也有很多的方法，由此可知你沒有看明白這一點。啊！不要這樣，我的朋友，我切實與你担保說，我自從有了幸福——今天我是憂愁的，痛苦的，我還要說幸福——認識你以後，我全身都屬於你了。我能屬於另外一人麼？你所想像的，太奇怪了。總之，我愛你，我愛你喲！我只有愛你一人。我從來只有愛過你一人。”

他用一種殘酷的厭惡人的態度慢慢地回答她說：

“我是每天，三點鐘起，都在司朋底尼街我的家裏。這不是一個情人，你的情人向你說的麼？不是？這是一個不相干的人，不認識的人。

她站起來了。她用一種痛苦中的鄭重態度說：

“是的，我曾經屬於他過。你是很知道的。我已經拒絕了他，我不說與你聽爲的是不使你憂愁，不使你忿怒。因爲我看見你是常憂慮的，愁慘的。但是我撒謊得這樣少而且這樣壞阿！你知道的。你莫要責備我這一點。你知道，你也曾屢次向我說道過去的事，隨後，有人有一天在飯館中向你說過……你所想像的比實現的還要更甚些。我一方面說謊話，但是我一方面並沒有欺騙

了你。你知道這在生命中是何等的渺小呵！看啦，那時我並不認識你。我不知道你要來。我是愁悶的。”

她跪下說：

“我錯了。我應當等着你，但是，假如你知道這事現時再不能存在到了某種程度，那可以說牠是不曾存在過了。”

後來，她的聲音轉折成一種溫和的，似歌唱的哀訴狀態了，她說：

“爲甚麼你不早來？爲甚麼？”

她膝行到他那裏去，願意拿着他的手，他的雙膝。他推開她說：

“我是愚人，我不相信，我不知道。我不願意知道。

他站起來，用一種十分憎恨之情態說：

“我不願意，我不願意這就是他。”

她走去坐在他剛纔離開的位子上，在那裏，她用訴冤的情態，低聲解釋她的過去。在那時候，她獨自投入了可厭地平庸的人羣中去了。這樣造成她，她也就屈服了。但是他立即又失悔了。啊！假如他知道她的生活中的愁慘，他一定不會嫉妒，他會與她表同情了。

她搖了一搖頭，她穿過她的亂髮中看視着他。又說：

“但是我向你說的是另外一個女人了，我與這個女人沒有一點相同的地方。我，我自從認識了你以後，自從委身于你以後，纔算存在了。”

他開始在房中走了，用一種瘋人的腳步，與剛纔在塞納河岸走的情形一樣。他苦苦地大笑了。

“是的，但是，當其你愛我的時候，那是另外一個女人，不是你，是不是？”

她發急的看他說：

“你可以信……”

“在福羅郎斯，你不是再見了他麼？你不是送他到了車站麼？”

她向他說他如何在意大利來找她，她如何看見了他，她如何同他破裂了，他如何帶着怒氣走了，從此他如何設法再圖她，但是她如何簡直不曾注意。

“我的朋友，在世界上我只有看見，我只有知道你一人。”

他搖了一搖頭。

“我不相信你。”

她急了，說：

“我已經把一切都向你說了。請你歸罪于我，懲罰我，但是，莫要凌辱我爲你的愛情，這一點我要禁止你

的。”

他用他的左手把眼睛遮著說：

“請你離開我。你給我的痛苦已經太多了。我是這般樣的愛你，以至于你所能給我的一切的痛苦我都留著，保守著，愛護著；但是，這一點痛苦是可厭的。我恨牠。請你離開我罷，我太苦了。請了。”

她挺挺直立著，雙腳定在地氈上說：

“我來了。我所爭辯的是我的幸福，我的生命。我是貪得的，你知道。我不會就走的。”

她把她已經說過的又說了一遍。她是熱烈的，忠誠的，信任自己的；她解釋她如何把這已經廢弛而且使她難堪的結合破裂了；如何自從那天在阿非里小屋中她委身于他以後，她便完全屬於他了，沒有失悔，的確的，從此再沒有一點越軌的目光和思想了。但是，一與他說到另一個男子，又使他發怒了。他大聲說道：

“我終于不相信你喇！”

于是她又把她說過的，重新說起來。

忽然，在無意識之間，她看了一下表。

“天啦！已經正午了。”

當其離別來臨他們的時候，她發出好幾次同樣驚惶的聲音。傑克聽見這一句親熱的——這一次可是痛

苦而且失望的——語言的時候，他戰慄了。她還說了幾分鐘熱情的，浸潤了眼淚的言語。後來，她一定該當走了；她仍是一無所得阿。

她回家去，她看見在前屋中有好些賀喜的女人，等着她送她的花球，她纔想起她丈夫是總長了。她有一網賀喜的與及求事的電報啦，名片啦，信啦。馬墨太太與她來信請她把她的姪兒介紹給拉利未將軍。

她進飯廳中去，無力的倒在椅子上。馬耳丹伯乃牟先生已經吃完飯了。國務院中與及他還應當去拜訪一次的前陸軍總長家裏，都同時在等他。同職員們的過甚的週旋已經使他得意，使他憂心，使他疲乏了。他說：

“親愛的朋友，你沒要忘了去看愛熱耳太太。你知道她是易感性的人。

她不同答他。當其他把黃指淹浸在晶體盆去了的時候，他把頭抬起來，他看見她是這般樣疲乏，那樣敗興，他不敢說話了。

他所不願意知道的秘密，他現在站在當前了；只需一個字便可以破開的隱密的痛苦，他現在站在當前了。他由這事感覺到了一種憂心，一種恐怖，甚至于似一種可敬重的事是一樣。他把臉巾拋了說：

“原諒我，我親愛的朋友。”

隨後他出去了。

她勉強吃飯，她一點也不能吃。一切對於她都十分乏味。

大約二點鐘的時候，她復走到德爾倫的小屋中來。她在臥室中看見傑克。他吸着一個木質的烟斗。一杯咖啡放在棹上，幾乎喝完了。他用一種冷淡無情的態度看她，這使她寒戰了。她覺得她所能說的一切都會使他發怒，而且她從細心而不說話，單獨在他的面前站着已經使他忿怒了；因此她不敢說話。他知道她要轉來的；他用一種憎恨心的不能忍耐的態度，他用一種也與從前在阿非里小屋中等她時一樣憂愁的心情上不能忍耐的態度，等着她在。她忽然有了一種明悟，她看出她不該來了；她覺得離開他後，他或者還會慾求她，需要她，呼喚她。但是，悔之已晚，而且她也不可故作太巧。

她于是向他說：

“你看見了，我已經又來了。我不能作別的。並且這也是很自然的，既然我愛你。你知道這一點。”

她很覺得她所能說的一切無非是使他忿怒。他問她在司朋底尼街是不是照樣的說。

她用一種深憂的態度看視他說：

“傑克，你曾經向我說過好幾次，你與我保留着一種憎和怒的根底。你喜歡使我受痛苦，我很看出來了。”

她用一種熱烈的忍耐，細細地重新向他說她整個的生平，說她對於從前的愛在她生命中之渺小，說她過去的憂愁，說自從他愛上她以後，她如何只能由於他，依靠他而生活。

她的說話的清亮，與她目光是一樣的。她坐在他的旁邊。她用她害羞的手指和太熱了的呼息時而微觸他。他用一種含惡意的欲望聽她說。他對自己都是殘酷的，他願意知道一切：和那人最後的約會，與及破裂的情形。她忠實地向他敘述大英旅館的經過；但是她把情節都轉移在外面來了，轉移在喀司倫的一條小道上來了；她恐怕在關閉着的房裏他們不幸的會談的印象再激怒她的朋友。隨後她解釋車站上的約會。她因為不願意使一個兇暴的受着痛苦的男子太失望了。從那時起，她就沒有聽見他的消息了，一直到那天他纔到馬克馬翁巷來與她說話。他在猶太樹下向她說的話，她又重復的說出來。隔了兩天，她在啊伯哈戲院中包廂內看見他。的確的，她並有助與他來。這是實情。

這是實情。但是，舊有的毒質，慢慢地集合在他身上，把他燃燒了。過去，無法挽回的過去，她由她的口供

把牠弄成現在給他了。這時候他看見許多使他痛苦的印象。

他向她說：

“我相信不過你……並且假如我相信你，但一想到你曾經屬於此人過，我也是不能再見你的。我已經向你說過，我已經寫過信給你。——你記得在抵拉耳的時候。——我不願意這就是這一個人。從此……”

他停止了。她說：

“你很知道，從此甚麼也沒有過。”

“從此我看見了他。”

他們待了許久不說話。至終，驚惶而哀訴的她說了：

“但是，我的朋友，同時你該想到我就是這樣一個人，我是嫁了人的……我們常常可以看見許多女子給她情人的還有比我這更難堪的過去，但是他們相愛了。啊！我的過去，你知道這是何等的渺小啊！”

“我知道你所給與人的。對於別一個女子可以原諒，對於你，是不能原諒你的。”

“但是，朋友，我也與別的女子一樣。”

“不是，你不是與別的女子一樣的。對於你，一點兒也不可原諒。”

他咬牙切齒地說了這些話。他的眼睛——她看見過是那般大的，含有溫柔的愛火的，現在刻薄寡恩的，在他摺皺的眼皮中變得更狹了，——重新看了她一眼。他使她怕了。

她走到岸角上去，坐在一張椅子上；在這裏，她的心房膨脹着，她的眼珠與小孩子一樣受了驚異，她戰慄了好久，過於的悲傷使她窒息了。隨後，她開始哭了。

他嘆息說：

“爲甚麼我要認識你呢？”

她含淚回答說：

“我並不懊悔我曾經認識了你。我因此死了我也不失悔。我愛了。”

他可惡地一心使她痛苦。他自己也覺得可厭，但他不能停止。他說：

“總之，這也是可能的，我也一樣地被你愛過。”

她含淚說：

“但是我只有愛過你。我太愛你了，這便是你責備我的……啊！你可以信以爲我對於另一人與對於你一樣阿！”

“爲甚麼不呢？”

她無力無氣地看着他說：

“真的你不相信我麼？說罷。”

她極溫和地加上說：

“假如我自殺了，你信我麼？”

“不行，我仍是信不過你。”

她用她的手絹揩她的面龐，隨後，她把她在淚中發亮的眼睛舉起說：

“那麼，這就完了！”

她站起來，看了一眼這室中的若干事物，這些東西，她曾經伴着牠們在一種微笑的，肉感的快樂的親暱中生活過；這些物件，她本來已使牠們變為她的了，現在突然對她毫不發生關係，以一個外來的人，仇人的眼光看她了：她看見福羅郎斯的紀念章，這使她想起非若耳，想起意大利的幻樂的時間來；她看見德沙特起首作的半身像，這一個輕薄女子的頭，她在她那使人難受的美麗的瘦體中發笑。她用同情心在這個賣報的小女子的前面站了一刻，她，——賣報的女子——也是在這裏來了，而後又不見了，沉沒在生命與事物的可怖的廣漠中去了。

她重復說：

“那麼，這就完了麼？”

他不說話。

黃昏時候已經消去品物的形像了。

她說：

“我將如何結果？”

他回答說：

“我呢，我又將怎樣呢？”

他們用憐憫的態度，相互看了一陣；因為他們彼此對於自己都有一番憐憫的心腸。

德海司還說：

“我恐怕老了，爲的是你，爲的是我，爲的是使我們美的戀愛不至於終止阿！與其如此，不如不生。是的，我要不生，這倒還好一點。當其我很小的時候，我在若安衛的金華花下，在太北星辰神的旁邊，在白石仙女的前面，我便願意死了；這是怎樣的預感啊！”

她把兩膀垂下，兩手交叉着，她把雙目舉起；她的浸濕了的視神在這黑影中射出了一線光來。她說：

“現在沒有方法使你覺得我所向你說的話是真的，使你覺得自從我委身於你以後，從沒有……但是，我能怎樣？一往那方想我已經覺得可厭了，沒有道理了。然則，你知我還如此淺麼？”

他搖一搖頭，憂愁地說：

“不！我簡直不知你。”

她還用一次目光問在房中看見過他們相愛的這些東西。

“這一來，你對我的一切與及我對你的一切……這是沒有用的，這是無益的。我們互相反對地破裂了，我們不再和合了！”

她發急了。這時候要他不感覺到他是爲她的，這是不可能的事。

在她傷了的愛的熱烈中，她跳在他的身上去。她用親吻，眼淚，呼聲，偎囑，來包裹了他。

他把一切都忘了。他接觸到她的時候，她已經是，受了痛苦的，被傷的，然而幸福的。他用一種慾求上悽慘的狂熱，緊緊地把她抱在懷中。她的頭倒在枕邊，已經在含淚微笑了。他猛然一下把她推開說：

“我再不能看見你是獨自的了。我常常看見另外一人伴着你在。”

她不言語的，忿怒的，失望的看視他。她站起來，用一種向來沒有的羞愧的情操，整理她的衣服和頭髮。隨後，她覺得一切都完了。她把她的甚麼也看不見了的目光繞視了她周圍一轉，然後慢慢地出去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初版

1—1000册

一九二九年五月再版

1001—2000册

一九三一年四月三版

2001—3000册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大洋 ~~肆~~ 元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750
—

